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〇・子部・譜錄類

封泥考略十卷（卷七至卷十）〔清〕吳式芬 陳介祺撰……………一

劔筴二十七卷〔明〕錢希言撰……………八三

# 封泥考略二

〔清〕

吳式芬  
陳介祺  
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石印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五毫米寬二三〇毫米



封泥攷略卷七目

漢縣邑道官印封泥

尉

京兆尹

長安廣尉 陳臧

新豐尉印 吳臧

弘農郡

新安左尉 陳臧

南郡

江陵右尉 吳臧

會稽郡

吳左尉印 陳臧

廣漢郡

汁邠右尉 陳臧

汁邠右尉 陳臧

□邠□尉 上半缺 陳臧

海豐吳式芬子茲  
同輯  
維縣陳介祺壽卿



封泥攷略卷七目

一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左尉印 陳臧

涪左尉印 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目

二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陳臧

涪右尉印 吳臧

涪右尉印 吳臧

廣漢左尉 陳臧

廣漢左尉 陳臧

廣漢左尉 吳臧

鄴左尉印 陳臧

新都左尉 吳臧

白水尉印 吳臧

白水左尉 陳臧

白水左尉 吳臧

白水左尉 吳臧

白水右尉 陳臧

白水右尉 白字泐 陳臧

剛羝右尉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目

三

剛羝右尉 吳臧

蜀郡

臨邛尉印 吳臧

江原右尉 陳臧

江原右尉 陳臧

江原右尉 吳臧

嚴道左尉 陳臧

嚴道左尉 吳臧

徒尉之印 陳臧

徒尉之印 吳臧

徒右尉印 陳臧

犍爲郡

武陽右尉 陳臧

牛鞞左尉 陳臧

存郫左尉 陳臧

存郫左尉 陳臧

存郫左尉 吳臧

越巂郡

封泥攷略卷七目

五

三絳尉印 陳臧

牂柯郡

同竝尉印 陳臧

巴郡

枳左尉印 陳臧

閬中右尉 吳臧

天水郡

蘭干右尉 陳臧

□□尉印 附 陳臧



□□□尉 殘存一字封 陳臧

漢縣邑道無官名印封泥

京兆尹

新豐之印 陳臧

藍田之印 陳臧

藍田之印 陳臧

下邳之印 陳臧

左馮翊

武城之印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目

六

南陽郡

舞陰之印 陳臧

東郡

東阿之印 陳臧

豫章郡

廩都之印 吳臧

南郡

夷道之印 陳臧

廣漢郡

陰平道印 陳臧

左鄉之印 封 陳臧

左鄉之印 吳臧

漢縣邑道掾史印封泥

獄司空

司空 半通印 陳臧

埒地名印封泥

上黨郡

屯留 半通印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目

七

清河郡

東陽 半通印 陳臧

齊郡

臨菑 半通印 陳臧

博城 半通印 陳臧

下東 半通印 陳臧

漢縣邑道鄉官印封泥

鄉

魯共鄉 半通印 陳臧

渭陽鄉 半通印 吳臧

阜鄉 半通印 陳臧

壁鄉 半通印 陳臧

鄭鄉注 半通印 吳臧

村長老印封泥

公印 半通印 陳臧

漢方士印封泥

天帝之印 陳臧

天閭四通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目

黃神越章 陳臧

漢方士泥印

黃神 羊鈕 陳臧

□黃□ 陳臧

天帝斂鬼 陳臧

封泥攷略卷七  
長安廣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長安廣尉長安縣及尉詳前廣攷見廣左都尉

封泥攷略卷七

新豐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新豐尉印新豐及尉詳前



新安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新安左尉按漢書地理志新安縣屬宏農郡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江陵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江陵右尉按漢書地理志江陵縣故楚郢都縣屬南郡右尉詳前

二

吳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吳左尉印按漢書地理志吳縣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屬會稽郡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汁那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汁那右尉汁那及右尉詳前

三

汁那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汁那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四

汁那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汁那右尉詳前

涪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涪右尉印涪及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五

涪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涪右尉印詳前



雒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左尉印雒及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六

雒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左尉印詳前

封泥考略 卷七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雒及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七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七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八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雒右尉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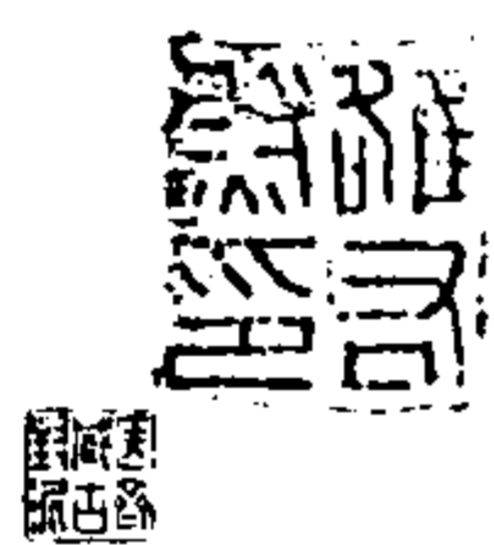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九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十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考略 卷七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十一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九

雒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雒右尉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三

廣漢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廣漢左尉廣漢及左尉詳前

廣漢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廣漢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三

廣漢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廣漢左尉詳前



鄴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鄴左尉印按漢書地理志鄴縣屬廣漢郡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酉

新都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新都左尉新都及左尉詳前

白水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白水尉印又一日白水左尉一日白水右尉按漢書地理志白水屬廣漢郡漢制每縣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據此三印知白水於漢為大縣又為小縣

封泥攷略卷七

壬

白水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白水左尉詳前

白水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白水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去

白水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白水右尉詳前

白水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白水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七

口水右尉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口水右尉上一字是白尙可見附後

剛羝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剛羝右尉剛羝及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六

剛羝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剛羝右尉詳前

臨邛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臨邛尉印校漢書地理志臨邛縣屬蜀郡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九

江原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江原右尉校漢書地理志江原縣屬蜀郡右尉詳前

江原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江原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子

江原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江原右尉詳前

嚴道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嚴道左尉嚴道及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主

嚴道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嚴道左尉詳前



徙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徙尉之印按漢書地理志徙縣屬蜀郡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三

徙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徙尉之印詳前

徙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徙右尉印徙為大縣又為小縣同前白水此印文作徙甚明似非徙疑今本作徙有誤

封泥攷略卷七

三

武陽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武陽右尉按漢書地理志武陽縣屬犍為郡右尉詳前

牛鞞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牛鞞左尉牛鞞及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酉

存鄆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存鄆左尉按漢書地理志郁鄆縣屬犍爲郡師古曰鄆音莫亞反存字加卩攷說文邑部但有鄆字解存鄆犍爲縣與印同則今本漢志郁字卩旁爲後人所加左尉詳前玉篇廣韻譌作鄆

存鄆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存鄆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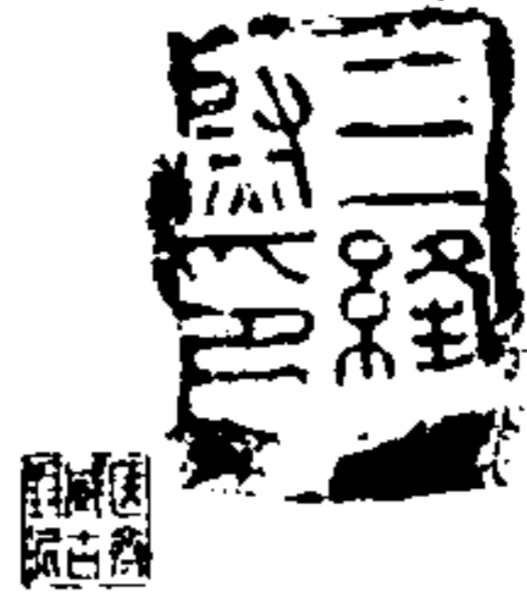
丑

存鄆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存鄆左尉詳前

三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三絳尉印按漢書地理志三絳縣屬越  
雋郡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美

同竝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同竝尉印按漢書地理志同竝縣屬牂  
柯郡注應劭曰故同竝侯邑竝音伴尉詳前

枳左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枳左尉印按漢書地理志枳縣屬巴郡  
左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老

閬中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閬中右尉印按漢書地理志及右尉詳前

蘭干右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蘭干右尉按漢書地理志蘭干縣屬天水郡右尉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天

□□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尉印地名不可辨附尉後

□□□尉封泥



右封泥印文止存一字曰尉闕字三其第二字似木旁無可攷或曰尉字似國尉印式

封泥攷略卷七

元

新豐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新豐之印按漢書地理志新豐故驪戎



國秦曰驪邑高帝七年置縣屬京兆尹此印與下七印皆但有縣邑曰之印而不著官號姑編列於縣邑令長丞尉之後焉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有丞尉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又云吏員自佐史此與下陰平道印及嚴道橋園印當即佐史印也

封泥攷略卷七

藍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藍田之印按漢書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有虎侯山祠秦孝公置也縣屬京兆尹

藍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藍田之印詳前

封泥攷略卷七

下邳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下邳之印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屬京兆尹應劭曰秦武公伐邾置以隴西有上邳故加下

武城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武城之印按漢書地理志有二武城縣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郡

封泥攷略卷七

三

舞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舞陰之印按漢書地理志舞陰縣屬南陽郡說文無水出南陽舞陰東入潁从水無聲

東阿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東阿之印按漢書地理志東阿縣都尉治屬東郡都尉東郡都尉也

封泥攷略卷七

三

虜都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虜都之印按虜通雩史記秦紀樽里疾樽字从虜列傳从雩匈奴傳係雩淺漢書作係虜淺雩都縣屬豫章郡

夷道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夷道之印按漢書地理志夷道屬南郡

封泥攷略卷七

圖

陰平道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陰平道印按漢書地理志陰平道屬廣漢郡不著官號與新豐之印諸印同

左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左鄉之印某地加之印以成四字見前攷魏志劉放傳初封樂陽亭侯進封左鄉侯疑此即其所封之縣令長之印縣名雖未見漢志或在魏以前也

封泥攷略卷七

圖

左鄉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左鄉之印詳前

司空封泥



司空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司空與明范氏集古印譜一印同

封泥攷略卷七

美

制特篆文小異耳攷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嘗更名大司空又少府屬官有左右司空又杜延年傳有軍司空而無止僂司空者唯據應劭漢官儀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然則止僂司空者縣獄司空也獄司空乃掾吏薛宣傳池陽令舉廉吏獄掾又據明王氏集古印譜有廷掾半印此司空亦半印其為縣道獄掾不疑

屯留封泥



屯留

右封泥二字半通官印文曰屯留按漢書地理志屯留縣屬上黨郡左傳襄十八年作純留竹書紀年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十二年鄭取屯留屯即古純字似秦印

封泥攷略卷七

美

東陽封泥



東陽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東陽按漢書地理志東陽縣侯國屬清河郡臨淮亦有東陽此縣掾史印文也



臨菑封泥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臨菑按漢書地理志臨菑縣屬齊郡

封泥攷略卷七

完

博城封泥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博城按史記表馮無擇封博城侯

呂后紀作博城漢書表博成侯張章新舊唐書韋儼封博城公尙作城此半通印文作城與紀合足正表字傳寫之誤既有侯國自是有縣博城博成均不見漢志史有關文爾似秦印

封泥攷略卷七

完

下東封泥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下東下東不見漢志當是鄉名分上東下東或如詩言小東大東又如高密分上下古戈有上高密文漢縣有高密下密也出今昌邑縣

魯共鄉封泥



右封泥三字長印文曰魯共鄉校半通為大漢志魯國縣皆無共鄉可補史闕

封泥攷略卷七

罕

渭陽鄉封泥



右封泥三字長印文曰渭陽鄉校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幸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又曰大幸縣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六千六百七十二印制鄉有秩嗇夫用半章印詳前此渭陽鄉印正作半章豈卽有秩嗇夫之印乎

封泥攷略卷七

罕

阜鄉封泥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阜鄉漢志無阜鄉列仙傳安期先生琅邪阜鄉人出齊地

壁鄉封泥



國  
國  
國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壁鄉出齊地

封泥攷略卷七

壁

鄭鄉注封泥



國  
國  
國

右封泥三字長印文曰鄭鄉注制與前渭陽鄉略同疑亦鄉官有秩嗇夫等之印攷漢書溝洫志集注注引也或鄭鄉嗇夫掌溝洫者與國策秦策一舉眾而注地於楚注注屬也或附屬之義與

公印封泥



國  
國  
國

右封泥二字半通印文曰公印公似近封爵之稱而作半通

封泥攷略卷七

壁

印文似秦校公羊傳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則此或公邑之印與儀禮特牲饋食禮記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注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漢書睦閔傳集注公長老之號田叔傳公者長老之稱或又同於三老之有印與姑列半通縣名後

天帝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天帝之印即黃神越章天地神之印之省文方士所佩之印也

封泥攷略卷七

罌

天閭四通封泥



右封泥四字小長方印文曰天閭四通當亦黃神越章天帝

神之印之類方士所佩之印攷史記孝武本紀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秦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此天閭或即指石閭與又曰為壇開八通之鬼道封禪書曰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此曰四通或即八通之義與

封泥攷略卷七

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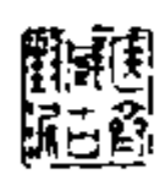
黃神越章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黃神越章見漢銅印及下黃神泥印攷



黃神泥印



右二字半通泥印鈕作羊形文曰黃神燕庭劉氏長安獲古物今歸簠齋陳氏陳氏臧漢銅印有曰黃神越章者有曰黃神越章天帝神之印者有曰天帝使者者抱朴子說見前越

封泥攷略卷七

巽

作白異於印當是傳寫之誤曰印以封泥則礪有方士封泥印一種此竟作泥封則非封泥而與入山佩印文同仍為方士之印按史記秦始皇本紀遣方士徐士入海求仙人盧生求羨門韓終侯公求仙人不死之藥方士求仙始於此其後漢武帝繼之孝武本紀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毫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又拜少翁為文成將軍方士自此有官名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此當是天帝神之所由名又樂大言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使各佩其信

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此當是方士佩印之所由起又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又五帝各如其色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越章之越或越祝之越與又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並赤帝而有司侍祠焉黃神二字雖無礪徵推此亦可見矣渠邱又出梧城右尉泥印一均未詳其為印為范之用增漢官印封泥後

封泥攷略卷七

巽

□黃□泥印



右三字半通羊鈕泥印文曰□黃□黃上之字似中而不完



下一字漢印篆土有如此者其為黃土二字無疑文義雖不可詳自是方士印或曰黃土與天土地土文同又曰中黃門宦者如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也然究非士字存備一說可也泥印見前

封泥攷略卷七

異

天帝斂鬼泥印



右四字蛙鈕泥印文曰天帝斂鬼天帝見前斂鬼見簠齋陳氏臧銅印文中亦方士印也泥印見前印出今壽光縣紀臺土中蛙兩目大睛大口見後兩足中有穿孔秦皇漢武時方士多齊人故遺文齊地為多也

封泥攷略卷八目

海豐吳式芬子 同輯  
濰縣陳介祺壽卿



新莽朝偽官印封泥

國師

國師之印章 陳臧

將軍都尉

定胡都尉章 陳臧

納言士

封泥攷略卷八目

一

掌貨中元士 陳臧

校尉

校尉之印章 陳臧

城門校尉

建子城門校尉 陳臧

司馬右前士 陳臧

新莽郡國偽官印封泥

郡大夫 附丞

師尉大夫章 陳臧

師尉大夫丞 陳臧

郡連率

豫章南昌連率 吳臧

郡大尹

河南大尹章 陳臧 河字泐

吾符大尹章 陳臧

鉅鹿大尹章 陳臧

泰山大尹章 陳臧

文陽大尹章 陳臧

封泥攷略卷八目

郡大尉

鴈郡大尉章 陳臧

新莽縣邑道僞官印封泥

宰

富成宰之印 上半殘 吳臧

新莽僞封侯子男印封泥

侯

□□侯印章 右半缺 吳臧

子

通睦子印章 吳臧

愿睦子印章 吳臧

豐睦子印章 吳臧

盈睦子印章 陳臧

秩睦子印章 陳臧

進睦子印章 陳臧

相安子印章 陳臧

傳符子印章 陳臧

□□子印章 右半缺 吳臧

封泥攷略卷八目

男

操武男印章 陳臧

趨武男印章 吳臧

弟武男印□ 左半缺 吳臧

當武男印章 吳臧

信武男印□ 左半缺 陳臧

恢□男印章 吳臧

□□男印章 封號二字泐似盜虜 陳臧

□□男印章 封號二字不可審釋 陳臧

□□男印章 右半缺 陳臧

□□男印章 右半缺 吳臧

昌武□印章 武下一字不可審釋姑附此 陳臧

新葬族女偽封號印封泥

任

厚陸任之印 吳臧

樂陸任之印 吳臧

永陸任之印 吳臧

安□任□□ 左半下半均缺 陳臧

封泥攷略卷八目

四

□□任之印 右半缺 陳臧

新葬諸侯以下母妻偽封號印封泥

子夫人

渥符子夫人 吳臧

新葬偽封國丞印封泥

侯國丞

同心國丞 陳臧

昌□國□ 下半缺未必是葬時國丞姑附此 陳臧

新葬偽封家丞印封泥

公家丞

奉新公家□ 左半缺 吳臧

男家丞

州武男家丞 吳臧

守節男家丞 吳臧

鄉□德□家□ 下半缺 吳臧

封泥攷略卷八目

五

封泥攷略卷八  
國師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國師之印章按漢書王莽傳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又策羣司曰赤煒煩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此其歆之印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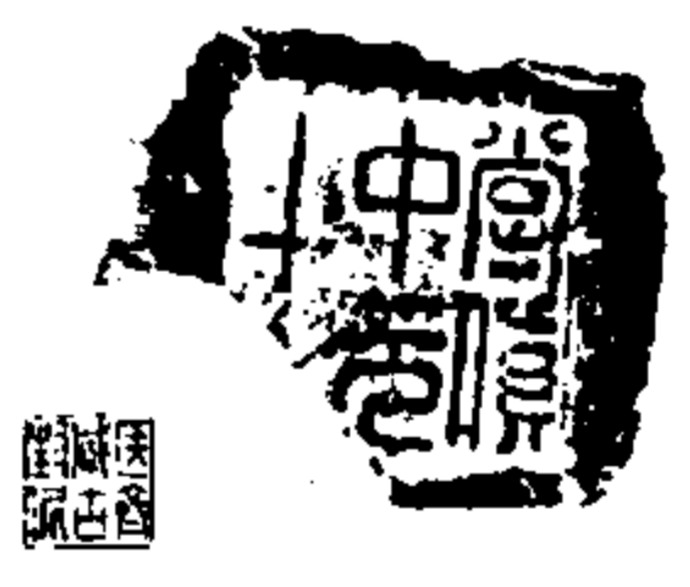
封泥攷略卷八

定胡都尉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定胡都尉章按漢書王莽傳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此定胡都尉當亦是莽官之印也

掌貨中元士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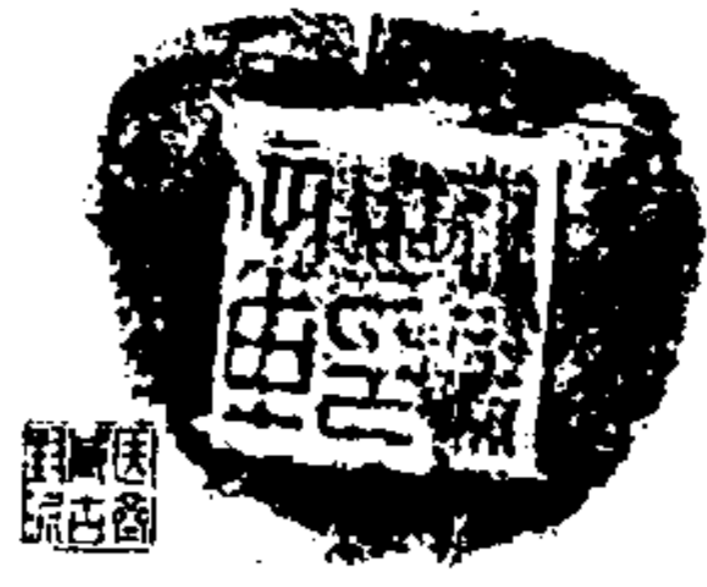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掌貨中元士按漢書王莽傳一大夫置

封泥攷略卷八

元士三人又曰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又曰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又曰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錢予其祿漢書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名納言此是莽納言掌貨大夫中士中之元士之印也



校尉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校尉之印章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城門

封泥攷略卷八

三

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校尉上皆有門名及所掌事二字無專言校尉二字者蓋齋陳氏臧漢銅印有校尉之印校尉之印章者封泥有建子城門校尉者王莽傳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又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此當是莽官之印也

建子城門校尉封泥



右封泥六字印文曰建子城門校尉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出第二門曰廚城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此莽官之印也

封泥攷略卷八

四

司馬右前士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司馬右前士按續漢書百官志城門校



尉屬官司馬一人侯一人注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干寶曰如今門侯北軍中侯屬官五營校尉屬官皆有司馬其四皆有士惟長水校尉未言有士周禮夏官有司士此當是莽官之印也

封泥攷略卷八

五

師尉大夫封泥



師尉大夫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師尉大夫章按漢書王莽傳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傳又曰大司空保師尉又田况拜師尉大夫此莽官之印也

師尉大夫丞封泥



師尉大夫丞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師尉大夫丞按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有丞秩皆六百石莽之師尉大夫有丞是如郡尉之丞也

封泥攷略卷八

六

豫章南昌連率封泥



豫章南昌連率

右封泥六字印文曰豫章南昌連率按漢書王莽傳天鳳元

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又曰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又據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王莽連率虎符其背文曰新與武亭汨汨連率為虎符證以是印知莽所置連率皆治二郡為史所未詳

攷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屬揚州南昌縣莽曰宜善此不曰九江宜善而曰豫章南昌當是莽初置連率時尙未改郡縣名故仍曰豫章南昌乃一郡名一縣名也前攷以豫章南昌為二郡亦有未當今以王莽河平連率虎符證之腹文曰

封泥攷略卷八

七

河平郡左二背文曰新與河平羽貞連率為虎符河平為漢平原郡羽貞為漢平原郡之縣亦是一郡一縣真史所未詳矣其錢臧王莽連率虎符背文武亭汨汨者莽改郡名無武亭其郡名二字皆水旁者僅汝汾惟東郡莽曰治亭有清縣莽曰清治是以亭名郡縣名是二水旁亦是一郡一縣或亭上之半字似武之左半與抑治字與不知其腹文存某某郡左右數目字否再牂柯郡莽曰同亭夜郎縣同趙國莽曰桓亭亦是以亭名郡國而所屬無莽縣名从二水旁者自應是治亭清治連率虎符當以錢書攷之惜不得見原器詳察之

耳又莽置連率見於莽傳者有長沙連率翟義長沙秦郡漢為長沙國翼平連率田况莽翼平亭為漢北海郡壽光縣夙夜連率韓博夙夜為漢東萊郡不夜縣九江連率賈萌九江為漢豫章郡郡國縣名俱有僅載其一亦似有關傳又云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亦可見莽之制度煩碎矣是泥至微而徵之莽傳證以虎符攷之封印可補史乘斯亦好古之幸已

封泥攷略卷八

八

河南大尹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河南大尹章按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莽曰保忠信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改郡太守為大尹天鳳元年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鄉志傳異此曰河南大尹是莽元鳳以前之印也

吾符大尹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吾符大尹章按漢書地理志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屬豫州大尹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九

鉅鹿大尹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鉅鹿大尹章莽仍漢郡名未改者鉅鹿郡及大尹詳前

泰山大尹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泰山大尹章莽仍漢郡名未改者泰山及大尹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十

文陽大尹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文陽大尹章按漢書地理志魯國汶陽



縣莽曰汝亭屬豫州稽疑曰前漢屬徐州後書王梁傳作文陽注云文音汶文陽汝陽無郡而曰大尹且改縣名爲汝亭其無郡太守明矣史雖不足自是莽官之印又攷漢銅印有文陽長印見繆篆分韻漢碑俗名竹葉者汝陽皆作文陽古布亦有作文陽者又莽以縣爲郡甚多見前豫章南昌連率均此印之證也

封泥攷略卷八

土

鴈郡大尉封泥



鴈郡大尉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鴈郡大尉章按漢書地理志鴈門郡秦置屬并州莽曰填狄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改郡都尉曰大尉此曰大尉而不曰填狄自是改郡名之前去門字以成五字耳

富成宰封泥



富成宰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富成宰之印按漢書地理志西河郡富昌縣莽曰富成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改縣令長曰宰此莽官之印也

封泥攷略卷八

土

侯封泥



侯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侯封泥印章攷兩漢侯印皆四字爲文曰印唯新莽公侯等印用五字曰印章然則是印侯上二字雖不可攷其爲莽時侯印無疑

丹 爲 化 日 居 一 身 一 片 一 也

通睦子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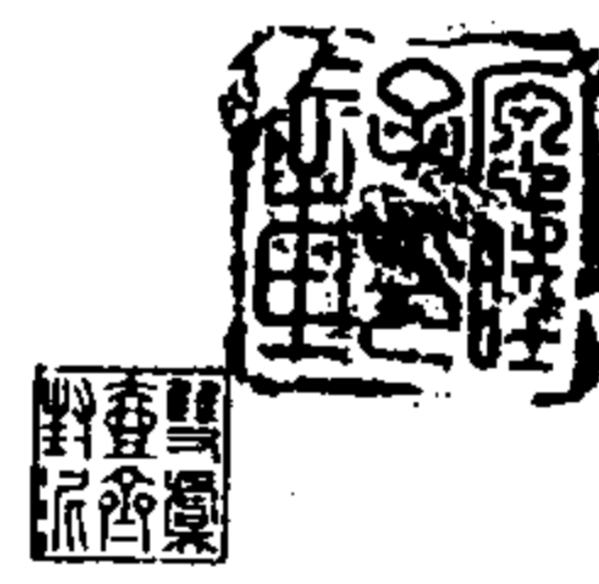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通睦子印章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

封泥攷略卷八

吉

年封王氏齊縵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縵麻爲男其  
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師古曰睦  
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以印紱則此通睦子及下愿睦豐睦等子  
皆莽小功之屬封爵也攷漢書地理志注莽縣名有統睦篤  
睦順睦興睦等則此封爵皆當有其地今不可攷耳簠齋臧  
有莽銅印曰睦子則相亦以睦爲號者

愿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愿睦子印章子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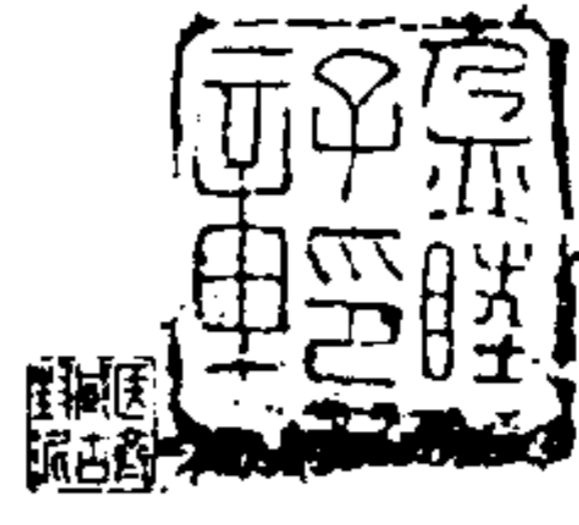
豐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豐睦子印章子詳前



盈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盈睦子印章子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圭

秩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秩睦子印章子詳前

進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進睦子印章子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去

相安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相安子印章子詳前

馬二二〇 子部 子部 子部

傳符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傳符子印章子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七

□□子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子印章子上二字缺子詳前

操武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操武男印章按漢書王莽傳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誅莽莽惶懼遣王邑

封泥攷略卷八

六

孫建等八將軍擊義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十一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三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奏請諸將師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則此操武男與下趨武弟武等男皆以擊槐里功而封者也

趨武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趨武男印章武及男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九

弟武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弟武男印章武及男詳前

當武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當武男印章武及男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十

信武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信武男印□章武及男詳前

恢□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恢□男印章恢下或是武男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三

□□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似甯□似虜男印章此莽以擊翟義功而封者也男詳前

封泥考略 卷八

□□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男印章封號上二字不可意擬下一字左下是豸旁自是莽封爵印而非西海槐里翟義之封矣男詳前第二字似貌豹莽有九虎將軍或其類與

封泥攷略卷八

三

□□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男印章封號二字缺男詳前

四一



□□男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男印章封號二字缺男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三

昌武□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昌武□印章武下一字不可審釋自是莽時印附莽子男印後

厚陸任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厚陸任之印按漢書王莽傳封王氏為

封泥攷略卷八

四

五等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又所見莽時子男印有通睦愿睦離睦喜睦等與傳合則任之封邑當曰隆矣而印文皆作陸余謂陸與睦同義易莫陸虞注陸和睦也莽皆取睦族之義又據莽傳言姚媯陳田王五姓皆黃虞之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愔序九族封陳崇為統睦侯田豐為世睦侯姚恂為初睦侯媯昌為始睦侯其為取睦族之義益信陸隆形相似音相近易誤耳小顏未知隆為陸之誤字故以為取嘉名也



樂陸任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樂陸任之印陸及任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美

永陸任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永陸任之印陸及任詳前

安陸任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安□陸任□之印陸及任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美

□□任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任之印封號缺任詳前

渥符子夫人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渥符子夫人按漢書地理志涿郡樊輿縣莽曰渥符此作渥當以印為正王莽傳始建國元年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

封泥攷略卷八

七

同心國丞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同心國丞按漢書王莽傳居攝元年安

陽侯王舜子匡封同心侯又漢書百官公卿表諸侯王丞相統眾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又云長丞皆損其員又云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又云郡守有丞又云列侯所食國有家丞不云有國丞又國丞文屢見漢銅印中自是史有關略此丞是相如郡守後所置之官莽時王匡侯國相之丞印也

封泥攷略卷八

六

昌國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止存上半昌國二字昌下之字不可臆揣國下或是丞字姑附國丞後未必是莽印矣

奉新公家丞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奉新公家丞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以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家丞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无

州武男家丞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州武男家丞武男及丞詳前莽時印也

守節男家丞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守節男家丞莽時印也男及丞詳前

封泥攷略卷八

三

鄉口德口家口封泥



右封泥六字印文曰鄉口德口家口按吳氏稽古齋印譜有喜威德男家丞則此德下乃男字家下乃丞字亦莽時男家丞之印也男及家丞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目

海豐吳式芬子苾  
維縣陳介祺壽卿  
同輯



新莽偽封號印封泥

附城

篤固里附城 陳臧

梁于里附城 吳臧

福于□□□ 上半左半均缺 陳臧

□祉□附城 上半缺 吳臧

封泥攷略卷九目

和睦里附城 吳臧

李和里附城 吳臧

相安□□□ 左半下半均缺 吳臧

顯美里附城 吳臧

顯美里附□ 左半缺 吳臧

揚昌里附□ 左半缺 吳臧

壹腸里附城 陳臧

陽廣□□□ 左半缺 吳臧

昭仁里附□ 左半缺 吳臧

仁勇里附城 陳臧

樂豈里附城 左半缺 吳臧

樂用里附城 吳臧

脩光里附城 陳臧

弘光里附□ 左半下半均缺 陳臧

心定里附□ 左半缺 陳臧

□定□附□ 左半缺 陳臧

廣心里附城 吳臧

通恥里附城 吳臧

封泥攷略卷九目

獻恥里附城 吳臧

修恥里附□ 左半缺 吳臧

□恥里附城 恥上字不可釋 陳臧

固讖里附城 吳臧

守讖里附城 陳臧

敦讖里附城 吳臧

綽衡里附城 陳臧

□衡里附城 吳臧

莊□里□□ 左半下半均缺 陳臧



敬□里□□ 左半下半均缺 陳臧

思守里附□ 左半缺 吳臧

□守□附□ 上半左半均缺 陳臧

思濟里附城 陳臧

思濟里附□ 左半缺 陳臧

寧趙里附城 吳臧

尊龐里附城 陳臧

正行里附城 陳臧

盛熾里附城 陳臧

封泥攷略卷九目

三

聶成里附城 吳臧

善田里□□ 左半缺 陳臧

原利里附城 陳臧

畫節里附城 陳臧

張寧里附城 陳臧

□恩□附□ 上半左半均缺 陳臧

□逆里附城 上半缺 吳臧

翼□里附城 里名第二字泐 吳臧

□□里附城 里名泐不可審釋 吳臧

蔡□里□□ 左半下半均缺 吳臧

宣□里□□ 左半下半均缺 吳臧

所□里□□ 左半下半均缺 吳臧

□□里附城 右半缺 陳臧

□□里附城 右半缺 吳臧

□□里附城 右半缺 吳臧

□□里附城 右半下半均缺 吳臧

□□□□城 右半缺 吳臧

封泥攷略卷九目

四

封泥攷略卷九  
篤固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篤固里附城形如半丸土色正紫疑亦武都泥也

封泥攷略卷九

梁于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梁于里附城按漢書王莽傳居攝三年

春莽奏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千五百一十一人又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曰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如淳曰十里為成又曰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又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邯淡豐盛之意據此則梁于及顯美等皆非古地名矣新莽里名今不可攷古庸墉一字附城即仿古附庸文附于五等之封里名即所食之邑以里計者也

封泥攷略卷九

福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福于□<sub>里</sub>□<sub>附</sub>□<sub>城</sub>附城詳前

□祉□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祉□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三

和睦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和睦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李和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李和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四

相安□□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相安□里□附□城附城詳前

四九

顯美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顯美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顯美里附口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顯美里附口城附城詳前

五

揚昌里附口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揚昌里附口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壹陽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壹陽里附城附城詳前

六



陽廣□□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陽廣□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七

昭仁里附□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昭仁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仁勇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仁勇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八

樂豈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樂豈里附□城附城詳前

五一

樂用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樂用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九

脩光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脩光里附城附城詳前

弘光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弘□光□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十

心定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心定里附□城附城詳前

□定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定□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士

廣心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廣心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通恥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通恥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士

獻恥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獻恥里附城附城詳前

五三

脩恥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脩恥里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三

恥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恥里附城附城詳前

固讖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固讖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四

守讖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守讖里附城附城詳前



敦讖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敦讖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五

綽衡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綽衡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衡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衡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六

莊□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莊□□里□附□城附城詳前

五五

敬□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敬□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七

思守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思守里附□城附城詳前

□守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守□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六

思濟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思濟里附城附城詳前

思濟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思濟里附<sub>城</sub>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九

寧趙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寧趙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尊龐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尊龐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十

正行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正行里附城附城詳前

五七

盛熾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盛熾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三

囂成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囂成里附城附城詳前

善田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善田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三

原利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原利里附城附城詳前



盡節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盡節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張寧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張寧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恩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恩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逆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逆里附城附城詳前

五九

翼□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翼□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壬

□□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里附城里名泐似承德二字附城詳前

蔡□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蔡□□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癸

宣□里□□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宣□里□附□城附城詳前

所□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所□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七

□□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里附城里名缺附城詳前

封泥考略 卷九

□□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八

□□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里附城附城詳前

六一

□□里附城封泥



右封泥印文曰□□里附城附城詳前

封泥攷略卷九

□□□□城封泥

无

右封泥印文僅存一城字亦附城印也



封泥攷略卷十目

漢臣名印封泥

臣光 陳臧

臣禹 陳臧

臣忠 陳臧

臣信 陳臧

臣賜 陳臧

臣寶 陳臧

臣普 陳臧

臣諱 陳臧

臣誦 陳臧

臣晨 陳臧

臣憲 陳臧

臣定國 陳臧

臣廣德 陳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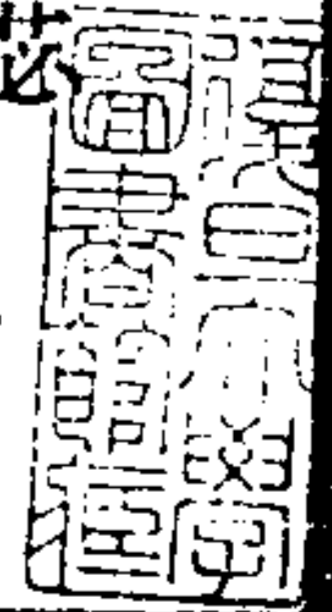
臣安漢 陳臧

封泥攷略卷十目

一

海豐吳式芬子苾  
濰縣陳介祺壽卿

同輯





臣幸臣 陳臧

臣當多 陳臧

漢妾名印封泥

妾聖 陳臧

妾喻 陳臧

妾連期 陳臧

漢私印封泥 同印舉例

姓名

芻狀 陳臧

封泥攷略卷十目

王末 陳臧

王聞 吳臧

王口 下一字不可釋 吳臧

莊疆 吳臧

田志 吳臧

田固 半通印 陳臧

李直 陳臧

魏憲 陳臧

口齶 上一字不可審釋 陳臧

口憲 上一字不可審釋 陳臧

復姓名

公孫適 陳臧

口閻樂 第一字殘 陳臧

姓名印

展仁印 陳臧

復姓名印

司馬舜印 陳臧

公孫強印 陳臧

封泥攷略卷十目

姓名名印

李乃始印 吳臧

鄭延年印 吳臧

爰當口印 第三字殘 吳臧

丁方渠印 吳臧

將匠綸印 吳臧

姓名之印

顏房之印 陳臧

王博之印 陳臧

王昌之印 陳臧

宋喜之印 陳臧

郭元之印 陳臧

田充之印 陳臧

荀勝之印 陳臧

周喜之印 吳臧

李賢之印 吳臧

黃輔之印 吳臧

姓名私印

封泥攷略卷十目

四

王岡私印 陳臧

房衍私印 陳臧

黃驩私印 陳臧

成禹私印 陳臧

崔傲私印 吳臧

袁政私印 吳臧

姓名印信

焦殷印信 吳臧

坳古一字小印封泥

信 又一橫在下 陳臧

坳鳥篆印封泥

筍口多 第二字不可釋 陳臧

坳閒文印封泥

中意 半通印 吳臧

坳殘封泥

□將士 古於漢封泥 陳臧

□古 存左半二字上一字不可釋 陳臧

深鴻 存右半二字 吳臧

封泥攷略卷十目

五

□作口匠 存下半二字 吳臧

長丞 存左半二字 陳臧

章 存右半下一字 陳臧

封泥攷略卷十

臣光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光按前漢書傳魯恭王餘子安王劉光大司馬大將軍霍光鄭吉子嗣安遠侯光丞相孔光莽傳

封泥攷略卷十

一

兄子衍功侯王光此臣光印既大又泥如大九厚於封泥兩倍與後臣某者當是一時之制其人必不甚相遠大臣用上書如秦詔臣狀臣縮臣斯臣去疾之文似丞相御史大夫皆有臣某印用以封牘而不以官印特史闕不足徵耳又漢書高后紀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頴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陳平周勃文帝紀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再拜言此漢曰臣某之證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禹按前漢書傳丞相安昌侯張禹右將軍博陸侯霍禹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二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忠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尹忠張忠楊敞傳嗣安平侯子忠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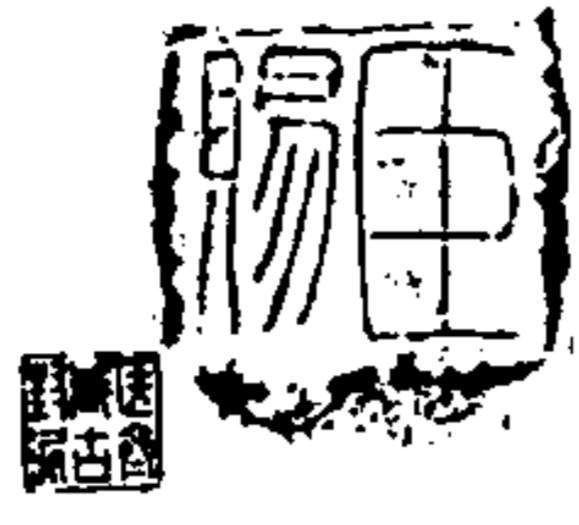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信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蓋侯王信為太常永始二年逢信為衛尉表傳名信者甚多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三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賜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本始三年大司農漕子賜淮南厲王傳子賜衡山王劉向傳子賜九卿丞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寶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大夫大司農孫寶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四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普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建始元年驎侯駒普為太常清河哀王傳來孫共王普臣某說見前此與臣譚臣誦臣晨臣憲印又為最大者



臣名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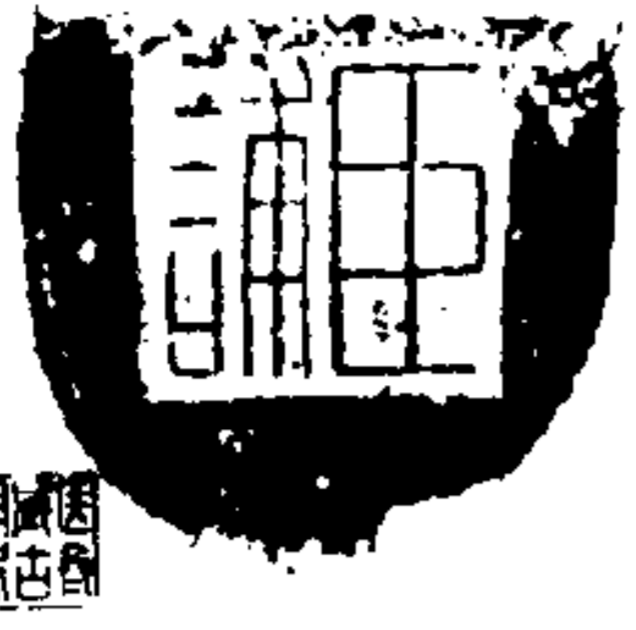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譚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張譚大司農弘譚王訢傳嗣宜春侯子譚元后傳平阿侯王譚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五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誦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晨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六

臣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臣憲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臣定國按前漢書傳丞相于定國于公子也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臣廣德按前漢書傳御史大夫薛廣德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臣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臣安漢臣某說見前

臣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臣幸臣某說見前

封泥攷略卷十

臣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臣當多臣某說見前

妾名封泥

封泥攷略卷十

九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妾聖按此曰妾當是后妃及宮中女官所用而名不可攷已簠齋陳氏臧有縉仔妾趙玉印妾某銅印鉛印海豐吳氏臧有妾縉玉印皆漢制也

妾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妾喻妾某說見前

妾名封泥

封泥攷略卷十

十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妾連期左氏傳懷嬴孕過期百官公卿表大行令過期簠齋陳氏臧漢銅印文曰謝倚期是名子一義也或曰過亦有姓妾某說見前以上臣某妾某封泥十八式與泥皆同自是前漢物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芻狀秦以前物也

封泥攷略卷十

土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王未中有闕亦似秦物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王聞

封泥攷略卷十

土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王口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莊疆

姓名封泥

封泥攷略卷十

三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田志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田固有橫闌

姓名封泥

封泥攷略卷十

四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李直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魏憲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口齮說文齮齮也

五

姓名封泥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口憲

封泥攷略卷十

復姓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公孫適

六

復姓名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口閻樂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印封泥



右封泥三字印文曰展仁印

七

復姓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司馬舜印出齊地

封泥攷略卷十

復姓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公孫強印有十字闌似秦印

八

姓名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李乃始印

封泥攷略卷十

九

姓名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鄭延年印

姓名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爰當口印

封泥攷略卷十

十

姓名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丁方渠印



姓名名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將匠綸印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顏房之印出齊地

三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王博之印博名加之以成四字蓋齋陳氏臧有金印文同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王昌之印

三

姓名之印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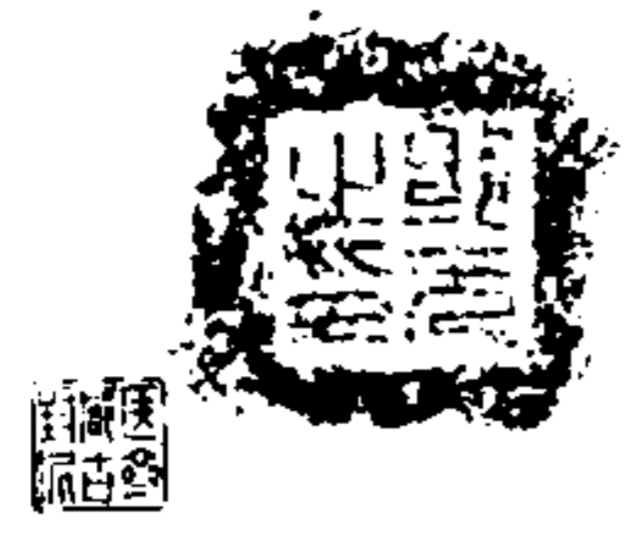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宋喜之印出齊地

封泥攷略卷十

垂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郭元之印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旋讀曰田充之印或曰充之名

封泥攷略卷十

垂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旋讀曰荀勝之印或曰勝之名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周喜之印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李賢之印

美

姓名之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黃輔之印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王岡私印岡从山不从山出齊地

美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房術道私印

封泥攷略卷十

毛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黃驩私印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成禹私印

封泥攷略卷十

美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崔敞私印



姓名私印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袁政私印

封泥攷略卷十

姓名印信封泥



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焦殿印信

无

信字封泥



右封泥古印文曰信又一横在下出臨菑與封牘者不同式

封泥攷略卷十

鳥篆封泥



右封泥三字鳥篆文曰信一横在下出臨菑與封牘者不同式

平

開文封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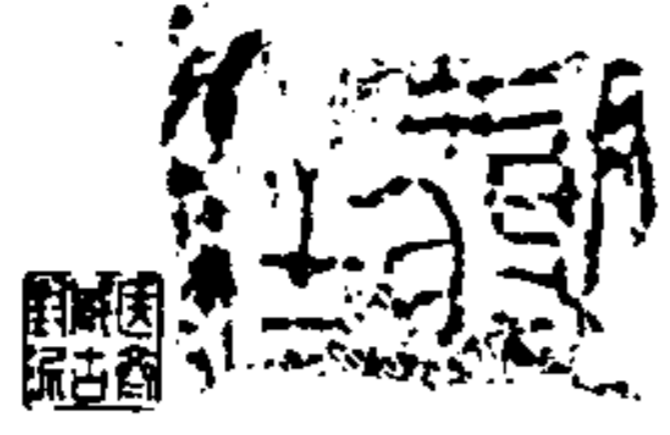


右封泥二字印文曰中意

封泥攷略卷十

三

殘封泥



右封泥印文存三字其二似將士字古於漢封泥自是秦以上物

殘封泥



右殘封泥存口古二字上一字不可釋

封泥攷略卷十

三

殘封泥



右殘封泥存深鴻二字

殘封泥



右殘封泥存作匠二字

封泥攷略卷十

殘封泥



右殘封泥存長丞二字

垂

殘封泥



右封泥僅存一章字

封泥攷略卷十

垂





錢氏劍策敘

閩南曹學佺

古有文事必有武備其道未始分之爲兩也後世學書不成去而學劍觀舞劍器草法遂神則但可目爲英雄故態書奴狂癖耳顧惟文章家往往好談劍豈徒以芙蓉之美易襲而蒯緱之病相憐乎夫劍之爲物其取精也多而用物也弘矣天地是一劍策

序

大冶而鉤金勺水非名山不與焉彼所稱注星旁斗指日而偃月者脫非精氣之相屬烏能格也夫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之物而爲物雖欲不文得乎則又必智者善取而良工已自心苦而後男女成之珪玉相之所謂合天地山川日月星斗以成文者斯爲我有故以劍之道譬諸文章爲過半矣劍成亦有遇有不遇焉武帝讀子

虛之賦而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庖丁日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於礪必如是而後藏者可用用者可藏也今文章家之說劍如隔河而望牛女焉過屠門而大嚼耳安可歸咎於術之不利夫荆卿亦豈遂以術貶俠哉予至吳冶城已爲黃冠羽士之所栖託又適越溪焉漁父時得一二寸銅而不能易斗粟今過豫章去豐城不數

劍策

序

三

舍亦未有紫氣逼人也適解后姑蘇友人錢簡栖氏於厭原山中以所著劍策二十七卷投余讀之正若飢渴之於飲食其世自軒轅而至五代其人自皇帝而至方伎其書自經傳而至小說罔不漁獵陶鑄以成一家言夫惟劍之道爲取精多而用物弘也者則說劍者又安得以學一先生之語而沾沾自喜者乎故又以說劍而徵

錢氏之文章亦過半矣或曰劔而系之以  
策何也曰自古有以策名戰國者矣劔者  
戰之屬也帝王佩之以辟凶邪君子服之  
以表德剛有取於扶陽抑陰之義也故曰  
國不可以忘戰予又聞之五方之兵而劔  
居西今長庚一星耿耿倍昔世方太平安  
得有此其抑在錢氏之書乎

劔策

序

三

劔策第一卷標目

研采篇凡三十一事

昆臺劔凡五條

阪泉劔凡九條

堯祠劔凡二條

桃氏劔凡五條

金匱劔

秋劔

劔策

卷一自 研采

一

干將莫邪二劔凡七條

兔膽劔

扁諸之劔三千

魚腸劔

歐冶子五劔凡六條

昆吾劔凡三條

棠谿劔凡三條

墨陽劔凡二條



鄧師劍

宛馮劍

龍淵劍凡四條

飛揚劍

龍亭劍

大梁氏劍

徐夫人七首劍凡五條

尚方劍

劍筴

卷一 目 梁 二

媯羌劍

栗特劍

匈奴劍

波斯劍

婆利劍

琉球劍

藥木劍

扶風劍

火林劍

鐸銷劍凡二條

浪劍

急就章劍

西劍

劍號疥癩質

劍筴

卷一 目

梁 三

三

早禮年堂生

劔策第一

開寶錄布言讓輯 雲間馮時可訂正 晉安陳註讓授錄

劔采篇

此篇雜舉劔事詳其所錄始及所出地而因紀古之善鑄劔者其人寥寥固不多見也至于歷代帝王鑄劔年代名字又別著守府篇中

策曰龜鱗之鍔金齊所成然非鎔范磨礱則寒星秋水之光不發而剗犀斷蛟之利弗見也夫士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豈偶然歟孔子三朝記云人生有

劔策

卷一

一

平雅堂

喜怒故兵之作與民俱生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何器之能作斯則劔不載于蚩尤章矣有亡覺夢之葉既莫得而測其傳昆臺阪泉遂備草昧迨周官法備而後代因之抑何函冶氏之多哉碎諸鼓出土鼓籥生鳥跡不腆姑熊夷有干莫竝棲亦足豪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又曰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策劔采

昆臺劔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已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于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風后相常從負書劔發軔紫宮之中涉洄沙而屆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大面而禮甯生入

劔策

卷一

二

平雅堂

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大恢于具茨卽神牧於相成陞鴻隄受神芝于黃蓋遂益羣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策于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青赤白黑為號起四方而僭亂者若蚩尤為赤帝朱宣為白帝之類故有赤帝城白帝城說者以少昊之徒當自後代也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



寂邪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  
何以哉乃正四軍卽塋壘滅四帝而有天  
下路史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  
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  
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  
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  
爲之恬波泛河沈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  
劍筴

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  
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  
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  
臣薰風至真人集乃歎世于昆臺之上留  
其冠劍佩躬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  
立館于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  
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  
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

落凡所造建成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  
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  
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  
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也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日遊洄流夕歸  
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洄流如沙塵足踐則  
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  
劍筴

鼈皆能飛翔有石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  
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  
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  
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  
沙海七言頌云青葉灼爍千載舒百齡暫  
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軒轅之時被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而被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



千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  
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  
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  
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驅虎以與炎帝  
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

劍筴

卷一

五

聖德堂

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  
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壽書  
伯常荷劍日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  
一息及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  
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  
始於崑崙之墟黃河于崑崙山東南脚下  
即其一也宋張君房雲笈七籤

阪泉劍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  
人蚩尤疏首虎捲八肱八止好兵而喜亂  
隳黨崇讎昏欲亡厭惟作五虐之刑延于  
平民罔不斂賊鴟義姦究效攘矯虔統音  
酷毒作五虐刑謂車裂燒統音  
銅柱使抱及公之類 發葛盧雖狐之  
金啓九冶作兵刑劍揆劍揆作而歲之諸  
侯相兼者三十一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  
涿鹿之野而三朝記統音帝榆岡立諸侯攜貳  
呂氏春秋說各不同

劍筴

卷一

六

聖德堂

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顛  
以臨西方周書作司百工不能馭蚩尤產  
亂出羊水登九淖上黨山以伐空桑逐帝  
而居于濁鹿興封禪號炎帝乃驅罔兩興  
雲霧祈風雨以肆志于諸侯明羅泌  
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  
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  
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黃帝曰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鉄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後析取之爲劔鎧戈戟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

劔 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

狐之戟與芮戈焉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頃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謹按山海經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九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鉄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武不止者亡管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無親謂并兼之

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亾汲冢周書

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鉄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史記

劔策 卷一 八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鉄額食砂石子造五兵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弭伏龍魚河圖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  
銅頭鐵額食鉄石能作雲霧俗云人身牛  
號四目六手耳鬚如劔戟軒轅誅之于涿  
鹿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鉄者蚩尤之  
骨也其齒長二寸堅不可碎梁任昉述異記

黃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  
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也兄弟八十人  
並獸身人語銅頭鉄額不食五穀啗沙吞

劍筴 卷一 九

石 蚩尤始作鎧甲堯年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鉄額唐李白曰南人兵士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糗糧不識謂之啗沙吞石

以害黎庶于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  
及劔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張君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昌縣高七丈時

入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時人謂之  
蚩尤旗獨異志

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尺  
常十月祠之有赤炁出如絳名爲蚩尤旗  
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  
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並出皇覽

唐皮日休原兵論管子說蚩尤割盧山  
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  
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  
記曰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

劍筴 卷一 十

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爲  
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暴黃帝  
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  
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  
前賢惜之况大聖人之深旨哉 原祭  
論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  
蚩尤嘻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爲黃  
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于炎帝固始荷



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克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允

堯祠劔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劔珮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

劍筴

卷一

十一

聖德堂

聖德堂

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于俗阜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樂櫺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依唐白敏中滑州堯祠記

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

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劔之蹤逼真矣至于燕鋒代鏢魏缺齊銘與今劔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魏鄴道元水經注

桃氏劔

周官桃氏為劔廣臈二寸有半寸臈謂兩刃音獵

兩從半之謂劔脊兩頭殺趣鄂者也以其臈廣為之莖

圍長倍之莖謂劔夾人所握鐔以上也鄭玄謂莖在夾中莖長五寸也

參分其臈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

劍筴

卷一

十一

聖德堂

聖德堂

五其莖長重九銜銜音刷一音劣鏃也中之謂穿劔夾內莖于中其莖謂穿之也疏云穿故云中其莖又滿也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銜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銜謂之下制下

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

兩分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上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

此兩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

武士克商禪冕縉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周禮考

工記







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錢之精不銷淪流于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劍聞于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待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鍊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茲服劍筴

卷一 剛采 五 單據真室 二六六

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于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囊炭金鍊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

吳越 春秋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

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

夫妻甚喜作劍也 晉張華博物志

吳王造劍二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莫邪其妻名

南齊王僧虔 吳郡地理志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廢出海道通大萊泂松江下滬瀆闔閭使干將于此鑄劍林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劍筴

卷一 剛采 六 單據真室 二六三

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鍊汁不下有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類不銷親鑠耳以

□成物□可女人聘鑪神當得之莫邪聞語入鑪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鰻文餘鑄得三千並號□文劍干將進雄劍于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

唐陸廣微 吳地記

千里廬墟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童女



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越絕書

莫邪山長老傳云古者於此山鑄莫邪劍

因為山名壽春圖經

雲濛山合流千金塘源出縣西莫邪山是

也漢陸賈南中行記

柳州上林縣亦有鎮鄒山嘗有樵者入山

得古劍宋樂史太平寰宇記

北齊綦毋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懷文造

劍筴

卷一

劍采

七

平懷其堂

宿缺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

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

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

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

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

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坐刀北齊書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

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考工記

賈誼弔屈原篇莫邪為鈍鉛刀為鋸

梁吳均吳城賦古樹荒煙幾千百年云

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

西有舞雀故壘

謹按圖經華亭縣南有北干山春申浦北有築鄒廟至今存焉姑蘇城中又有

干將里虞山之南又有鎮城皆其古蹟也而建業一名冶城乃知鑄劍之所非

一處矣又吳地續紀干將莫邪墓在將門外郡中鑄工多取墓旁土以治刀斧

免膽劍

劍筴

卷一

劍采

六

平懷其堂

昆吾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

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

缺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刃缺器俱被盡食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

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

有缺膽腎方知兵刃之缺為兔所食王乃

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為劍一雌一雄

號干將者雄鎮鄒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



犀王深珽之遂霸其國王子年拾遺記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鍊膽腎能如鐵吳

國武庫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鬼殺

之有鍊腎方知兵刃為食乃鑄腎為二劍

雄為干將雌為鑢鄣玉湘記

### 扁諸之劍三千

闔閭既鑄成干將莫邪二劍餘鑄得三千

並號扁諸之劍皇覽

劍筴

卷一

列采

九

單曜草堂  
三百五十六

### 魚腸劍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

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

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圍之口三千時耗魚

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

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吳地記

謹按國朝雁山季公為水部郎道夏鎮河工濠河獲魚腸劍一把其劍柔可繞腰數匝如帶闊然翁中丞得之近余也徐司空仲孫亦藏有繞指柔劍疑即

古劍  
賜矣

### 歐冶子五劍

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

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日純鈞三日

勝邪一名盤郢亦曰蒙曹四日魚腸五日巨闕當造

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

涸而出銅雨師洒掃雷公擊索蛟龍捧鑪

天帝褒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子乃

劍筴

卷一

列采

十

單曜草堂  
三百五十七

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吳越春秋

珽劍名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

歐冶子所作龍泉太阿上市三劍皆楚王

者博物志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

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

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

王臺又有越王鑄劍洲述異記



若邪谿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五劍  
谿水上承嶠峴麻谿谿之下孤潭周數畝  
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岬俯視後狃驚心  
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  
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  
潭下注若邪谿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  
如畫水經注

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  
劍筴 卷一 別采 翠嶺草堂

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  
越春秋云句踐鍊冶銅錫之處采炭于南  
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吳王賜句踐於  
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水經注

漢孫卿劍銘天生五材金德惟劉從革  
庚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劬伐彌彰暨  
彼良工歐冶于將爰造珽劍巨闕塞陽  
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

亡曜威曜武震勛遐荒楚以定伯越以  
取疆 梁江淹橫吹賦 鄞山錫刃邪谿  
銅鋒皆陸斷犀象水斬蛟龍 唐李嶠  
珽劍篇吳山開越谿涸三舍冶成珽  
鏐淬綠水鑿紅雲五采睽起光氛氳背  
上銘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  
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駭犀中  
斷寧方利駿馬群驅未擬直風霜凜凜

劍筴 卷一 別采 翠嶺草堂  
匣上清精氣遙遙斗間明避火朝穿晉  
帝屋逃難夜入楚王城

謹按建康志溧陽縣南八十里石屋山  
西有鑄劍坑在焉相傳吳王使歐冶子  
鑄劍于此又按山東青州南有冶原山  
水幽絕亦傳是歐冶子鑄劍之地治吳  
人豈亦嘗  
聘于齊耶

昆吾劍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  
尤陳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



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  
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  
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  
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晉王于年拾遺記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  
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  
鍊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  
泥亦饒仙家漢東方朔十洲記

劍筴 卷一 劍米 三五 聖德堂

流淵在西河中地方萬三千里去東岸十  
九萬里上有名山積石為昆吾冶其石成  
鍊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可以割玉龍魚河圖  
梁吳均詠珽劍詩我有一珽劍出自昆  
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鏗邊霜  
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  
見攜

棠谿劍

韓卒之劍出于棠谿戰國策

汝南郡吳房縣有棠谿之亭劉昭郡國志

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造之地王存九域志

楚辭執棠谿以拂蓬乘干將以割肉

魏陳琳武庫賦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

谿名工清堅皓鏘修刺銳鋒陸陷茲犀

水截輕鴻

墨陽劍

劍筴 卷一 劍米 三五 聖德堂

袂扶襜饒袷陳劍衣也拾室鄣劍削也劍

珥謂鐔淫鞞布斬之舌之刀削也龍淵太

阿干將鏤鈇莫門斷蛇魚腸醇鈎燕支蔡

倫屬鹿于隊棠谿墨陽鉅闕辟閭劍也廣雅

鄧師劍

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鄧師龍魚河圖

宛馮劍

滎陽有馮池宛人于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梁殷芸  
小說

龍淵劍一名龍泉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

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

劍取於此齊王僧虔地理志

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

名龍泉楚之珪劍也晉太康地記

劍筴 卷一 劍筴 翠暉堂

晉太康地理志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

劍為楚珪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水經注

唐郭元振古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

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

年鑄得珪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

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

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虵色文章片

斤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

英雄人何嫌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

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

天

飛揚劍

劍名飛揚一出龍魚河圖又見呂氏春秋

謹按飛揚劍者蓋即取萍燭對楚王問中四駕上飛揚之意云爾

龍亭劍

劍筴 卷一 劍筴 翠暉堂

龍亭之劍至今擅名天下漢崔寔政論

大梁氏劍

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

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王自安邑

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

年四年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秦滅魏以

為縣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於土地下

隰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魯溝南



一  
丹  
多  
作  
日  
月  
之  
言  
多  
一  
上  
下

際富城東南八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徐  
 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陂  
 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  
 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珥節逢澤其  
 水東北流為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  
 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梁即沙水也  
 音蔡許填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  
 水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無它也  
 劍筴 卷一 所列 翠嶺堂

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  
 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水經注

徐夫人七首劍

會燕太子丹質秦王歸燕太子丹者故  
 嘗質于趙而秦王政生于趙其少時與丹  
 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于秦秦王之遇  
 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忘歸歸而求為  
 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

東以伐齊楚楚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  
 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於是尊  
 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  
 順適其意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于是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  
 七首徐姓夫人名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  
 之淬謂以毒藥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  
 劍筴 卷一 所列 翠嶺堂

者言以七首試人人血出足乃裝為遣荆  
 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  
 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  
 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慷士皆瞑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  
至秦史記

劍筴

卷一

五

五

五

魏文帝典論昔周魯珪鹿狐之戟屈盧  
之矛狝父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  
名器君子雖有文章必有武備矣晉  
張載七首銘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  
之設應速周近既不忽備亦慙輕忿利  
以形彰功以道隱唐李白詩袖中趙  
七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開霜雪經燕復  
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

尚方劍

漢尚方令六百石掌作御刀劍蔡倫為尚  
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  
精工堅密為後世法漢書

媧羗劍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媧羗媧羗國王號去  
胡來王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

安六千三百里僻在西南不當孔道穿山險而

劍筴

卷一

五

五

五

為道猶今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  
言穴徑耳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未接隨畜逐水艸不  
曰作仰鄯善且未穀山有鍊自作兵兵有  
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迺當道云漢書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  
沙居于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  
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



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波斯國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鎗石珊瑚琥珀車琛瑪瑙多大真珠頗黎琉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鍊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劍筴

劍筴

卷一

刑采

三

聖德草堂

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珽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落之于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于庫諸子及大臣皆莫知之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曰鑿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旱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各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

劍筴

卷一

刑采

三

聖德草堂



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  
刑法重罪懸竿上射殺之魏書

匈奴劍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其地東自遼海以  
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  
海五六十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  
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務賤老  
貴壯寡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  
劍筴 卷一 朔采 三五 罕解其堂  
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  
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  
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瞽亂不能  
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  
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次俟利發次  
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  
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

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  
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周書

波斯劍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  
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  
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  
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珎物  
劍筴 卷一 朔采 三五 罕解其堂  
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  
下開之并有金帔緣以織成女服大衫披  
大帔其髮前為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  
貫五色珠絡之于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  
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  
遊處之十月乃還國人號王曰翳贊妃曰  
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模胡壇  
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



書及衆務次有暹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堂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周

婆利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艸木常榮海出文螺紫

劍筴

卷一

例

三五

翠麗堂

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屮及爲都纓王乃用斑絲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珪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珪之飾或持白毼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僑陳如自古未通

中國問其光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曰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梁

琉球劍

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

劍筴

卷一

例

三五

翠麗堂

漣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善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



織鬪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笄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缺刃皆屬小多以骨角輔助之

齊書

### 藥水劍

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抵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

劍筴

卷一

劍筴

三

翠嶺草堂

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鵠棲于雙柏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柏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

厲而天自此湯泉涸竭今為陵陸矣初女沒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異苑

### 扶風劍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珪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珪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啟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

劍筴

卷一

劍筴

美

翠嶺草堂

是何珪也曰此交趾之珪數有三焉故因以三珪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于體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珪其後馬公遭謗以為多掠南珪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故埋于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



告於鄰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  
 牧豎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  
 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視之其光  
 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數輩夜尋其  
 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  
 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携鋪直窮  
 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  
 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玳劍一長二尺有  
 劍筴 列采 卷一 三頁

天球和璧焜耀於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  
 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  
 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宣寧志

火林劍

火林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劍中多瘴毒  
 不可輕為采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劍即  
 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  
 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  
 劍筴 列采 卷一 三頁

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杜陽雜編

謹按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  
 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  
 里諸時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  
 狀如火光取其毛緝而以爲布名火浣  
 布疑即此地也

鐸銷劍

唐德宗時南詔遣尹輔酋等七人獻鐸銷  
 其狀如刀戈殘刃有孔穿達出麗水飾以  
 金所指無不洞夷人珽之月以血祭之俗



謂天降非人鑄也

續博物志

南蠻有毒藥無刃狀如朽鉄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而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蠻

中呼為鐸刃

西陽雜俎

### 浪劍

南詔又獻浪劍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用金犀飾鐔首傷人立死蓋浪人所鑄故以為

劍

卷一

劍

望

聖

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續博物志

### 急就章劍

鉞戟鉞鎔劍鐔候此急就章第十八中句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遊所作

古今法書考

### 西劍

東宮南矛西劍北戟中央鼓亦曰五兵

陸機

劍

### 劍號疥癆賔

唐曹彥輝為東川節度使會諸將所以佩劍號疥癆賔使侍左右曰生死同之違者失齒

劍

卷一

劍

望

聖

劍筴第二卷標目

繩豔篇凡二十九事

薛燭相純鈎劔

風湖子相湛盧劔

風胡子相太阿劔

管季孫歎劔

函治氏屬劔

莊生說劔

劍筴

卷二

莊子論干越劔

楚襄王兔腸劔

魯從子相劔

魏子順識別

馬服君論劔

墨子論劔

蘇子論崇谿劔

韓非子論劔

尸子觀劔

伍子胥解千金劔

呂氏相劔

辨漢高祖劔

淮南子論劔

東方朔對劔

魏文帝百辟劔

亢倉子論蜚景劔

劍筴

卷二

蒲元辨劔

抱朴子論劔

雷煥識延津劔

江淹護劔

沈東美劔

胡人玩破山劔

地鏡圖劔



劍筴第二

明齋錢希言撰輯 雲莊李維禎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繩豔篇

繩之譽之也此篇紀古之善相劍者

筴曰良冶尚矣鑒賞為難九方臯之馬也浮丘公之雀也伯益之禽言也鍾子期之琴也師曠之律而吳札之樂也豈其侈于博物已乎斯皆有神識寄焉蓋微獨相劍爾矣夫士不遇徒以窮困終

劍筴

卷二

繩豔

一

聖德堂

其身雖有夷由之操閔賜之才卒與雲煙俱淪何絲自見是今棠溪終于刈葵而鉛刀御割劇之能也可勝數哉可勝數哉綜春秋以下善相劍者若而人載在典籍刻畫丹青惟風胡薛燭之儔尤其著者莫不口如懸河舌如電光大言雕辯能使白馬孤犢失其辭疇謂世無真賞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筴繩豔

薛燭相純鈎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珽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珽劍也夫珽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珽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珽劍也珽劍者金錫和

劍筴

卷二

繩豔

二

聖德堂

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珽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鍊鑿胥中决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瞿如寤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燁如芙蓉始出觀其鈎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巘如瑣石觀  
 其才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  
 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  
 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  
 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  
 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  
 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  
 劍筴 卷二 純鈎 三 聖德草堂  
 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  
 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  
 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  
 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  
 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  
 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  
 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為

秦矣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  
 計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  
 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  
 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  
 之都二可乎言哉 漢趙擘 越絕書  
 唐崔融詩 珪劍出昆吾龜龍夾  
 采符五精初獻術千戶競論都匣氣衝  
 劍筴 卷二 純鈎 四 聖德草堂  
 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  
 風胡 謹按唐盧照隣詩有俱邀俠客夫容劍  
共宿倡家桃李蹊之句李白詩亦云秋  
蓮光出匣劍華明無人皆用此  
事今人則直指劍為夫容矣  
 風胡子相湛盧劍 越絕書  
胡作胡  
 湛盧之劍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水  
 行如楚 昭王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林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



寡人卧覺而得珪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  
 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  
 已用殺吳王也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  
 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元常使歐冶  
 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  
 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  
 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露出之有神服之  
 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  
 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  
 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

劍筴

卷二

五

五

翠樓草堂

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莖之山已合  
 作令一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莖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莖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鉄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珪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珪闔盧  
 劍筴 卷二 六 翠樓草堂  
 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  
 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  
 子期為將吾即俟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  
 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  
 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盧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府潛山潛水史記潛有潛吳越春秋  
 吳王之女有所愛者遂自殺王痛之



莖于昌門外文石爲櫛高城深池珍玩人  
馬以殉葵國人哀之湛盧之劍夜飛去楚  
楚昭王覺劍在其牀首昭王召風胡子而  
問焉對曰越獻劍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  
過則去適它國葺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  
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吳越春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  
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  
劍筴 卷二 絕覽 七 率簡堂  
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  
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  
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民  
王治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勾踐冶鑄之所  
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鑪  
鑄劍爲湛鑪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  
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  
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

七 宋書州郡志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  
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鍊爲莖  
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  
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燔鋼  
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鞅褫去腸視  
見其腸正如今之燔鋼劍文也夢溪筆談  
宋鮑昭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  
劍筴 卷二 絕覽 八 率簡堂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  
闕有崇局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  
物終不隔千里倘還并唐李白古風  
珽劍雙蛟龍雪花照夫容精光射天地  
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  
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  
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風胡子相太阿劍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珪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劍矣

**卷二** 絕絕 **九** 聖德堂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劍巍巍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劍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雜文若流水不

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靡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聞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被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鍊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劍矣

**卷二** 絕絕 **十** 聖德堂

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藏疑古藏字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池疑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乎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鍊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臣此亦鍊兵之神大



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越絕

晉張協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

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鑠越鍛成乃

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

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采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鏘水凝冰刃

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

劍筴

卷二

絕

十一

聖德堂

陸洒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

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珽則舒辟無方

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重三

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耀無窮揮之者無前

擁之者身雄可以服從九國橫制八戎

小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

從軌 楚辭鉛刀進御遙棄太阿

謹按晉大康地記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故劍名龍泉楚之珽劍也

魯季孫歎劍

闔閭既得珽劍適會魯使聘于吳闔閭使

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錙中

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

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春秋

函冶氏屬劍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

冶氏姓為齊太公田買良劍公不知善

婦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

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眾識其良



莊生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于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千金？太子曰：聞夫子劍術，

劍術 卷二 經說 三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

劍術 卷二 經說 古



益為鏐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  
 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鏐以賢良士  
 劍筴 卷二 繩鉞 圭 翠樓亭  
 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  
 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  
 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  
 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于鬪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  
 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文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莊子

莊子論干越劍

劍筴 卷二 繩鉞 圭 翠樓亭  
 干越珪劍名莊子曰夫有干越之劍匣而  
 藏之不敢用珪之至也 干溪越山出 名劍 莊子  
 唐張祐題弋陽館詩一葉飄然下弋陽  
 殘霞昏日樹蒼蒼吳谿漫汗干將劍却  
 是猿聲斷客腸  
謹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珪劍于干越  
 一本作干越今餘干羊角山有干越亭  
 唐李德裕所建相傳餘干故越  
 之西境為越谿地故曰餘干  
 楚襄王兔腸劍



楚襄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鍊良工曰可以為劍

曾從子相劍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富衛弱而

劍筴

卷二

編

七

聖德堂

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魏子順識別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長尺有咫鍊鍔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聖證論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言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馬服君論劍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

劍筴

卷二

編

六

聖德堂

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鈞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

墨子論劍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鄒

蘇子論棠谿劍



燕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  
 阜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洧  
 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遐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  
 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  
 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

劔筴

卷二

繩絕

九

單幅書堂

堅甲盾鞬鍪鐵幕謂以鉄為言其劔皆革

挾謂以革為射也 咬莠咬音伐與較同謂楯

之紛無不畢具戰國之時棠谿之地以韓

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

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劔帶祠春秋

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戰國策

韓非子論劔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劔言  
 能以必成區治善劔不 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  
 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韓非子

尸子觀劔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劔也

子尸

伍子胥解千金劔

劔筴

卷二

繩絕

五

單幅書堂

五負如吳過荆至江上丈人度之絕江絕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劔以予丈人曰

此千金劔也願獻之丈人呂氏春秋

伍子胥過江解劔與漁父曰此劔中有七

星北斗文其值百金吳越春秋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

胥伍胥既渡解其劔曰此劔直百金以與

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劔邪史記

呂氏相劔

相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又柔則卷堅則折劔折且卷焉得為利劔劔之精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劔矣

卷二

純純

主

單幅草堂

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廢也○相劔者之所患患劔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也○得十良劔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劔工也

按後二說淮南干亦承之其文大畧同也

辨漢高祖劔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劔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劔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

曰漢高為泗上亭長送彼驪山所提劔理應三尺耳後當貴別得七尺珪劔舍舊而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劔斬白蛇而高帝常佩此劔即斬蛇之劔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淮南子論劔

夫純鉤魚腸劔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劔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劔也型一本作虛

卷二

純純

主

單幅草堂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龍舟舟也陸剗剗犀甲○今劔或絕側羸文齧缺側羸無文齧齒卷鉞鈍矣無刃記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劔故貴人慕而爭帶之苗

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前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

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劔名也○夫怯夫操利



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漸勝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

此棄于將鎔鄒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

者齊于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

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

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為

下效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所以貴

劍筴

莫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折莫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東方朔對劍

驃騎難諸博士東方朔對曰于將莫邪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鴻雁陸斷馬牛將以補屨曾不如一錢之錐前漢考異

魏文帝百辟劍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

辟珪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盤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魏文帝典論

昔周魯之珪赤刀孟勞楚越所稱太阿純

鈞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喻彼

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

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為

三劍三刀三七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拊惜

劍筴

乎不遇薛燭青萍也典論

亢倉子論蜚景劍

蜚景之劍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刈獲則與刷刃也無擇蜚景神劍也刷鎌也神於鏹刃及夫凶邪流毒弗謂不靖加之運

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凶邪流毒溫疫之氣也此神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蒲元辨劍一作



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劍言蜀惟江水爽冽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

華陽國志

抱朴子論劍

夫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剗割象馬雖鑽不可剗割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

劍筴

卷二

繩覽

三五

華陽國志

也

雷煥識延津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恒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司空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語曰可其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

曰是何祥也煥曰珽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珽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劍筴

卷二

繩覽

三五

華陽國志

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

也陽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

劍當繫徐君墓對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

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珽愛之常置坐側

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赤土陰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  
所在

晉書

雷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  
張華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  
曰此謂珽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云君當  
貴達身佩珽劍此言效矣乃以煥為豐城

劍筴

卷二

魏書

三

魏書

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  
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  
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豔照曜乃送一劍并  
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曰此  
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  
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  
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亡玉匣莫知所  
在

雷煥別傳

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冲斗牛張華使雷  
煥為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珽其  
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

王于年拾遺記

吳未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占者以  
為吳方興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平此氣愈  
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  
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它象唯牛斗  
之間有異氣是珽物之精上徹于天耳華

劍筴

卷二

魏書

三

魏書

曰此氣是正始嘉平至今日眾咸謂孫氏  
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識與  
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  
章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  
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  
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  
淵而進之劍至張公子密發之光焰華華  
煥若電發

雷煥別傳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于天文尤精獨知為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之志

沔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晉張公遇害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為建安從事逕踐劍筴

劍筴

卷二

無乾

元

翠樓草堂

瀨溪所留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為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為驗矣

水經注

唐李白梁甫吟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時李益樂府辭雙劍欲別風淒然雌沉水底雄上天江迴漢轉兩不見雲交雨合知何年古來萬事皆有命何用臨涕苦相連

江淹讚劍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廓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歐冶鑄以為純鉤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

劍筴

卷二

無乾

子

翠樓草堂

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鍊明古者以銅錫為兵器也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與銅既不充給故以鍊足之鑄銅既難求鍊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鍊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洙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鍊土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為天子時鑄三珪刀三七首天下



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鍊不能復鑄銅矣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  
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  
絕故爲此讚以明古今之事焉讚曰悠悠  
開闢式聖式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  
五才寔此爲先既古既曩誰測誰傳紛紛  
百代事無不異况乃金鍊國之利器風胡  
專精歐冶妙思于古則出于今則秘聞之

劍筴

卷二

絕世

三

翠帳草堂

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多  
徒異徒鏗徒銷聊舉一槩以明鴻略江文通集

沈東美劍

唐人沈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  
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李白見之曰是  
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楚鑿鍊鍊精薛  
燭是造百曰斯成聞奇錄

詳按薛燭以相劍名于越未聞其爲劍也蓋唐人之說如此

胡人玩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  
求買初選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  
隨至其家愛玩不舍遂至百萬已尅明日  
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  
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  
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  
劍視之歎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

劍筴

卷二

絕世

三

翠帳草堂

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  
欲持之以破瑤山今光鏗頓盡疑有所觸  
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  
之而去廣異記

地鏡圖劍

凡觀金玉瑤劍銅鍊皆以辛之日待雨止  
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  
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鍊地鏡圖



劍矢卷三目

金躍篇 凡五十五事  
凡六十五條

曳影劍

劍空室

王子劍

王子喬劍

劍入水

劍飛

劍筴

卷三

楚三劍

劍指目

五丁劍

闔閭家劍

劍成虎

劍散精

飄揚求劍

劍彩二

夾山劍

劍湧泉

劍出水

劍斫石

神膠續劍

劍刺山

劍石

劍成井

劍筴

卷三

劍擊江神

劍止風

劍罵靈昏

劍空匣

劍穿火

延津劍

化魚劍

劍刺地

劔動	劔文如水火	劔星	劔上天	封龍劔	青龍劔	擲劔雲高	觀劔器得書法	劔筌	劔像首落	網石得雙劔	蛇化	藕劔	兔劔	火精劔	劔照夜	劔煙
								劔筌	卷三							
									三							

劔痕	劔劃	折劔	劔浮魚	續劔	燕奴劔	劔鞘不焚	蚌化劔	劔筌	劔化金蟬
								劔筌	卷三
									四



劍筴第三

明觀劍希言譚輯 太原王稱登訂正 晉安陳訐謨授錄

金躍篇

莫邪躍冶出于漆園寓言 若乃神仙靈引又別載後

筴曰萬物無不變也無不化也無不變化而未始有變化也劍其變化之尤者乎故曰鍊兵之神莊生之言有之兵莫憊於志莫邪為下彼以躍冶不祥為變化未達冥會之理矣若乃神景歛忽之

劍筴

卷三

金躍

一

聖惟草堂

象精靈怪誕之形應陰陽而挺質含風雲而吐輝方表異於禎祥亦著奇于墳竹仰探歷古所載非一六合之外可不可否豈不偉哉非甚弘博如東方朔雷煥之徒疇能測斯靈瓌者乎吳越舊聞何謂痛首挽之推之闌而入焉其它雜見於史稗者爰訪卓絕以著使無忘其章易曰先登于天後入于地筴金躍

曳影劍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主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眾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群后執珪以禮

劍筴

卷三

金躍

二

聖惟草堂

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殷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沈明之殷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殼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聲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涌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刻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拾遺

### 劍空室

黃帝丹成乘龍上天羣臣慕葬劍易於  
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惟劍又失所在

金光藏

此即橋山劍次于曳影之後蓋錯舉以成文耳其全見後藥珠部中

### 王子劍

王子者帝譽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

劍筴

卷三

金曜

三

早暹草堂

以隱遯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冢

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

無所有惟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

噪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既發墓

時亦當在五百年之間也

金光藏景錄

###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  
都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

劍作龍鳴虎吼徑飛上天

世說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  
惟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而劍忽然飛

入天中也按神劍代身五百年後劍自歸

其處當是靈人使故有崩發者令劍得出

而上飛冲天乎

金光藏景錄

### 劍入水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

劍筴

卷三

金曜

四

早暹草堂

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

我不忘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

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

題

女乃舞白雀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

還使男女與雀俱入美門因發機以掩之

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

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



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吳越春秋

闔閭無道子女歿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

湛盧之劍將首剡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

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

汝楚王不與吳越春秋

劍飛

闔閭既珥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

劍筴 卷三 金曜 五 翠嶺草堂 二一四十四

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眾而

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

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

為鈎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

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

子釁成二鈎王乃舉眾鈎以示之何者是

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

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

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劍俱

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

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吳越春秋

楚三劍

楚王鑄作龍淵泰阿工布三劍晉鄭王聞

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

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

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

劍筴 卷三 金曜 六 翠嶺草堂 二一四十三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

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越絕書

劍指日

虞公與夏陽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

不落裴啓語林

唐李白詩劍舞轉頽陽當時日停曛

五丁劍

秦欲伐楚無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



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五丁力士遺珪劍隱于梓潼路隅化爲泉

郾道元水經注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主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一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惠王知蜀王

劍筴

卷三

金

七

單

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子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時歷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上爲望婦埃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華陽國志

唐杜如晦詩五丁彈劍氣如虹斫破蒼

崕萬仞峰珪劍信難留異物寒泉終見表遺蹤

闔閭冢劍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爲武丘又名海湧峰發五郡之人作塚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爲阮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昌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扇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

劍筴

卷三

金

八

單

虎丘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爲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珪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悞中于石遺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按今虎嚙唐諱虎錢氏諱嚙改爲許鑿劍無復獲乃陷成池故號劍池

吳地記

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珪異劍



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冢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王千年拾遺記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珎物數百年後靈禽翔於林叡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百家雜說

劍成虎

劍筌

卷三

金羅

九

翠峰堂

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葬以盤郢魚腸之劍三日有白虎蹲其上號曰虎丘一說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闔閭珎劍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以劍擊不及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遂失劍不能得地裂為池拾遺記

唐劉長卿詩茲山淪珎玉千載惟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

劍散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麟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

劍筌

卷三

金羅

十

翠峰堂

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珎劍神物隨時散亂也拾遺記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遠疾也疾刻舟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劍彩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有七彩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一作本五色琉璃為劍匣劍在室中光

劍筴

卷三 金曜 十一

十一

翠樓草堂

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西京雜記

魏文帝論

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

首玉琢中央

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唐

李賀劍子歌

援絲圍金懸麗歎神光欲

截藍田玉

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

秋郊哭

火山劍

南越王作藏神劍於梧州火山每深夜騰滔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水經

注

劍湧泉

漢高帝入彭城嘗鬪于徐州為楚所困漢兵渴乏帝以劍插地拔之即泉湧出至今水不溢旱不枯土人呼為龍湫前漢考異

劍筴

卷三 金曜 十一

十一

翠樓草堂

劍出水

漢武帝時竹王嘗與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地理志

劍斫石

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遍相讓位細奴邏拔劍斫盟石曰如我當為劍入此石遂入三尺許形如鋸焉釋曇景外國傳



神膠續劍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  
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  
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鱗肉合  
煎作膏名之為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  
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  
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  
劍筴

劍筴

卷三

金華

三

聖德堂

中所有也

東方朔  
十洲記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恒山王母  
遣使獻霧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  
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為西國雖遠  
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  
虎兇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  
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  
物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  
劍筴

劍筴

卷三

金華

古

聖德堂

際終無斷也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  
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  
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  
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中庭以  
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  
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  
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  
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  
膠連續終不脫也

仙傳  
拾遺



劔刺山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乃拔劔刺山飛泉涌出

前漢考異

劔石

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劔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玉箱記

劔成井

劔筴

卷三

金曜

五

翠樓草堂

張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遙見陽山白氣屬天謂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于山前姿態妖豔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

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

成鹽金翅鳳泊于南山之上後人呼為鳳

凰臺鳥雀至今未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

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帚真人受

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

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

女聞語競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真人遂掩

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為生人之

劔筴

卷三

金曜

六

翠樓草堂

患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濶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石其利甚溥真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岳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真人領昇長往閩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



取之出為人害遂再詣其所取承藏于高峰石室中勅地神守護即焰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之諱旌其事今陵州事也蜀中鹽池皆干其傷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真人以神劍插地因而成井遣神衛之使之不竭列仙傳

劍筴

卷三

金

七

早

劍擊江神

蜀有迴復水江神常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水經注

劍止風

後漢汝南陳茂嘗為交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即止息東觀漢記

劍罵靈胥

後漢吳郡王闔渡錢唐江遭風船欲覆闔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謝承後漢書

劍空匣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造一劍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劍穿火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張華懼趙王倫張秀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

劍筴

卷三

金

六

早

代之珪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

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晉書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

蛇劍孔子履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

尚異

延津劍

雷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



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與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書

雷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曜日映川

雷煥別傳

後張華遇害失劍所在雷煥子佩其一劍

劍筴

卷三

金華

九

聖德堂

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拾遺記

張司空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

亡誠其子爽曰恒以一劍自隨後其子為

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初出

猶是劍入水忽變為龍逐而視之見二龍

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

其祖書反覆乘根紙古字豐城縣後有掘

劍窟方廣七八尺

雷次宗豫章記

唐李白詩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

韓偓珪劍詩困極還應有日通難將糞

土掩神蹤但教出得豐城後不是延津

亦化龍

寶鞏題劍津詩風前摧折千

年劍巖下澄空萬古潭雙劍變成龍化

去兩溪相益水崑南

歐陽詹劍津詩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

劍筴

卷三

金華

十

聖德堂

餘昔日凌霜色長與澄潭生晝寒

化魚劍

林邑國王死奴文纂立文嘗放牛于山澗

得鯉魚一雙化為劍因以鑄劍劍成向石

誓曰若斫石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芻

謹案煥曾孫雷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又豫章記曰豐城縣獄後有雷孔章掘神窟方七八丈然延津化劍事當在開之延平故其地有劍溪又有劍浦劍溪在府城南建寧郡武二水合流處今鄭道元以為河水其說河漢無極矣



葉晉書

劔刺地

謝仲初修道于閣阜山一日歸故里苦旱劔刺地湧泉甘美過江無舟以竹葉渡去

洞仙傳

劔動

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等三州未下隋帝詔周羅暎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劔筴

卷三

金

主

三

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昔年六十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之曰公恨小窳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于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劔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隋書

劔文如水火

隋大業有薛俠者獲一銅劔長四尺劔連于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采灼爍非常物也嘗持謂人曰此劔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

劔星

唐太宗有古劔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

劔筴

卷三

金

主

三

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劔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劔上天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關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為何神荅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



形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  
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爾問若  
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  
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  
西有對使君可設齋戒人掘對深二丈中  
有缺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  
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  
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

劍筴

卷三

金羅

三

翠帷草堂

其怪絕矣

封龍劍

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石  
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珪劍復爲歌以獻  
武后

青龍劍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  
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常

獨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  
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  
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  
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者  
叩銅鐵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  
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季廣琛所得  
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萬丈哥舒翰鎮  
西涼知之求易以它珪廣琛不與因贈之

劍筴

卷三

金羅

西

翠帷草堂

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酌恩

西陽雜俎

擲劍雲高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  
詣道子請于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辭以  
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  
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  
旻于是脫去衰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  
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曼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辟俄頃之際魔魅化去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于此獨異志見聞志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太史旭賀監事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會事逍遙公韋斯立為小人因寓蜀道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劍筴卷三 金耀 三五 聖懷堂 二六六述似薛少寶亦以其利物之兖州瑕立縣尉少宗耳入禁中改名道玄因管不二博氣非有召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用為之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盡之菘皆須意氣而成亦非

懦夫所能作也歷代名畫

觀劍器得書法

吳人張旭善草書嘗于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得低昂回翔之勢自此草書長進旭謂顏真卿曰吾始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意及觀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故當時杜甫詩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第一稱其瀏漓頓挫獨出冠劍筴卷三 金耀 三五 聖懷堂 二六六時梁園教坊莫能曉是舞者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嘗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代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國史補



唐司空圖劔器詩樓下公孫昔擅場空  
教女子愛軍裝潼關一敗胡兒喜簇馬

驪山看御陽

謹按劔器舞名唐開元中謂之健兒舞  
明皇雜錄云明皇幸蜀岷山百官皆窳  
辱積尸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也伶官張  
野狐齊栗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公  
孫大娘舞劔器上自擊羯鼓寧王吹  
簫薛王彈琵琶皆至精妙共為樂焉

劔像首落

玄宗幸蜀見有故任蜀守像時已降祿山

劔筴

卷三

金羅

毛

聖德草堂  
二五五

矣帝怒揮劔斬像首而是日蜀守在燕頭  
亦忽落大唐錄事

一說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  
與祿山借反者其人曾為閬守有畫像在  
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劔斬像首其人在  
陝西首無故忽墜唐小

網石得雙劔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

西山江中有蛟蜃為患旌陽沒水拔劔斬  
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

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

之得劔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

萬仞字一有萬仞師出焉朝野僉載

蛇化劔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

江事忽于灘上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

劔筴

卷三

金羅

天

聖德草堂  
二五五

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

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劔上

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劔云廣異記

笱漁者于江濱見雷公逐一小黃蛇擊殺

之化為劔背有火字許旌陽斬蛇第三劔

蓋至堦也今在張伯雨處雲烟過眼錄

藕劔

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踢藕為業嘗於



陵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識之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杜陽雜編

兔劍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堊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絕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劍一以古制殊妙于時

劍筴

卷三

金曜

元

聖德宗

長吏張祖宅以聞朝野僉載

火精劍

唐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畧

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于廟坐自陳百口之說何謂愧我也唐杜光庭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入內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所檻上鍊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辟小寇如斬後視不足憂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

劍筴

卷三

金曜

三

聖德宗

里出神鍊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采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鍊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杜陽雜編

劍照夜

唐符載文學武秬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書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



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  
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裏秬粿粗如桶  
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  
頑鍤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爲鼯  
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芝田錄

### 劍煙

成都朱善世珪一劍每生芝則天下晏清  
及祿山黃巢難作劍生黑烟屬天不絕

### 劍筴

卷三

金華

三

罕聞

### 劍痕

袁州城西舊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劍飛  
入潭今石上劍痕尚存

### 劃劍

王潮衆推劉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  
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劃劍祝曰  
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審知劍躍于地  
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

### 折劍

柳開守維揚後圃遇陰雨即青燄夕起觸  
近則散曰此燐火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  
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  
戰場也

### 劍浮魚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漕船寶應中堰破水  
涸東海主修堰堰成輒壞或說梁代築浮

### 劍筴

卷三

金華

三

罕聞

山堰以鍤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堰之壞  
如雷聲至是聲脊上流蓋鍤味辛辛能害  
目魚龍護目故良鍤也有人淬劍于池池  
魚皆浮去

### 續劍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  
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  
兩嘗用誅制鬼神降翦鬼醜昇天之日留



劍及都功印傳于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于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于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其劍時有異光或聳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劍斂

卷三 金犀 三五

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汎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謫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日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

數斤反扇其門以巨石為礮熾炭鎚擊聲聳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于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酌之此人得錢媿謝致于老君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于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劍斂

卷三 金犀 三五

故道教靈驗

燕奴劍

有術士于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丸入腕中

獨異志

白校書有神術常于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為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為二小劍長五寸餘飛舞不已

洞微志



劍鞘不焚

雷火鎔珪劍而鞘不焚筆談

蟒化劍

岳州白雀寺之陽兩池相傳內潛巨蟒呂

翁招出化為劍太平寰宇記

劍化金蟬

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

聖臺鳳皇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

劍筴 卷三 金羅 三五 聖臺鳳皇

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  
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  
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鷲鳥振翼  
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  
牯即死于是衆始報官鳳皇高丈餘尾作  
鯉狀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為日  
景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  
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

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

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鳥

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

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

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析得其半

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史述

劍火

劍筴 卷三 金羅 三五 聖臺鳳皇

陽燧取火于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

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銅鈎之屬

摩以向日亦得火焉論衡

劍止兒驚

拔劍倚戶兒夜不驚淮南萬畢術

劍筴第四卷標目

濫聽篇凡三十九事  
凡四十四條

繇余氏墓劍

鵠唳劍

索劍唾

劍藏柱

孕劍

劍頭相齧

劍筴

卷四

劍寐龍

上陵磨劍

扶劍得聲

曲房劍

劍走石人

月中人帶劍

星神劍

使木人擲劍

劍當衢

錢中人帶劍

靈坐劍

舞劍煞鬼

罨孟劍

鳥吞劍

泥犁火劍

奮劍斬翔生

劍筴

卷四

跳劍

劍魚

逐鵝得劍

冢中人運劍

劍剖涎中人

天人看劍

劍如風

劍對二



飛劍刺鼉城

劍斷大人指

戲場劍

黃腰劍

真真避劍

像代劍

雨為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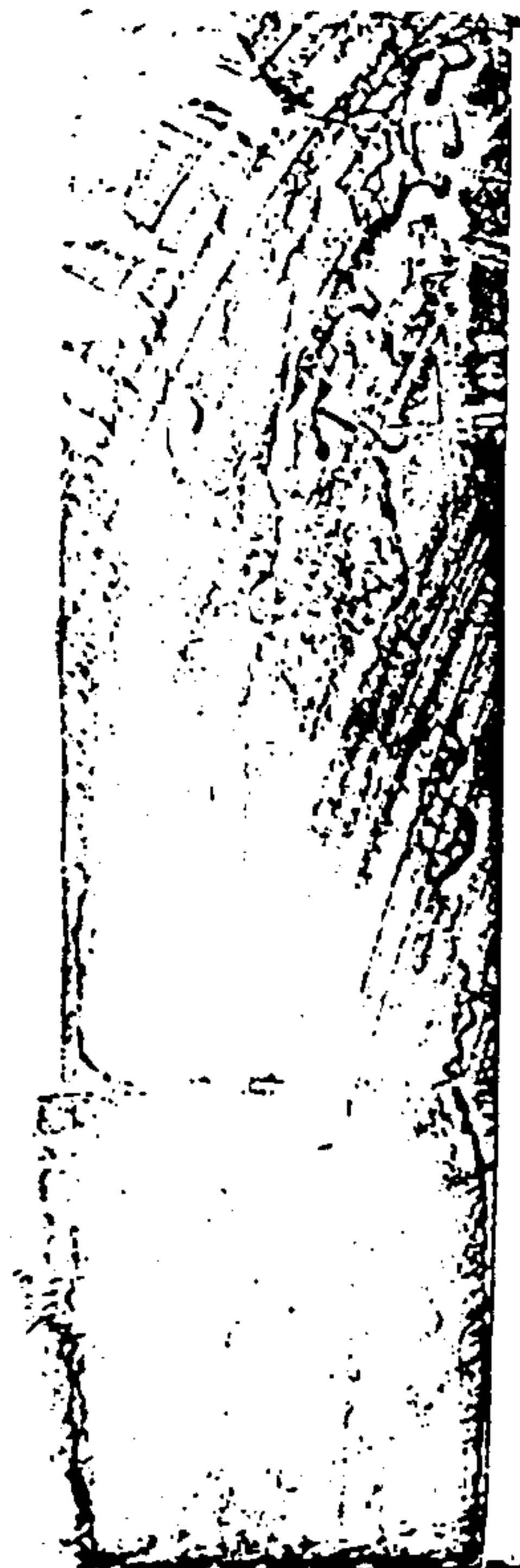
劍迹

劍筴

卷四

三

識劍石



劍筴第四

明辨錢希言撰 梁谿鄒迪光訂正 武陵楊鶴授錄

濫聽箱 奇可而怪絕世弘博 匪浮弗誣猶曰濫聽

笑曰曼倩辨駟牙終童察鼯鼠諸葛恪

識侯囊王子良證服匿斛斯徵別錚于

劉士深知長頸王事古今聖賢侈于博

物如是乎然天下事物之變至于不可

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而禹益齊

劍筴

卷四

濫聽

聖賢草堂

諧之所莫能辨者存而勿論非虛語矣

夫權輿之內有大則有小有正則有奇

論劍而不言奇小豈所以示正大哉則

何以異于見布而疑廣觀斲而駭堯者

歟此其識豈出胡人越人上也于是據

春秋之文以迄唐季取其詭異著之斯

籍虞初黃衣實侯寔備辟諸膾炙美于

羊棗詩曰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筴濫聽



繇余氏墓劍

蘇州節度使錢元鏐之猶子文炳為元帥  
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  
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珪五年  
妻丘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  
區中僧常忝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昔賢  
墳窆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  
墓道版石數重梓蘆灰盡惟一骸亞石間

劍筴

卷四

濫聽

二

早惟早堂

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鑄  
傍縷青花西辟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靴  
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  
不聽役入因醉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  
狀如耗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  
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  
方伸號躡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見古野  
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

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  
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  
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  
之且安柰何而父剝復發吾版石顧已非  
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櫬罪孰甚焉雖今擊  
死然方隸吾籍吾于冥間大有主治而父  
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史路

鵠唳劍

劍筴

卷四

濫聽

三

早惟早堂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唳中得一人長  
三寸三分著白袿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  
目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小兒否陳章答曰  
昔李子昂教于鳴鵠唳中游長三寸三分  
姜子  
春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  
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  
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



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華曰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

經異

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日被海鵠吞

之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神異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

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

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

劍筴

卷四

濫脫

四

翠帷草堂

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

續博物志

索劍唾

齊莊公莊公名光頃公之孫之時有士曰

賓甲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袖

也練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寤覺也徒徒也夢也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

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

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退一作退而自歿呂氏春秋

劍藏柱

干將莫邪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既成乃

以雌獻君留其雄者因謂其妻曰吾藏劍

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

中矣君若覺恐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

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真具以告之

劍筴

卷四

濫脫

五

翠帷草堂

赤真斫南山之松不得劍破屋柱中得之

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寤而購

求甚急真乃逃朱與山中吳越春秋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

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

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

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

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即將雌劍往見楚



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  
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  
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  
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  
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于是  
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  
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  
報楚王搜神記

劍筴

卷四

濫

六

單據

孕劍

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  
子楚王夫人嘗于夏納涼而抱鏡柱心有  
所感遂懷孕產一鏡楚王命莫邪鑄為雙  
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  
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  
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  
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越絕書

劍頭相齧

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  
間尺乎荅曰是也客曰吾能為子報仇尺  
曰父無分寸之罪在被茶毒君今惠念何  
所用邪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  
頭客持頭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煮其頭  
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  
之王即看之客于後以雄劍擬王王頭墜  
劍筴 卷四 濫 七 單據

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  
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  
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合在汝南北  
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家也述異記 水經注  
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即  
購之千金兒聳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  
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于將莫  
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聳王



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  
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  
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頭往見  
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  
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  
踴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  
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  
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頭

劍筴

卷四

湯德

八

聖德堂

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  
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

縣界搜神記

劍寐龍

古邕茲國主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  
毒蛇龍時有人買市人金銀珪貨至夜中  
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珪王有  
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

龍所爲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

王乃易衣持劍默至龍所見龍臥將斬之  
思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  
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  
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  
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人語曰勿殺我我當  
與王爲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  
遂乘龍而行西陽雜俎

劍筴

卷四

湯德

九

聖德堂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  
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隧磨刀劍  
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  
問陵有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  
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  
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  
臾帶劍上吾丘漢武故事水經註



拭劍得璧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今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劍筴

卷四 十一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邪伯叩頭出之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

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艸土中得玉劍筴

卷四 十一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水經注



曲房劍

會稽賀瑀字彥踞嘗得疾不知人惟心下  
溫三日復蘇云吏人將上天見官府入曲  
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  
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  
吏問何得云得劍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  
劍惟得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記搜神

劍筴 卷四

濼

三

翠樓堂

劍走石人

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  
應見二人立旁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  
視之乃石也

東觀漢記

謹按故道相傳之說相鄰縣北十五里  
道旁有廟廟有石人二裂成四段云是  
光武所斬  
疑謂此矣

月中人帶劍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

月十五夜坐屋上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  
兒曰今年當大水有一人披蓑帶劍思  
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  
月中乃帶甲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後當小  
清耳後果如其言

星神劍

乙從官陰神也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  
扶名司馬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劍亢星神

劍筴

卷四

濼

三

翠樓堂

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  
火也為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  
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劍心星神主之  
○寅從官孟神也虛星神主之槐者虛星  
之精也孟神四人姓木名徐它鼠頭人身  
衣銀黑單衣帶劍虛星神主之○卯從官  
仲神也危星神主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  
歸生衣瓊紋單衣帶劍危星神主之○巳



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劔東壁星神王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王之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劔奎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劔胃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主之季神姓桑名公孫帶劔衣白毛單衣

**劔筴** 卷四 溫 齒 畢星神主之

畢星神主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之仲神八人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劔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名博陽衣黃水單衣帶劔能致鳳皇玄武東井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五人姓作名涂于蛇頭黑身帶劔衣赤堊單衣鬼星神主之○離坤之中女翼星神主之中神十

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帶劔翼星神王之 雲笈七籤

**使木人擲劔**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為博士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曰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

**劔筴** 卷四 溫 圭 朗爭論

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叡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叡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



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獻大悅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

劍筴

卷四

去

翠樓草堂

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瓊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其巧妙雖古公輸班翟王爾亦不是過傳玄嘗爲之序

云魏志

劍當衢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于軍旅不聳佛法尚氣武好

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對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芙蓉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鍬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

劍筴

卷四

去

翠樓草堂

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床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



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逢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义义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錢中人帶劍

齊世祖於其住堂內得異錢文為北斗星

雙旗及有人形帶劍南史齊本紀

劍筴 卷四 濫 太 聖權草字 二四五

宋明帝泰始中齊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

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南齊志

祥瑞

謹按泉志玄武錢徑二十重八銖文承通萬國背文為玄武星劍之象軒轅錢徑一十重五銖面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文為盾龍鳳之形謂之北斗星錢又四出錢背文為北斗七星者或云王莽所鑄

靈坐劍

北隋周羅暎字公布九江人年十五善騎

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于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彭城

劍筴 卷四 濫 尤 聖權草字 二五六

摩訶臨陣墮馬羅暎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暎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進爵為侯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軍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暎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代陳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王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王手書



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煬帝即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暎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州未下詔羅暎行晉絳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與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

劍筴

卷四

盜賊

王

羅暎

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舞劍煞鬼

有嘉良夷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其俗皆

輕捷便擊劍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裝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

菴孟劍

梁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菴孟也葬

劍筴

卷四

盜賊

王

羅暎

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

身吞劍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則攫而食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國王取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



吞之無後種矣外國傳

泥犁火劍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碎不就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尸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坐說以時曾到泥犁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封從橫五十餘步

劍筴

卷四

三

三

三

高千丈四邊皆有劍封上然火其下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善良泰見父母及一弟在此獄中涕泣

晉趙泰精思典籍有譽鄉里嘗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尸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尸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

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一人乘黃從者二人夾扶泰掖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人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着皂衣有五六十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

劍筴

卷四

三

三

三

遣泰南入黑門有人着絳衣坐大屋下以吹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脩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岬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



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劔封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劔為之人眾相訾自登劔筴

卷四

孟

孟

孟

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可不慎乎

冥祥記

奮劔斬麴生

燕國公張說嘗詣景龍觀謁葉法師上命酒說曰既無它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父隱山林惟謹而訥頗耽于酒鍾石可也說

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于下拜揖之禮頗魯村酒至栝孟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劔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惟沈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楹而已

跳劔

仙傳拾遺記 集異記並見

隋煬帝以三月上旬已會羣臣于曲水以觀水飾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乘舟或

劔筴

卷四

孟

孟

孟

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劔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船一人擎



酒杯立于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攔  
 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  
 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岬而  
 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  
 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  
 侍酒木人于船頭伸手遇坐客取酒飲  
 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  
 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  
 劍筴 卷四 監 毛

劍魚

唐李林甫作相時酷嗜劍魚有客因貴人  
 書餽遺甚腆中有劍魚百頭客退李還見  
 魚于梓中跳躍如舞尊俎狀李令人悉投  
 之池取最後十頭烹之纔下箸及腹忽小  
 劍數百徑受爭飛交着李額漸入竅中竟  
 不能拔由是忿恚驚悸卒至不起 唐小

謹按唐書載李林甫于岫為將作監嘗  
 從林甫遊園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  
 此處釣鮒怨能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  
 向先是不幸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  
 驕從不過數人土民或不避林甫自  
 以為多結怨常虞刺客出野步騎百餘人  
 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  
 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甃地墻  
 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  
 莫知處宰相驕從之盛自林甫始也嗟  
 乎平居防劔如敵國不知奸人刺客乃  
 在門俎之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劔伎  
 神妙莫過于唐人惜乎專諸刺王僚時  
 其術

劍筴

卷四

監

毛

聖

逐鵝得劍

鄮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側每  
 至秋穫近冢地多共穢不稔積數歲已苦  
 之後恒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  
 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珪乃相  
 詰問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  
 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  
 廳得珪劍二枚其它物不可識者甚眾



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荅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合之開示禮州刺史進三十餘事廣異記

冢中人運劍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

劍筴

卷四

濼

天

早

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為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歷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鍊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其審無它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

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鍊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出門已塞矣一人復後日為沙埋死乃同酌地謝之誓不發冢西陽雜俎

劍筴

卷四

濼

天

早

劍剖涎中人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宣室志



天人看劍

唐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罅有時而吼嘗在庄居晴日藉鄰玩之忽有一人從庭對窳然而下紫衣朱幘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鍊耳君居上界豈藉此邪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劍斨

卷四

監聽

三

翠樓堂

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西陽雜俎

劍如風

李道威通末為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冢賊問其所發云數為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冢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

之一盜先入俄為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柩鍊索縣挂焉即以木撞之纔動其館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門砂

劍斨

卷四

監聽

三

翠樓堂

已深二尺餘矣良久視之砂滿冢內不可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也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既入得鏡兩面可照入真在側畔背面瑩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錄異

劍查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



日歿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歿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劔對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

劍筴

卷四

道

三

聖德聖學  
二六十六

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

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冥報拾遺

飛劍刺鼉城

唐貞元中湘澤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嘗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向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上木其宇是所願也媪髻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

劍筴

卷四

道

三

聖德聖學  
二六十五

逍遙年二八豔美攜筐采菊偶媪瞪視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然擲筐歛衽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帚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荷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



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堦砌及媪婦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潛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為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削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嘆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劍筴 卷四 濫誌 翠樓草堂 二六十六

上人家莫辨其城漸窄挾東島上忙怖號叫囊橐皆為糞料束其人為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扳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攘劍步罡嘒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劍筴 卷四 濫誌 翠樓草堂 二六十五

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媪與逍遙一時返真女仙傳

劍斷大人指

六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于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



一岸亦有田疇物景遂登陸四望俄有一  
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  
顧西門有如驚歎于肯以五指撮而提行  
百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群聚通相  
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  
容如獲異物遂掘一坑而寘之亦來看守  
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  
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

劍筌

卷四

五

美

李德裕

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  
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  
水盡糧竭經月無食以身上衣服嚙而啗  
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于內  
庫洎拜主軍寧以金玉遺人平生不以飲  
饌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

玉堂閒話

戲場劍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

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  
舟在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  
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獨異志

黃腰劍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  
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  
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  
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

劍筌

卷四

五

美

李德裕

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措之  
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  
鋒刀戰原堃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  
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  
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資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  
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在  
客遂令尋源而斲之使斷其山岡窮其



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瑤劍一客又曰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王氏見開錄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

劍筴

卷四

遊魂

天

三百六

死巢至秋果敗

真真避劍

唐進士趙頰于畫工處得一輭障圖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並無其人也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則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頰如其言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

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頰劍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夫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任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焉聞奇錄

像代劍

有村婦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辟作穴

劍筴

卷四

遊魂

天

三百六

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對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身看上並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刀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耳

雨為劍



結骨國每雨收為刃劍極銛利王會圖

劍迹

鮮于伯幾有震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作

琴背旌陽印劍之迹宛然雲霞過眼錄

試劍石

伏波岩有懸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

伏波試劍國老談苑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

劍筴卷四 澤陽 聖德堂

控霍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子蘇

子瞻建九曲亭斗亭旁有孫權宮亦有試

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一統志

劍筴第五卷標目

守府篇凡三十二事 凡三十四條

銘劍

秦望山劍

夏二劍

殷三珪劍

定光劍

丹書劍

劍筴 卷五

古四良劍

鎮嶽劍

步劍

日駿劍

越八劍

秦昭正劍

定秦劍

赤霄劍

八服劍
神龜劍
茂陵劍
毛貴劍
隋侯劍
五色石劍
更國劍
安漢劍
洛水劍
伊水劍
峨嵋山劍
劍名帳
中興劍
匈奴千劍
蜀八劍
大金劍

別錄

卷五

二

孟德劍
蜚景劍
魏三劍三七首
吳六劍
武昌千劍
流光劍
皇帝劍
步光劍
侍臣劍
房山五劍
神劍
武昭王雌雄二劍
龍雀劍
太常劍
象閨劍
王笥劍

別錄

卷十五

三



姚江劍

嵩阿二劍

道士造劍

玫瑰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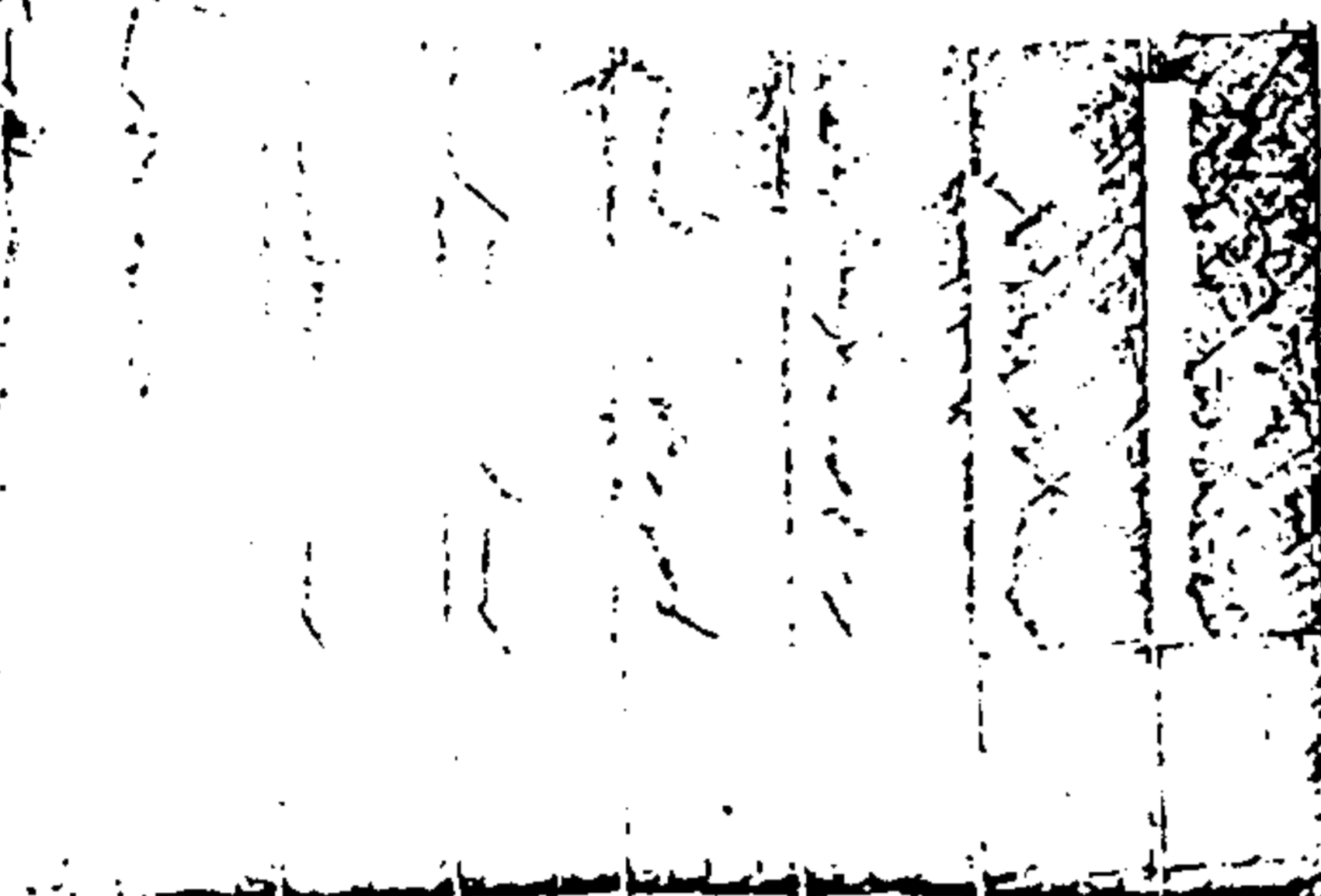
法劍

進武庫劍

劍筴

卷五

四



劍筴第五

明覽錄希言輯 豫章朱謀瑋訂 臨川吳之甲授錄

守府篇

此篇紀帝王之善守其劍者

筴曰魚不可脫于淵聖王不以利器示人故劍國之珪也守之不可不慎已然道德之弗服而徒馮恃其劍以威天下則珪非其珪曷貴焉湛盧之去吳入楚也豈不昭然得失之林余遡六代而上

劍筴

卷五

守府

翠樓草堂

頗采陶氏之言以文之雖算紀綿邈載歷悠遠所賴遺墳未泯殘竹留汗撫其糜爛披厥蝨餘鑄藏銘篆莫不有攷是日賢君世守之器歟唐已後閭然無聞豈其禪鴻業承大寶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智猶出挈瓶者下抑或有其守之莫之傳信故盛懿弗顯將文與獻均其咎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筴守府

銘劍

黃帝即位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不幸乃弗嘗過禍福在所密存亾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故作巾几之銘曰毋弇弱毋俛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又著瑞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劍筴

卷五

守府

二

翠樞堂

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乃命史

甲作戒盤孟籩豆奩鏡劍履與席巾杖戶

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凡二十六

之干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云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盤孟之戒漢志有孔甲盤孟三十六御覽以為夏孔甲非路史

秦望山劍

夏禹名文命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

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列星背記山川日月景

夏二劍

夏啓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以三年歲次

辛卯春鑄一銅劍上有八面長三尺一寸

頭方刀劍

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采

牛頭山鍊鑄一劍銘之曰甲古文篆書長

劍筴

卷五

守府

三

翠樞堂

四尺一寸甲一本作夾刃劍銀

殷三珪劍

衛孔周祖得殷帝之珪劍服之却三軍之

衆其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

觸冥然無際經物而不覺其二曰承景昧

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覩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晝則見形而不



見光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珪傳之十三珪矣列

定光劍

商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錄刀劍

照膽劍

劍筴

卷五

守府

四

翠樓草堂

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歲次壬午鑄一

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大篆書

錄刀劍

丹書劍

周武王踐祚聞丹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于劍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也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大戴禮

古四良劍

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魯此皆古之良劍也孫卿

謹按孫卿子注曰蔥闕錄魯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錄疑與綠同以色為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即其類也

鎮嶽劍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長五尺大

劍筴

卷五

守府

五

翠樓草堂

篆書

錄刀劍

步劍

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珪器曰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穆天

傳子

謹按郭璞注穆天子傳步劍疑即步光之劍也

日駿劍

周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歲次癸酉鑄一

劔銘曰日駿長三尺大篆書錄劔

越八劔

越王勾踐嘗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

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劔一名掩日以之指

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衰二名斷水以之

劃水開而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

蜍為之側轉四名縣翦飛鳥游蟲遇觸其

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

為之深入六名滅魄挾之夜行不逢魘魅

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而止八名真劔

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蓋應八方

之氣鑄之者王十年拾遺記

秦昭王劔

秦昭王午鑄一劔三尺銘曰誠大篆書經劔

定秦劔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

秦昭王午鑄一劔三尺銘曰誠大篆書經劔

采北祗銅鑄二劔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口埋在觀臺下

長三尺六寸一本作日觀臺劔錄

赤霄劔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

年于南山得一鍔劔長三尺銘曰赤霄大

篆書及貴常服之一作小篆書或云此劔長七尺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劔劔錄

漢文帝恒鑄三劔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

神龜劔

漢武帝微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

次巳巳鑄八劔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

小篆書高恒衡華泰五山皆埋之錄劔



應大橫之兆漢書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代王執太后計德孫未定上之兆得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刀劍錄

茂陵劍

漢昭帝非時茂陵人獻珪劍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西京雜記

毛貴劍

漢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太始四年鑄

劍筴

卷五

八

翠樓堂

兩劍各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應足下毛貴之祥皆小篆書漢書皇曾孫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

臥居數有光耀以是自怪刀劍錄

隋侯劍

漢宣帝詢神爵元年為隋侯劍立祠於未

央宮中

刀劍錄

五色石劍

新室王莽偽位十八年以建國五年歲次

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鍊五色石為之長三尺六寸銘曰神聖萬國伏小篆書一作神勝

萬里伏刀劍錄

更國劍

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刀劍錄

鄂水劍

東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于

劍筴

卷五

九

翠樓堂

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帝遂服之刀劍錄

安漢劍

東漢順帝寶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為年號刀劍錄

洛水劍

東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元平元年戊

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于洛水洛水清  
往往有人見刀劍錄

伊水劍

東漢章帝桓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  
一金劍投之伊水中以獸人膝之怪陶弘  
景嘗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  
爪人浴輒引之沒水刀劍錄

峨嵋山劍

劍筴 卷五 守府 十一 翠樓堂 二九二  
東漢安帝祐在位十九年以永初七年鑄  
一劍藏峨嵋山刀劍錄

劍名

東漢平帝衍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辛酉  
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刀劍錄

中興劍

東漢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  
鑄四劍銘曰中興小篆書後一劍無故而

失建寧一本作建和一刀劍錄

匈奴千劍

後漢鄧遵破匈奴得劍七首二千枚東觀漢記

蜀八劍

蜀先生劉備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鑄  
鑄八劍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  
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

劍筴

卷五 守府 十一 翠樓堂 二九二

守府

十一

翠樓堂 二九二

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  
亮書作風角處所刀劍錄

謹按唐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  
李年為東平師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  
得一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  
先曰此獨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政  
名師古奏請為章武焉  
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大金劍

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劍長一丈二  
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



覓不得刀劍錄

孟德劍

魏武帝操嘗于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

孟德帝因服之刀劍錄

蜚景劍

魏太子丕造百辟珪劍長四尺二寸重一

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礪之青礪石也飾

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蜚景刀劍錄

劍筴卷五 守府 十一

魏文帝賦大牆上蓋何不恣意遨遊從

君所喜帶我珪劍今爾何為自低仰悲

麗乎壯觀自如積雪利若秋霜駭犀標

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

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

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頸之錐

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

良綺難忘

魏三劍三七首

魏文帝既造飛景劍又有流采華鋌一作華鋒

二劍各長四尺二寸色似采虹又有三七

首一曰清剖色似堅冰二曰揚文曜似朝

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刀劍錄

晉左思魏都賦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

珪虹蔚波映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

劍筴卷五 守府 十三

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吳六劍

吳大帝有珪劍六一日白虹二曰紫電三

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劍錄

武昌千劍

吳王孫權黃武五年采武昌山銅鑊作千

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

南錕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錕一作銅

謹按吳治城即金陵朝天宮地相傳為孫吳鑄劍之所

流光劍

吳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劍銘曰流光小篆

書刀劍錄

皇帝劍

吳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劍銘曰皇帝小篆

書刀劍錄

劍筴

卷五

守府

古

華陽堂

步光劍

晉懷帝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

步光篆字刀劍錄

侍臣劍

晉成帝衍以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作侍

臣劍八枚刀劍錄

房山五劍

晉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

銘曰五方單父隸書刀劍錄

神劍

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劍

銘曰神劍隸書一作太元元年

武昭王雌雄二劍

西涼武昭王李暠鑄二劍雄曰飲月雌曰

玉燕欲其陰陽相感故反名之刀劍錄

龍雀劍一作龍雀刀

劍筴

卷五

守府

十五

華陽堂

赫連勃勃自言朕方一統天下君臨萬邦

可以統萬為名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

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之鍊

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

之利器具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

以懷遠可以柔遠如風靡艸威服九區班

其珍之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



麗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姓改妣氏音殊  
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  
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  
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  
天之意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  
正統皆以缺伐為氏庶服宗族子孫剖銳  
如缺皆堪伐人晉書載記

劍筴

卷五

守府

去

單據書

遣將作大匠梁公叱于阿黎改築大城名  
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  
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成百鍊為龍雀大  
鏤號曰大夏龍雀銘于背曰大夏龍雀名  
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艸威  
服九區並甚珍之水經注

謹按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後入于梁  
其後人有築青澗城掘地得古鏤刀製  
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  
類鳥人識之曰此赫連勃勃所鑄所謂

大夏龍  
雀者也

太常劍

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  
曰太常刀劍錄

象閏劍

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即位至普通中歲  
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  
鍍錫五色合為之長短各依劍術法一曰

劍筴

卷五

守府

七

單據書

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上刻真人玉女名  
字二曰宮儀備齊六宮有劍神名上刻宮  
宿星辰皇后服之三曰摘光備非常御斬  
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雨師形名四曰  
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  
蚩尤神形五曰代形上刻符籙道家登真  
圖口訣六甲神長五尺六曰四目冥宮闈  
茵被臥正小室帷帳中長三尺五寸七曰



威靈光長二尺許半上刻星厖北斗天  
帝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躡跡師行  
用之八曰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  
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  
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劔生男  
子弧矢殼劔則用之十一曰十二曰永  
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尺十三曰閏劔長  
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閏月故也取上元

劔筴

卷五

守府

六

翠微堂

甲子昔加斗斛加歲正月曰合合之取風  
雷雨電日上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  
治四方並小篆書一作天監二年歲  
在庚子 刀劔錄

玉筍劔

梁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太守王希朏  
于高昌縣之仁山獲銅瑞劔二口以聞曰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匈奴將滅白旗表  
徵

玉筍山地土肥美宜穀辟兵又天監起居  
注云廬陵太守王希朏於玉筍山之龍淵  
獲劔二口福地記

姚江劔

梁天監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  
餘姚縣掘地得劔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  
得劔一口文縵若雌雄梁書

嵩阿二劔

劔筴

卷五

守府

九

翠微堂

後魏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于嵩阿鑄二  
劔一銘曰鎮山一銘曰沉水並隸書一本  
無沉

道士造劔

後魏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  
自為帝造劔因改元為真君劔長六尺六  
寸隸書刀劔錄

玫瑰劔



魏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  
谷盤鑲以白銀劍以玫瑰後魏書

法劍

法劍一口玉鞞鞞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  
十餘字劍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  
篆其一面畧記有夙夙四◇□月內有□  
鬼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  
能辨最下作雲電三字劍兩面俱有鋒鏃

劍筭

卷五

守府

干

翠履堂

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  
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雲烟過眼錄

進武庫劍

李商隱負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箴奏受知  
相國危疾有珪劍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  
命李起艸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  
神兵走星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  
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北夢瑣言

卷終

劍筭第六

寵昭篇凡五十三事  
凡一百四十二條

吳賜叔孫劍

漢賜蕭何劍

漢賜衛綰劍

漢賜廣陵王劍

漢賜應奉劍

漢賜馮異玉具劍

劍筭

卷六

漢賜彭寵劍

漢賜祭彤劍

漢賜虞延劍

漢賜鄧衍劍

漢賜桓榮劍

漢賞魏應劍

賜劍於陵前

署劍賜尚書

漢賜召訓劍

漢賜馮石駭犀劍

漢賜謝夷吾劍

漢賜江漢劍

漢錫刁雍劍

銀表劍

漢賜張禹劍

漢賜梁冀劍

劍筴

卷六

二

漢賜董卓劍

三國賜劍

韓信劍賜周瑜

晉劍上殿

晉給斑劍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贈賈充御劍

上先侯賜劍

晉南陽王委劍

晉錫會稽王珽劍

晉錫何攀珽劍

北魏錫劍

趙賜姚弋仲劍

宋給斑劍

宋謝莊答劍

宋賜殷貴妃墓劍

劍筴

卷六

三

賜太宗珠劍

齊給斑劍女

梁給斑劍

謝賜方諸劍

謝賜孟嘗君劍

陳給斑劍

周賜隋王劍履

隋給斑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譜錄類 二



隋詔唐王劔履

遺牛元翼珪劔

賜劉濟劔

贈李光顏劔

遺孫得昭龍鳳劔

賜吳越王劔

賞陳崇劔

劔筴

卷六

雜

四

劔筴第六

明皇錢布言譚 武林黃汝亨訂 南華作靈鏡

寵昭籍 明王之制賞從重然至重而天下變矣紀賜劔惡其濫也

筴曰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故君自行

之然而懼及淫人矣劔雖錫典之常不

愛頻笑曷勸乎詳觀前古莫不兢其守

器自非勞臣誼士勳烈竝著無繇濫觴

鹿盧之榮降及暴羸吏民帶劔未幾獻

劔筴

卷六

雜

一

平惟聖堂

圖起爨陞戟防嚴謁者皆持匕首待不

虞矣炎劉偃武修文始制手板代劔然

而功隆鄴侯煽風涼法自是魏晉而後

劔上殿給班劔史不絕書遂使僭擅狂

逆之徒怙恩澤逞驕放罔惜敗度惟思

覬覦卒也地緣勢偃物繇運改朝伊周

而夕莽卓者何可勝數豈陵夷積漸之

過歟詩曰我有嘉賓中心明之筴爾昭





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  
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  
至今乎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綰曰具  
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  
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常服盛謂在削  
室之中

漢賜廣陵王劔

漢孝昭帝元鳳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

劔策

卷六

龍形

四

翠暉堂

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百斤

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二駟八匹  
漢書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

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

揚州保強保侍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  
次荒

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通輕

脆之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  
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  
扛鼎扛舉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  
故終不得為漢嗣元鳳中入朝益封萬戶  
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珪劔

漢賜應奉劔

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

劔策

卷六

龍形

五

翠暉堂

恣饒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焦爛以雪國

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

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于今賜俸錢十萬

駭犀玉具劔金錯把刀劔各一奉其勉之

後漢書

唐李白詩龍劔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

象綉澁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

漢賜馮異玉具劔後漢書作具劔東  
觀漢記作玉具劔



光武遣馮異伐鄧禹西擊赤眉車駕送之  
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劔敕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  
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  
西

漢記 潘岳西征賦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學初垂翅于迴谿不

劔筴

卷六

六

六

漢書

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勛振皇綱而更維

漢賜彭寵劔

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心懷不平光武以問  
諸將諸將對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寵  
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後漢

漢賜祭彤劔

祭彤字次孫建武中拜遼東太守彤有膂  
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數破走之後  
徵為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羔副顯  
宗既加其功又美彤績入拜日賜刀劔錢  
馬衣被常歎息以為可屬重任

漢賜虞延劔

建武二十年賜虞延錢及劔

劔筴

卷六

七

七

漢書

虞延字子太陳晉人為都郵世祖聞而奇  
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召陵後  
園陵在焉時延為郡督郵詔呼問園陵之  
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封株柏皆  
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  
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珮刀還郡

漢賜鄧衍劔



鄧衍永平初賜與馬衣服劔佩刀後漢書

漢賜桓郁劔

桓郁永平十五年入授太子經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劔後漢書

漢賜桓榮劔

永平初明帝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存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劔筴

卷六

龍形

八

聖德堂

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上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乃去後漢書

漢賞魏應劔

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

進見論難于前帝賞以良劔後漢書

賜劔於陵前

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憲王賜御劔于陵前後漢書

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為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東平憲王倉冢碑闕

劔筴

卷六

龍形

九

聖德堂

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劔于陵前水經注

署劔賜尚書

後漢尚書韓稜到壽陳寵三人俱以才能屬望肅宗賜以珪劔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到壽蜀漢文陳寵濟南稚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深沈有謀故得龍泉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謂深劍特堅刊故劍名取此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



寵敦朴善不外見故得椎成後漢書

唐王綬手署三劔賜名臣賦鮫函盡啓

决雲之狀盈眸采筆初題垂露之文在

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漆翰

而紀其敦朴或揮毫而誌以文華彼錫

彤旅我乃頌其秋水彼銘鐘鼎我乃縷

以蓮花故光生環珮榮尉簪裾見魚水

相逢之際是雲龍契會之初數比夢刀

劍筴 卷六 龍昭 十一 翠樓堂

各獲君前之賜功齊神筆長吞天上之

書

漢賜召訓劔

召訓字伯春為陳留太守肅宗以君性多

弘恕追詔勉勵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

六年于茲經術明篤有匡生解頤之風賜

錢一十萬及刀劔衣服居家之用召氏家傳

漢賜馮石駭犀劔

馮石襲好公主封獲加侯亦為侍中稍遷

衛尉能取悅當代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

留飲十許日賜駭犀具劔佩刀以班犀也紫

艾綬艾即盤絲色也其色似艾玉玦一枚半環曰玦以飾帶也後

漢書

漢賜謝夷吾劔

謝夷吾字堯卿山陰人也為荊州刺史行

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符幸魯陽上

劍筴 卷六 龍昭 十一 翠樓堂

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

囚延見長吏勿廢舊儀上止西廂南面夷

吾處東分推錄囚徒所决正一縣三百餘

事與上合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

馬帶劔勅之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

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勞虞豫會稽典

漢賜江漢劔



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  
余來等劫擊牛渚丹水諸縣居民歐略良  
善經歲爲害漢到郡會集勁士修整戰具  
鉤鑲刀盾大戰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  
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順帝嘉其功賜  
以劔佩

東觀漢記

### 漢錫刁雍劔

刁雍拜特進皇興隴中雍與隴西王源賀

劔筴

卷六

隴

三

隴

及中書監高克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  
雍几杖劔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後魏書

### 銀裝劔

畢衆敬賜爵東平公太和中高祖賓禮舊  
老接邾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  
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璫四且銀  
裝劔一口刺虎矛一枚僊人文綾一百匹

後魏書

### 漢賜張禹劔

延平元年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  
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  
五日一歸府朝見與三公絕席及安帝即  
位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  
令就第其錢布刀劔衣物前後累至

後漢書

### 漢賜梁冀劔

元嘉元年桓帝以梁冀有援立之功欲崇

劔筴

卷六

隴

三

隴

殊典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謁黃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  
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

後漢書

### 漢賜董卓劔

董卓立陳留王爲獻帝遷太尉領前將軍  
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尋進相國  
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

後漢書



三國賜劔已下並出三國志元五條

興平十七年魏太祖遣鄴為魏公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如漢蕭何故事

魏正元元年十月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

魏黃初四年大將軍曹真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魏正始元年加大將軍曹爽侍中改封武劍筴卷六 魏明 三

安侯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興平中董卓自進為相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韓信劔賜周瑜

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韓信劔帝賜周瑜

晉劔上殿已下並出晉書帝紀凡十一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

姓司馬氏魏齊王即位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

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帝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劍筴卷六 魏明 三輔政劔履上殿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劔六十人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泰始初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太康中以瓘



錄尚書事加綠緌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給騎司馬

宣帝九男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  
時封安陽亭侯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  
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咸  
寧中詔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

劔筴

卷六

龍昭

五

單帳草堂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穆帝即位轉鎮軍大  
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移鎮武昌破新  
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  
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

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加  
王敦黃鉞珽劔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

晉給珽劔已下並出晉書

荀組字大章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  
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  
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兼並錄尚書事

劔筴

卷六

龍昭

六

單帳草堂

各加珽劔六十人

汝南文成王兼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  
公拜散騎常侍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  
以兼屬尊元會特為設床太興初錄尚書  
事加羽葆斧鉞珽劔六十人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咸和五  
年薨葬給九旒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  
葆鼓吹武賁班劔百人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搃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

琅邪王道子世子元顯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劍筴

卷六 寬昭 七 聖德堂

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殷仲堪等共相結約推為盟主玄始得志至新亭矯詔加已摠百揆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大赦改元為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六十人劍履上殿初出偽詔改元為建始又改為永始封王謚為武昌郡公班劍二十人

桓玄將為篡亂以下範之為丹陽尹範之劍筴

卷六 寬昭 六 聖德堂

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給班劍二十人

晉賜羅憲山玄玉劍

晉泰始初武陵太守羅憲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珮劍

晉贈賈充御劍



晉太康三年四月賈充薨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晉書

上先侯賜劔

朝廷都許時張華上先人刀劔楯物及大銅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博物志

晉南陽王委劔

張軌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汜瑗帥眾二

劔筴

卷六

龍昭

九

晉書前

萬計稚先遺稚書稚乃詣軍門聞進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晉書前涼錄

晉錫會稽王珪劔

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虚理識明大朕承洪緒仍聞善誘慎徽五教儀刑具瞻其以為丞相錄尚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人晉中興書

晉錫何攀珪劔

蜀郡何攀領熊渠兵一戰斬張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領河南尹還揚州刺史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護職不聽遷兗州刺史錫珪劔赤舄固辭不之官華陽國志

北魏錫劔已下並出魏書列傳凡二十一條

北魏正光元年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

劔筴

卷六

龍昭

辛

晉書前

加羽葆鼓吹班劔四十人

北魏前廢帝既失位殂于門下外省加以九旒轡輅黃屋左纛班劔百二十人

北魏孝靜皇帝天平二年詔以齊獻武王為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北魏武定七年詔以齊文襄王為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安定王休薨謚靜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



吹扇賁斑劍六十三人

廣陵王羽夢贈司徒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

高陽王雍太和九年封潁川王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劍履

皇興中刁雍與隴西王源賀高允等並以著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

太原王慧龍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劍筴

卷六

隴邪

三

罕陽草堂

長史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

龍楚兵將軍討之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

祖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

侯

李韶為冀州刺史績冠當時肅宗嘉之遷

車騎大將軍賜劍佩貂蟬騁馬一匹

常山王孫暉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

司空公謚曰文憲給羽葆斑劍鼓吹二十

人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進位司徒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賜斑劍二十人

彭城王子劭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給虎賁斑劍一百人

穆紹字永業尚琅玕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散騎常侍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公

進爵為王給斑劍四十人薨葬以殊禮給劍筴

卷六

隴邪

三

罕陽草堂

羽葆鼓吹假黃鉞斑劍四十人

東魏進大將軍渤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

加殊禮時令澄薨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

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劍服令出入周旋

恒以自衛廷侍忠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

小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無憂

於上



爾朱榮字天珪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爾朱川因爲氏焉榮身雖居外遙制朝廷入謁莊帝帝伏兵于明光殿東廊引入坐定遂手刃之詔追號爲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斑劍三百人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泰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

劍筴

卷六

龍昭

三

翠樓堂

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神龜元年四月十二日薨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斑劍百人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彭城人或云本姓口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

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麤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荆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

劍筴

卷六

龍昭

三

翠樓堂

大司馬溫之子襲封南郡公登國中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斑劍二十人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綬加袞冕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增斑劍六十人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人也僭晉時以武進之東城為蘭陵郡縣遂為蘭陵人太和元年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加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斑劍三十人道成又為太尉增封三千戶斑劍四十人道成將有大志王儉諷動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

劍笈

卷六

宋

五

二五十二

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備九錫之禮

牛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斑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趙賜姚弋仲劍

趙王廂即皇帝位高力督定陽梁犢謀作亂東歸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召長驅而東比至長安眾已十萬廂以大將軍姚弋仲討之弋仲將

劍笈

卷六

宋

五

二五十二

其眾八千餘人至鄴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甲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廂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

宋給斑劍

已下並出宋書本紀列傳九二十一條

義熙七年正月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斑劍二十人八年十一月進公



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斑劍二十人九年九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斑劍二十人十一年四月天子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十二年五月又加公北雍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斑劍四十人 武帝

景和元年十一月進山陰公主爵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加斑劍二十人 明帝

劍筴

卷六

儀

毛

早  
二五五

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斑劍三十人 順帝昇明二年九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王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斑劍三十人義熙九年進位太保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斑劍十六人

徐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高祖不豫加斑劍三十人

義熙二年傅亮轉尚書僕射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斑劍二十人

檀道濟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徙爲丹陽尹高祖不豫給斑劍二十人

劍筴

卷六

儀

天

早  
二五五

謝晦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高祖不豫給斑劍二十人長沙景王道憐薨追贈太傅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斑劍百人臨川烈武王道規薨追贈侍中司徒加斑劍二十人太祖詔加殊禮前後部羽葆鼓吹斑劍二十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薨皆給斑劍百人



太宗崩蔡興宗被顧命開府儀同三司荆  
州刺史給斑劔二十人

江夏文獻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領太子

太傅給斑劔二十人世祖即祚授使持節

太尉錄尚書事給鼓吹一部斑劔二十人

又假黃鉞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斑劔為

三十人孝建二年冬徵為揚州刺史入朝

不趨賀拜不名劔履上殿廢帝即位又增

劔筭

義恭斑劔為四十人永光元年薨追崇使

持節侍中都督錄尚書事給九旒鸞輅虎

賁斑劔百人

彭城王義康元嘉三年授都督荆湘雍梁

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斑劔

三十人九年太妃薨解侍中辭斑劔十二

年又領太子太傅加斑劔

南郡王義宣以世祖即位加中書監都督

揚豫二州刺史羽葆鼓吹給斑四十人

建平宣簡王宏大明三年疾動求解尚書

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其年薨追贈侍

中司徒給斑劔二十人

始安王休仁太宗朝都督揚南徐二州事

加斑劔二十人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

諸軍事增斑劔三十人又加漆輪車劍履

晉平刺王休祐泰始七年薨追贈司空持

劔筭

節侍中給斑劔二十人

巴陵哀王休若泰始七年七月薨贈侍中

司空持節都督刺史給斑劔二十人

沈攸之元徽三年順帝即位進號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斑劔二十人

柳元景大明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

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六年世祖晏駕

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給斑劔二十人



劉延孫大明五年詔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明年卒贈司徒給斑劍二十人

十人

竟陵王誕元嘉二十六年徵爲持節都督荆湘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斑劍二十人

海陵王休茂泰始六年太宗遺詔進位司

劍笈

卷六

寵賜

三

軍機堂

空改常侍爲侍中加斑劍三十人

袁粲景和七年受顧命加斑劍二十人

始興王濬殺義恭諸子封鍾山郡王世祖

加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斑劍二十人

人

宋謝莊答劍

宋世祖賜謝莊斑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

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劉義慶世說

宋賜殷貴妃葬劍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封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夢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尸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

劍笈

卷六

寵賜

三

軍機堂

給輜涼車虎賁斑劍於是擬李夫人賦以

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都下傳寫紙

墨爲之貴宋書

賜太宗珠劍

南宋太宗爲徐州刺史時昭太后賜以火

珠鹿盧劍宋書

齊給斑劍已下並出南齊書本紀列傳凡十二條

昇明二年進爵爲公持節都督給斑劍二



十人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增班劍為四十人

齊鬱林王昭業冠于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

豫章文獻王嶷世祖即位進位太尉增班劍為三十人及夢世祖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虎賁班劍百人

褚淵字彥回齊太祖受命其年淵加尚書

劍筴

卷六

寵昭

三五

聖德

令侍中給班劍三十人

柳世隆少立功名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九年卒贈司空

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

武陵昭王口鬱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夢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司空錄尚書增

班劍為六十人

琅琊王儉齊太祖時為太子詹事世祖即

位給班劍二十人及夢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給節班劍二十人

蘭陵蕭穎胃輔口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贈侍中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

竟陵王子良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隆昌元年加殊

禮劍履上殿尋薨欽以袞冕之服給虎賁

劍筴

卷六

寵昭

三五

聖德

班劍百人

徐孝嗣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

始安王遙光一歲之內五除不拜永泰元年為大將軍加侍中中書令永元元年給

班劍二十人

齊和帝中興二年進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梁給斑劍已下並出梁書列傳九十一條

梁太清四年加司空陳霸先斑劍三十人

太平二年加丞相黃鉞領太傅劍履上殿

太原王茂薨梁高祖甚悼惜之贈侍中太

尉加斑劍二十人鼓吹一部

梁臨川靜惠王普通二年領起部尚書事

七年薨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增

斑劍為六十人

劍筴

卷六

龍形

美

梁書卷六

南平元襄王偉封南平郡王領太子太傅

大通五年薨贈侍中太宰給斑劍四十人

鄱陽忠烈王恢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

軍七年薨于州贈侍中司徒給斑劍二十

人

始興忠武王憺封始興郡王天監十四年

將之雍州薨于道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

軍給斑劍三十人

長沙王懿遂遇禍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

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武賁斑劍百人

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承聖三年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陳高祖斑劍

二十人太平二年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

堂加高祖斑劍十人進位太傅加黃鉞劍

履上殿

逆敘悉平京都剋世祖即位以王僧辨功

劍筴

卷六

龍形

美

梁書卷六

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斑劍二十人

光大二年安成王□進位太傅領司徒加

殊禮劍履

陳高宗宣帝梁永定三年封安成王廢帝

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給

斑劍三十人光大二年進位太傅領司徒

加殊禮劍履

賜楚王劍



楚馬希範讓殷官爵封楚王清太二年賜以弓矢冠劍

謝賜方諸劍

梁簡文謝賜方諸劍啟曰才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輝

比青雲之制

謝賜孟嘗君劍

沈約為東宮官謝勅賜孟嘗君劍啟曰田

劍筴

卷六

龍耶

五

聖德堂

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珪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

深存古

梁沈約集

陳給斑劍

已下並出陳書列傳凡四條

陳章昭達夢贈大將軍給斑劍二十人

衡陽獻王昌封衡陽郡王加給阜輪三望

車後部鼓吹一部斑劍二十人以溺薨贈

侍中假黃鉞武賁斑劍百人

鄱陽王伯山禎明二年起為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斑劍十人

豫章王叔英太建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斑劍十人

周賜隋王劍履

大定元年大丞相隋王楊堅為相國摠百

揆封二十郡劍履上殿備九錫之禮

隋給斑劍

已下並出隋書列傳凡九條

劍筴

卷六

龍耶

天

聖德堂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隋文帝輔政加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劉昶字休道封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

朝於京師高祖給斑劍二十人

田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授征虜

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劍易一具

郭祚及續文章見稱於世世祖末年每引

入東宮特賜劍杖



弘農楊素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給斑劍四十人

洛陽賀若弼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加

以珪劍珪帶金甕金盤雉尾扇曲蓋襍彩

女樂二部

宇文述薨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斑劍

四十人

弘農楊善會大業中為鄆令以清正聞帝

劍筴

卷六

龍形

三

聖德草堂

賜以尚方珪劍

隋詔唐王劍履

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隋書

遺牛元翼珪劍

長慶中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夜

結牙兵譟于府署殺田弘正王進岌等分

兵據冀州魏博節度使李愬以珪劍玉帶

遺深州刺史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劍

立大勲吾又以是平蔡州今以授公勞翦

庭湊元翼以劍帶狗于軍曰敢有不承而

唐書

愛其死力

賜劉濟劍

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天子賜以珪劍金

唐書

甲形弓盧矢

贈李光顏劍

李光顏嘗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

劍筴

卷六

龍形

聖

聖德草堂

解所佩劍贈之

唐書

遺孫得昭龍鳳劍

五代孫得昭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

劍鬪雞綾遺之

五代史

賜吳越王劍

後唐莊宗入洛遣使持節賜吳越國王金

印玉冊及衣冠劍珮等顧羣臣曰朕從贊

堂即聞尚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不當待

以人臣也王嘗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時  
有詩僧貫休以詩謁王曰滿堂坐醉三千  
客一劍霜寒十四州吳越備史

賞陳崇劍

後周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建威將軍從  
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  
長阮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于馬  
上生禽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  
劍筴 卷六 龍甲 聖  
之後騎集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劍  
賞之 五代史

劍筴第七卷標目

端委篇凡六十四事

櫛劍

劍衛錫

劍帶笏

劍儀

步劍

晉劍

劍筴

卷七

劍履

劍筆

劍禮

劍左

劍捨

盤水加劍

秦劍

魏襄王冢劍



魏安釐王冢劍

廟堂劍

止劍

列劍錫

漢侍中劍

漢尚方劍

季夏兵劍

祠劍未去官

劍筴

卷七

二

劍奏事

劍扶

不着劍

白虎劍

劍立戶

劍授

閉劍戶

魏侍中不劍

吳景帝墓劍

晉侍中劍

晉劍木

晉亡漢劍

大廟劍

晉皇太子劍儀

玉頭劍

晉脫劍

劍筴

卷七

三

晉武賁持劍

劍愈

晉給漢劍

劍不鹿盧形

宣武場劍儀

前劍

詔劍

劍易祭圓丘

奏斷劔

劔無飾

梁劔儀

劔箱

席劔

唐班劔

開元劔席

解劔讀月令

劔筴

卷七

四

劔抹日

劔送公主葬

冥冥君劔

杏冥君劔

勤政樓劔戲

唐皇太子劔儀

唐六品已下無劔

唐職事官有劔不劔

唐散樂劔戲

劔衽

劔筴

卷七

五



劍筴第七

明魏貞錢希言撰 雲間吳爾成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鏡

端委篇

端委而治 贏以為飾 豈禮也哉 有由然也

筴曰房皇周浹得禮之序其惟聖人乎

故禮雖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羸

以為飾禮不可行矣周衰禮廢尉易潰

蕪八佾三婦致說君子夫君有君之威

儀臣有臣之威儀北宮文子之對衛侯

劍筴

卷七

二

諄諄及于上下相固其言可不謂善哉

劍雖繁飾威儀具焉貴賤尊卑非是莫

辨矣前王創制後代變通班朝治軍蒞

官行法罔不由之可以斯須去乎玄戈

玉刃作會相輝綱紀或存品章斯備自

晉元君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無得

而闕焉塚墓之劍紛如徵鬼徵人亦胡

不信詩曰無倚爾儀以保爾域筴端委

櫛劍

黃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

龍肉為帝車大輅故曲其斬紹大帝之衛

於是崇牙交旂羽撈爆稍櫛劍華蓋屬車

副乘記里司馬以備道哄

晉志聖人見秋 蓬孤轉杓鱗旁

建乃作輪輿墨子言黃帝會鬼神于泰山 駕車六蛟龍記里華蓋之類備見內傳

晉志古今注事始等書昔馬鈞與高堂隆 秦則爭言指南車二子謂古典無紀鈞云

古有故明帝詔今作之唐服志 云黃帝造車服為之屏蔽也

命馬師皇

劍筴

卷七

二

為牧正臣胘服牛始駕而僕蹕之御全矣

見河圖延左輔及軒轅本紀黃帝內傳古 今注等後志云乘牛駕馬閱覽八極師皇

見仙傳及馬經為帝馬醫 嘗醫龍胘見世本 路史

劍衛

武王乃出場于厥軍

場平治社以及宮微 且去者宜居者居遷

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

素質白 旗前為

王道叔振奏拜假

羣臣諸侯應拜假者 也則曹叔振奏行也 又

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

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

衛也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

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召公奭賁采師尚人牽牲賁采事也

伊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

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

巴下廢可知也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聳于昊天

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漢景周書

劍筴 卷七 三 聖德堂 二九五

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

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騎紂宮紂所居

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

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劔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

奉明水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明水于月史記

劔帶笏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

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

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

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劔之小也微禽恐

故恐其劔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

父持之則寒民於死死耳日與口也老子

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

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脊茂而

劍筴 卷七 四 聖德堂 二八十九

載之木習被髮也木為鳥解其劔而帶之

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

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

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又喪以亶丹

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

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淮南子鴻烈解



劍儀

古者天子二十而劍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劍帶劍隸人不得冠劍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去晉世始代之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以為雕飾

大唐六典

步劍

劍筴

卷七

端委

五

聖賢堂

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穆天子傳

晉劍

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狎羊之裘以韋

帶劍墨子

楚莊王裾承博袍裾袞也承裾也令行乎天下遂

霸諸侯晉文公大布之衣大布相也狎羊

之裘韋以帶劍威立干海內豈必鄒魯之

禮之謂乎鄒孟軻邑魯孔

子邑 鴻烈訓

劍履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易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

劍筴

卷七

端委

六

聖賢堂

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易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朋人之足微諫之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劍筆

簪白筆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中華古今注

劍禮



進劍者左首

受弓劍者以袂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並出大戴氏曲禮

劍左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失者以養身體口可威皆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與也劍在左刀在右韍在前劍在首劍之在

劍筴

卷七

端委

七

聖德堂

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董子春秋

劍捨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為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羣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履屨不脫有時上殿則劍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法苑珠林

盤水加劍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

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

也禮不下于庶人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

者禮以治君子不為庶人設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

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

治于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

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

劍筴

卷七

端委

八

聖德堂

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簞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幕一作箔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不勝任者罷廢于事軟弱也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命也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責大臣猶不

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

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

誼傳其在大諸大何之域聞而譴發罪聞

者或界局謂罪當刑者而譴發罪聞

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則白冠

纓以毛作纓也盤水加劔水性平若已有

治之也加劔當自刎也或曰殺牲造乎闕

君門誼傳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也自廢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

加刀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刑也君不使人捽抑而刑殺之也捽

持頭髮按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

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不

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

人遽其事而不能克禮遠忽克故不責之

劍筴

卷七

端委

九

單履堂

以備禮也再有免席免猶曰言則美矣求

未之聞也退而記之孔子家語

賈誼曰大臣有辜則白冠纓盤水加劔

造請室而請辜耳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

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

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漢書

秦劔

劍筴

卷七

端委

十

單履堂

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劔灑洛重泉地理志重

泉屬秦惠公七年百姓初帶劔秦莊襄王

死太子政代立為秦王九年四月已酉王

冠帶劔既并天下自號曰皇帝史記

魏襄王冢劔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櫛高八尺許廣狹

容四十人以手捫櫛滑液如新中有石牀

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



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式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兇革為棺厚數寸累

劍筴

卷七

魏安

十一

早錄室

積十餘重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巧而銅鑄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鏡數百枚

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冢劍

汲郡發魏安釐王冢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或云即干將也

抱朴子

廟堂劍

天子處于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縣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眾仰之

淮南子

劍筴

卷七

魏安

十一

早錄室

止劍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于



叔孫通進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

置設綿索

為習隸書處最謂以茅剪對地為纂位春秋傳置茅苑也

餘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禮畢復

置法酒無敢謹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

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奉常賜金

五百斤

史記

列劍

公以下至二千石為騎吏四人千石以下

劍筴

卷七

端委

三

聖朝

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

列

漢輿服志

漢侍中劍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劍

漢官儀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

謂之侍中分堂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

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

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

亦無負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

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

漢官儀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

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負多至數

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

虎子之屬武帝班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

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次者為僕

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負掌侍左右黃

劍筴

卷七

端委

西

聖朝

導眾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

負傳國璽操所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

輿車

宋書百官志南齊禮儀志

漢尚方劍

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

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織綬

諸雜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劍諸玩好

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



如今中署矣宋書百官志

季夏兵劔

孟夏之月其兵戟季夏之月其兵劔注戟有枝象陽氣布也劔有兩刃象無所不生

淮南子

祠劔未央宮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

劔筴 卷七 端委 五

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其已正南面共讀世宗廟之祀不出明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

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收元為

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

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言每歲常祠之

也以四時祠江海維水析為天下豐年焉

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

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瀟山于瀟瀟與西

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上曲陽常

劔筴 卷七 端委 夫

山郡之河于臨晉馮翊之縣也江于江都

廣陵之淮于平氏南陽之縣也濟于臨邑界中

東郡之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

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

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立祠又巨方士

言為隨侯劔瑋玉瑋璧周康瑋鼎立四祠

于未央宮中漢志

劔奏事



魏相以文吏爲丞相好武皆令諸侯帶劍  
奏事有不帶者借劍而後敢入史記

劍扶

光武崩於南宮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  
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  
席藩國官屬出入宮者與百僚無別熹正  
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  
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

劍筴

卷七

端委

七

聖德堂

得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後漢書

不着劍

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  
之備於是制宣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節  
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六里周衛擊刀竟門  
自近臣侍劍尚不得着劍以防未然也陛  
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

前後備虎賁云云漢名臣奏

白虎劍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  
加雙鵝尾豎左右爲鵝羽云莊子云緄胡  
服是也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  
左右監皆冠鵝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  
綉白虎文佩刀虎賁武騎皆鵝冠虎文單  
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鵝者勇雉也其

劍筴

卷七

端委

六

聖德堂

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後漢書

劍立戶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  
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  
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  
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  
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次疑要注



劔授

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授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璫劔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皆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

閉劔戶

天子即位明年將大作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相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先立閉劔戶

劔授 卷七 漢書 禮儀 三

戶設夜龍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瑤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

魏侍中不劔

侍中按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負以功高者一人為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儼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

劔授 卷七 漢書 禮儀 三



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進退拾遺

補闕  
晉志

魏侍中掌偵賫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

正宜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皆騎從御登

殿與散騎侍郎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

右  
南齊志

### 吳景帝墓劍

吳孫休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

劍筴

卷七

考

三

二百一

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

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

以乘馬又鑄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

衣執劍侍列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

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侯之冢破

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

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

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

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

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

搜神記

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

大冢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間開四周微

道通車且廣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

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

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公

劍筴

卷七

考

三

二百一

主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髮毛斑白鮮明

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

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似

冬瓜從死人懷中出隨地兩耳及鼻中有

黃金如棗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 晉侍中劍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

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



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劔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晉書

晉劔木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劔其後惟朝帶劔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晉書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劔斬

劔

卷七

端委

五

單傳草堂

白蛇雋不疑云劔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

賦紆黃組腰于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劔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劔代刃劔宋書

晉亡漢劔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劔俱為乘輿所珽斬白蛇劔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于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即世乃還江南晉書

太廟劔

晉光熙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劔伏誅晉書

劔

卷七

端委

五

單傳草堂

晉皇太子劔儀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綉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褹阜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劔火珠素首革帶玉鈎燮獸頭鞞囊晉書

玉頭劔

皇太子儀飾有玉頭劔東宮舊事

晉脫劔



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  
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  
脫劔易書

晉武賁持劔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  
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  
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  
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人置長史一人

劔筴

卷七

端委

五

單履單室

秩一千石西東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  
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閣下令史西東曹  
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  
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  
賁二十人持斑劔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  
駕三各一乘書

劔愈

晉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傅玄有宣武舞

歌短兵篇劔愈第二其辭曰劔為逐兵其  
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  
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倣象軍  
容是儀書

晉給漢劔

晉會稽王給斑劔漢官儀斑劔以虎皮飾之三朝史志  
斑劔本漢朝服帶劔晉以木代之亦曰象  
劔取裝飾斑闌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

劔筴

卷七

端委

五

單履單室

銅飾紫絲紛錯御刀晉宋以來有之黑鞘  
金花銀飾靶厄

劔不鹿盧形

宋孝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  
雒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  
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  
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  
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



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臯自頃以來下僭彌益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玩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蕃國官正各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劍筴

卷七 端委 三五

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毘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鐔舞杯梓舞長躋伎透舒丸劍博山伎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

宋書 禮志

宣武場劍儀

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劍筴

卷七 端委 三五

校獵之官者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

宋書 禮志



削劍

宋孝建中武帝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詔劍

劍筴

卷七

端委

五

聖德堂

太宗明元皇帝永興三年春三月己未詔

侍臣常帶劍魏書

劍易祭圓丘

魏和平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祭于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圓丘帝袞冕劍易侍臣朝服辭太和廟

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

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主于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于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魏書禮志

劍筴

卷七

端委

三

聖德堂

奏斷劍

北魏孝莊皇帝建義元年秋七月辛巳尚書奏斷百官公給衣冠劍佩綬魏書

劍無飾

東魏勃海獻武王高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

梁劍儀

梁制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三百首佩瑜



玉帶鹿轡劔火朱首素革帶玉劔獸頭鞞  
囊諸王金璽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  
組大帶獸頭鞞腰劔開國公金章佩山玄  
玉垂獸頭鞞腰劔自關內侯大司馬大將  
軍太尉尚書令僕射侍中散騎常侍通直  
常侍負外常侍皆得腰劔舊至尊朝會登  
殿中常侍夾御史下輿則服扶左右侍中  
參乘則不帶劔

梁書

劔筴

卷七

增

三

翠帳堂  
二六十五

劔箱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  
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日應門門下有一大  
畫鼓次日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  
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  
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  
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教道東北面  
立其鐘懸外東西箱皆有陛臣馬道南近

道東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  
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  
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  
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  
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  
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  
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為飾雙  
雙佩帶劔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

劔筴

卷七

增

三

翠帳堂  
二六十六

人並行次一人擊牙箱斑劔箱別二十人  
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  
面有重席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  
玉梁主不為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  
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  
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  
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阜帳南面諸  
賓及羣官俱坐定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



慰勞具有辭荅其中庭設鐘縣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王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于坐罷首尾不絕也

西陽雜俎

### 席劔

大臣優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

劔

卷七

端委

畫

三百四十五

為象劔言象于劔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座者劔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劔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劔皆真刃非假又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劔今天子則玉

具火珠鏢首惟侍臣帶劔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

隋書志

### 唐斑劔

大駕鹵簿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斑

劔儀刀各一人

唐書志

斑劔本漢朝服帶劔也服五色斑闌之義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劔晉代之以木謂之斑劔宋齊謂之象劔

唐書儀備志

劔

卷七

端委

畫

三百四十五

今儀刀盖古斑劔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

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

大唐大典

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

武德四年六月凱旋獻俘于廟加號文皇

為天策上將賜袞冕金輅雙壁黃金六十

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斑劔四十人

唐書

### 開元劔席

唐開元禮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宮臣入門詣西階樂作至解劔席後樂止  
為首者就席解劔置于席俛伏與通事舍  
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俛  
伏與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為首者跪着  
劔伏俛與及會於殿上設不升殿者座席  
於東西廊下設解劔席于懸西橫街之南  
俱以北為上唐書

解劔讀月令

劔筴

卷七

瑞委

五

皇朝通志

唐制孟春皇帝御明堂讀月令設文官解  
劔席于丑陛之左武官于卯階之右皆內  
向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  
金輅出宮至于大次刑部郎中以月令置  
于案覆以帕侍中奏外辨皇帝御輿入自  
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璽郎置珪于前  
公王以下就位再拜侍中奏讀月令制曰  
可刑部再拜解劔俛脫易取令升自卯階

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案立于席後與儀唱  
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  
了讀訖羣官復位四時之孟月及季夏王  
王讀五時令于明坐亦如之唐書

劔抹日

凡抹日蝕皆着赤幘以助陽侍臣皆赤幘  
帶劔唐書

劔送公主葬

劔筴

卷七

瑞委

五

皇朝通志

唐平陽昭公主薨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劔  
四十人武賁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  
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  
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武賁  
虎賁也唐諱虎字  
改為武也唐也

冥冥君劔

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壘迹得王晉  
之遺墟在永水之湄曲欲開石室營壽宮



虎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甃瓦長二丈二尺濶八尺中有古劍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斤及棖撥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遷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冥冥君云右唐陳子昂撰冥冥君墳記

查冥君劍

悠悠洛邑眇眇伊壘屢移寒暑頻經歲年

劍筴

卷七

端委

三

聖德

丹壑幾變陵谷俄遷不覩碑碣空悼風煙  
其時代攸徙寧窮姓氏匪辨□□難分朱  
紫翠墳全缺玄扁亦毀又歇火風爰歸塋  
水其二靈跡難訪莫知其狀彷彿空臺依稀  
泉帳草積丘壠松高巖嶂乃眷幽途彌增  
悲愴其二于彼兆域是生荆棘松劍猶存榆  
錢可識覽物流□□□太息欲致禮於營  
魂聊寄言于翰墨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

十月一日鳳閣舍人河東薛稷為文并書

丹右唐鳳閣舍人薛稷撰查冥君銘

勤政樓劍戲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于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詔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每賜宴設酺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

劍筴

卷七

端委

三

聖德

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鬪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于樓前歡舞以娛之唐明皇雜錄  
謹按張衛西京賦中有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走索丸劍之戲不獨明皇時自古有之矣○元和中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有立部伎一首立部



伎鼓笛簫舞雙劍跳左九劍區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坐立者坐立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

### 唐皇太子劔儀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袞之文太子以為與人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輝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綬犀簪遵絳紗袞白紗中置阜領襮揆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華帶劔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相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袞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劔珮業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珠弁珠旒及裳綬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

劔儀

卷七

端委

无

聖

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袞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奏上手勅改為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

### 唐六品已下無劔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一品已下五品已

劔儀

卷七

端委

聖

聖

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劔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無紛鞞囊隻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三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

### 唐職事官有劔不劔

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



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劔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官並不得服劔珮綬

唐書

### 唐散樂劔戲

散樂者歷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摠謂之百戲跳鈴擲劔透

劍筴

卷七

樂

聖

樂

梯戲繩緣竿弄椀珠大面撥頭窟礪子及幻伎激水化魚龍秦王捲衣竿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負岳桂對白雪畫地成川之類至于斷手足剔腸胃之術自漢安帝刁伎始入中國其後或有或亡至國初通西域復有之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其百戲後魏道武明元二帝增修之每大設於殿前後周武帝保定

初罷之至宣帝復召之作於殿庭晝夜不息隋文時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又摠追集於東都太帝廟教習每歲正月於建國門內廊八里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觀昏以繼曉十五日而罷兩都各一親王主之自彈弦吹管以上萬八千人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以處之若尋常饗會先百其坐立部樂名太常上奏御注其下會

劍筴

卷七

樂

聖

樂

日先奏坐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後次第並此舊例之內散樂一千人其數各當時進止緊諸州多少輪次隨月當番遇閏月六番人各徵資錢一百六十七文一補之後徐考假輪半外不得妄有破除正觀二十三年十二月詔諸州散樂太常上者留二百人餘並放還神龍三年八月敕太常樂鼓吹散樂音聲人並是諸色供奉及祭祀陳

設嚴警鹵簿等用須有矜恤宜免征鎮雜

科唐會要

劔衽

韋澳字子斐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  
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  
無權墀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  
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劔  
衽廟坐上天天下治矣墀用權墀歎曰吾先  
居此得無愧乎韋澳傳

劔筴

卷七

端委

星

星

劔筴第八卷標目

柔武篇凡三十六事

鮫鼈劔

丈夫劔

君子劔

稅劔

獻錕鍔之劔

劔大

劔筴

卷八

兵尚劔

鑄劔為農器

美金劔

却劔撥

雅琴奏劔

獻步光之劔

韋劔

水劔彊越



勸齋劍

劍循行

賜呼韓邪玉具劍

藥劍傷

漢賜南單于珪劍

賜北匈奴斬馬劍

陳兵見劍

賜北匈奴玉具劍

劍筴

卷八

異國進百金劍

賜匈奴玉劍四具

賜兜樓儲玉具劍

魏賜匈奴珪劍

封劍送行臺

真臘劍

諸王利利劍

援劍

火精劍

碎劍匣

身吞劍

樂浪人獻劍

石擊劍

劍信

劍筴

卷八

三

劍筴第八

明甄貴錢希言講解 雲間董其昌訂正 臨川鄭元昭授錄

柔武篇 不動金鼓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此逸周書之辭也

論曰禮義之俗成于富厚忠敬之道可施蠻貊聖王所以拱揖指麾不降席而賓四海者誠之至也故曰飛鳥淵魚之應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董子不云乎上之化下下

劍筴

卷八

柔武

聖賢堂

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是以君子論劍先柔武不柔武而能綏遠服衆無敵于天下者未嘗有也夫霍鳴成其子和中孚格以豚魚銅山崩于西霧鐘應于東感動之理所從來遠矣况乎荒外從風鳳麀翔舞下及微蠹咸得其所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非至誠孰能致是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筴柔武

鮫厥劍

伊尹受命于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翦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厥利劍為獻鞞刀盾也鮫魚皮作之鮫文魚也後漢志佩刀之飾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劍口即本草所稱沙魚也廣記云鮫魚出合浦長三文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刃劍又可以用鑲物周書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劍筴

卷八

柔武

二

聖賢堂

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制其品伊尹受命于湯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鬻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謂令以魚支之鞞口劍之鞞鮫厥利劍為獻鞞刀削劍魚各厥有也正南甌鄧桂國揜子產里百濮九茵六



南蠻之  
別名  
請令以珠璣瑋象齒文犀翠羽

茵鶴短狗為獻璣似珠而小茵鶴可用為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

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關耳貫胸

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江歷龍角神龜

為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

他日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蠟犁其

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狄請

劍筴在西北界戎翟之間國名也卷八 三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馱良弓為獻

湯曰善周書

楊炯少室山碑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

之效珍

丈夫劍

西海外丈夫國在維鳥山之北其為人衣

冠而帶劍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

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山海經

君子劍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子

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或作華之草民多

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一

曰在肝榆之尸國薰草朝生夕死大極山

通萬里之言博物志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

大壑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少昊孺帝顓頊

劍筴帝擊之號也卷八 四

于此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室中有東口之

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亦使虎豹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

莊生所謂白鵠相視眸子食黍食獸是使

四鳥有大阿之山者山經

稅劍

武王克商散軍而射左狸首右騶虞裨



冕搢笏而扇賁之士脫劍故淮南子云武

王解劍帶笏以示無仇

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

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

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

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淮南子

劍筴 卷八 系武 五 翠樓草堂

唐王棨賦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

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

獻銀鍔之劍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

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

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孔叢子

劍大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

有九聚德有五珪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

有二咎欲有一極廣其極有七事咎有

三屋豐有三頻忍有四教珪有五大聚有

九酌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

三發滯以正民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

劍筴 卷八 系武 六 翠樓草堂

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

竈可動此言所酌為政之事五大一大知

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

賂五大農假貸言之為謀之即恤貧

兵尚劍

旗物尚白金升事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

昧斷絕其刑則斷盡之始乎無端道也

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



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  
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  
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  
令和令故能習習故能借借謂同為其事借習以  
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于圖而方之外

鑄劍為農器

孔子北游登于農山之上一作景山子路

劍筴 卷八 七 聖賢堂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  
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  
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皆插羽鐘鼓  
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繽紛亂貌下蟠于  
地獨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  
舉旗執鉞舉取也而獻其首曰鉞唯由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

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泝濊之  
野泝濊空曠貌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  
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

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  
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  
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  
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對曰回

劍筴 卷八 八 聖賢堂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  
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  
不越不深鑄劍戟以為農器戟有枝放牛  
馬于原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

孔子語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子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

劍筴

卷八

子武

九

聖賢集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妮妮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

劍筴

卷八

子武

十

聖賢集

子也

劉向說苑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鑄劍戟以為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設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輶輶三仗首秣額紅謂之繫鞬三仗也

馬綱中華古今注

唐裴晉公鑄劍戟為農器賦皇帝之嗣



位十三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  
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美金劍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于公擇其寡功  
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  
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而於子之屬  
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劍筴

卷八

五

十一

李惟寧

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焉曰于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  
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  
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  
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  
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  
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  
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  
王矣可謂一霸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  
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

劍筴

卷八

五

十一

李惟寧

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  
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蘭即所謂蘭  
革重革當心制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  
之可以禦矢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  
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  
矢以罰之謂其人自亡所坐而被押屈為  
未入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類也

錫擣銀類也  
管子

却劍揆

定公會齊侯夾谷揖讓登酌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旄旌羽敔矛戟劍揆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

劍筴

卷八

系武

三

聖賢堂

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韓詩外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將欲行盟會之禮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階會壇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

為命司馬止之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

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齊侯遂巡而謝曰

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獨率我而

入夷狄之俗何為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

之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

其名也幕帳也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

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

劍筴

卷八

系武

四

聖賢堂

雅琴奏劍

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

焉句踐伐吳伯關東從瑯邪起觀臺臺周

七里以望東淮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若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

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賜

甲帶步光之劍仗物盧之矛出死



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

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

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

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口而愚水行

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颶風去

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

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越絕書

獻步光之劍

劍筴

卷八

宗武

五

聖賢堂

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

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私有也與吳

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

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

左傳襄元年吳王攻越越王今苦身養士

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史記作子待

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為齊所有且王

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

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不窮若其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絕世伐齊威

加晉國不避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

劍筴

卷八

宗武

六

聖賢堂

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君令

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

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

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

人勾踐父內不量史作孤嘗乃與吳戰困

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得復仇則

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

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音戰士卒弗忍百

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歿太宰嚭用

劍筴卷八 吳王 事 楚 誅 伯 州 犁 其 孫 伯 嚭 事 夫 差 為 太 宰 順 君 之 過 以 安

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佐之以徼其志擊射重珪以悅其心卑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

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

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十三

四兩為劍二矛二矛建于兵車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

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序國為虛莽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後五日越王悉

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

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

劍筴卷八 吳王 事 楚 誅 伯 州 犁 其 孫 伯 嚭 事 夫 差 為 太 宰 順 君 之 過 以 安

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鍊屈盧之矛步光之

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

人之國悉人之眾及從其君不義□□□

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孔子家語

子貢去越越王送之金百鎰珪劍一良馬

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

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似將使使者來

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

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

王將興大義誅彊扶弱困暴齊而撫周室

故使臣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

劍劍筴卷八柔武九聖德堂

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吳越春秋

魏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繅飾以

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

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利隨波截鴻

水不漸刃

韋劍

孝文皇帝之時當壯耆老皆聞見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也色也綈厚縵也足履

革鼻革生皮也不用以韋帶劍但空用韋不加飾

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兵木無

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衣縕無文言內有亂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麗美也準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漢東方諫武帝書

南齊崔祖思建元元年為給事黃門侍郎

上太祖陳政事啓云漢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身衣弋綈以為帶劍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與侈麗亡也南齊書

水劍彊越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鈎深

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

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

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

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芻帳擊闕氏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

作鳴鏑今釘鹿蠡蠡音離句奴有左右馳

伉岍獲昆彌昆彌西域國名也虜傲倭方音倭養

儀音真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為粟驅騾

驢馭宛馬宛國名也鞭馱騾音馱生七日而起

其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摩置四郡據守敦

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并城屬國一郡領方并

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立侯隅北建護西

劍筴 卷八 三

羌捶驅氏熨寥狼叩祚捶擊也寥狼猶擊

西南東擁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擁即摩字

踐也麟轢也滅南羈鈎町水劍疆越羈係

等下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將軍殘夷文身

海波沫血穀梁傳越人被髮文郡縣日南

漂槩朱岬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

南朱岬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

黃支國俗與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

額也類摧天督即天牽象犀椎蟀蛤碎瑠

璃甲瑋瑁狀紫觿觿形似龜出南海甲

觿子期反觿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

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俗

父子同川而浴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之服也後漢書

劍筴 卷八 三

漢龔遂為渤海太守乘傳至渤海界郡聞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者持鉏鈎田器者皆

為良民吏毋得問鉏鈎持兵者乃為盜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罷讀曰疲言為盜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鈎盜

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假給與也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多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

民務農桑令口種一畝榆百本糴五十葱

一畦韭每口即家二母彘五雞則一家

也養之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

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後漢書

劍循行

蓋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不以實也左遷為衛

劍筴卷八 彙 重

司馬如今衛士令也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

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繇與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

府門上謁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尚

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天子出

先導天子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禪音單共

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

卒得代當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

留共更一年更猶令言以報寬饒厚德後漢書

賜呼韓邪玉具劍

劍筴卷八 彙 重

呼漢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鉤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教叩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漢遣

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單于正

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蓋綬蓋古戾字草名也玉具劍標首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二終戟

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勒馬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龍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道讀日導長

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

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此自守也於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詔忠等留衛

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備立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贖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後漢書

藥劍傷

漢送少王烏孫主解憂弟相夫也至燉煌

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

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

王長羅侯常惠上書昆彌烏孫正號也願

留少主宗室女也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

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大鴻

臚蕭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

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

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

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

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

劍錄 卷八 五

劍錄 卷八 五



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壯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漢書

漢賜南單于珪劍

劍筴

卷八

漢書

三

單于

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

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縿綈綬

縿音戾草名以縿草染綬因爲名則漢諸侯王制縿綠色綈古綈反說文紫青色也

安車羽蓋華藻駕駟珪劍弓箭黑節三

駟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

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

後漢書

賜北匈奴斬馬劍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來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

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酌答之禮

宜司徒掾班彪立橐草口上曰單于不忘

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

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

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劍筴

卷八

漢書

三

單于

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都護封廷壽與副陳湯發

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

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

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

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

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

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憊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韃纘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劍筴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筴皆敗願復裁賜請裁也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齊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後漢書

陳兵見劍

赤眉樊崇與劉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劍

壁班祖不即見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曰卿庸中噉噉缺中錚錚也東觀漢記

賜北匈奴玉具劍

永和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蓋車一後漢書駟

異國進百金劍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石馬又進珽劍價劍筴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筴皆敗願復裁賜請裁也賜也直百金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東觀漢記

賜匈奴玉劍四具

永和三年竇憲立於涂韃為北單于四年遣耿种即授璽綬賜以玉劍四具後漢書

賜兜樓儲玉具劍

安帝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玉具刀劍後漢書

魏賜匈奴珽劍



一  
丹  
卷八

魏黃初六年十二月更授匈奴南單于璽  
綬賜之珪劔魏志

海中執劔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初朱  
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  
始閭諧及長知蒙為國主即與母亡而歸  
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  
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

劔筴

卷八

朱武

圭

二五五

孫相傳太和十五年遣大鴻臚拜璉孫雲  
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  
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  
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  
令及郊丘之禮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  
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  
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  
世子安為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

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  
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佩  
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魏書

封劔送行臺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  
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無  
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  
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

劔筴

卷八

朱武

圭

二五五

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  
木以居其上名曰于蘭于蘭大小隨其家  
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  
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鑄銅  
為罌大口寬腹名曰銅甕既薄且輕易於  
煖食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  
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  
獠諸頭王相率請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



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  
譴將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煽惑邊陲  
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  
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  
始欣詔書鍊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

真臘劍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劍筭 卷八 系武 三五 聖德堂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  
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  
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  
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  
為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  
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  
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  
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鑲貓兒  
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藍  
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  
染手足掌男人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  
花布惟宮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  
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  
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  
識體例也 真臘風土記

諸王利利劍

劍筭 卷八 系武 三五 聖德堂

若諸王利利以水洒頂得為人主整御大  
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  
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  
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  
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  
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  
此臣下中之下 法苑珠林



援劍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牛署榮死魏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

劍筴

卷八

宋武

三五

早禮堂 二〇九

以必死

魏書

火精劍

火林國有火精劍詳見唐建中二年火林

國所貢云

杜陽雜編

碎劍匣

唐德宗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瑠珀匣以賜之其匣即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

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瑠珀匣上曰今兇奴欲恣逆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珪豈以劍匣為珪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罔不感慨杜陽雜編

鳥吞劍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

劍筴

卷八

宋武

三五

早禮堂 二二五

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朝野僉載

樂浪人獻劍

貞元十年七月庚辰賜南詔印韋臯請以黃金從之九月辛卯使濛湊羅棟等獻鐸樂浪人劍朝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唐書

石擊劍



信宗中和中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  
 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  
 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  
 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也仁厚命釋縛温言論之謀遂以仁厚之  
 意潛語寨中人明日阡能聞仁厚將至遣  
 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  
 劍笈 卷八 柔武 聖德真堂 二六六  
 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  
 令弗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  
 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  
 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擊狼狽  
 棄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乃取渾擊  
 旗倒擊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  
 渾擊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  
 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  
 僧大驚拔劍過之眾投瓦石擊之共禽以  
 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 盧多遜 五代史  
 劍信  
 後唐清泰中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  
 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太王宜少  
 留于此先遣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遣  
 劍笈 卷八 柔武 聖德真堂 二六六  
 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  
 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  
 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纒數  
 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  
 劍為信候騎請降於潞王 五代史



劍筴第九卷標目

天裴篇凡三十一事

輕呂劍

水心劍

石穴劍

竹王劍

林邑劍

爲天子鑄劍

劍筴

卷九

斬蛇劍

故劍

管涔劍

劍池上聳環珮音

夢授劍

袖劍詣丹丘

夢天子殿劍

劍碎頸

劍決腹

劍碎後貌

懷中劍

巨人劍

夢引劍

劍吼

擲劍

禱劍

劍筴

卷九

劍不死

劍生兒

劍墜地

夢得廉頗劍

憂劍

星倚劍

礪劍無所傷

夢劍

劍筴第九

明甄錢希言撰 臨川湯顯祖訂正 臨川吳之甲校錄

天棊篇 棊輔也周書大誥之辭

董子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夫其窮祥極瑞應圖合牒不可殫書然未有無其德而有其事者又况劍為神物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劍筴 卷九 天棊 聖德堂 二三五

者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乃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故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裁異而不稱休嘉聖人蓋有深意存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稽古翦商以訖于偽漢維是殊尤絕異班班可考寧獨帝王貴天蓋將相后妃皆然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箋天棊

輕呂劍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 十三年正月

致師 挑戰也 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

大敗 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

火 屏遮自障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遂揖之 太白旗名揖召也 商庶百姓咸

侯于郊 待文王于郭外也 郡賓僉進曰上天降休

再拜稽首 諸侯賀武王也 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

乃剌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

斬之以黃鉞 輕呂名折懸諸太白 王又射之

女之所乃既縊 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

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

小白 玄鉞黑斧小 乃出場于厥軍 場平治

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以

宮微宜去者宜 姑若居遷也

劍筴 卷九 天棊 聖德堂 二三五



前干玉

素質白旗前

叔振奏拜假

群臣請

假者也則曹

又陳常車

周公把大鉞

召公

把小鉞

以夾王

三公夾衛王也

泰顛闔天

皆執輕呂

以奏王

王入即位于社

太卒之

佐

羣臣畢從

毛伯鄭奉

明水

明水

衛叔傅禮

召公奭贊采

師尚人

牽牲

尹逸

筮曰殷末孫

受德迷

先成湯之明

侮滅神祇

不祀

劍筴

卷九

三

三

彰顯

聳于昊天

上帝

周公再

拜稽首

乃出

立王子武

庚命

管叔相

乃命召公

釋箕子之

囚命

畢公衛叔

出百姓之囚

乃命

南宮

忽振鹿臺

之財巨橋

之粟

也

乃命南宮

百達史佚

遷九鼎于三巫

也

乃命閔天

封比干之墓

乃

命宗祀崇賓饗禱之干軍

宗祀主祀賓敬

神乃班

還部京也

甲子昧爽

武王朝至干商郊

牧野乃誓

夜陳甲子朝誓也

曰遠矣

西土之人

武王嗟我友

國家

君

大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

師氏

大夫

千夫長

百夫長

及

人

微纘

彭濮人

入國皆蠻夷戎狄

劍筴

卷九

四

四

也

比爾干立爾

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

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

事雌代雄鳴

今殷王紂

維婦人言

是用自

棄其先祖

肆祀不答

昏棄其家

國

遺王父母

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

之多罪

通

逃是崇

是長是信

是使

也

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

軌于商國

今予

也

也

也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

七伐乃止齊焉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勉

哉夫子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此訓與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禦禦疆

疆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

其予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

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

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攝代御執轡御下柄焉掉鞅而還攝叔曰聞致師者古入

壘折馘執轡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云以大卒馳帝紂師紂

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

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

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劍筴 卷九 天集 五 三十四

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

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

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干

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

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

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

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

劍筴 卷九 天集 六 三十五

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玄鉞用鉞不磨

礪縣其頭小白之旗史記

水心劍

東晉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

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

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晉博學多聞少游國

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誰乎志曰

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晉武帝



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劍筴

卷九 天集 七 聖德堂

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督金五十斤 晉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洽為陽城令 續齊諧記

梁元帝玄覽賦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咩之田 唐僧皎然詩水心龍劍動地

劍筴 卷九 天集 八 聖德堂

肺雁山開 石穴劍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



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其立之  
 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場鹽水  
 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  
 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  
 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  
 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  
 劍筭

劍筭

卷九

天集

九

聖德堂

人祠焉

後漢書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  
 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  
 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  
 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是相  
 與一劍刺穴屋能着者以爲廩君四姓莫  
 着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船畫之  
 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

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  
 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  
 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  
 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  
 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  
 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  
 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  
 劍筭

劍筭

卷九

天集

十

聖德堂

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  
 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蹠而射之中  
 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  
 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岬曲  
 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  
 中出今又如此奈何岬即爲崩廣三丈餘  
 而階陛相承廩君登之岬上有平石方一  
 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



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  
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因賦歛之巴人呼賦爲寶因爲之  
寶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  
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  
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  
魏武帝刻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  
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

劍筴

卷九

天集

十一

平陽縣志

氏李特子雄僭稱王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錄異記並見  
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  
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  
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竇  
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  
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  
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  
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

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  
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管巴蠻有五姓  
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  
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  
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  
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劍筴

卷九

天集

十一

平陽縣志

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地晦暝積  
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  
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岍嶮曲其水  
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岍爲崩廩君登之  
上有平石方二尺五寸因立城其旁而居  
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



有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事既鴻古難為明徵水經注

竹王劍

南中在管益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嵩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躋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

劍筴

卷九

天集

三

單國堂

牂繫船于是且蘭既射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躋楚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邈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為

姓捐所破竹於埜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晉常璩華陽國志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邈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為夜郎侯以竹

劍筴

卷九

天集

四

單國堂

為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為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是其神也水經注

正見



謹按梁任昉述異記則云夜郎之先有  
女子浣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  
中有漸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婦而養之  
及長有武容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牁  
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後後卒  
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眾為立廟  
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其說與本文  
鄭道元水經注畧同

林邑劍

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師雅夷奴也文為  
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魚隱藏

劍筴

卷九

天紫

五

聖德堂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  
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  
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缺文入山中  
就石治鍊鍛作兩刃舉刃向郎因祝曰鱧  
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郎破者是有靈神  
文當治此為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  
霧進斫石郎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臺繇是  
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

孫如斬蛇之劍也雅嘗文達行商賈北

到上國多所聳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  
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  
廟略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眾心文讒  
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  
椰子中飲而殺之遂勝國人自立為王取  
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

劍筴

卷九

天紫

六

聖德堂

不從已者絕其飲食乃死

林邑記

為天子鑄劍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  
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  
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寓居茹谷裏有人  
歐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  
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  
為戲言了亡疑色上曰今所鑄劍鋼礪難



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  
 可以射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水  
 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予此物名為  
 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騎蹙  
 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  
 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砥歛鏑終為鄙器上皇則解七首投于鑪  
 中俄而烟燄冲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劍成  
 劍筴 天采 卷九 七 聖德堂  
 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  
 七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逢一楚人  
 于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  
 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  
 以賜高祖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及天  
 下已定呂后藏于瑤庫庫中守藏者見白  
 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

曰霧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  
 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霧變化其途非冥會之感理故  
 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于已往謠歌  
 傳說皆求徵于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騙  
 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  
 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為陽數亦應  
 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為昴星精項  
 劍筴 天采 卷九 木 聖德堂  
 羽陳勝胡亥為三猾國為木德漢叶火位  
 此其徵也 王于年拾遺記  
 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  
 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  
 也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  
 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  
 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  
 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七首投鑪中劍



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  
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  
是殷時霧物工即持劔授上皇上皇以賜  
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  
于瑤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  
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  
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三輔黃圖

漢班固泗水亭錄靈金曜楚火流鳥飛

劍筴

卷九

天集

九

單據堂

斬蛇劔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  
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  
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劔擊斬蛇蛇遂分爲  
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  
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  
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答之嫗因忽不見後  
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諸從者曰益畏之

史記

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  
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劔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  
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  
嫗爲詐欲答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

劍筴

卷九

天集

三

單據堂

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  
東游以厭之

宋書符瑞志

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  
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  
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劔俱爲乘輿所唯  
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劔晉惠帝  
武庫火燒之今亡

宋書禮志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劔長七尺漢高祖爲



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劔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珣劔捨舊劔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劔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劔便謂此劔即斬蛇之劔也

崔豹古今注

城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為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淮水于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

劔筴

卷九

系

五

早

上承淮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為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澧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澧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潭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麗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劔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

水經注

後漢班固高祖述爰茲發跡斷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魏曹植漢高皇

帝讚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

野披攘 唐睿宗漢高祖讚赫赫漢祖

應若與雲秦原鹿喪沛澤蛇分 李白

戰場懷古詩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謹按金樓子孝經授神契諸書載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蛇起呼顏回子貢往觀之見赤蛇化為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然則鐵緯之說自非聖人曷能知之乎

劔筴

卷九

系

五

早

故劔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為宦者丞坐論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裔夫時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君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裔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



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經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倖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倖仔為皇后

漢書 隋蕭后賦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于宸

劍筴

卷九

天集

三

翠樓堂

極 唐王昌齡詩一聞漢主思故劍使

妾長嗟萬古冤

管涔劍

前趙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間居有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

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眾毒曜

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斬準之難

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並見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

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

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十三州志

日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

劍筴

卷九

天集

三

翠樓堂

山重阜修巖有艸無木泉源道于南麓之

下盖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岍連山聯峰

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居于管涔之山夜

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

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

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

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

也後曜遂為胡王矣

水經注



劔池上聳環珮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去遊吳郡虎丘夜于劔池上聳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衣垂細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蕙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患若北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劔筴

卷九

天集

三五

翠帳堂

大陵松樹下去虎丘三里元乃仕魏官青州刺史

州刺史

夢授劔

梁簡文帝諱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我以斑劔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

昭明太子夢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臺城

隋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亡懼容帝崩即皇帝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順豐下須髯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眈眈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

劔筴

卷九

天集

三五

翠帳堂

袖劔詣丹丘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為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堯



所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鄆杜聞帝遂神劍請焉帝之來雖將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觀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于苦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羶于時者顯瑞旣殊劍筴

劍筴

卷九

天集

五

早梅堂

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于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旣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言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鄆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神告錄

夢天子殿劍

劍筴

卷九

天集

五

早梅堂

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叶冥徵謂鍾末運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一言可以致昌邈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曾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



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劔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戴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詵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戴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有以歷代聖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劔筴

卷九

天紫

无

聖德聖

劔碎頸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曼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眾及以劔自後碎穆頸殪而墮

劔筴

卷九

天紫

三

聖德聖

劔決腹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願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動上念上



即詔力士下京兆尹選入閭子女頗長  
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  
下還奏曰臣它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  
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  
爲掖庭中故衣芻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  
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  
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  
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  
劍策 卷九 天集 三  
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  
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  
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按  
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  
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  
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  
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

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  
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姬惇惑乃以宮中  
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  
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姬叩頭具  
服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于是以  
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  
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  
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  
劍策 卷九 天集 三  
子飲樂焉 柳氏 舊聞  
劍碎後狻 朱泚  
朱泚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  
內殿因歎曰千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  
遂以劍所檻上鍊後狻應手而碎左右皆  
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狻不足憂  
也及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仗上數尺光明  
即火精劍也 杜陽 雜編



懷中劍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吳人狎侮尉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于獄州斷刑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眾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闈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為全椒令卒

巨人劍

劍錄

卷九

天集

三

聖德堂

劍錄

卷九

天集

三

聖德堂

竄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為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弃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竄勉憂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禽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禽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關心乎勉始悟巨人



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也

宣室志

### 夢引劍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南唐近事

### 劍吼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

劍筌

卷九

天集

三五

翠樓集

竟帥滄海

王堂開話

### 擲劍

偽蜀有趙溫圭善表許術占人裁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專蜀先主累有軍功為性凶悍至後主時為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于朝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

劍筌

卷九

天集

三五

翠樓集

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于中探一匕首擲地拜謝而退王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于咸陽

### 禱劍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劔不死

燕之舊將周歸祐燕門更變之際以劔柱心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為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徃徃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為仇者於獵場席地而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守後竟死于牖下

劔生兒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劔矢置旁則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人以爲異

劔墜地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仗劔于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劔墜于地踞而接之曰此我家之珪三日段氏亡韋鞠為

已子後為後漢高祖

夢得廉頗劔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珪劔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泄其事于是失劔

憂劔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屢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寂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引其手若騰躍于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門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



數十里有謁者平別袞袖云大帝君令於  
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  
飲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額謝恩于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道錄靈

### 星倚劍

偽吳鄂帥王璜少為小將從軍圍潁州夜  
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  
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璜

劍筴

卷九

天紫

五

單惟草堂

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  
木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璜無傷因歎  
曰流星正爾邪由是白負卒至大官  
王與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  
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婦  
皆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亦無癡疾  
石藥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

莫不異之前唐書

### 礪劍無所傷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  
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  
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  
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或一  
日行於村路蒼蒼間馬脊伏而掩之陳抽  
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

劍筴

卷九

天紫

五

單惟草堂

之所揮乃刀鞘及蹄所匿處刀刃宛在本  
不偕行馬脊亦無所傷何其異也非夢

### 夢劍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  
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  
劍鎗錄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  
守在此泊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  
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它日富貴慎勿相忘李  
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  
自樞密副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  
庫酒二百瓶南唐近事

劍筴第十卷標目

鐔于篇凡四十一條

女子劍

丈劍

雞冠而舞劍凡三條

虎幄劍

從者不說劍

劍新冶

劍筴

淮南太子劍戲

畫劍

柏谷劍凡二條

建章宮逐劍

昌邑王劍戲

旄頭劍

劍游

劍入非常室



天劍

劍眠

劍柱

讓劍

琨華堂倚劍

劍擊白日鬼

望劍

劍舌

劍筴

卷十

子

二

罕  
六十一

陸劍標

陳初劍謠

衣藏劍

引劍防犬獠

綵衣劍

劍蠅

劍入羽林營

夢千劍

集劍

海上仙峰劍

劍封侯

劍棟

南楯題劍

啣劍效郭璞

星月徵劍

好劍樂

劍筴

卷十

子

三

劍鋤花

劍聲

宦官劍珮

劍名奪命龍

鹽城劍

陳州婦人劍

戰酣劍折

劍倚門

劍筴第十

明鑿古錢希言評輯 新野馬之駿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錄

錚于篇天以不見為玄然其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矣故曰錚于猶丁寧意乎

笑曰楚莊見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

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莊王能求過

于天者矣然則清明在躬苟無穢也何

讓焉夫蠶珥絲而絃絕東風至而酒清

儒者以為奇可而怪非人所意之事惡

劍筴 卷十 錚于 一

乎極哉傳稱貌言聽視皆有妖而貌則

以服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

好也故曰不衷身災劍非服之大者歟

行則福廢則覆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聖

賢著龜蓋凜若帝監之在矣乃歷古所

紀王公國君列士齊民稀不以劍敗者

飛蓬隨風微子與歎思深哉其言之易

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筴錚于

女子劍

夏桀無道妹喜為丈夫服帶劍傳冠世紀

丈劍

衛靈公太子蒯瞶好帶劍長一丈公怒之

乃作長一尺劍古史考

雞冠而舞劍

子路帶雄雞之冠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

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

劍筴 卷十 錚于 二

仁以為衛不善則以忠化敵暴則以仁禦

何恃劍焉莊子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

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

之外知見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固也何恃劍乎子路曰由乃

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



仇直冠雉雞佩假豚險暴孔子孔子設禮  
猶誇于路于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  
弟子此蓋初見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  
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  
若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劔矣孔子曰君子  
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  
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  
持劔乎子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虎幄劔

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

良夫乘衷甸

紫衣狐裘

太子

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從者不說劔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

舍諸晉陽午許諾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

可衛是以為邯鄲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

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

使其從者說

劔而入涉賓不可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

所欲立

遂殺午

梁孝王以讒怨表益使人來殺表益袁益

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無誤乎

劔新治



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  
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  
治此劍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

晉潘岳西征賦弔表絲之正議伏梁劍  
于東郭

淮南太子劍戲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

郎中雷被巧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

劍筴卷五

辭讓談中太子徐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

誤中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請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

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遺太子

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樂彥云即就淮南也當是時淮南

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丞主刑獄四

不應逮書太子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跡連王王使

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治王史記

畫劍

廣川王去廣川王即繆王齊太子也好文

辭方伎博奕倡優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

袴長劍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去好之作

劍筴卷六

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漢書

栢各劍

武帝好微行嘗至栢谷夜宿逆旅翁惡少

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主人嫗出遇客

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

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

食平旦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



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三輔故事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

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

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

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

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故遂

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

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

劍筴

卷七

七

單惟草堂

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

羽林詔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奴問而

歎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

以扶祝朕躬乃厚賜書生焉謹按此段出

即伯谷微行事而小變其說耳因並存之也

晉潘岳西征賦厭紫微之間敞甘微行

以游盤長傲賓于柏谷妻親貌而獻餐

壽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管明王

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街蹙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

之帛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唐李德裕獻丹戾防微箴柏谷微行豺

豕塞路靚貌獻餐斯可戒懼

建章宮逐劍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

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

劍筴

卷八

八

單惟草堂

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

一日巫蠱始起漢書

昌邑王劍戲

昌邑立為皇太子常買雞豚以食引內昌

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教戲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

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

擊鐘磬召內泰壹謂椒之人蒙莖還不居喪位使處前殿也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

祭泰壹神樂人也輦道關道也牟首池名

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至而輦游于池言無哀感也召泰壹樂人內之干輦道牟首而鼓吹

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

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鬪虎召

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可以果對下馬使官乘之故號果下馬

奴騎乘游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

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

劍筴

卷九

九

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奴故為良人

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

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奴奴

夜飲湛沔于酒漢書

旄頭劍

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梁丘

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

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

行祠孝昭廟行謂天子出先毆旄頭劍挺墮隆

首垂泥中挺引也劍自然拔乃鄉乘輿車

還使有司侍祠是皆霍氏外孫代郡太守

任宣坐謀反誅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宣子

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

居廊間即皆早衣于章玄服以剛也執戟立廟門待上

劍筴 卷九 十一

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

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

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漢書

劔游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

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

五六人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帶持刀劍或加上冠

乘小車自者在茵上茵車上蔭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車



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大子前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

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无家卦

上九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弃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為後行故變易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票四及置私

田于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

劍筴

卷十 律汗

十一

三十二

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

隨也引身集醉飽吏民之家乍合乍離如鳥之集亂

服共坐溷肴亡別溷肴謂雜亂也閔勉遯樂晝夜

在路閔勉猶龜勉言不息也典門戶奉宿

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

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號公為無道有神降

曰賜爾土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號公使視應宗

區史躡享焉神賜之土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信公五年晉滅虢號

事乎漢書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

公醜奔

劍入非常室

成帝綬和二年八月唐申鄭通里男子王

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

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

劍筴

卷十 律汗

十一

三十三

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是時哀帝即

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見象

姓名章服甚明漢書

天劍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

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伏侯古今

謹按劉向言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其有感于建始之際乎



星狀劍

妖星十一日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鈎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爵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為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晉書天文志

劍火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

劍筴

卷十

劍

十一

單據草堂

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後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知晉書五行志

奪劍

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誤見擢序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劍筴

卷十

劍

十一

單據草堂

劍舞席上

初孫權以妹妻漢王妹劉烈壯猛有兄策風王嘗入內妹拔劍舞于席上王甚憚之

劍偃月

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天

論衡



取官劔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

三縣亢父樊立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

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

年封母弟福為莒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

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劔下至衛士

米肉皆不與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後漢書

劔筴

卷十

鮮于

志

早權堂

劔眠

南齊蔡約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

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

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于省

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南齊書

劔柱

孫護仕慕容氏為北部尚書累遷尚書左

僕射馮跋之潛至龍城也匿于其室及僭

偽號署為侍中尚書令封陽平公護里有

犬與豕交護見而惡召太史令閔尚筮之

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理其於洪範

為大禍將悖亂失眾以至敗亡明公位極

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

妖見里庭不為它也願明公戒盈滿之失

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

不悅昌黎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

劔筴

卷十

鮮于

志

早權堂

拔等俱有才力以騎勇聞跋之起兵勛力

居多並冀開府不得遂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劔擊柱曰建興大業有殊功焉

而滯于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

殺之于是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自三弟誅後常

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北燕錄

讓劔



余朱世隆字榮宗榮從弟也莊帝之將圖  
 自勝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等為計欲  
 殺天杜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  
 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  
 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  
 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  
 陽門夜走會兆于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  
 劍筴 卷十 單幅草堂  
 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  
 柱受禍按劍噴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詞拜  
 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初世隆之為僕射  
 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  
 勤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  
 榮死之後無所顧憚既摠朝政生殺自由  
 兄弟皆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于是天下  
 之人莫不厭弄及齊神武起義兵世隆獨

深憂恐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  
 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  
 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  
 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  
 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  
 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吾頭持去  
 意味不適未幾見誅 非史  
 劍筴 卷十 單幅草堂  
 琨華堂倚劍  
 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于呂纂呂  
 纂召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  
 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  
 引超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  
 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  
 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  
 過閣超取劍擊纂刺纂洞胸斬纂首以徇



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艸芥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所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驗矣

呂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酒色不恤

劍筴

卷十

學子

六

聖德堂

政事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于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于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遊禁內至

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纂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其圍棋殺羅什子曰所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為而纂不能悟光弟珽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言

劍筴

卷十

學子

五

聖德堂

劍擊白日鬼

初剽賓沙門曇無讖東如部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與部善王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阻渠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



便即加兵蒙遜事誠日久未忍聽去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于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劍擊之未幾蒙于路寢

北涼錄

### 望劍

張敬兒姓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師不遑有餘計惟叙夢云未貴時

劍筴

卷十

劍筴

二十

望劍

夢居村中社樹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得斑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爛物聞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武帝疑有異志收敬

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伏誅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着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

劍筴

卷十

劍筴

二十

望劍

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子因狗兒之名復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豬兒亦改為恭兒

南齊書

### 劍舌

初梁武帝在西邸與約游舊時帝勛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常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  
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  
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  
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  
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  
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  
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劍筴 卷十 筴 聖紀卷十 二十六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勝一人立異便損威  
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  
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  
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  
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  
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  
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  
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今自才智從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日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  
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  
劍筴 卷十 筴 聖紀卷十 二十六  
二人也初武帝有憾于張稷及李因與約  
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刺史已往之事  
何足復論帝以為約婚家相為怒約曰卿  
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婦內殿約懼不覺  
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頃于戶  
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  
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  
事不由已出遂卒 梁書



劍狗

張頎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劍所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

國春秋前涼錄

墜劍標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

劍筴

卷十

雙字

五

聖德堂

鳥翔于丹書之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

梁書

陳初劍謠

日西夜鳥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史前

衣藏劍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忍恨以刃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吏到韶排馬遠迎之其犬乃啣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

劍筴

卷十

雙字

五

聖德堂

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集異記

引劍防犬獠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犬獠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銜爪每于暗中取人心移時而去于是更相震怖每



夜驚擾皆引弓劔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為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集異志

### 綵衣劔

常山愍王承乾使戶奴故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尋撞躡劔鼓鞀聲通晝夜不絕

舊唐書

### 劔蠅

劔筴

卷十

劔子

三五

翠樓書堂

武三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拔劔逐之未幾事敗伏誅

唐逸史

### 劔入羽林營

景雲中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

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

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死

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所請號

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劔直入羽林營

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

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鞍以上皆

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劔筴

卷十

劔子

三五

翠樓書堂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忻然聽命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花南門

舊唐書

### 夢千劔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僮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劔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



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  
 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  
 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  
 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  
 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  
 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為可修  
 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爾其子以  
 劍筭

卷十 鍾子 三五  
 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  
 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關宏麗  
 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  
 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  
 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  
 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  
 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  
 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

復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道教靈驗記

集劍

史思明既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  
 為王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為思明所  
 愛嗜酒好色凶橫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  
 其年齒相類者百餘人為左右皆彎弓利  
 劍飾以丹雘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  
 揮刃常如見敵唐書

劍筭

卷十 鍾子 三六  
 海上仙峰劍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  
 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為  
 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  
 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野面  
 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峰沉烟  
 霧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野面物曰某此峰  
 神也有一騎來授記益州牧懿元后倏然



夢覺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  
死帝曰夢今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  
同方食火發失食之兆火兵器也驛木俱  
焚驛與易同加木于芴楊字也吾跨白龍  
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無左  
右之助一騎馬也峰神乃山鬼也果死于  
馬嵬乎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養蠶  
所以致絲也益旁加系縊字也帝後夢至  
劍筴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  
真元上妃院入見太真隔一雲母屏對坐  
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非木石  
安得亡情異日當跨晴暉浮落景共游玉  
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還耗  
妃曰若遇雁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  
都道士於海上仙峰得劍合私言而迴唐大

劍封侯  
安祿山得飛鏗珪劍欲奏上乞封劍為堅  
利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唐小誌

劍棟

唐時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  
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棖棟之狀  
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  
進瑋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  
劍筴 一處題曰東虛府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

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  
賞止于三數匹帛而已一日王者誤漏其  
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召入  
至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  
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唐闕史

南楯題劍

唐盧駢負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  
精舍休僧院詞氣悽慘如畜甚愛其呼嗟



往復于朝監開僧開不對逮夜將整歸騎  
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于南楹曰壽天雖  
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冲  
天題畢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  
詩至今在院僧逢看人輒話其異

中興

啣劍效郭璞

自薛氏二子塾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  
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

劍筴

卷十

薛子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扉者啟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  
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  
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  
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里  
有五松虬堰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  
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珽劍  
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洛之分野某尋  
之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

泉自佩當位極人臣二子大驚異道士剪  
方為壇問其結壇所須曰微纏三百尺赤  
黑索也隨方色綵纈素甚多泊几案爐香  
裊禱之具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  
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  
貸于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  
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太

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

劍筴

卷十

薛子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鏞甚嚴所託以  
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于五松間命二  
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毋得  
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人  
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  
僮僕備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  
珽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  
杳不見舉不得已開戶覘之默絕影響步



至對下則擲杯覆器飲食狼籍絲縷器皿  
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于其所悉用微纏  
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  
家產甚困失信于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

唐國史

### 星月徵劔

長慶元年八月辛巳夜東北有大星自雲  
中出流白光照地前後長丈二尺五寸西

劔筴

卷十

星

五

星

北入蜀滅太白在軒轅左角西北一尺所  
是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  
尺所九月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  
執法星西北一尺許乙巳夜去左執法二  
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二年正月  
戊申魏帥田布伏劔死史憲誠據郡叛

唐書

### 腰劔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  
侮詭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  
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  
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劍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  
于人口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劔手  
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  
非張俠士居耶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

劔筴

卷十

詩

五

星

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  
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  
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  
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  
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醉之是予  
願也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  
言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練素中品  
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



囊首而去期以却回竟去及其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已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冒劍

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奸人冒之以剽劫又勲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

劍筴

卷十

鐔子

毛

聖德堂

竟

鹽城劍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因人行威福苟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川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

馬皆云上仙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蕭勝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為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珪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

劍筴

卷十

鐔子

毛

聖德堂

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珪王常置座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雀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



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它日瑤池  
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  
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  
院庭中刻木為雀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  
板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  
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  
金丹費耗資財動踰萬計日居月諸竟無

廣陵妖  
驗亂志

劍筴

卷十

鐔子

无

聖德堂  
二、四、五

好劍槊

唐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處好騎射劍槊  
法笑至于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  
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  
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球進士  
舉須為狀元

唐書

宦官劍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

密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  
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于是宦官  
始服劍珮侍祠

唐書

劍鋤花

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伉與都虞候金沼  
比鄰沼堂東植牡丹一本開花三百餘朵

劍筴

卷十

鐔子

罕

聖德堂  
二、四、五

其色如血如金含稜每瓶子頂上有碎金  
絲如蛺蝶之狀一城以為殊異每歲花開  
張宴仁伉預焉天寶七年春三月纔開一  
兩朶仁伉一夕洪飲擊劍程服中單背負  
大籃左手攜鋤腰插大匕首踰牆而過沼  
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  
空中聞有吁歎之聲微若遊蜂音辭曰一  
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



斷腸紅仁侂異之移植于亭後沼覺矣明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唐史拾遺

劍聲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夢將葬康王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珩劍鏘然有聲躍起抽劍

劍筴

卷十

子

望

聖

日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

誅友孜五代史

劍名奪命龍

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為不祥呼其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

五代史

陳州婦人劍

五代契丹入寇之陳州有一婦人號曰

白頸鴉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羣盜其屬男子數千皆服役之前後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偽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韃日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後為兖州節度使馮彥卿戮之

戰酣劍折

劍筴

卷十

子

望

聖

白延遇歷典禁軍遷至檢校司

福中

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眾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從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陳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百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將使以珩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空充馬軍右廂都校五代史



劍倚門

南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覩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即婦人也祝士珂不可語它人後詢其所由乃功臣李抱玉家主謀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劍筴

卷十

南唐

四

三五

匣樓劍

九江郡自梁太清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而山形勝盤踞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人云在北闥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匡廬有

峰曰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劍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轟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官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官中書舍人

劍筴

卷十

南唐

四

三五

劍筴第十一卷標目

醒刑篇凡三十三事  
五條

劍試人

埋劍客

劍幸姬

劍挫

劍郎吏

劍刺衣

劍筴

卷十一 目一

劍馳

按劍怒張昭

抱王手劍

驚拔劍

劍伴驚

置劍側

劍擊文尚書

若踐劍

持劍光

劍髀

洪池劍敗

帶挾劍

心淬劍

劍不齊

劍人不如劍馬

頸承劍

劍筴

目二

二

封劍括民財

劍尸

劍示

瓜試劍

劍號肉蓮花

劍囚稍

暴惡阿育王劍

頸試劍



二百大劍

劍

羽人劍

劍

目錄

三

劍筭第十一

明雖費錢希言讓輯 雲間陳繼備訂 臨川吳之甲授錄

腥刑篇

國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尚書呂刑之辭也

筭曰周書有之天地之間有滄執善用道者終不竭自古開國承家未有暴虐無親而能保令終者也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故甲兵斧鉞刀鋸之利愁勞聖人因天討而作耳

劍筭

卷十一

二

二六十一

畫衣裳于揖讓之朝是操何術則豈非文德之教深哉後代凶殘好殺之主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甚有虐用其臣民以三尺劍者所謂震之以雷霆歷之以萬鈞不聞其過矣下迨嚴徒之吏與夫驕悍之將其淪胥若旋踵焉惡足道哉備列得失之林亦足以觀詩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筭腥刑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如小兒

鄧龍衣也領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蔽文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決

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請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

莫敢復逆逆逆也昭信意不敢復

劍英 卷十一 歷刑 四

劍挫

伊休侯者劉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

將王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

禍至遂與王涉董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

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

亦王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

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邺邺

兵都肄肄習也大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死者勒兵入忠不聽

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朱憚責問皆服

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

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

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

張弩更始將軍史謀行諸署或言更始或

不知孰是告郎吏曰大將軍有狂病發已誅

皆令弛兵也弛放也莽欲以厭凶厭當也使虎賁

劍英 卷十一 歷刑 五

以斬馬劍挫忠挫請也盛以竹器傳曰反虜

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誣誤

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

白刃鼓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

殺漢書

劍郎吏

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

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訛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劍刺衣

簡王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

劍斃

相舉奏有詔勿案後漢書

卷十一 歷刑

六

聖德皇帝

劍馳

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表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闔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窓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表紹與叔父表颺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仇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劍斃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弃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

卷十一 歷刑

七

聖德皇帝

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餘人則死者何可勝計哉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並出平樂觀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過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  
人餘皆投河而死後漢書

按劍怒張昭

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  
將兵萬人珍瑤金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  
孫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  
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劍筴

卷十一 屬刑

八

早

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  
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  
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及不亦取笑于天下  
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  
按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  
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于眾中  
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  
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于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  
橫流吳主擲刀于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  
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  
土塞其門

抱王手劍

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  
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王于是大怒  
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劍筴

卷十一 屬刑

九

早

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  
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  
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  
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  
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  
皆不得殺吳志



驚拔劍

孫峻與吳主詠置酒請諸葛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說嚴畢趨出犬啣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啣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劍筴

卷十一 歷刑 十一

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

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歿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劔伴驚

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方並屈遂



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  
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  
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  
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  
已麾下敦曰此輩虢險難畜汝性忌急不  
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  
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  
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

劍策

卷十一 歷刑

十一

二六十七

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  
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稜如詣稜因間宴請劍舞爲歡從之如  
于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  
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佯  
驚亦捕如誅之

置劍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甲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  
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  
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  
叱干部叱于它斗伏送勃勃于魏它斗伏  
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  
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  
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  
仁者之舉它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

劍策

卷十一 歷刑

十一

二六十七

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  
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  
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興弟邕言于興  
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  
盛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  
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  
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



并其眾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裔  
裔也國稱大夏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  
門不晝啟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  
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叅軍王買  
德來奔勃勃改姓赫連氏以子瓚率騎南  
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  
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  
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算無遺策矣此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五

三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  
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  
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  
我為帝王我歿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  
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黠好殺常  
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  
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嚚然  
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為魏  
所禽弟定僭號于平涼尋為魏所滅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  
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破多  
羅沒奕于婁之以女屈子身長八尺五寸  
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劍策

卷十一 歷代

五

三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與弟濟南公  
邕言于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  
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  
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  
乃以屈子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  
奕于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  
部眾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為不  
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



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  
終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  
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  
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奕干而并其  
衆潛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  
憚之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  
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  
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  
劍筴 卷十一 歷刑 十六

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  
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  
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  
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謂之誹謗  
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魏書 列傳

劍擊女尚書

咸康元年石季龍廢勒子弘立其子邃爲  
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  
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  
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  
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  
有寵于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  
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  
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劍筴 卷十一 歷刑 十七



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遂有疾遣所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劔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晉書

劍策

卷十一 歷刑

六

早

淫殘忍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呼前與語因抽劔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

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詰之竟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非史

若踐劔

宋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駟馬字為馬邊爪以駟

劍策

卷十一 歷刑

九

早

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若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之斷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劔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冷小



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  
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  
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  
氏之業自此衰矣南史

持劍先

北魏京兆王孫義繼長子字伯雋小字夜  
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叉妹  
夫除通直散騎侍郎叉妻封新平郡君後

劍筴

卷十一 歷刑

王

聖德皇后

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义以此意勢日盛  
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宴食典御轉  
光祿卿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义遂  
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  
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  
于内外百寮重踪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  
表起義以討义爲名不果見誅义尋遷衛  
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燕于西林

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义  
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  
殿义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  
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

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义于  
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自  
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  
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劍筴

卷十一 歷刑

王

聖德皇后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  
馬帛千匹初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  
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  
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  
情乃于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物其  
中又曾卧婦人于食輿以屣覆之令人舉  
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  
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姊妹婦女朋淫



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劔髀

侯景反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于是倍劔筴

劔筴

卷十一

三

三

有武幹兵刃又疆新破軍師參統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劔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甦即送付廷尉并

劔筴

卷十一

三

三



收其子姪並皆繫之

洪池劔敗

苻堅建元十二年夏四月下詔曰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劔策

劔策

卷十一

五

五

王統李辨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于河會城陷之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一作宿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非川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眾三萬助馬建軍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劔策

劔策

卷十一

五

五

帶挾劔

劉昱僭立改爲元徽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



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鳩之左右上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劉彧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為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為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劍筴

卷十一

主

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鋌手殺勃

等闔門嬰稚莫不嚮截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掠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槌拍鉞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槌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為樂無

所誅害則憂思草草于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為校具或乘以出入者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墟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嘯雞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于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于幄斬之

列傳

劍筴

卷十一

主

心淬劍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于中以心淬劍乃洞于胸聞者傷之

獨異志

劍擊檐輦人

索頭虜姓託跋氏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虢



年天賜九年治代神桑乾縣之平城立學  
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  
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  
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對木霜雪  
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  
墳龍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柩立象柳  
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  
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  
劍筴 卷十一 雜刑 未 二六九

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  
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  
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  
劍不齊  
劍人不如劍馬  
唐武后朝吉頊獲罪后怒曰卿所言朕飢  
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難  
劍筴 卷十一 雜刑 未 二七〇

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  
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數萬或乘  
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歿一人  
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  
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  
清河王和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  
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歿曰清河萬人  
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 列傳

馭朕時爲宮女侍側進言于太宗曰妾能  
制之然須三物一鍊鞭二鐵搯三七首鞭  
之不服則搯其首搯之不服則斷其喉太  
宗壯朕之志今頊豈足污朕七首邪貶爲  
安固尉 頸承劍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  
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



列于翊衛忽一日拔而翫之謂人曰此劍也可以荆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鋸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為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准之鎮戍有掌庖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為能吾之鋸鏃可劍筴 卷十一 周鼎 三十一

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犬一婢遂掣而雨奔晝則從于廬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為利方光少處為不利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輟浮渡殊無所損准帥得之擢

為裨將賜予甚豐 玉堂閒話

封劍括民財

後晉齊王開運中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

劍尸

初閔主王曦侍康宗宴 閔王泉廟 號康宗 金新羅

劍筴 卷十一 周鼎 三十一

獻珽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畜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劍示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誥躡知誥足揚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于中途舉劔示知誥而還已不及告

### 瓜試劔

南漢劉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劔斬之以試焉因斷其首嘗設鑊

劔筴

卷十一 刑罰

三

聖德堂

湯鑊床劔別等刑號生地獄

### 劔號肉蓮花

李守超為裨將從其元守真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劔剖賊之首為六分號為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為掠而至者亦懼其酷人頗冤之

### 劔囚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昭義節度使康君立

詣晉陽謁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孝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劔斫之囚于馬步司明日出之君立已歿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 暴惡阿育王劔

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于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于

劔筴

卷十一 刑罰

三

聖德堂

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劔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姪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對華極敷盛王見此華對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粗澀諸姪女輩心不愛王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對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絲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絲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黎凶惡搥打繫縛小男

劍筴 卷十一 屠師

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黎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不彼荅曰一切閻浮提有梟者我能淨除况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荅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荅言當以與願彼諸徒王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眾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鍊丸著其口中次融

劍筴 卷十一 屠師

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灰何次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按此法而治罪人

頸試劍

陸相辰出與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後五分矣蓋平生悔



客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度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北夢瑣言

### 二百大劍

劍筴

卷十一 隴州

美

聖德堂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眾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

難制誘殺之 南唐書

### 劍淫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儕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關至滄州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劍筴

卷十一 隴州

美

聖德堂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菴匡威曾問其年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于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頰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濶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人說李匡儕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



帥強淫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為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劍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北夢瑣言

羽人劍

湖州高彥夢一羽人持劍入卧内彥驚問其故羽人曰來為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彥妻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士入衙必與妻子訣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常往觀之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

劍英 卷十一 隕刑 三六 早推尊章 二五十三

言又召鄉丁為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澧則以畫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刀鎗弓矢常居左右晚年將敗謂郡吏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百姓租稅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它可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曾有言其怨嗟者集于開元寺詔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為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吳越王以其凶虐將伐之遂叛

劍英 卷十一 隕刑 三九 早推尊章 二五十三



劍筵第十二

樽流篇凡三十四事  
三十六條

求劍

里克伏劍

劍告勞

劍慚

釋劍

城陽宮伏劍

劍筵 卷十一

劍地立聖公

劍玦

止劍赦更始

劍罵諸卿

劍呼長樂宮

劍墮

按劍叱袁紹

按劍嘉德殿前

逆劍

讓劍

劍大呼

劍自刎

劍中鞍

劍自刺

劍攬

劍筵 卷十一

進劍斬宗黃

焚書折劍

劍擊闔

劍上食

飾五劍

請具劍

劍降

篲中人躍劍

劍驅

十萬橫磨劍

揮劍效唐軍

僧訪劍

劍筴

卷十三

二

劍筴第十二

明野錢希高撰

雲間陳繼儒訂正

投錄

樽流篇

樽流道之觀

筴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與

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夫國

之將亡本先撥也一旦膏夏微烟巫山

板蕩波之駭矣塵之飛矣玄鳥其不歸

矣象魏為虎豹之蹊矣危機潛伏可無

劍筴

卷十三

二

畏歟故著劍所以得復陳所以失焉春

秋之道有正春而無亂秋然舉往明來

匪微胡信自虞公終漢隱二千年間驕

虐不道之主輕薄于紀之臣何代蔑有

其翦焉傾覆之不暇而况能克有終乎

斯又何以守其貴耶夢得土田為失國

祥薦憐之兆雖有因而至焉然亦豈非

天哉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筴樽流



求劍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音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以利其璧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乃獻之又求其珪劍叔曰是

無獻也無獻將及我將殺我也厭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共音

里克伏劍

劍筴 卷十二 二 二

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

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臯其無辭

乎言欲加已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左傳

晉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

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

二君一大夫奚齊悼子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  
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  
死史記

劍告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

於周王孫苟吳大夫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

承其王事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吾先君

闔閭不贊救不忍被甲帶劍挺鉞音

鐸音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

去其國昭王遂至于郢音王總其百執事

弟不相能夫繁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夫

于楚不贊不以楚又不承其王命以遠我

二三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晉



其年吳會夫差不贊不忍被甲帶劍挺鉞

摺鐸遵汶伐博博齊登音登等相望于艾陵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歸不

稔於歲言代齊之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沂淮

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微于兄弟之

國兄弟諸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荀告于下

執事克能成事周王荅曰荀伯父命女來

劍筴成功也卷十二禮記四

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敬王也紹

之禮獻我一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遺民

之不祥余心豈忘憂郵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父

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

所謂方在

江夏郡竟陵縣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

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

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

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于

中原天舍其忠國語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

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

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

劍筴成功也卷十二禮記五

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

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

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乎執事周王荅

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

室何憂焉賜弓弩王作以增號謚已上

吳王還歸自池池息武散兵吳越



劔慚

吳王伐齊大魁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飢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劔筴

劔筴

卷十二 樽沅

六

吳王伐齊

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于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于奴虜此非大過四者乎太宰詔譏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劔筴

劔筴

卷十二 樽沅

七

吳王伐齊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劔杖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歎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鼻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



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

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絕書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

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

遁去晝避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餘杭山

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

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

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

劍筴 卷十二 傳流 九

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僂俚也王孫駱曰飽

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

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

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

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

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

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

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

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

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

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

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

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

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

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

劍筴 卷十二 傳流 九

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

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

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

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

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

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

國人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

且吳有大過六以至干亡王知之乎有忠



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弃其仇後爲大患大

劍策

卷十一

十一

吳越

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于人王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頓首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

劍策

卷十二

十二

吳越

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慚歎亦愧矣使歿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繫結組以罩吾目恐其不殺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書王以  
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吳越春秋

釋劔扼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  
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  
強何若言如猶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二國千乘

劔斨

卷十二

傳流

主

翠嶺草堂

之宋也

宋於七國時為千

築剛平

趙地缺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衛無東野詳  
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此  
則剛平趙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  
取之衛也芻牧薪採牛人也大者薪小者

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于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

還反言敗

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今朝行魏伐

邯鄲魏惠三十二年伐趙趙告因退為逢澤

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乘夏車夏取其

稱夏王夏中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薛質贊

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楚

郢不寤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

趙人聞之至枝桑魏地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劔斨 卷十二 傳流 主 翠嶺草堂

使陳毛釋劔扼扼夜戒有所擊委南聽罪

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北說燕內喻其百

械陽宮伏劔

蘇長君為奉車武兄從至雍械陽宮扶輦

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

二百萬以葬按械陽宮秦昭王所作

劔地立聖公

在今岐州扶風縣

在



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劍筴

劍筴

卷十二 權

西

早漢書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後漢書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劉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珪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珪繡衣御史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珪亦也今劍筴

劍玦

劍筴

卷十二 權

五

早漢書

止劍赦更始

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

黃圖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

而之中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

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

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更始敗乃

劍笈 卷十二 傳流 七

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作平或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

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

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

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殺于盆子赤

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

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為長沙王

劍罵諸卿

至臘日樊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

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

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謬誤者以刀削而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

劍笈 卷十二 傳流 七

請其書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

音洪劔罵曰諸卿皆老庸也今日設君臣

之禮反更殺亂

殺亦兒戲尚不如此皆可

格殺

相拒而殺更相辨鬪而兵眾遂各踰

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

聞之勸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劍呼長樂宮

赤眉立劉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



後探札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救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噓兄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劉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中所以覆髮也續漢書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太子有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

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終澹油屏泥於紙前終澹

劍英卷十二絡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飾續漢志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

也而猶從牧兒遨樊崇雖起勇力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

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

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印等連和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女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謹音謹也謹音火亮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劫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辭由是皆復固守後漢書

孫程與王康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閭顯弟景為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

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劍英卷十二斫鎮不中鎮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又其

胸禽之送廷尉

按劍叱表紹

靈帝崩表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勝太

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  
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  
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  
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似董侯似可今當  
立之紹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宜干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  
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  
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

劍筭 卷十二 王

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表紹揖卓去坐  
家故不懸節于上東門洛陽城東北而頭  
取害董卓以表紹奔節而奔冀州後漢書  
拔劍嘉德殿前  
何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  
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歛音

反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

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

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

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憤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

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

劍筭 卷十二 梅元

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

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

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于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後漢書

逆劍

趙染新豐人初為晉南陽王司馬橫牙門

將戍滿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眾歸

劉聰聰以為平西將軍次于新豐東晉將



索綝率兵討之，淝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淝曰：「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是乃斬徽。」前趙錄

讓劍

苻堅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不

劍策

卷十二 博流

五

翠臨草堂

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啟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張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秦書陽秦書夏四月師次沔北秦書刺史朱序

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不軍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

陷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不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眾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當先受獎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劍策

卷十二 博流

五

翠臨草堂

及不至攻西北隅果潰眾便移固新城不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為夫人城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不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不等費廣無成實宜貶。」但師已久淹不可虛反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不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

前秦錄

劔大呼

永和十一年即張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自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劔筭

卷十二 傳流 五

張瓘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為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

劔筭 卷十二 傳流 五

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臧九月次于武始大澤混等為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登神雀觀琚嵩殺祚守門卒歿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納混等領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



靈曜庶弟玄靚為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按劔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長奮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域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亡前涼錄

劔筴

卷十二

五

平陽書院

劔自刎

張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玄靚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別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

劔筴

卷十一

五

平陽書院

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利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辜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它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



走邕以劍自刎而死于是悉誅邕黨前凉錄

劍中鞍

義熙中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等伐蜀齡石等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譙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岷築城以拒之齡石率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

劍筴

卷十二 楊流

五

平模軍

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真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犇潰縱奔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軌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

劍自刺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

劍筴

卷十二 楊流

五

平模軍

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為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咲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閣迎奏為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為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  
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  
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  
未朞年之間齋世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  
承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監子各數  
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割  
擊破碎之以爲笑樂若嘗裸袒著紅縠襪  
雜采相服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

劍策

卷十二

三

聖德

御物甘炒杖宮人寸斷用之數世祖招婉  
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齊龍駒尤親幸爲後  
閹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孝帝幸  
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  
氏爲尼以餘人代之高宗慮變定謀廢帝  
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詵蕭坦之等於省誅  
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  
拔殿加朱衣于上北入門三失履王晏徐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  
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閹  
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詵領  
兵先入宮截壽昌閣帝走向凌姬徐氏房  
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  
謀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詵  
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

劍策

卷十二

三

聖德

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  
弄殺之南齊書本紀  
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取養而矯情節詐  
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  
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  
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  
居未幾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猶住西州  
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營



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  
 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于黃牋  
 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初昭業在西  
 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歿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  
 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為婆劉  
 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為此也及  
 在東宮賸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賸早  
 劍筌 卷十二 三

歿與何氏書于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  
 三十六字遠之大斂之始呼賸伎人備舉  
 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  
 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因乞留過賸葬  
 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賸所  
 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閹人徐龍駒造宅于  
 其處為馬埕馳走陸馬面額並傷稱疾不  
 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賸

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  
 入閣便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  
 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  
 如此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  
 哭聲響徹耳自賸葬後昭業微服而出游  
 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群小共  
 作鄙蕪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技儻日  
 日輒往以此為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  
 劍筌 卷十一 三

令蕭鸞初蕭賸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齊庫  
 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  
 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  
 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  
 紅繡襪衣或錦帽改年為隆昌以黃門郎  
 周奉叔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請款  
 為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  
 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



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奸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書敕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

劍筴

卷十二

楊流

孟

早懷草堂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悛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姪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歿者十餘人

劍攬

劍筴

卷十二

楊流

孟

早懷草堂

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矣及升御狀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取是衆聞咸笑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對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  
 景纂修南郊路偽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  
 斫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乃  
 驚惡之使悉所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于  
 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封重青必彰陝  
 西之瑞王僧辨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軍聞  
 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歎曰  
 咄咄咄此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劍攬  
 劍筴 卷十二 梅流 三五 早梅草堂  
 繼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  
 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  
 亡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  
 二子挂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  
 口百遺一 二大航南岸極日無煙老小相  
 扶競出纜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  
 徹于石頭僧辨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  
 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

知僧辨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  
 推墜二子于水自滬濱入海至胡立洲前  
 太子舍人羊鯤殺之 南史  
 進劍斬宗黃  
 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明日至柵下  
 裴叢裴機朱買臣謝答仁等開枇杷門出  
 戰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梁元  
 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劍筴 卷十二 梅流 三五 早梅草堂  
 遂止宮外宿民家移居祇洹寺魏于謹令  
 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信州刺史徐世譜  
 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于馬頭遙為聲  
 援是夜帝巡城尤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  
 者帝裂為書趣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  
 以至矣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  
 門出戰皆敗還帝又移居長沙寺朱買臣  
 按劍進曰唯斬宗慆黃羅漢可以謝天下



買臣罪其誅還建康也帝曰曩是吾意宗黃何罪二

人退入衆中

### 焚書折劍

江陵城陷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珪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庾子山哀江南賦玉軸揚灰龍文折

劍筴

卷十二

流

二

柱

### 劍擊闔

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斬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督使鍊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為昏所詰辱

### 劍上食

煬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裴仁基為河南道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

劍筴

卷十二

流

二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于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飾五劔

李錡以父廕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瑋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錡錡遂阬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劍笈

卷十一 一 梅流 聖 二 五 六

類虬鬚者為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為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倔强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判官王澹為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諭又齎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殺解之囚于別館遂稱兵飾五劔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惟良而蘇州刺史李素為鎮將姚志忠所繫釘於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敗得免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劍笈

卷十一 一 梅流 聖 二 五 六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

唐書

請具劔

興元三年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團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



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城閏月十五日城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城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結贊所執結贊又謂城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剗劍珮城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它慮

劍策

卷十二

望

望

結旄命仗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它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城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城判官鄭弁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表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

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

唐書

劍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于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伍乃召耆老訊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葦夜遊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繫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

劍策

卷十二

望

望



亂砍斫止之衆愈怒其執二人詣仁厚仁厚命善食而械之

篁中人躍劍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守也有望氣者謂緒曰車中有王者氣于是緒劍筴 卷十二 雜 三五十一 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凡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違基指妻子羈旅外鄉爲郡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鬚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

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禽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劍驅

田令孜奉僖宗發瑤雞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爲清道斬所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璽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

劍筴

卷十二 雜 三五十一

三五十一

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瑤雞荆南斗米直四十餘緡食甲鼓皆盡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

十萬橫磨劍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



以爲回圖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

往來販易

于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

說帝囚榮于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

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

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劍筴

卷十二

吳

二百七十三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

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

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

悔也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獲舉且欲爲

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

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其後晉降契丹契丹主詰延廣曰致爾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

揮劍歿唐軍

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主謂皇

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口口俟彼刀鋸

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

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王

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到梁主持之曰與

劍筴

卷十二

吳

二百七十三

君俱死麟遂弑梁王因自殺

僧訪劍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

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獄繫

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疾者其子檢校左

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

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告

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晏奉聖控霍馬

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誥之業入朝  
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辜  
惡籍沒其家

劍筴

卷十二 傳流

哭

單帳草堂 五十三

劍筴第十三卷標目

輔下篇 凡三十一條

觀劍

靈臺劍 凡三條

劍反桃

吳賜屬鏤劍 凡八條

越賜屬鏤劍 凡三條

偽授劍

劍筴

卷十三 轉

單帳草堂 九十四

劍怒食馱馱

杜郵劍 凡二條

嘗饋賜劍裁

縮劍

沙丘詐劍

劍盼

劍叱

拔劍嘉德殿前



不及劍

築鑲追劍

夢執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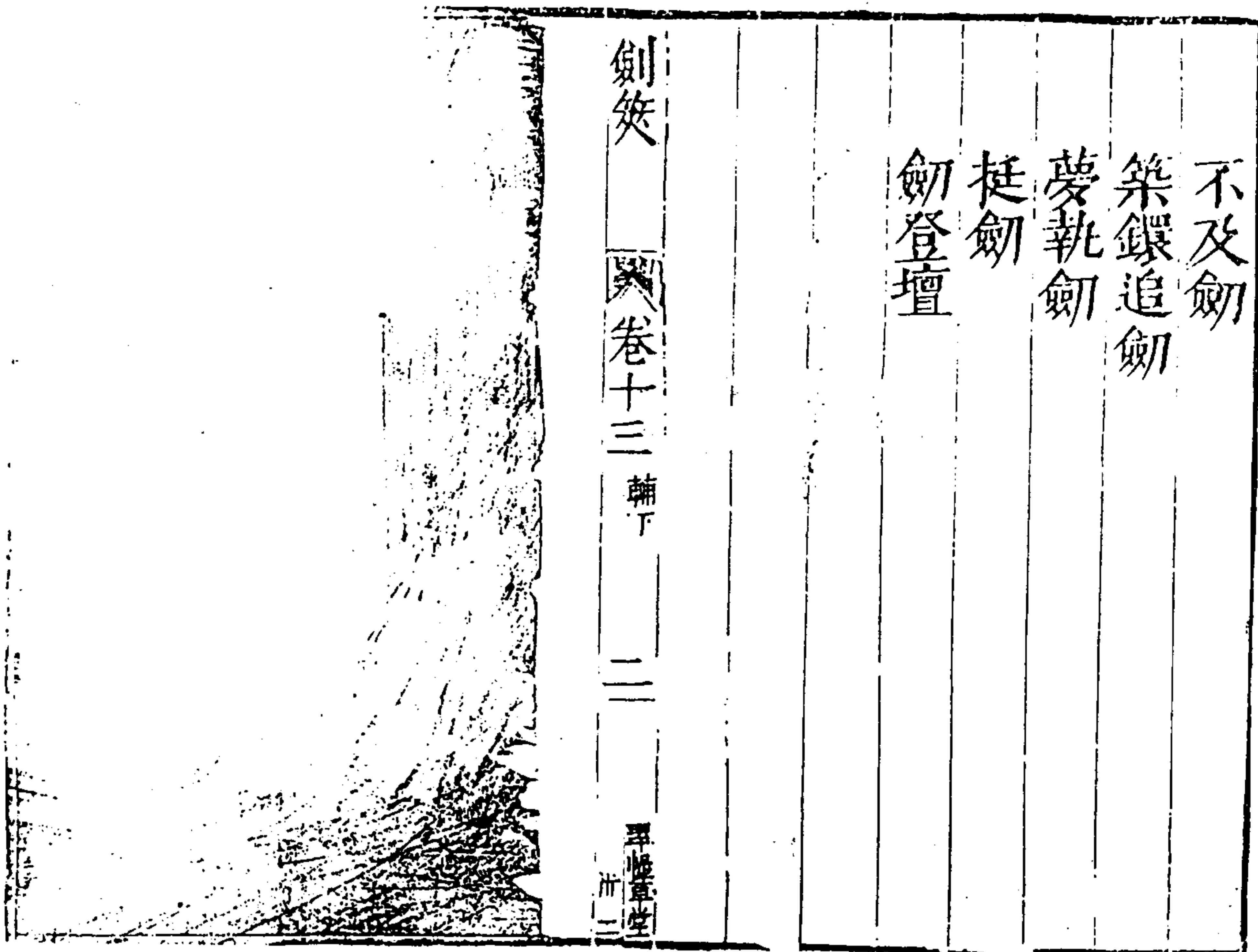
挺劍

劍登壇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單惟堂



劍筴第十三

輔下篇

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筴曰管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尼父臨  
 河而還故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而懼  
 然于不逢時之君子也嗟乎處君臣父  
 子之間競載驕王而像其意亂人以成  
 其事而後諫弗能賞既有獨嫁貞臣拂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士就歿若飴惜也紫電青霜之鏑不以  
 刺佞諛而反以賊忠義豈非冤哉豈非  
 冤哉籍中所紀二三熊羆之將赤心之  
 臣其人莫非矢軀力于危年瀝忠貞于  
 版蕩卒之丹誠莫亮白刃先指使勞動  
 無惟蓋之報寢廟與禾黍之悲千載而  
 下猶能令劍血新也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居明夷之世者乎筴輔下



觀劍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于內朝親

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餞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

人之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辟矣已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也趙盾已

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

者是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宮中之門謂之

劍筴卷十三 轉下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彼何者始怪何

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為畚乃言夫至怪而呼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

之為解也吉音十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

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趙盾曰是

何也曰膳宰也上宰則殺膳宰者熊蹯不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支解

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

趙盾趨而再拜趨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

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

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或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

趨而出本欲諫活君以拜謝知靈公心

作焉作慙貌慙慙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

往殺之某者本有姓字勇士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於也

劍筴卷十三 轉下

上其堂則無人焉但言焉絕

門守視者故俯而闚其戶俯視頭方食魚

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

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

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子為晉國重

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

矣命也遂刎頸而死勇士自斷頭也傳極



出於車門擊折孔子曰禮靈公聞之怒滋  
欲殺之甚也寧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  
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  
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駟乘有  
乎趙盾而入也然壯放乎堂下而立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劍焉授其首靈公因  
劍筴 卷十三 四 翠樓堂  
欲以推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  
之由人曰知之自踏階而走踏猶超遠  
公有周狗之狗所指如意謂之葵犬四尺  
呼葵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  
而踐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  
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甲

而乘之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  
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暴桑蒲蘇桑傳道此  
者明人當德趙盾曰子名為誰報之曰吾君  
孰為介與此甲也猶曰吾晉君誰為子之乘  
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  
去不望報矣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  
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趙穿緣民眾  
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也趙穿緣民眾  
劍筴 卷十三 五 翠樓堂  
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  
于朝後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  
雖不君臣不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  
可以不臣而立成公黑臂惡夷俾猶不  
書剽立公羊傳  
靈臺劍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太  
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  
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



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吾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禴祥妖孽天之道也嚴恭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六

聖德堂

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禴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

劉河

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嗣而膳于公也膳昨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春秋呂氏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亂謂後申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七

聖德堂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生母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劍策

卷十三

八

罕

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諧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也殺梁傅

楚辭惜誦篇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漢東方朔七諫晉獻惑于驪

姬芳申生孝而被殃

劍反桃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豸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

劍策

卷十三

九

罕

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龜御駮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駮尾右挈龜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  
桃挈領而死晏子春秋

吳賜屬鏤劍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  
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  
欲于我吳欲得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十一

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石田不可耕也越不為沼吳其民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

孫于改姓為王孫欲辭吳禍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

死艾陵役也將死曰對吾墓櫛櫛可材也

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極也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  
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疥癢音介

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

艾陵在魯京公虜齊高國以歸高國惠子讓

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

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

請試嘗之貸粟以上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十一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

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主王

前欲伐齊負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

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其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

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史記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

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敗楚于柏舉今而昭王奔隨

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遽以念惡居則

念為惡出則罪吾眾謂吳民離體撓亂百

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聖德堂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式用靈神

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

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計慮以不

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命曰余令而不違莫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

正心吳國猶世世繼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得謂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謂不

師復為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而驟救頃

以時不失今王無以取之言無德政而天祿亟

至至數是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碎易疾以

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

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

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而投之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聖德堂

於江國語吳王伐齊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

達于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讐于楚

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

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

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

眾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劔吾師賴天降

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



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于吳則何力  
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  
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  
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  
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  
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  
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碎易乃見王  
之為禽負誠前死挂吾目于門以觀吳國

劍筴

卷十三 下

西

吳越春秋

之喪吳王不聽

吳越春秋

于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  
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  
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  
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  
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  
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  
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

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  
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  
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  
于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  
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  
至于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  
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

劍筴

卷十三 下

五

吳越春秋

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  
之劍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  
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  
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  
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  
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  
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  
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忘我定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  
 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  
 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  
 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  
 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  
 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  
 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  
 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去 早惟草堂  
 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  
 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弃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  
 來往蕩激崩岬于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  
 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子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眾曲矯直一  
 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

劍筴 卷一三

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  
 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  
 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  
 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  
 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  
 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  
 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  
 眾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七 早惟草堂  
 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  
 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  
 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  
 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口萬物歸神大  
 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  
 水仙也 越絕  
 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

三四五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寧復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于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六

翠樓草堂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劉向說苑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豁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可乎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九

翠樓草堂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與師以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劍筴

卷十三

于

聖德堂

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衲不玄帶劔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為邦珪越王句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與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劔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

越絕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劔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鯁魚皮裹吾尸投

劍筴

卷十三

于

聖德堂

于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馬錄異樂毅報書燕惠王晉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吳達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  
不同量是以至干入江而不化 **楚辭**  
吳信讒而弗味去子胥死而後憂

越賜屬鏤劍

越王反國召相國大夫文種而問之吾聞  
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  
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  
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吳越

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  
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  
子胥于吳王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鬼死  
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  
大王問犯王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  
默然不應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  
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  
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

下謀吳之前人于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

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

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越王遂賜文

種屬虛虛當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

宰而為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

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

范蠡去自齊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鬼死走狗烹 狡一越王為人長頸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吳越

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

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

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 使

淮南子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

報怨雪耻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

而身伏屬鏤劍而死此皆達于治亂之







聖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慙尹  
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水經注

太史公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阡馬服誅屠四  
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  
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劍策

卷十三 輔下

三五

聖德堂

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  
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  
遂賜劍死于杜郵 晉潘岳西征賦索  
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  
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狗國定  
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反推怨以  
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差  
于閻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

嘗饋賜劍裁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  
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  
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  
臣近臣即斃文王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  
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  
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  
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枉死

劍策

卷十三 輔下

三五

聖德堂

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  
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  
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為蜀  
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  
之 華陽國志

縮劍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  
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



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  
 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  
 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曲不合于趙  
 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  
 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惡  
 也之王令人代使趙趙趙武安君至使韓  
 倉數數列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為壽  
 劍筴卷十三 下  
 于前王壽而揖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緹名牧  
 病鉤短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王起居也恐懼死鼻于前不敬者  
 不及地為不敬其鼻死  
 故以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  
 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  
 摺摺也蓋為木接手可纏之以布願公  
 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

縮劍將自誅謂當自誅也乃曰人臣不得  
 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此言殺之  
 史言牧不受言韓倉之也出諺門也別  
 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啣劍徵之  
 于柱以自刺口啣劍不自知其可武安君  
 死五月趙亡戰國策  
 沙丘詐劍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長子扶  
 劍筴卷十三 下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  
 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隱姓  
 名遺秦將章邯鄲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  
 第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王  
 第十子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  
 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為  
 變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臣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共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劔筴

卷十三

下

幸

劔盼

鄒陽既被譖于梁王王繫之獄乃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夜眾莫不按劔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也前布衣家居之士身在貧羸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人主必襲按劔相盼之迹矣史記本傳

唐王維詩白首相知猶按劔朱先達笑彈冠李白詩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閩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劔懷珪空長吁魚目復嘲哂寸心增煩吁

劔筴

卷十三

下

幸

幸

劔叱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陳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



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  
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  
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  
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  
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  
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劍筴卷十三 輔下 三  
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迎逢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  
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  
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  
為棟梁柱石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送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宮騶騶也  
也騶馱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  
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後漢書

### 劍踊德陽殿

竇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  
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  
劍筴卷十三 輔下 三  
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彪音立送北寺獄陳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  
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  
史祝璿雜考彪辭連及曹節王甫勲水即  
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  
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而當盡見族咸曰大呼曰陳蕃竇武奏



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其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其盟誅武等嘗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祭信閉諸禁門原自承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拜王南為黃門令持節送北寺獄收尹勳

不及劍

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復當具自主上欲以嘗知恪意答曰當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思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密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五

三五五

滕裔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裔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門直當進恪踟躕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則飲所賞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取諸葛恪恪驚起杖劍未及而峻亦交下

築環追劍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五

三五六

非魏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于是屢譖勰于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閭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于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



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  
 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  
 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  
 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  
 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  
 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  
 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五

珍將武士賁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  
 何罪見殺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已珍曰至  
 尊何復可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  
 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  
 士以刀鑲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  
 見殺武士又以刀鑲築勰勰乃飲毒酒武  
 士就殺之向晨以襚裹尸輿從屏門而出  
 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夢勰妃李氏司空

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埋殺人天  
 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  
 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于東堂給東園  
 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  
 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  
 于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  
 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  
 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五

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纓輅  
 九旒虎賁斑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  
 涼車 魏書

夢執劍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  
 翊萬年人也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  
 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  
 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阨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  
 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  
 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魏虜託跋燾僭  
 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枉請高同  
 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  
 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  
 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  
 劍筴 卷十三 下 聖德草堂  
 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  
 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  
 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  
 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  
 蓋高誠感之力也 梁高僧傳

德宗賜渾氏劍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  
 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劍一口

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  
 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  
 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  
 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柏金彩尚存  
 畫像少年表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彩  
 抱胡須人表生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  
 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  
 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陽問之對曰向挾  
 劍筴 卷十三 下 聖德草堂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  
 法 畫樓

挺劍

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  
 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  
 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  
 彈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  
 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譜錄類



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錢撾殺王親吏將佐  
無敢言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  
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強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  
幄夏貯于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  
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聖 聖

于大與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  
于城使翟處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  
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 唐關

劍登壇

南渡王將祀園丘前三日中書舍人鍾允  
章率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  
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聖

聖

章叱之彥真驅入宮告允章欲于郊祀日  
作亂南漢王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  
清宮使龔澄等其証之以彥真言為然乃  
收允章繫合華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  
薛用丕禱治之 五代

劍筭第十四卷標目

謹廩篇凡三十九條

劍帶笏凡四十一事

劍賞盜

劍芥

越大夫對劍

教民劍

計劍

劍筭

目

一

劍莫非古法

劍異

楚劍凡二條

孫卿論劍凡二條

劍客

尊劍

劍養

劍恣

憂劍

考劍

劍借

按劍識去就

劍擬黃門郎

劍權奸

劍不解身

橫劍

劍筭

目

二

劍叱部曲

勸還劍

劍媚

劍崇風教

抽劍立符登

劍倖

劍留免劍

劍防



劍無金玉之飾

劍異議

劍疑

劍斬狼子埜心

陳劍亂

劍詣

秦軍人不劍

禁賣劍

劍筴

劍于祠

目錄

三

劍筴第十四卷

明甄賈希言議輯

海虞劉憲詳訂

長安劉維授錄

謹原篇

昔龜策石之言聖王所以為慮也其說在韓非子之論弋矣

筴曰尋才始于毫端燎原基于燧燄故

知既生冥冥福生宵宵倚伏之間盈虛

之會觀幾尋微不可不早已夫劍之折

也必先有聖聖人見之早故萬物莫能

傷余志劍中之英識者上而邦君大夫

劍筴

卷十四

一

罕謹堂

下而謀臣策士其人不言則已言則于

國家成敗安危之理經權逆順之宜得

失是非之鑑罔不燭照數計于胸中者

焉其或嘉謀不用卒及顛越翫哉曠既

曾莫之恤毋猶懷刺犀之鏑而不善韜

厥鋒者哉鄭長者有言虛靜無為而無

見也其可以為此原乎詩曰戰戰兢兢

又曰不敢戲談筴謹原

劍帶笏

周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劍之小也能殺故恐其劍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又特之則塞民于兌兌耳目與口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

劍筭 卷十四 二

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脊脊被髮也水鷲鳥冠也知文者冠鷲解其劍而帶而載之木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良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又喪以置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龍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

劍賞盜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從木册反詰起詰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者之何

劍筭 卷十四 三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焉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劍斧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日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俾大衍俾謂焚燒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泰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禁也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夏之禁也劍斧卷十四四

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奸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行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謂流于隈防故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焚謂流于隈防故草草集則天冬雷地冬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效者生宜蟄者鳴宜多謂草山多蟲蠹蠹即六畜不蕃民

多天歿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無也馳車充國者追寂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窞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管子

越大夫對劍

大夫文種范蠡對越王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三守累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太公六韜

劍斧

卷十四

五



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充吾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羗里之囚此云玄狐 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

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剝之利百鍊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陸

劍筭

卷十四

六

軍機處

籍二氣其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

吳越春秋

教民劍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

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死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

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彊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致遠國

劍筭

卷十四

七

軍機處

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立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蔬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型用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劔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劔之利也墨子

計劔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劔筴卷十四而效者不可勝數今管計軍上竹箭羽旄帷幕甲盾檟劫住而靡弊賄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劔乘車其列住辟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效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效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效者

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反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墨子

劔葬非古法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劔筴 卷十四九 葬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犯而後哭滿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歿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凡夷道歿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紼之不合道之不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具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



此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  
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  
中棺革闔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  
播捺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

劍筴

卷十四 謹原

十一

墨子

劍異

子墨子曰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  
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  
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  
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  
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  
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  
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  
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  
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北  
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  
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澗也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管者之慮也非

劍筴

卷十四 謹原

十一

墨子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  
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滅  
之利也而愛滅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  
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  
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  
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  
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  
吾利者籍滅也歟而天下害吾特養滅也



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  
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  
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楚劍

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王曰吾聞楚之鍊劍利而倡優拙夫鍊

劍

卷十四

三

三

劍利則士勇奮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  
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  
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春秋  
外傳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  
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  
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

亾也卒以成霸焉

劉向  
說苑

孫卿論劍

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惟  
孫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  
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  
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詩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

劍

卷十四

三

三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  
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  
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陘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



以隄徂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于賞蹈利之兵庸徒嚮賈之道耳夫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總總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劍筴

卷十四 二六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荀子 史記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

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

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 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

卷十四 五

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懷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距而詐桀猶有王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撻拂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隄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就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惜毒蠱蠱之人雖桀



蹈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  
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  
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  
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  
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  
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  
詩曰武王載旃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  
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劍筴

卷十四

去

二八七

劍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  
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七曰威強何  
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  
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  
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

之容養必歿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  
利不爲已者必歿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  
其私此之謂威強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  
道成姦世主所以墮劫失其所有也不可  
不察焉

尊劍

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  
之士

劍筴

卷十四

七

二八六

劍養

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  
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  
先生諸先生謂后儒以文學取犯禁者誅  
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儒俠皆法  
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  
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  
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譽之



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韓非

劔蝨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口稱先王之道以籍託於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

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

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也社稷之

利害此從言之士有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

劔劔卷十四 漢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司天監置立春夏

之禁比使士有害於國法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

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沸靡之財謂監

也蓄積待時而牟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

蠹也蠹害也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

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

亦勿怪矣反言也收上

憂劔

嚴安者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

聞鄒子曰鄒衍之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

也以行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有

易則易之可變易者故守一而不變者未

暗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音

素節止也素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劔劔卷十四 漢

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微要末也音工

未不可徒得也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

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而世不

知知也故姦軌浸長也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文過其實也文飾也采者教失而偽采淫泰非所以



一第... 卷十四... 漢書

範民之道也範調為之立法也今天下鍛甲摩劍

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

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漢書

考劍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

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

劍筴 卷十四 漢書

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

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于誣闇疑惑而已

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

十孫父母不察精悞則勉力者懈弛而惰

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

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羣臣恣猥治

公事者哉 潛夫論

劍僭

元帝初即位徵貢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列車輦器物

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

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成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

劍筴 卷十四 漢書

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

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

亦相放效衣服履袴刀劍亂于上主上

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

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



日夕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省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下臣

劍筴

卷十四

三

漢書

按劍識去就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馳射由是好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將帥之事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

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其謀曰劉子與

邯鄲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其謀曰劉子與

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且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麟鳥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弁道聞光武在廬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

劍筴

卷十四

三

漢書

劍擬黃門郎

章帝時下邳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寶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



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讀  
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貫赦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許  
市夜反也慘失中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後為御史中丞後漢書

### 劔權姦

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迂者劔次同  
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奉御內

劔筴

卷十四

二

單據堂  
二六四

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  
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憾焉殺議郎邴  
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  
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  
左悺上呼超悺音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  
專朝迫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青今欲  
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  
之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

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  
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辜復  
何狐疑于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  
決勿得數言恐為人疑惑冀心疑超等使  
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徐璜具瑗  
勅交收憚自外謀國不軌於是帝幸便殿  
召公卿勤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吏比  
景卿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劔士卒千人  
劔筴 卷十四

### 劔不解身

樊楚字文高為郎每嘗直事駐車待漏雖  
在閑署劔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  
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慎重東魏漢記

橫劍

趙憲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必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

劍筴

卷十四

主

二五六

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軍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規謀也憲上復緣邊諸郡并二州由是而定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于常山居庸間至二

十六年復令遷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遷人蓋憲至此請徙之令當也

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與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與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後漢書

劍叱部曲

劍筴

卷十四

主

二五六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太祖與表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



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翳赤江宮  
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  
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

勸還劔

法正既臨蜀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  
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從橫將  
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操之疆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與變

劔筴

卷十四

五

華陽國志

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翼遂翻飛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  
人才捷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劔侍  
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華陽國志

劔媚

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  
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為會稽

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  
及道子輔政遷中書令與道子持威權扇  
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  
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  
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愆罪衣女子衣  
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  
晉孝武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  
俾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愆遂諂媚於

劔筴

卷十四

五

晉書

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  
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安帝即位  
國寶復事道子叅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  
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  
國寶為名道子既不能俱欲委罪國寶乃  
收付廷尉賜歿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  
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  
滿其室



劔崇風教

吉成詵南安人也風韻秀發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歎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劔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後秦錄

抽劔立符登

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

劔筴 卷十四 漢 主 二四五

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及為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君決之眾咸以為然會七夕大宴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口路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而志

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異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使請命于符丕八月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前秦錄

劔筴 卷十四 漢 主 二五二

劔倖

馮跋立夕陽公高雲為主跋進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皆決于跋兄弟初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太平元年高雲為倖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



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  
公斬之乃拔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  
仁于庭中群僚請跋為主北燕錄

說留免劍

宋太始中晉平刺史王休祐性剛狠前後  
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休祐從上于岩山  
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闔上遣左  
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  
劍筴卷十四 拉殺之先是建康民間訛言荆州刺史巴  
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  
若憂懼詔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  
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  
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殿下聲  
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帶甲  
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  
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  
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

宋書

劍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  
弱王侯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  
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  
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  
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  
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  
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多自往而  
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  
相由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  
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  
疾不自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廢人恃親

劍筴

卷十四

三五



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  
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詔神  
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  
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禪崇萬一竊謂  
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  
甦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  
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

劍筴

卷十四

五

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  
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  
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  
煩自隨百僚修請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  
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于候  
貴王器甲於私為用益寡自金銀裝刀劍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  
之素庶善者無惡惡者止刻

劍無金玉之飾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  
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  
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  
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亡方聽斷昭察不  
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勛舊性好周給每  
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  
擢人授任在干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干

劍筴

卷十四

五

所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  
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  
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  
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  
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  
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貸置之第  
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  
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  
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史

### 劔異議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鬪  
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  
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  
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  
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

劔筴

卷十四

三

二

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  
平勵鄉人欲圖扣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  
乃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  
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僻自守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  
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  
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

北史

### 劔疑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惠孝  
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  
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李遠曰立子以嫡  
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  
嫌請即斬信復起拔劔周文亦起曰何事  
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

劔筴

卷十四

三

二

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尔  
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  
授小司欸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  
軍復鎮弘農

北史

### 劔斬狼子埜心

後周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有膂  
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  
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



拔獄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  
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  
議執元進祐曰狼子桀心會當友噬今若  
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太決也于是召  
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  
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  
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  
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  
劍筴

劍筴

卷十四

漢書

夫

二四六

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劍臨  
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  
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  
以視于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  
此知重之

陳劔亂

崔融則天朝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稅關  
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未遊欲止抑  
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  
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  
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  
人無所容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  
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豪宗惡少輕死重  
義結黨連群暗身則彎弓睚眦則挺劍聞  
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不南走蠻則北走狄  
矣

劍筴

卷十四

漢書

夫

二四六

劔語

唐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  
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  
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倭而險行僻而  
驕折支勢族砥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  
下猛若虺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  
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



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  
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  
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  
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齋  
骨肉俱盡朝野僉載

### 秦軍人不劍

王播字明敷曾祖璉嘉州司馬祖昇咸陽  
令父恕揚府叅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

劍筴

卷十四

二、五二

聖

聖

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  
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為京兆尹  
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  
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  
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  
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  
考課為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  
重之類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

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  
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為人  
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為號州刺史李異領  
鹽鈇奏為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  
夷簡為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  
月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  
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  
禽紆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  
劍筴 卷十四 聖

### 禁賣劍

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禁賣  
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  
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  
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

錢分

劔于祠

明宗長興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  
位于其子希聲殷卒遺命諸子相繼寘劔  
于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  
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  
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詞  
而已

劔筭

卷十四

聖

劔筭第十五

恢度篇

凡三十九條  
凡三十五事

劔和

凡二條

雅琴奏劔

盜跖按劔對孔子

拔劔屬屈盧

劔鷄

解劔為弟子

劔筭

目

劔闢

帶劔出胯下

陳兵觀劔

劔共車

守劔

凡二條

解劔去仇

手劔責張讓

按劔叱督軍



劍驕	劍激	劍濟	臣劍	答劍	掣劍	席下劍 <small>凡二條</small>	引劍事	劍筴 目 二	劍憚	讓劍表	劍頸色不變	却劍	劍升殿	慙劍 <small>凡二條</small>	封劍往蔡州	邾劍
----	----	----	----	----	----	---------------------------	-----	--------------	----	-----	-------	----	-----	--------------------------	-------	----

罷劍備	俟劍	按劍結衣襟	劍逐重臣	劍計事	劍筴 目 三
-----	----	-------	------	-----	--------------

劍筴第十五卷

明韋錢希言輯 豫章鄧漢訂正 黃陂張大猷授錄

恢度篇 德大則無所不容故曰恢度

筴曰荀子有言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夫民有血氣則有爭心讓之與爭相去千里唐許以天下讓而擔夫爭一錢之微豈非有餘不足之謂歟古昔聖賢所以守道不變恭謙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一

萃樞草堂

自衛臨患難而罔思苟避履危機而能以歸全雖白刃當前曾無撓色匪大勇之若怯也抑虛懷之足受乎故君子服劍將以擁衛安身而實有弦韋之義焉採聖哲揆賢豪要若孔子之於匡人句踐並未始有其讓焉者也卜商而下數公者之度恢乎美矣雖仲尼之門不能過也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筴恢度

劍和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盛悻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女欲聞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二

萃樞草堂

名爲戮我於天下爲女悲歌而感之女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瓦解而去 葉操  
孔子之宋 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匡適陳過匡匡人圍之  
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史記孔子過匡類淵爲御以策指之曰昔  
吾人此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當暴匡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 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



曰惡音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  
世俗之惡好勇鬪狠之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  
者為咎謂獲殃害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  
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  
路怒奮戟將下關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之  
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  
也夫由欲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  
之曲三終說苑同莊子曰八解甲而罷孔子遊于匡宋  
劍筴 卷十五 三

雅琴奏劍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琅琊起觀臺臺周七  
里以望東海歿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  
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  
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陽一作夷  
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歿士三  
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陣到越  
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  
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  
劍筴 卷十五 四

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  
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  
從銳兵任歿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  
于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趙博越

盜跖拔劍對孔子

孔子往見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  
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歿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惠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惠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惠也凡人有此一惠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五 聖德堂 二六十五

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百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惠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辟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六 聖德堂 二六十五

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惠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惠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  
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耳  
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崇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劍筴 卷十五 七

飾行非世抱木而歿申徒狄諫而不聽  
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所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  
無異於磔磔竹大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  
名輕歿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  
臣者莫若王子比于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  
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于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  
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  
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歿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歿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九

琴樓聖堂

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無往見盜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為無病而自炙也莊子雜篇

拔劍屬屈盧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拔劍屬之于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

與我必殺子屈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可乎吾聞知命之士利不動死不忍人臣時生則生時歿則歿其可劫乎白公勝乃內其劍劉向新序

劍鷄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鷄也鷄去乃縱鳩鷄逐而殺之信陵君暮不食曰鳩避患投我竟為鷄所殺我資之令左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十一

琴樓聖堂

右捕鷄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者由是義聲益著烈士傳

解劍為弟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闔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闔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



歿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  
 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  
 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  
 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  
 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  
 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  
 臣聞君辱臣歿君退則可不退則臣以血  
 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士 翠幘堂  
 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  
 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  
 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  
 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墨子  
 劍關  
 今併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  
 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

而逐之不避歿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  
 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 荀子  
 帶劍出胯下  
 韓信釣于城下諸母漂 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我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如言公子也○劉  
 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張晏云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士 翠幘堂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歿刺我不能歿出  
 我袴下 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  
 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 下即胯下也何必須作胯下 于是信執視  
 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 戲一作 無  
 所知名 史記漢  
 唐李白詩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



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  
咤從此與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陳兵觀劍

建武三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于

湖湖縣故城在今號禹復敗走赤眉遂出

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于嶠底嶠即

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十三 聖德草堂 二八五

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效耳樊崇乃

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珪劍及玉

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

壁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宜陽

帝令縣厨賜食眾積困餒十

餘萬人皆得飽飲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臯當應歿猶幸上憐赦之耳帝

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蚩又謂崇

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

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

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若臣計謀歸

命聖惠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

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

劍筴 卷十五 恢度 十四 聖德草堂 二七五

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鑿中錚錚傭中

佼佼者也說文錚錚金也鑿之錚錚言微

佼佼者也有剛利也佼佼好貌言佼佼者

凡傭之人稍為

劍共車

寂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

於潁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

劍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

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



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僥  
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  
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  
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乃勅屬縣  
盛供具儲酒醪說文醪兼  
汁滓酒也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于道

劔筴

卷十五

後漢

五

單據堂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  
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  
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  
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于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後漢書

守劔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  
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  
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

辜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  
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  
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劔於路  
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  
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  
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  
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惠感人若此

劔筴

卷十五

後漢

六

單據堂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  
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  
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  
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  
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惠立還歸舊廬州  
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  
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方知



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劍筴

卷十五 十七 三十一

行失劍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面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彥方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幸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

魏志

解劍去仇

後漢許荆兄于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跽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劍筴

卷十五 十六 三十一

歎曰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其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後漢書

手劍責張讓

盧植剛毅有大節常立澄清當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為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入拜侍中尚書張角起兵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  
自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魏書

按劔叱督軍

高堂隆字升平太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  
也少為諸主太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  
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叱督  
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  
如進在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劔筴

卷十五

極度

九

平陽高堂

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  
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徵  
文學轉為相魏志

劔驕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  
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

將軍曹直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共召優

使說肥瘦直有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

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

宜為瘦直愈恚持刀填自言俳敢輕脫吾

斬尔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

上肉吳質吞尔不搖喉咀尔不搖牙何敢

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飲

劔筴

卷十五

極度

三

平陽高堂

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  
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劔斬坐遂  
便罷也吳質別傳

劔激

太元中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苻  
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  
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  
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時



原之令以成功贖鼻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我也三秦記

劔濟

石勒后劉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部胡人

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惠寵張禪反于襄城后拔劔斬之勒賴后得濟后性敏慧

多幹略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

劔筴 卷十五 恢復 三

漢之風 後趙錄

留劔

宋文帝既即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

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

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

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

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

脫矣未幾謝晦進號衛將軍徐羨之等欲

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

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

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

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

利劔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宋書

荅劔

宋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

劔筴 卷十五 恢復 三

異之謂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曰藍田生

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晉

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

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

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謙希逸月賦

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

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荅曰玄護為雙聲礫礫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爽叛帝因宴問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土甚悅當時以為知言拜吏部尚書南史

劔筴

卷十五

恢復

三五

翠樓草堂

掣劔

北魏叔孫建長子俊字醜婦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太祖崩清河王紹閉宮門太宗在外紹逼俊以為已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得歸太宗事在磨渾傳是時太宗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太宗即位命

俊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亦入禁中將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太宗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魏書

席下劔

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劔筴

卷十五

恢復

三五

翠樓草堂

世孫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為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為先楚之歎曰



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

魏書

非魏司馬楚之字惠秀晉宣帝弟太常胤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五

梁魏書

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引劍事

魏世宗夜崩崔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于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逕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王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劍憚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五

梁魏書

齊謝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閒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性甚敏瞻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滌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俊甚  
慙無言明帝廢鬱林領其入殿左右驚走  
報滌滌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滌  
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滌曰  
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少者命也何足  
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  
等與席滌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

劍策

卷十五

策

主

翠樓堂

以為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  
罷晏呼滌共載欲相撫悅滌又正色曰君  
巢窟在何處晏初得斑劍滌謂曰身家太  
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頻得二十晏甚憚之

史南

讓劍表

許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太昌元年孝  
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  
閱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  
文友蚤及對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  
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感為之憂孝通神  
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  
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  
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  
表猶使為文

劍策

卷十五

策

主

翠樓堂

却劍

北齊神武攻周玉辟士卒死者十四五神  
武疾發周玉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辟  
劍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劬坐以安  
士眾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勅勒歌神武  
自和之其辭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  
籠蓋四埜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  
羊

羊 王僧虔  
樂伎錄



劔升殿

侯景攻東府城城陷景使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景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射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

劔筴

卷十五

侯景

五

二五十五

盡人相食者十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侯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是時城中圍逼既久糜味頓絕簡文上厨惟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襍以人肉食者必病時景軍亦飢

劔筴

卷十五

侯景

三

二六十五

不祗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景乃與王愷計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歿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歿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尔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



乃聽焉景遂運東城米於石頭食乃足時  
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桂  
楊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  
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  
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  
兵背叛圍守宮闕已踰十旬還辱妃主陵  
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  
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景百道攻城晝夜  
劍筴 卷十五 策 三 學樞堂 二六十五  
不息丁卯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景乃先使  
王偉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  
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  
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舉合萬誅武帝曰  
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  
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  
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  
默然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

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  
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屬曰吾嘗  
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  
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  
見之 南史  
侯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  
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  
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  
劍筴 卷十五 策 三 學樞堂 二六十五  
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  
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  
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  
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  
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  
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  
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



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南史

慙劔

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珮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廳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劔筴卷十五 裴

封劔往蔡州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破懸弧城禽吳元濟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摠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

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

劔筴

卷十五

愬

孟

平

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摠為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珎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廻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臯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固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舊唐書



膝劍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比於權道唯以公亮宰大政四方有所請碍於惠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忌焉而志尚與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室每退朝獨處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將入室唯所愛甲脚犬花鵲從既啓扉而花鵲連吠啣公衣却行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三五

李萬榮

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鵲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懾於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歛有一物自梁間墜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後衣色貌黝瘠頰首再拜唯曰歟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感公之惠復為

花鵲所驚形不能匿公若舍龜壽寧願以餘生事公公謂曰待女以不歿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詰且有婦人至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襁嬰請于閣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來相尋及鐸薨龜壽盡室亡去

三水小牘

罷劍備

劍筴

卷十五

恢復

三五

李萬榮

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為太子少保貶李廼虔州司馬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廼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既受詔與即僮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



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乏始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俟劍

鄭仁誨初仕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事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按劍結衣襟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衛使後王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

劍策

卷十五

恢度

三七

聖德堂

男本姓王為眾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為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脇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北夢瑣言

劍逐重臣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滂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

劍策

卷十五

恢度

三八

聖德堂



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具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滴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堦而上謂滴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滴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滴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它日為部將劍筴

卷五 恆慶 三五 李程 四六

常行儒殺之時號鍊條以其剛也北夢 瑣言

劍計事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群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有功王遇之甚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即仗一劍弃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南唐書

劍筴第十六卷

藥獻篇凡三十七條 凡三十九事

下車免劍

直對劍

授書伏劍

劍譬射

劍學

劍無足

劍筴 同十六 藥獻

劍斷旗

吹劍

鵠籠思劍

劍譬士

西閭驗劍

劍長人短

罪劍非攻國

去琴按劍

舞劔還齊凡

喜劔

搗劔

晉劔緩楚人

劔耨

犯劔咸陽宮

漏月劔

劔喻客

劔筴

目十六

二

說劔歸漢

舞劔請為歌

幸脫劔

劔賤侯

劔肉

借尚方斬馬劔

礪劔不斷爰

陳劔言

提劔起義兵

恐劔

劔斷豕

詠劔

說劔鎮常山

劔入椒殿

鷓九劔

劔筴

目

葉賦

三

宋紀事本末



劍筴第十六卷

明甄固錢希言撰輯 華亭俞廷諤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藥獻篇 韓子曰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諷亦藥也抑東方生諤諫之義乎

筴曰聖王有言藥食先嘗于卑然後至  
于貴藥言先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進  
忠益廣論思廷諍面折篤誨切諭啟沃  
漸漬匡抔補導斯皆古者臣鄰之義焉  
至于言之者無辜而聞之者足以戒聖

劍筴 卷一 藥獻 言美夫

人亦曰吾從于諷矇瞽之誦又可少哉  
紛紛帶劍入朝豈無磨礪其君之思然  
嬰鱗者不過數人何寥寥不概見乎將  
微腹背之毛多于羽翮之美邪其以劍  
諷者亦皆辨智從橫辭令捷給開說左  
右有所發明雖舌鋒如楚龍淵尚亦思  
警覺曉寤而不自同于街沽者也易曰  
納約自牖筴藥獻

下車免劍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  
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  
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  
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  
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  
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駟曰子何越云為乎  
何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

劍筴 卷一六 藿 言美夫

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啣耳子今不正轡  
啣使馬卒然驚妄輾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碎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者  
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何食肉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等之藿食者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塗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  
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  
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劉向說苑

直對劔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  
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  
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  
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今支而反

劔筴

卷十六

樂獻

三

學惟聖堂

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  
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  
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  
干一劔非武也煙娣不離衽懷非文也凡  
為不善過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  
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  
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劉向新序

授書伏劔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魏絳戮  
其僕也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  
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  
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臯不

劔筴

卷十六

樂獻

四

學惟聖堂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臣  
聞師衆以順為武順其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臯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臯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用鉞斬揚臣之臯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致尸于司

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終必敢以

為請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及後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于亂行于屈梁

劍策卷十六樂獻五琴帳章

揚于悼公之弟行魏絳斬其僕僕御公謂

羊舌赤赤羊舌曰寡人屬諸侯屬會魏絳

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為我執赤對

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辜不避刑

其將來辭陳其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士魴張老交止之

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責於揚于

不忘其死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順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其令是為敬命君合諸侯

臣敢不敬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請就公

跪而出跪徒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及役

與之禮食會盟而及禮食今之佐新軍上

劍策卷十六樂獻六至八琴帳章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

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

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

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

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

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

獨走其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

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斝四指如斷

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  
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  
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劉向新序

吹劔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吐之曰君為萬乘之  
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  
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

劍筴

卷上六

九

翠帳堂

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  
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  
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

原缺



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

劍筴

卷十六

葉獻

十一

翠嶺草堂  
二五五

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落也也吹劔首者映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莊子

鵠籠思劔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

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劔刎頭腐肉暴骨於中墊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來獻空籠唯王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劍筴

卷十六

葉獻

十一

翠嶺草堂  
二五五

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

劔譬士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



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  
 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  
 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  
 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統綺  
 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  
 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  
 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  
 劍筴 卷十六 葉獻 三 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  
 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  
 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韓詩

西閭喻劍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  
 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  
 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幾河中流而溺

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  
 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曾曾不如瓦磚隋  
 侯之珠國之珪也然用之彈雀曾不如泥  
 丸騏驥綠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  
 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  
 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  
 契鍔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劍筴

卷十六

葉獻

三

三十一

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  
 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  
 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無  
 異夫未視之狗耳劉向新序

劍長人短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人甚薄  
 之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  
 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



王曰止吾但戲耳即與髡共飲酒

劉向新序

罪劔非攻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

劔筴

卷十六

莊

五十五

翠樓草堂

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抽其衣裘取戈劔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

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墨子

去棊按劔

劔筴

卷十六

莊

五

翠樓草堂

騶忌子以鼓棊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棊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棊王勃然不說去棊按劔曰夫子見容未登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

也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大弦



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

劍筴

卷十六

蘇

去

翠帳草堂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舞劍還齊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薛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

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歿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願過人多反視若是者信友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

劍筴

卷十六

蘇

去

翠帳草堂

郊師郊師衛姬子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于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肯封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



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姝不知客肯  
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  
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  
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  
強辭強猶固也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  
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  
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  
劍筴 以生為外物無所受也 卷十六 樂患趣難者也 戰國策

無有王方為太子之肯辯謂靜郭君曰太  
子相不仁過顛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  
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辯而為之  
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于薛昭陽以數倍  
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少辨勸靜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  
劍筴 卷十六 王吾獨謂先王何乎 先王威王也見惡于後王先王其謂我何  
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宣王大息動  
於顏色動變也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乃一猶也寡人少姝不知此知此也客肯  
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兒辨答曰  
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  
劍宣王自迎靜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靜郭



至因請相之請以為靜郭君辭不得已  
而受相也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春秋

喜劔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燕至楚獻象床

象齒為床郢之登徒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直使

送之直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

曰戊音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

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賣妻

劍筴 卷十六 主

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珪

劔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

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

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

國所以皆致印於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

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出

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

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

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

閨特立之臣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

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

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珪劔一重言三喜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

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

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

劍筴 卷十六 主

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珪劔孟嘗

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

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

得珪于外者疾入諫戰國策

揭劔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者貧乏不能自存

使人屬孟嘗君屬屬願寄食門下孟嘗君

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艸具具艸不精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欲與俱去也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也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是是謂憤於憂憤也而性惛愚惛當作憊也沉於國家之事開臯于先生得臯於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別書辭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矯命託言孟嘗君之命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長驅到齊行不求見孟嘗君惟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玕狗馬寶料廢美人充下陳陳猶也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







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  
 皇太后遷之于蕘陽宮一本作蕘陽宮下令曰敢  
 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  
 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  
 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  
 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  
 劍筴 卷十六 蕘陽宮 二百三

焦曰臣至前則死矣若獨不能忍吾須臾  
 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  
 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  
 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  
 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  
 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劍筴 卷十六 蕘陽宮 二百四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蕘陽宮  
 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  
 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  
 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  
 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  
 自行迎太后蕘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



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說苑

鄒陽書昔秦始皇有伏怒于太后羣臣諫而歿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塵脫死如毫厘矣

漏月劍

劍筴

卷十末

秦

天

翠樓草堂

秦王為荆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歿琴女名漏月者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燕丹子

劍喻客

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對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劍筴

卷十末

秦

天

翠樓草堂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史記

說劍歸漢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隨何說淮南王曰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勝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劍筴

劍筴

卷十六

三

三

三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史記

舞劍請爲歌

劍筴

卷十六

三

三

三

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以劍起舞請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史記

唐李白贊嬴氏穢德金精摧傷秦鹿克

獲漢風飛揚赤龍登天白日升光陰虹

滅虛諸呂擾攘朱虛來歸會酌高堂雄



劔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方昌  
功冠帝室于今不亡

幸脫劔

爰益名重朝廷常引大體忼慷兄子種數  
諫之及徙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  
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  
王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其計吳王

劔筴

漢書

卷十六

三

聖德堂

厚遇益

劔賤侯

淮南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  
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  
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大王不思先帝之艱  
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  
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  
布衣甚過夫貴布衣一劔之任賤侯王之

位不智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于大王之手明白甚為大王不取也

劔肉

上以東方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三伏之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朔獨拔劔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  
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劔筴

漢書

卷十六

三

聖德堂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  
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遣細君又何仁  
也細小也朔自此于諸上笑曰使先生自  
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  
君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借尚方斬馬劔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其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  
 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軒前欄也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  
 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劓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  
 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後漢書

後漢楊賜嘗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愛壻朱游欲得尚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後漢班固贊安昌貨殖朱雲作棋 梁  
元帝諫爭篇贊朱雲折檻遂其倖直  
 陳正為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  
 正曰臣有三皐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  
 炎熾不能焦髮臣皐一也匣出佩劍日砥  
 礪不能斷髮臣皐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  
 觀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皐三也光武乃  
 舉黃門而釋正謝承後漢書  
 陳劔害  
 靈帝元和初陽球為司隸中常侍呂強清  
 忠奉公帝以衆劔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



受囚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陛下不識妄授茅上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納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劍筴

卷十六 漢 三五八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歛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回受誹謗致邕罪刑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臣矣

劔起義兵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

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睿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魯豈士也曹公甚器之蚤卒公與荀彧書曰志才亡後莫可計事者汝穎固多奇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公曰備有英雄志今不蚤圖後必為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劔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劍筴 卷十六 漢 三五八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公笑曰君得之矣

魏志

### 恐劔

河間王慶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守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

劍筴

卷十六

三

三

三

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酒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糗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正恐禍生七首爨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

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

非史

### 劔斷豕

唐太宗擊破武周部將朱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恩而北走唐儉乃封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

劍筴

卷十六

三

三

三

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勳怨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凌烟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嚮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眾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



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  
從幸洛陽苑射孟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  
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  
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  
馬上得之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  
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  
獵舊唐書

劍筴

卷十六

蘇獻

早

翠樓草堂

詠劍

郭代公少有大志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  
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之公上  
璠劍篇云何言中路遭奔捐零落飄淪古  
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劍入椒殿

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朱全忠令左

龍武統軍朱友恭右軍統軍氏叔宗樞密  
使蔣玄暉弒昭宗於椒殿自帝遷洛李克  
用李茂貞西川王建襄陽趙匡凝知全忠  
篡奪之謀連盟舉義以興復為辭而帝英  
傑不羣全忠方專西討慮變起于中故害  
帝以絕人望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  
后內人惟沉飲自寬是月壬寅全忠令判  
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是

劍筴

卷十六

蘇獻

早

翠樓草堂

夜一鼓蔣玄暉選龍武衛官吏太等百人  
叩內門言軍前有急奏面見上內門開玄  
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貞一丈人啓  
關謂玄暉曰急奏不應以卒來史太執貞  
一殺之急趨殿下玄暉曰至尊何在中使  
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  
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  
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



身亦為其所殺執何皇后將害之  
后求于玄暉玄暉以全忠止害帝釋后  
而去帝殛年三十八舊唐書

### 鷓九劍

唐元和中白居易撰新樂府五十篇大抵  
皆以諷諭為體播于樂章歌曲焉中有鷓  
九劍一章思決壅也鷓九人名其辭曰歐  
冶于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鷓九鷓九鑄  
劍筴

### 卷士六

樂歌

望

翠樓草堂  
二十

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鍊騰精火  
翻焰踴躍求為莫邪劍劍成未試十餘年  
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開匣長思用三尺  
青蛇不肖蟠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  
鷓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剗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為君  
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艸出

### 劍筴第十七卷標目

式勇篇

凡四十二條  
凡四十三事

搯劍

吳楚之士舞劍

劍斷軫

咄劍言勇

謠劍厲田單

凡二條

劍莖

### 劍筴

目十七 式勇

翠樓草堂  
九

吳粵之民用劍

武臺劍對

劍軍中女子

劍繫

叱劍立奇功

劍番丘

石里劍

劍投虎

劍靡

虎侯劍客

投鞭劍虎

右執劍

陣劍稍

劍突陣

劍斬小成奴迦

壯劍

劍筴

目十七式勇

二

舉鞭堂

賜劍授龍驤

狀虎賜劍

劍先登

劍勞

劍守門

寶劍賞陳崇

劍起

劍浮江

周留城獲劍

劍虎還婦

劍諱門

駐軍揮劍

拔劍斬賊柵

劍虎腰

劍斃石筒溪虎

一劍下常州

劍筴

卷十七

三

劍破契丹

輪劍

劍柱心



劍筴第十七

明賢錄希言譚輯 雷簡陳繼儒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式勇篇 式用也聖王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故紀武威之戰以及搏虎有力者

筴曰禮有云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若不用於禮義戰勝而用于爭鬪是謂亂人勇之不可徒用也如此余所次春秋戰國而下躋勇之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一

翠樓書堂 二五十二

士若而人皆古一時名將良臣大者宣力中原揚威絕漠次亦批擣磔裂鼓敗為銳者乎至乃列國羣雄戰攻侵伐不可勝數雖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然亦君子所必書也若徒以彊有力聞于世者將不登于明堂是謂漁父獵夫之勇何足美哉何足算哉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筴式勇

搯劍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擦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二

翠樓書堂 二六十一

息矣 劉向說苑

吳楚之士舞劍

孟賁奮臂眾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彊弩以與貉虜騁于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 鹽鐵論

劍斷軫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羸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



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鞬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三

翠幘序定 三五五

咄劍言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恂道遭行人卜商御者載而反君曰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恂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子夏若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君從子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

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四

翠幘序定 三五五

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上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辜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效何為夫何以論勇于人主  
之前哉于是靈公辟席抑手曰寡人雖不  
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  
禦卜先生也韓詩外傳

誣劔厲田單

田單將為大將攻狄狄北往見魯仲子連仲

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

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

劍筴 卷十七 五

復齊墟攻狄而不下向也上車弗謝而去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

冠若箕箕也修劔挂頤攻狄不能下壘枯

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田單乃懼

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

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

也立則杖插插鍾同為士卒倡曰倡導可

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

人歸于何黨矣黨猶鄉也當此之時將軍

有歿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

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

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

水有生之樂無歿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

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

城厲激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

劍筴 卷十七 六

也狄人乃下馬謖對諸葛亮曰謂用兵之

田單為齊上將軍與師十萬將以攻翟往

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

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

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

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

曰大冠如箕長劔挂頤攻翟不能下壘于

戰國策



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黃立則杖鉞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袍而

劍筴

卷十七 武勇

七

翠樓軍堂

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成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劍筴

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

乃持鏡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音義曰立帳下而視皆皆血出項羽目

音撞鍾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持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劍筴

卷十七 武勇

八

翠樓軍堂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晉潘岳西征賦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

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

吳粵之民用劍

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

武臺劍對

武臺劍對



李陵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韜重劍筴卷十七 式勇 九陵召見武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謂所指名處即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隊部也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以少孳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下壯而許之因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漢書

劍軍中女子

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謂也虜見漢軍少且前就營陵搏戰攻之手對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劍筴 卷十七 式勇 十一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漢書唐王維詩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



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  
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  
莫沙漠陞戰聲烟塵裏

劍纍

李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  
侵陵之莫敢應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  
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

劍筴

卷十七式勇

十一

單據

從落中以劍所絕纍欲刺虎落與絡同謂當時繼絡之

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漢書

叱劍立奇功

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為人  
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史反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  
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  
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

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

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

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邊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

也悍勇也剽頻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

為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

眾兵驅帥之令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劍筴

卷十七式勇

十三

單據

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也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會

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

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

沮眾邪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舊校耳揚特新置

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

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

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

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

劍筴

卷十七式勇

三

翠帳草堂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重謂輜重也

湯縱胡兵

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

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漢書

劔番丘

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

即誅未振將大子番丘番步安反會宗恐大兵

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

執婁地

整丁念反婁音羸

選精兵三十弩三十人持一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骨

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效使者

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子

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

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

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

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

劍筴

卷十七式勇

四

翠帳草堂

食之邪

飲於禁反食讀曰飼以下同

會宗曰豫告昆

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

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

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

烏孫即誅番丘

即就也

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書

石里劔

商亮字子華年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兩



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為之謠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殷氏世傳

### 劍投席

太石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之甚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五

聖德堂

山崩起乘輿孫禮拔劍投涕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

東觀漢記

### 劍靡

初平元年關東諸郡亦舉兵討董卓眾各數萬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留屯洛陽遂焚公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太

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等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歿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六

聖德堂

魏書

### 虎侯劍客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



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凝故號曰虎凝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

劍策

卷十七

士

六十九

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千人都尉百餘人皆劍客也

魏志

投鞭劍虎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魏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歿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歿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獵于大石山有虎突出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

魏志

陣劍稍

秦主苻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

劍策

卷十七

大

三十三



為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為歿休字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十六國春秋

劍突陣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菴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射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劍突卷十七 式勇 五

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燉煌實錄

劍斬小成奴迦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任為秦州牧鎮東

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主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阬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阬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眾咸拔劍突卷十七 式勇 三

壯劍

常山王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戊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



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

北史

### 賜劍授龍驤

北魏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

劍筴

卷十七

主

早懷疑

沙門僧彬所匿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

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將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

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

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

北史

### 狀虎賜劍

劍筴

卷十七

主

早懷疑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劔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苑州堯廟蹋躡道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  
悉皆破碎南史

劔先登

太尉劉裕軍于馬頭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

聞徐達之與魯軌戰歿怒甚帥諸將濟江  
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岬置  
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  
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

劔筴卷十七 式勇

抽劔指晦曰我斬卿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  
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  
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岬  
直前方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  
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南史

劔勞

傅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

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  
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  
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  
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朝廷以西南為憂  
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  
給銅印千餘頒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  
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

劔筴卷十七 式勇

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  
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  
業張齊仍阻白水屯葭葭萌豎眼分道諸  
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  
小劔大劔賊亦指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

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劔一口後轉

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北史



劔守門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以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

劔策

卷十七

式勇

五

五

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

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惶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劔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

寶劔賞陳崇

劔策

卷十七

式勇

五

五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為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射謹懃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果平之以功除建威將軍則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遷直寢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方俟醜奴圍岐



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柵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阮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

劍筴

卷十七

三

二五十六

大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

劍起

天監四年武帝詔臨川王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第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射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

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歟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大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歟

劍筴

卷十七

三

二五十四

劍浮江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赴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問陳亡人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泗水過楊子江爲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



送於姑蘇到凌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啣二首級携劍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嶺表錄異

麥鉄杖遼東之役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煞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戰歿帝爲之流涕隋書

劍筴 卷十七式勇 五

周留城獲劍 顯慶五年太宗征遼令張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鄒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

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曰平壤軍廻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

劍筴 卷十七式勇 五

藉鄉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艸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



于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討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

劍筌 卷十七 式勇 三 聖德太子 二五十一

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珪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 唐書

不勝忿怒當破吐蕃時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窟孔

劍虎還婦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元徃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持巾于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投劍而來相訪何期以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

劍筌 卷十七 式勇 三 聖德太子 二五十五



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自尔復倒入又為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後竟無恙 廣異記

劍諱門

朱泚反陳利貞及張挺芝所統士眾幽薊河隴人故與挺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諄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勇乃止 唐書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三

聖德皇帝

駐軍揮劍

中令白敏中方居邸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時特以國器重之于是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費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日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刻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負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

別聞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負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問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

劍筴

卷十七 式勇

三

聖德皇帝

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因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



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太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為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大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有得於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珪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單據

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

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為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

劇談錄

拔劍斬賊柵

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愔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愔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辛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擊小艇趨泗口

劍策

卷十七 式勇 單據

貫賊柵入城見愔愔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一書二二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譜錄類



更欲何為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  
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寂場公何  
獨存耶即欲揮刃向公并厚本持之讜望  
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  
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  
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  
賊乃退令人心遂固淮南六將李湘率師

劍筴

卷十七

三

唐書

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  
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錢  
鑊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  
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  
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  
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劍虎腰

鍾傳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于鄉里不

劍筴 卷一七

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值素能飲是  
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莫方歸去家二  
三里溪谷深邃有扁黑文青質額毛圓白  
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  
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  
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奮即以僕夫所持  
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

劍筴

卷十七

三

唐書

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  
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  
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又虎之勢無  
以用其爪牙傳之勇大以展其心計兩相  
拏據而僕夫但號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  
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  
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  
群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為眾所服推為

四四三



首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  
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  
書令

劔斃石筒溪虎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劔利之間白衛領  
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  
行軍人帶甲列隊而去亦遭攫搏時遍舖  
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

劔斃

卷十七

三

唐末

役不守規避仍持托權利劔前後于稅人  
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  
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

一劔下常州

唐景福中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  
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  
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  
聞儒疾瘧縱兵擊之會大雨晦暝儒軍大

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禽儒于陣  
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過  
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劔  
下之不亦壯哉

劔破契丹

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明日至曲陽王  
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令萬餘人  
邀晏球等于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

劔斃

卷十七

四

唐末

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  
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  
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劔直衝  
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  
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  
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五代吳周本少儻有猛虎為暴擊之敗  
死于穴由是知名初仕宣州趙陞常衣緋  
衫禪持劔出入行陣軍中壯之後與楊行  
密戰被執密曰吾父聞周虎子之名恨見  
之晚釋縛以為裨將五代史

輪劔

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  
入敵勇出諸將五代史

劔筴

卷十七奇勇

聖

聖

聖

劔柱心

燕之舊將周鼎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劔柱  
心刃自背出而不死犇于梁為騎將之先  
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  
之後唐莊宗入洛為仇者于獵場席地俾  
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  
牧節度留後北夢  
瑣言

劔筴第十八卷

廟勝篇

九三十五條

太公兵法劔

鑄劔試狗馬

期劔泰舟之野

銚鏃當劔

劔斷鞅

用劔

劔筴

目

廟勝

三

聖

吳宮劔隊

劔備梯

劔備水

劔備穴

劔守城

劔驗節

叢戰劔

劔非將事

從說劍

權藉不在劍

劍登丘

頓劍

劍定從

為六國說劍

禮劍

劍距敵

劍筴

目

劍

二

事類彙編  
卷十八

私劍

選劍

劍地

冠冑帶劍

離席按劍

劍南奔

按劍令諸君

劍出

劍力戰

劍還

劍撓

劍輕言

劍立臨川王

劍筴

卷十八

三



劍筴第十八卷

明覽錄言言韓 吳郡申用懋訂 長安崔爾進授錄

廟戰篇

此篇惟怪之奇是 曰戰勝于朝廷焉

筴曰古者明王用兵必先勝而後戰又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此之謂尊俎之上乎故曰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權與謀合神焉妙矣夫陰符黃石之秘至于天地不及

劍筴

卷十八

一

二

知鬼神莫能測世稱奇之又奇者焉則豈非以謀合于權故哉余所輯劍事紛紛彼料敵應變之才亡論矣凡諸戰守攻備之法坐作擊刺之方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後先之度防自太公備于墨翟無不具焉如必車犯較鼓出庫而後稱佳兵是戰之下也辟諸墨陽輕用則缺詩曰不素餐兮筴廟戰

太公兵法劍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眾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三軍拒守

劍筴

卷十八

二

三

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鍊螳螂矩內負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



潢一名天船山太公金匱

鑄劍試狗馬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

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已害難以達征也

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

侵地疆居良切場音亦審正也反還也正其

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也而重為之皮幣

劍筴 卷六 三 三

以驟聘覘於諸侯重直隴切覘通以安四

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

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好呼報切玩好人所

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觀其所好則知其

也參論上下君臣也玩好物擇其淫亂者而

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

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管子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

以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

擧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車戟也

犀甲長丈六切輕擧贖以贖盾一戟贖求位切

小擧適以文如續也則牛器切則音月

金分分符間切小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

宥閒擧閒居諫切宥赦也閒擧

劍筴 卷六 四 四

束矢素所白切索求也束訟者之情也三

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獄訟之坐已

入則由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

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

美金以鑄劍戟鑄治試諸狗馬狗馬難

金以鑄鉏夷斤櫛下錄切惡也夷斤

試諸壤土甲兵大忌七欠切



期劔泰舟之野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  
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  
蒞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  
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  
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  
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

劍筴

卷十八

期

五

管子

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  
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  
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  
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  
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  
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  
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于其內鄉

爲功于其親家爲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  
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  
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  
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  
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劍筴

卷十八

期

六

管子

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  
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莒戰于莒必市里鼓  
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莒人大遁故遂  
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  
未出金而賞破其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  
賞之計也

鈔鑄當劔



以秋至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黑朝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道人薪藿章足蓄精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畊而不畊民以不令不畊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艸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劍筴

卷六 七 聖德堂

劍斷鞅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城東南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鄆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

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難乃多反又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

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

劍筴 卷六 八 聖德堂

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

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

馬榮齊大夫也郭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

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

子抽劍斷鞅乃止左傳

用劍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戎宋齊烏枝鳴廚人濮

曰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

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

師公欲出也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劍筴九卷六九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徵識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耻也豈專孤之孽也齊烏鳴枝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

多兵矣諸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

也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

吳宮劍隊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

世人莫知其能子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

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

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

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

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

劍筴十卷六十

孫子曰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

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

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兵器

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為戰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

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

願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



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有絕纓願謂執法

曰取鈇鑽鈇斧也鑽鑽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甲卒

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

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

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使去聲下之

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

劍策卷六 十一

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

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

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于是乃報吳王

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

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吳越

秋

謹按史記孫子傳作齊人以兵法見于  
闔閭不言子胥七薦與吳越春秋小異

劍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再拜頓首願問守道

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

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城為

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

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

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母廣

劍策卷六 十三

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

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

為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

等雜亦間以鑄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

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

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

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寧實行罰以

靜為故從之以急母使生慮若此則雲梯



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  
施劔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  
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  
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  
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  
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  
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  
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縣火  
劔筴 卷七 三  
四尺一鈎櫂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  
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  
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  
而燃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  
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歿左  
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  
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  
施什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  
則雲梯之攻敗矣 子

劔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  
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深深穿  
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  
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  
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輜輶二十船  
劔筴 卷七 三  
為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  
人人擅有方劔甲鞮督十人擅苗先養材  
士為異命食以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  
決以臨輜輶決外隄城上為射檝疾佐之

劔備穴

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  
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



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  
 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  
 亦上棚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台桐若松  
 為穴戶穴有兩疾藜皆長極亦戶戶為  
 環壘石外堰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陸與  
 石以縣陸上下出入具鑪藁以牛皮鑪  
 有兩鏡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入疾近  
 劍筴 卷六 志

水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  
 鉄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  
 而應之為鐵鈞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  
 以鈞客穴者為短戟短弩重矢自足穴微  
 以闕以金劍為難長三尺為登木屎屎有  
 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三十斤以上埋  
 穴中又一以聽穴者鼓為穴高八尺廣善  
 為傳置具全牛交藁皮及祛衛穴二蓋陳  
 劍筴 卷六 志

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  
 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  
 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雍穴殺  
 有佩佩為之力及關鑰獨順得往來行亦  
 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  
 人攻內為傅士之口受參約泉繩以牛亦  
 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  
 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肩

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所屎長三尺  
 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鋸鑿  
 鏤財自足為鏡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  
 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藁泉財自足  
 以燭穴中蓋持醞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  
 方鑿穴以益盛醞置穴中文金母少四斗  
 即熏以自臨醞上及以泔目 學子

劍守城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荏旗劔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劔筴

卷十八

七

聖德草堂

劔驗節

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錢及它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寂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竅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

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庶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趨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閱之上通者名池水庶有要

劔筴

卷十八

六

聖德草堂

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爲竹籥籥尺濶二步翦于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抄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壙善其上  
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

叢戰劔

夫林戰之道書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  
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于後叢戰之  
道利用劔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  
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

劔策

卷十六

五

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  
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效之士殿其後列強  
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  
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  
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  
兵以掉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  
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  
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吳

劔非將事

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  
臨敵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春秋後語

從說劔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以韓卒之勇被  
堅甲躡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劔策

卷十六

五

稱東藩築帝宮受芻帶祠春秋交臂而服  
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  
也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  
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  
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雞中主也從謂牛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

色據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

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

詔之敬奉社稷以從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

劍策合從諸侯棄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史記卷十八主

權藉不在劍

蘇子一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

天下者愛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以為約

與國而代人人必怨之又夫後起者藉也

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

藉言有所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

資權是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

在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

者藉藉此而起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率帥同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

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而能有成者寡矣

今雖干將莫邪越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劇利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

遠殺矣矢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

權藉不在焉戰國策

劍登丘

蘇代謂燕昭王曰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

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燕

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

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

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疆弱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

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

其兵之疆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

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牙柄戟蓋夫身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于宋南罷于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說齊也戰國策

頓劍

劍筴

卷十八

漸勝

三

聖德堂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此二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救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三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

頓劍

卷十八

漸勝

三

聖德堂

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上黨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



之救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劔定從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劔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可也

劔策

卷十八

廉勝

五

聖德堂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劔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萬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台從者為其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劔策

卷十八

廉勝

五

聖德堂

血來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犴大夫以下用雞今此摠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槃禮則用珠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戰國策史記唐李白詩毛公一挺劔楚趙兩相存

為六國說劔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上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彊若上廣者安人眾者彊則



築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彊矣曰趙

彊何若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二國手乘

之宋也宋于七國時為于築剛平趙地缺

則剛平趙芻牧新採芻艸也以食馬牧養

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選其委質選反言攻

劍策卷十八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

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因退為逢澤之

遇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

稱夏王夏中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元作太公太公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

抱質執璧質與質同羔請為陳侯臣齊陳

之後故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

稱陳侯

始皇文諱楚威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

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揚

諸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

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

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夜戒有解擊引也

委南聽罪委去南西說趙說使人北說

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不攻于是

劍策卷十八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

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臣豈以郢威王

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臨天

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戰國策

禮劍

立節參明不執操不侵自守怨言過於

耳於隨之以劍有怨世主必從而禮之以

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關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關不  
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  
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  
大主意此所以亂也韓非子

劍距敵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  
之士豪俠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于距敵游  
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于清潔矣

劍筴

卷十八

廟

三

聖賢堂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  
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  
而聽之聽用之也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  
而不計其智近習者愚則不計其智也是與愚論智也  
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  
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  
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  
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韓非子

私劍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流禍李斯而為焚書之舉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條以吏為  
師無私劍之捍以軒首為勇是境內之民  
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  
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  
兵疆此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

劍筴

卷十八

廟

三

聖賢堂

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

選劍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  
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  
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  
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  
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劍無擇為是關因用惡則不可簡選精良  
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  
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春秋

劍地

漢文帝拜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疆數寇  
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  
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劍策

卷十八

廟勝

三

早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

漸讀曰藏謂浸也

山林積石經則丘阜經

常流之水也

山木所在

此古

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

猶聯延也

平厚廣墊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遠離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

相近平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葦也葦葭也

山木蒙龍支葉茂接蒙龍覆蔽也山矛鋌之

地也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今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七陛下又與

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此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

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言不以其術則雖大必小

劍策

卷十八

廟勝

三

早

夫以人之歿爭勝跌而

不振雖彊必弱也晚亦則悔之亡及也漢書

劍策

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仰讀猶子弟之衛

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

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

仇讐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

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掘以桀詐堯若卯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緩民者  
 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  
 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媮與偷同事謂節且也  
 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  
 武卒衣二屬之甲激一凡三屬也操十  
 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  
 劍贏三日之糧个枚也冑冑也冠冑帶者着兜鍪而帶劍也  
 劍筴卷十八 廟勝三十九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  
 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前漢志  
 離席按劍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光不涉學故有此問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圖謀也遂召  
 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名大夫博士  
 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凡言愕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劍筴卷十八 廟勝三十九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  
 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謹常為孝者以長有天  
 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也如若將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  
 議不得旋踵旋踵也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  
 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嘗受難受其憂責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白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廢歸昌邑漢書

劔南奔

齊王芳車駕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馬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劔筴

卷十八

所為

三

早

所為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之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弟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

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克爽兄弟以候還第魏書

案劔令諸君

初孫桓別討劉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

劔筴

卷十八

所為

三

早

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負重  
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  
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  
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  
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  
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爲懦竊慕相如效  
忭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  
劍筴 卷十八 廟勝 三五

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 劍出

晉太和元年秋七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  
生于金墉決千金壻以灌之分遣諸將攻  
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  
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  
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  
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  
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  
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  
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  
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  
劍筴 卷十八 廟勝 三五

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  
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鸞旗  
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  
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必攸集  
勒笑曰光言是也我軍若出必禽劉曜勒  
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 後趙錄

### 劍力戰



蜀李勢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師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无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溫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為前鋒自將大眾為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軍

劍筴

卷十八

廟勝

元

聖懼草堂 二五二

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文選注 溫前鋒不利參軍護戰歿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劔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眾大恐無復鬪志中書堅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蜀錄

劔還

翟璠武始人仕乾歸為冠軍將軍初氏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眾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璠為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為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璠奮劔諫曰王上以神武之資開

劍筴

卷十八

廟勝

罕

聖懼草堂 二六七

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閩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璠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敗不相



收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  
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  
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  
史俄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劍撓

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  
於陝城與劄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  
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

劍笈

卷十八

兩

聖

平

姚紹舉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大阻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  
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  
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  
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  
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  
奔藉鞬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  
日之事自為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

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見  
相公旗鼓邪塞并焚舍亦無全志率麾下  
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  
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質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  
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  
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  
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

劍笈

卷十八

兩

聖

平

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南史

劍輕言

侯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  
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千子  
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  
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擊之乃  
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  
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士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

南史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劍策

卷十八

所勝

聖

早修草堂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射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後武帝與齊軍戰于幕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為侯又進號雲南將軍攻封曲江縣公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取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墮父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入致書于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憚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

劍策

卷十八

所勝

聖

早修草堂

名甚重祥臣無出其右

南史



劍筴第十九卷

羽袂篇凡二十三事  
凡二十四條

鋒鋌劍

命魔劍

分景劍

澤精劍

騎劍載昇天

劍過蔡經家凡二條

劍筴

目

羽袂

翠帳草堂

茅君劍

綃衣劍

劍產童子經

劍槲

道君劍

帝舜劍

南岳魏夫人劍

杜蘭香劍授

車門劍聲

天女劍

孔宣父具劍

玉皇劍

山神劍

蕭君劍

仗劍衛神丹

金人劍

劍筴

目

羽袂

翠帳草堂

天尊劍

劍筴第十九卷

明龔貞錢希言譚華亭宋懋登訂 長安崔爾進授錄

羽袂篇

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羽袂出登真隱訣語

筴曰世有遠遊陵舉之事長年久視之

儔或精契上玄遂登真品或鍊形度地

隱化飛行或綜理山嶽考度作牧或消

搖瀛海吸露餐烟或溷跡金門或藏名

酒肆品既涇渭途亦逕庭蕊經丹籙不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翠樓草堂

勝汗矣陶氏之言曰欲合則乘雲駕龍

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

亡余讀其書欣然庶幾遇焉夫燕昭秦

始之所甘心焉者非其人歟冲舉尸解

莫不用劍劍非徒以代形也凡超虛躡

空攝神制逆無不干焉耀靈揚采是上

尊服御之所必資矧修習之士可去畜

哉詩曰將翔將翔珮玉璫琚筴羽袂

鋒鋌劍

老君所居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

冠絳鋌之劍從黃金百二十人左右有十二

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

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

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抱朴子

命魔劍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二

翠樓草堂

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戰蚩尤於涿鹿

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

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

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

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

應居數日大霧冥冥盡晦玄女降焉乘丹

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

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



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  
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  
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  
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  
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  
勝負握機之圖五岳河圖筭精之訣九光  
玉節十絕霧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  
霓旂翠輦綠軒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

劍策

卷十九

羽訣

三

翠帷草堂  
言文

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王鉞神仙之物五龍  
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五色  
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  
驅騶昧雜妖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應  
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  
絕饜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

墟城集仙錄  
九天玄女傳

分景劍

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  
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  
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  
戊辰帝聞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  
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  
之女對曰我墟城玉女王子登也偶為玉  
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  
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

劍策

卷十九

羽訣

四

翠帷草堂  
言文

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聞人  
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  
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  
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  
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  
命祿真靈官也帝于是登延霧之臺盛齋  
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于冢宰焉到七月



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  
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  
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  
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內不  
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  
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  
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  
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

劍筴

卷十九

引

五

翠樓書堂

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雀或乘軒  
車或乘天馬群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  
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為  
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  
丈餘同執采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  
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  
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  
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

金襴襖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  
腰佩分景之劔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  
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  
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  
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  
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菱蕤芬芳填累清香  
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

劍筴

卷十九

引

六

翠樓書堂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  
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  
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曰有盈味  
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  
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  
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  
侍女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  
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



瓊鼓震霧之簀婉凌華拊五霧之石范成  
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于是  
衆聲徹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霧之  
曲于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需官使駕龍  
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  
止

漢武內傳

唐陸龜蒙詩擊霜寒玉亂丁丁花底秋  
風拂坐生王母來看漢天子滿倚蘭殿

劍筴 卷十九 七 翠帽草堂

環珮聲

澤精劍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  
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帝因問王母  
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  
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  
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  
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

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需官也夫人年可二  
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  
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  
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  
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澤精  
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  
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  
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

劍筴 卷十九 八 翠帽草堂

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  
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  
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螻蛄之屈霄  
虛之靈而詣孤身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  
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  
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閬  
之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勵  
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



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啟無由開  
達然貪生畏死奉霧敬神今日受教此乃  
天也徹哉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  
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即命侍  
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真小童出六  
甲左右霧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  
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  
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

劍筴 卷十九 九

度以示帝焉至明日王母與上元夫人同  
乘而夫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  
采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

故事

唐羽士曹唐詩 劍珮有聲宮樹靜星河  
無影禁花寒 王建霓裳詞 絃索縱橫  
隔采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皇自送西  
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裊

騎劍載昇天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  
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  
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  
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  
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  
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  
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羲有功干

劍筴 卷十九 十

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  
不長馬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  
侍郎薄延之乘白虎車是也度世君司馬  
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  
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  
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昇天昇  
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  
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



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千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

劍過蔡經家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初遠欲東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十一

翠帷堂

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日如此二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

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髻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十一

翠帷堂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



父母私問經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歿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數十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

劍英

卷十九

三

神仙王遠傳

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

劍英

卷十九

四

神仙王遠傳



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禽時畧半也  
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  
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  
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  
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經常  
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劍筴 卷十九 異 五 翠龍草堂  
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  
世班班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  
簫鼓導從如初焉 神仙麻姑傳

茅君劍

西極摠真君者茅司命之帥也生於商末  
服青精飯九轉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  
城山宮年三十着繡衣芙蓉冠把鈴帶劍  
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玉清虛上經三

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次  
三月十二月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  
傳未顯於世神仙傳云降蔡經家者是此  
君也 茅君傳

綃衣劍

真人張道陵復領昇長往霍鳴山亭午之  
際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版一人異  
憤綃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  
劍筴 卷十九 異 去甲七 翠龍草堂  
奉上清真符召真人游于閨苑須臾東北  
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雀龜鱗魚鳥之騎執  
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  
丁甲卒無執騎東來迎真人次有黑龍駕  
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  
真人既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黑衣吏持天  
符佩劍執圖籍而至即皆上朱陵府矣真  
人視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一日



李真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真仙奇紀

劍槲

許長史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祖少張來過江居丹陽句容之吉陽里長史以晉太和元年營宅茅

劍筴

卷十九

六

平輿縣志

山太元元年解篤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空虛樞于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達飛劍之槲在焉真訣

道君劍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蠱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飢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歿亡枕籍纂于靜室飛章告玄

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銳之士三年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珪幡蜺旒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屏兩面若有備衛

劍筴

卷十九

九

平輿縣志

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以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駭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劍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珪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剝心投血感



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躬于子矣纂  
匍匐禮謝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  
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于纂曰勉而  
勤之陰功克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  
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清矣纂按經品齋科  
行于江表疫毒鎮弭生靈又康自晉及茲  
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

神仙感  
遇傳

### 帝舜劔

劔筌

卷十九

三

翠微堂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  
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  
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  
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歲  
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  
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  
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  
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燁亂眼不可相視

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鳳皇  
龍霍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  
戈戟兵杖旌幡幢蓋良久乃霍蓋鳳車導  
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珥冠佩  
劔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  
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  
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  
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

劔筌

卷十九

三

翠微堂

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  
它人玄經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蓋  
修之自己證仙成真非它人所能致也吾  
觀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真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  
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弃人也此山九峰  
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珥玉五  
金臺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



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  
 主掌巨虬猛獸騰蛇毒龍以為備衛一曰  
 長安峯二曰萬年峯三曰宗王峯四曰大  
 理峯五曰天珽峯六曰廣德峯七曰宜春  
 峯八曰宣城峯九曰行化峯下有宮闕各  
 為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  
 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  
 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  
 劍筴 卷十九 羽林 翠嶺真堂  
 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  
 所不有無毒螫攫之物可以度世所以  
 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  
 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  
 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為汝導之得不  
 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  
 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  
 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

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  
 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集仙錄  
 南岳魏夫人劍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  
 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  
 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  
 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  
 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  
 劍筴 卷十九 羽林 翠嶺真堂  
 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  
 彊適太保祿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  
 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  
 幽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  
 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  
 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  
 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哀來降  
 哀謂大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



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  
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  
鑒爾勤感大極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  
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  
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  
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  
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劍筴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玉

聖德堂

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  
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  
色及嬰孩乃不歿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  
各命玉女禪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  
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  
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洵彈丸  
氣之瑛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  
劍筴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玉

聖德堂



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位  
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  
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  
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  
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  
去徑入陽洛山中

集仙錄  
虞初志

杜蘭香劍授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三五

真身

杜蘭香者有漁父于湘江洞庭之岸聞兒  
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  
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  
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  
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  
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  
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  
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

之坐內握手慰之謀曰吾與山中之友市  
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  
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  
隙當尋我於此遂條然而去敬伯到廣陵  
十餘日事少間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  
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  
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  
秀似非人境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

劍筴

卷十九

羽袂

三五

真身

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  
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謀也裴慰之曰塵界  
仕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焰于心中負之  
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坐窗戶  
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雀有頃四青  
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  
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  
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



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  
 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奔吾下  
 山別近十年纔為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  
 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  
 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  
 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  
 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  
 階登拜裴席前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  
 劍筵 卷十九 羽秋 三五 翠樓草堂 三五

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  
 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  
 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  
 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  
 投之趙顧敬伯潛繫于衣帶妓奏之曲趙  
 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  
 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  
 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

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  
 到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勞苦  
 無辭也趙拜而去敬伯亦拜謝而去復五  
 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  
 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 續玄 怪錄

天女劍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  
 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崔寧  
 劍筵 卷十九 羽秋 三五 翠樓草堂 三五

嘗有密切之事至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  
 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  
 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  
 復追憂惶不己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  
 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  
 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墜食頃得所  
 封表草墜于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  
 表之時封題印置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



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捨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為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于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為驚思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為畏

劍筴 卷十九 三

須臾有鍤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為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至大曆十二年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

孔宣父具劍 仙傳拾遺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于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徑重深囂塵不到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

劍筴 卷十九 三

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



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駟至焉賓從  
粲麗逾于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  
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子引  
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珍備果實  
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  
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  
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  
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  
劍筴 卷十九 引 聖德堂  
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  
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  
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  
孔宣父須臾具冠劍而至夫人勞問之曰  
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  
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  
通咸若素習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  
爽悉將相之具矣 神仙感 遇傳

玉皇劍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名  
嘗採藥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斲之深  
數丈其根漸大如瓮此人斲之不已漸深  
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隨中  
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  
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  
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  
劍筴 卷十九 引 聖德堂  
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  
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  
桑柘花物艸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  
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  
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舫子渡之  
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  
飯柏子湯諸葢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  
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



相與笑曰汝班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雀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瑤諸人俱以次入謁獨留此人于宮門外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

劍筌

卷十九

羽訣

三五

翠樓書堂

牛求乞仙道如牛吐瑤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

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勅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勅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劬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原

劍筌

卷十九

羽訣

三五

翠樓書堂

蕭君劔

大曆初有道士謝修通者宜春人也入山不出凡四十年如堃人後遇一人引入溪原于溪中得一碑長三尺乃蕭侍郎清虛之館碑更行半里見宅基古甃瓦石皆異



遂拮菴居之長慶初入都木坑偶見一宅  
重扉須臾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見一  
人紫綬裁冠佩劔立堂之左一人碧綬素  
簡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蕭君右者隗君  
即梅福也通乃叩頭再拜求住修通好食  
小蒜二君曰子乃葷腥之人安能住此贈  
修通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頃時服之服  
之中半二君乃令歸精神似不足眼目睢

劔筌

卷十九

羽林

三

早醒堂

野門人相謂曰師修行不出凡七十年為  
邪氣所亂如大道何通至寶曆初夢人告  
曰造一精舍將君住之既寤且曰我當歿  
矣七日而卒門人來備棺櫬空然見衣冠  
而已年九十八

玉笥  
山記

仗劔衛神丹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  
白山有道士出于桐人中揖自東曰某棲

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  
前神仙為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  
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  
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  
劔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  
否自東踴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劔從  
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峰將半  
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

劔筌

卷十九

羽林

三

早醒堂

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  
劔當洞門而立君見有怪物但以劔擊之  
自東曰謹奉教爰立燭于洞門外伺之俄  
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  
將欲入洞自東以劔擊之似中其首俄頃  
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  
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劔拂  
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



駕雀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首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采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

劍筴

卷十九

引訣

三五

聖德即坐

金人劍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幼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因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于

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虎患頓息後至一百一十八歲化形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

本傳

天尊劍

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

劍筴

卷十九

引訣

四

聖德即坐

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文及頂光焰鋒鋒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珽之蓋後有鸞木寶花照曜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

道教靈驗記



劍筴第

服奇篇

凡三十一條

帶利劍

凡三條

劍容

法服劍

劍違聖教

齊晉之君服劍

晉楚之君服劍

劍筴

目

服奇

二

翠樓草堂

荆為長劍

經侯帶劍

襄成君帶劍

趙平原夸劍

姚賈舞劍

劍衰 凡二條

董君劍容

給劍

櫛具劍

駭犀玉具劍

劍不離於身

魏臨菑舞劍

劍耿介

劍容 凡二條

齊魯劍

劍謂昭陽殿

劍筴

目

服奇

二

翠樓草堂

尋橦跳劍

腰品劍

畫劍

劍筴第二十

明甄賈希言譯

黃陵張太猷授

服奇篇

子幼好此奇服者帶長

筴曰夫服心之文也誠中形外之理存焉珪劍在躬寔為威儀故盛飾君子未嘗一日去身凜乎有不可撓之色寧第游閒為富貴容而已傳不云乎衣服容貌所以悅目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劍筴

劍筴

卷三十

服奇

二

三十五

帶利劍

老子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雜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老子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端正也

所謂兒

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美麗也

外兒飾也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

不正之道所分布也

劍筴

卷三十

二

二

三十六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

不務蠶桑之業也

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

嚴為刑罰以治之也

故曰帶利劍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

私家眾臣之家



聚斂入於私門故曰必富也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  
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  
百官之奸邪作於上則庶民之偷俗成於下大姦唱則小盜和  
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皆  
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  
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  
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劍筴盜竿為盜之先倡也 韓非子卷三 服奇 翠幄堂 三五二

偽為之斤秉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穡不修  
莠莠並生田苗不起困倉虛空衣重五采  
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輝光利劍堅甲  
彊弩勁弓輕車駿馬多挾凶人權重名顯  
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妒廉嫉讓  
疾忠毒信結邪連偽尚爭貴武無不侵凌  
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  
刳胎殺穀遂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  
劍筴 卷三 服奇 翠幄堂 三五三  
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瓊擬于人君  
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眾絕俗超然獨存  
亂世高之稱為大人漢嚴遵道 德指婦  
劍容  
絲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  
信效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  
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父父更富廉賈  
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  
 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  
 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  
 篡遂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者鷲一作流  
 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  
 揆鳴琴檢長袂躡利屣躡一作跣目挑心  
 招出不達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劍策 卷五 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  
 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  
 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  
 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  
 之人隻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貴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

法服劍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  
 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  
 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  
 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後于  
 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  
 其道也文中之

儒服劍

劍策 卷六 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探玄索  
 難知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  
 也行務怪異而以犯上為抗悖逆犯上以為  
 離人之羣也離人之羣也人王者說辯登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  
 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  
 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  
 寡言人皆務文堅白無厚之詞革而憲令  
 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



劔違聖教

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初諷咏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勿則筆墨乎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辨文巧法徇私為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美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劔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

劔筴

卷二

服奇

七

聖懼堂

齊晉之君服劔

公孟子義章甫搢恕儒服而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韋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

晉楚之君服劔

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衰也令行乎天下遂伯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子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

劔筴

卷二

服奇

八

聖懼堂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因矣

荆為長劔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保



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余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瞬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

劍笑

卷三

服奇

九

翠樓堂

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勇悍也

經侯帶劍

劉向新序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珪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珪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珪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邾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

劍笑

卷三

服奇

十一

翠樓堂

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珪于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珮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珪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于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歟

襄成君帶劍

說苑



襄成王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綺舄  
立乎游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  
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  
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  
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  
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蘭  
茝張翠蓋而檢犀尾斑麗桂社會鐘鼓之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十二

翠履草堂

音畢榜柅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汙  
草濫予昌檀澤予昌州饑州焉乎秦胥  
之纒予乎昭澶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  
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于是  
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塞中  
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  
好兮不訾詬耻心幾煩而不施兮得知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

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綉被  
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  
尹爵爲執珪一榜柅越人猶得交歡盡意  
焉令尹何以踰于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  
若榜柅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  
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  
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  
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新序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十三

翠履草堂

趙平原夸劔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  
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  
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  
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  
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  
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  
北伐滅魯年步八年取魯封魯君于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璵璠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史記

姚賈舞劍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劍筴卷二十 奇 三

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王劍賜之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知之曰賈以珍珠重珪南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

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珪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自外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賈其子也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厲同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

劍筴

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築聽說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歿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

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



歌之廢屠買肉不售子良之逐臣未棘津

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

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之賈

人也五鄭為鄙蓋鄭鄙之人南陽之敝幽

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魯之免囚見莊

年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

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

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劍筴卷于五翠樓

於城濮信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此

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於天下明王

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卜隨務光並

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譽其為已

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故可以

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八尺不賞是以羣臣莫敢

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復

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趙

故曰尉佗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陸生至尉佗魁結魁音推謂為髻一箕

僂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天子聞君王

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劍筴卷于夫翠樓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

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

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蹶然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

系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劍笑 渠音 卷二十 服奇 七 琴帳第廿二七十三

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 珠玉之寶也 送亦千金 非橐中物故曰

送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孝惠

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與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

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

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

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瑟侍者

十人珪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法一作公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必家得珪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率音律過音戈其數

見不鮮 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漢書作 無久恩公為也 恩汚辱一日患也

劍笑 諸子無久史記厭患公也漢書 卷二十 服奇 十八 琴帳第廿二七十三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

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游于

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珪

劔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為達見

獨異志

董君劔客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 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



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歿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寶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好美麗也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計謂用射美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

劍筴 卷二 五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也安陵爰叔者爰盎兄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舉將欲安處乎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可以自安處也偃懼曰憂之矣矣不知所以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額城朔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荻即也亦有飲割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須躬親行當有宮故宜獻此園也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長門在長安

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遂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

劍筴 卷二 五

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卒日猝酒音信又山鼓及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公主閣中有山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



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

宰敝膝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

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珥珠玉也音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歎

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也董君綠幘傳韞幸人服也韞形如射韞以韞左右手於事便也

劍筴 卷三 隨主乃贊進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歎

再拜謁胞與苞同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上為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上上坐也偃起走就衣冠

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

為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

從官金錢襍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

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躡鞍劍客輻湊躡十反

董氏常遊戲非宮馳逐平樂觀雞

鞞之會角狗馬之足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漢書

給劍

武帝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

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

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

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

劍筴 卷三 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

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

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

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綉耳將奈之何於

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

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

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  
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  
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  
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  
第也史記

櫛具劍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  
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

劍筴

卷二十

三

五

五

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

威振州郡勝之

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

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

櫛具木標首之劍也

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

佩環玦

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珽也

袞衣博

帶袞大袞也言著袞大

盛服至門上謁

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

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

山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瀕厓也公子勝之字

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

祿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也

庸常也敬納其

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

劍筴

卷二十

三

五

五

事皆州郡選吏

選州郡吏之最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

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

漢書

駭犀玉具劍

班固與弟仲叔書云近買侍中升仲駭犀

標首玉具劍一也

漢書注玉具劍標首

劍不離於身

黃初二年八月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



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

劍筴

卷二十

吳志

五

單

一月策命權封為吳王

吳志

魏臨菑舞劍

邯鄲淳一名竺字子淑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謀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頗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劍筴

卷二十

吳志

五

單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

魏略

劍耿介

應璩與魏文帝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壘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為仁也

應璩集

謹按魏書云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齊王芳



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  
應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劔容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  
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  
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  
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  
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

劔筴

卷三十一

齊

五

王儉字仲寶

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  
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  
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先  
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  
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  
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  
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  
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

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請憶  
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  
讓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惟有謝安蓋自比也南史

劔筴

卷三十一

齊

五

王儉字仲寶

王儉領少子太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  
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儀接小傳以賓友  
之禮是歲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敕悉  
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  
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  
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  
者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  
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



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鉗插幘簪朝野  
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惟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事  
流選用奏無不可南齊書

齊魯劔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  
三人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  
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  
劍筴 卷干 齊 三五 翠暉草堂 二四十六

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雋之僭立也  
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 尹加散騎常侍廣  
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德  
嘗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  
矚顧謂其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時接頓巴生淳于鄒匹之徒蔭

修擔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  
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  
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艸頽墳氣消烟  
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  
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  
而有知寧不出荷矣晉書

凡人弄劔

劍筴 卷干 齊 三五 翠暉草堂 二四十七  
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  
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  
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  
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  
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  
訣况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  
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誦  
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



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鉞履絙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三

翠嶺草堂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三

翠嶺草堂

泳足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攝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况過于此者乎

抱朴子

### 劍謁昭陽殿

北齊文宣帝沉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

以爲不及文襄副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稱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何故對曰爲尔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

劍筴

卷二十

服奇

三

翠嶺草堂

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惟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于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



失色 北史

尋橦跳劍

恒王王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劍筴 卷二十 張奇 三五 翠樓草堂 十四十一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愈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對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叅者輒愈數月常命宮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

椎髻翦彩為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 舊唐書

腰品劍

唐劍具稍短常施于脅下者名腰品劍龍

劍筴 卷二十 張奇 三五 翠樓草堂 十四十一

西人韋景珍不樂卑官有四方志衣玉篆袍佩玉鞞兒腰品劍飾若神人李白嘗識之故其感遇詩有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

請劍

吳道子回仲由便戴木劍不知木劍創于晉代也 西小說



唐李濬紀物之異同有白玉劔長二尺餘者松窗紀聞

劔筌 卷二十一 服奇 三五

劔筌第二十一

蔡淵篇凡二十六事

神仙制劔法凡二條

陶隱居論神劔凡三條

天台道士劔

造劔戶解法凡四條

劔解次第事迹法度

劔解之道

劔筌 卷二十一

劔丹

以午日鑄劔

蟾血寫劔

抱朴子制雌雄劔

裴君論劔解凡二條

老君劔

桐柏山真人劔

瑤劔名子干

第七神仙劔

第五十五神仙劔

三劔之法

橋山劔凡三條

四靈子都劔

卓劔

斬邪劔

賜雄劔

雷平山劔化

震景劔

劔書老易

廬山淬劔

劔

劔筴第二十一

明賢錄希真撰 雲間馮時可訂 長安崔爾進授錄

藥淵篇月宮生藥淵出真 誥東華靈妃歌語

筴曰華陽丹綠之秘奇羽陵脉望之詭

異論解形則遺冠委身談劫鬼則雷迅

風行莫不蘭玉其辭烟雲並吐然而車

俗淺見猶謂荒唐是處牛蹄之涔而嘲

溟渤之浩翰矜蟬蛸之羽而駭朱鳥之

劔筴卷二十一 二 二八七

春秋達者所為浩歎也夫闔闔得石室

素書仲尼識之子亦何嘗不語神哉神

仙之劔變化無窮非可以一類求之其

不能控景登空立升太微者則有解劔

之道焉委形冥化微乎妙哉而談者謂

劔通于仙其術不試亦可立致冲舉則

吾不得而知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筴藥淵



神仙制劍法

太極真人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曰制劍之法上宰摠真西城王君昔授於紫陽公施行道成摠真昔用劍解之又授九轉丹方於里張先生即此周人也金光藏景錄  
 滋龍胎而必決服瓊英先師王西城北是飲丹後用劍解而不言服九轉者當是雖授而不遂合用後以付門弟子茅君亦是劍筌

受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博南岳魏夫人傳楊君故安妃云可尋劍解之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許長史既服腴石或當不必為其事椽從鎮南夜解則又非此法椽許長史子也若是太清解及單用劍者應不得及望故鄉而椽遊處方臺遠本居邦也神劍用之而解化則能遊宴太極採五星之靈軌煥七元之威光以範儀烈映真氣故

軒轅橋山之葵劍易在焉王子渤海之家劍鳴空擲王喬京陵之基劍飛冲霄其斯實真驗九玄精應太靈神方靈致威劍之妙化也諸以尸解者以劍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劍皆自然還其處以劍解者不必止是用丹書者空劍亦可幽響無聞恍惚難尋不可得言矣不可得言為之者見之者惟當應之于心耳神奇歛悅變動無力非

復物理所期正當因心任化即事從宜耳為之者亦不覺其所以然見之者固莫測其所以然軒轅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鑪鼎而軒轅疾崩葵橋山五百年後山崩珽劍赤易在焉一旦又失王子者曾請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葵華營家渤海山其葉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入適欲取



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携與乘雀共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耳故戴遠遊冠者晉葛洪云陰君授鮑靚尸解之法後宋理石于崗有人發其棺見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馬之聲遂不敢取此是解劍法而不能飛法此是周靈珪太玄陰生符朱書刀矣太清之下故得主者而已按玉清靈傳說摠真帝劍

劍筌 卷三十一 空淵 四 三本五

楊君說同柏帶劍此並應是先解劍化也真人用珪劍以尸解蟬化之上品也夫尸解之法多如蟬蛻今此劍非蛻也故云上品明變遁之高道也營造劍之時先齋戒百日乃於幽隱處近清泉立西向屋作竈口亦西向善鍛人鍊好鍊生鍊合鍊成令得八觔為足也若欲窮其精理當用竹炭又以銅錫柔沃如此用歲月功夫殊多所

以古人作劍三年然後成也薛燭亡歐冶鑄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今以此合燒則煉多而不燥剛利而銷其鍛人亦須溫良新衣沐浴造劍之日尤不得飲酒食肉及遊履淹穢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使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謂背脊上近柄間令厚三分半也至兩刃際可減一二厘耳又向刃邊

劍筌 卷三十一 空淵 五 三本六

先殺背二分乃立兩至抄亦以漸令薄也抄九寸為左右兩處當從鑲項定度整三尺劾背為刃六廣三分八厘必使中脊餘六分也抄九分合殺兩邊令尖殺抄鋒令有兩稜如戟抄殺鋒也其柄用長短適令鑲高二寸四分身長二十四分則餘一尺二寸六分以柄為鍊因當中央令廣九分厚二寸與鑲相連柄操梓材近籙圍四寸



九分兩圍三寸九分皆以釳竟為正若作  
劍裝則促扁於此也劍頭可安錄鑲謂發  
始鍊剛仍使鑲身相連勿別作模合作劍  
連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鑿除應  
空之內亦可先鑽作數孔鑿為易其伏基  
處鑿鏤之都卑令大環高二寸四分橫分  
廣處對中徑二寸八分內方負徑四分鑲  
形古今多法或正負或狹長或如髀耳乃  
劍筴 卷二十一 六 羊福堂  
有十許種種此經中所負亦是顯其左右  
法耳非正定形也謹准製古今取其合度  
立圖如古文鑲之內不得正負如竹亦不  
得正方如界盡當令內面小方而外落稜  
角必令得刻已刃字不甚邪轉佳使長三  
尺九寸耳尺寸度數厚薄形制並備如別  
圖尋古今尺長短不同九章筴法皆積毫  
釐之度晉中書監荀勗善音律伎藝常恨

八音不調後有人鑿地得一玉律銘題周  
世短晉尺四分半以攷定音律聲韻合度  
今宜用此尺為准所以示者摠真桐柏並  
以周時作劍甲周尺也錄鑲者鏤刻劍鑲  
止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字也鑲背  
上刻作九字已也深刻字皆從刀背而下  
順刃謂兩邊刀及字已皆對從刃背邊起  
俱下就刃故曰順刃也順鑲而刻之隨鑲  
劍筴 卷二十一 七 羊福堂  
曲轉故曰順鑲也諸刻處欲得以金銀間  
之益分明佳也劍身刻象鑲中央復有豎  
起如小羊鑲者名之曰伏基之義謂為日  
月之基隱伏光景也內鑲老而為日字內  
鑲者即小鑲之中伏基也刻右而為月字  
先又負刻日月之外為鞞也五百年遷出  
以揮五岳入以藏無間謂潛靈遁迹隱影  
藏形也下以制九陰謂可攝召九陰之神



也上以承玄冥星主隱變也衛足以逐邪  
 魔威足以鑒七情謂控威乘勢鑒照七星  
 也仰以映五色謂五行之氣常栖映也俯  
 以代身化行矣欲知劍之左右內外以見  
 正指南使劍背在上使劍刃在下也于是  
 以東面為右西面為左也東為內面西為  
 外面此劍刃度長短廣狹厚薄刻鏤文字  
 乃太極四真人靈劍之模範也上清真人  
 劍笈 卷三十一  
 亦皆帶劍上清之劍並是太極所造耳故  
 此經為太極之法乃四真人定範何必須  
 昆吾之金剛玉之鈇也此益明不必須精  
 鉄所存者模範而已王子喬劍乃凡下之  
 缺耳橋山尸解之劍非昆吾之流金也  
此極真人紫陽公告王君也軒轅駕龍玄圃  
 是步綱之詞以術以解化後乃行前真多  
 有此 此劍經前章也太極上化符以飛精  
 書紙盛以紫囊欲去時以係劍鏤右以曲

晨飛精書劍左面令至劍抄也又太極藏  
 景符飛精書紙盛以絳囊欲去時以係劍  
 鞘右以曲晨飛精書劍右面令至劍抄也  
 又太極錄形符以飛精書紙臨去之日服  
 之身生七色之雲自有電光右以曲晨飛  
 精書劍背令皆兩刃之際也又太極化符  
 恒日或一符七年去朱書竹中帛秘要也  
 是合曲晨丹成臨欲解化時以題劍七年  
 劍笈 卷三十一  
 以後朱題劍亦能解化 東鄉  
 陶隱居論神劍  
 晉永嘉中劉愷 呼麥切 多奇識亦云是異人  
 作此劍乃依佛符字殊細設婁羅鏤曰大  
 乘而法鐵甚快利宋來便恒供衛上名曰  
 劉愷鏃尚千年刀同實久已易去鏃鏃刻  
 處亦漸漸欲滅又見有四五故鏃並相似  
 如一不知其劍身何在東山顧居士亦造



此諸人有同時共製者今猶存焉大抵遠  
 故刀如此並可以類推此儀式惟是  
 隱居所匠深構心解亦詩理極夫知必同  
 大極模範不耳几試刃之利鈍取中形此  
 數枚急束以一髮懸其秘紫如杖頭令一  
 人執之乃以劍一斬斷而髮猶刀背舊  
 連計芸多少為優劣劉愷斂千失  
 斫十三芒又有一百鍊剛刀斫十三芒國  
 中惟稱此為絕而近造神劍斫十五芒觀  
 其鐵色青激光彩有異蓋薛燭所謂渙如  
 冰之將釋者矣頃來有作者十餘人皆不  
 劍筴 卷五十一 三六

一斤四兩今秤二斤十兩也今公家劍長  
 四尺七十柄居一尺五寸是三分之一小  
 減也刃廣一寸六分輕重不定此班劍長  
 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而經有刀劍兩名  
 晉武帝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張華等按  
 定鍾律八音不與古樂相諧由漢來用尺  
 漸長乃更依周禮積黍法制尺以量鑄新  
 器募求古物得周世正玉律比之毫釐無  
 劍筴 卷五十一 三六



又加官尺寸半民間復有相與之室今謂  
 之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復長民一  
 分推如衆例則以古尺為勝鍾律宮商自  
 然響會是合精神冥數且周世又二真製  
 劍之時兼荀張窮極精巧時又有束督雷  
 煥之徒妙貫神鬼阮咸雖善音樂而性度  
 縱誕不能親切故以單綬為好用掘地銅  
 尺內應是後漢時事也梁天監四年又更  
 劍筴 卷三十一 志淵 十一  
 校尺以調正鍾律定用張荀古尺半分於  
 事合衷今施用名曰法尺

若欲潛道名山隨時觀化不願真官隱浪  
 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  
 劍左右面先逆自托疾然後當抱劍而卧  
 也謂先偽稱疾寢卧數日乃密脫劍青囊  
 援出題書及繫符都畢于是抱之而祝須  
 天馬迎至解衣而遊勿令人知覺也又以

飛精藥蜜拭劍鏤呼劍名字祝畢忽見太  
 一以天馬來迎於寢卧之前于前上馬若  
 女子則以輜駟來迎含來諸仙多有托以  
 余物前用竹杖或巾履惟鮑靚見太清亦  
 法此神變糾怳假類會形不可理趣相求  
 真奇事矣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古畫  
 圖有此獸形皆昔真人所顯相傳示也吉  
 光似鹿騰黃類馬男則單騎女則駕駟也  
 劍筴 卷三十一 志淵 十一  
 太極真人命太一使者賚馬執控并迎以  
 寶衣糾忽而來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  
 變也馬去之時雖衆醫侍疾子孫滿側我  
 易服來劍流景變跡而不覺我之云為也  
 所謂化遁三辰巔徊月精呼萬變非復故  
 形者也 抱朴子  
 夫極上化符以飛精書紙盛以紫囊欲去  
 時以係劍鞘詩仙人多以竹杖不必盡得



劍法或是太清術耳假物變化不可一類求之

抱朴子

夫修真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鄉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得復窺其鄉世畜神劍與之起居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不必須藥書之若不辨作藥七年之後但以丹書劍亦能潛化也單行此法似不可反故鄉矣自不及曲晨之精妙吉光騰黃之延

劍筌

卷十一

精

十四

三五八

控也雖單行此猶賢于太清雜法兼得改形練化遊冥太極其丹它藥得居解非是靈瓦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太清尸解之法那得比太極之化遁乎今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陰主符又用牛脂煎錫藥丸兩事耳無復余方也佩用制劍之法具在符圖訣中其後用解化之道人非常修之事故並不得載而畧之

抱朴子

子

### 天台道士劍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積修介潔早佩畢道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劍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銅造劍勅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于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

劍筌

卷十一

精

十五

三五九

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禪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以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其劍哮吼有聲羣黨驚思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道藏靈驗記







極四真人靈劍之模範也或謂曰分景或曰揮袖刃但當論鈇質有利鈍耳上人皆陶昆吾之石冶西流之金禱而作之準其成範也此之上質非世人所得但取精鍊按而作之亦足以流景逸真隱靈化形藥既陳矣將不待西吾之質乃成其妙也凡缺亦皆可用也所存在於範質而已夫虎狼惡獸聞麟唱而竄穴百鳥羣遊聽鳳鳴劍筴

劍筴

卷三十一

六

而絕響麟角豈銳於虎狼之爪牙哉鳳聲豈猛于鵬鸞之蹶乎所貴在於靈音神氣道妙發煥德為群物之軌真為至空之柄足以鎮萬精之眩惑威千凶之用矣奚必須昆吾之金割玉之鈇耶王子喬劍乃凡下之鐵耳黃帝今所帶劍是橋山中尸解劍也若是者復非西昆之流金也

金光藏景錄

劍解次第事迹法度

若欲且遜潛名山棲身高岫或欲隨時觀化道遙林澤或欲斷兒子之情令始終道畢外割親悲內遏希尚不願真官隱浪自足者當修劍尸解之道以曲晨飛精書劍左右而先逆自託疾然後當抱劍而臥又以津和飛精作丸如大豆于是吞之又津和作一丸如小豆以口含緣拭之於劍鏤密呼劍名字祝曰良非子于今以曲晨飛劍筴

劍筴

卷三十一

九

精相哺以汝代身使形無洩露我當潛隱汝暫入墓五百年後來尋我路今請別矣慎勿相悞上登太極言功入素祝畢因閉百咽氣九十息畢開目忽見太一以天馬迎于寢臥之前于是上馬顧見所抱劍已變成我之歿尸在彼中也臨時當易著太一迎服留故衣中以覆劍也乃乘馬躡虛任意所適或可改名易姓還反故鄉無所



忌難劔成少尸與真不異又有身氣又乃  
生蟲既劔入棺即復劔刑不復為尸形也  
天馬者吉光騰黃之獸也太極真人命太  
一使者齋馬執控并迎以瑤衣恍惚而來  
不知所以然也馬去之時雖眾醫侍疾子  
孫滿側而我易服束劔流景變迹徒相衡  
比肩對目而不覺我之云為也所謂化遯  
三辰巔徊目精呼吸萬變非復故形者也

劔筌

卷三十一

王

王

瑤衣無縫衣也劔字子于名身非若未用  
劔之時眠臥常祝呼劔名字曰良非子于  
神金揮靈使役百精令我長生萬邪不害  
天地相傾當畚祝於劔鑲之中上馬時以  
藏景錄形霧丸二枚著劔青囊中結空囊  
口著被中良久已復變成向者囊中劔也  
二三年間乃忽然自失之耳此曲晨飛精  
一名七陽日精之華蓋琅玕之併例矣此

復能流通散形分景藏毫四海不能容其  
體粟米固能纏其外者也隱迴七度昏蔽  
三光實其妙矣

金光藏  
緊錄

解劔之道

九華真妃授楊君書曰夫處無用於曩塗  
乃得真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  
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  
載學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微時適足

劔筌

卷三十一

王

王

以誨愆要辱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  
古之高人覽學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  
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嚼和氣漱  
濯清川欲達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諮組聘  
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于人間之  
貴賤投身于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  
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  
于泥瀆瑤玉投糞以招塵褻衣振血濁精



歸真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討  
火之烟欲抱真形于幽林者可且尋解劍  
之道作苦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  
之迹臨時分處有任于明君矣陶隱居

劍丹

夫還丹者極一冲二和三譽四旋五通六  
達七政八霸九極十具無上之真道豈不  
明明可觀其義乎凡人有才貌不可學苦

劍筭

卷三十一

三

遇大丹即變見如意故經云無可無不可  
皆可矣按參同契太易誌圖言一象此圖  
含象象美方得通霸又古經及元君訣并  
草衣子碧通子變化圖皆鍊丹之名或號  
如意珠天帝得之為絳宮珠天龍得之為  
頂上珠鑄劍則伏萬邪萬凶大還丹  
威喜巨勝法取金液及水銀左味合煮之  
三十日出以黃玉甌盛以六十泥封置猛

火炊之卒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  
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又取此丹一  
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以  
塗刀劍辟兵萬里抱朴子

以午日鑄劍

以五月丙午日日中鑄劍桂薪燒之鑄成  
以剉炭系之而令童男女進火取牡銅以  
為雄劍取牝銅以為雌劍各長五寸五分

劍筭

卷三十一

三

帶之以入水則蛟龍不敢近人抱朴子

謹按典論云建安二十有四年二月甲  
午魏太祖造百辟寶劍乃知午日鑄劍  
自魏則  
已然矣

蟾血寫劍

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  
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  
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  
人常為先登鋒陷陳皆終身不傷也鄭君



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亦名大房虛星主  
 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徬徨熒惑星  
 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  
 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  
 納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  
 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居龍虎三囊歲符  
 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  
 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  
 劍筴 卷二十一 志淵 五  
 南極鑲金之符或戴劫刃之符或傳玉札  
 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  
 符符指敲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  
 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  
 武威符螢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  
 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 抱朴子  
 抱朴子制雌雄劍  
 葛洪常以五月丙子日日中時鑄五石下

其銅五石即雄黃丹沙雌黃礬石會青也  
 皆鑄粉之以金華池漆之內太一神鼎中  
 下以桂薪燒之銅成以銅炭冶之取其牡  
 銅則以為雄劍取其牝銅則以為雌劍帶  
 之以入河則蛟龍巨魚而水神毫不敢進  
 也欲知銅之牡牝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  
 灌銅以其在大中當赤時也則其銅自分  
 為兩段有凸起者則牡銅也凹陷者則牝  
 劍筴 金簡記 卷二十一 志淵 五  
 裴君論劍解  
 尸解之仙不得名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  
 九宮也諸有單用曲晨飛精劍解者得八  
 素列紀惟奉瑤秘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  
 有作水火病兵及用大力竹杖解去者先  
 詣名山並為太清尸解凡修劍解之道並  
 紀名紫簡上隸高仙諸有宿功善業陰德



信其神得詣朱火丹陵官受學仙道爲  
九宮真人諸用太極尸解之道夜半去者  
軀爲地真應尸解者或學功淺深志高頽  
廢或爲祭酒精勤救治者並得爲三十六  
洞天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轉武  
解鬼師二百八十年一轉凡有三等乃得  
進補仙職裴君傳

紫陽公傳西城劍解之法修佩神劍七年

劍筌 卷三十一 三五

朱書符解化去若以曲晨飛精題之有立  
能變遁隱化太乙遺吉光垂衣來迎寶

老君劍

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  
阡陌亭長六寸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  
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  
可先知也或召六陰下女其法六十日而  
成或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

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  
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  
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  
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  
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  
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  
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

劍筌 卷三十一 三五

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  
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  
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識其衣  
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想則害  
人也爲之卒欲得靜漠幽閒林麓之中外  
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  
九女節壽若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不  
得執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



弗咎也或有侍從暉暉力士甲卒乘龍駕  
 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  
 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  
 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  
 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  
 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  
 堂白銀為堦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  
 之劍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

劍笈

卷五

五

五

五

桐柏山真人劍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紫微左夫人  
 一紫微上清宮九華真妃二上真司命南  
 岳夫人三紫陽真人四清靈真人五茅中  
 君六茅小君六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

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  
 真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  
 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真九華妃也皆禮揖  
 稱下官

陶隱居真誥

寶劍名子千

真人用珪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  
 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  
 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千字

劍笈

卷五

五

五

五

非青鳥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  
 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  
 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  
 然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  
 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  
 穿得神丹

酉陽雜俎

第七神仙劍

太和者天之鬼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



在右方人亦有之烏擡鄉姓角里先生室  
灑灑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幡侍道  
君在右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  
起坐行止常在已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  
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老子枕中經

### 第五十五神仙劍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劍  
亭水瓮上于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

劍筴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手

二五七

非常怪物于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  
也以丹書制百邪符置于瓮水上邪鬼見  
之皆自然消去矣

老子枕中經

### 三劍之法

真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鏗鍊鍛為利刃吾  
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  
氣銷鑠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  
分野為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

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  
以中劍治之或魘魅之徒蕪疿之輩挾邪  
暴物作祟害人當以下劍治之

聖德真君傳

### 橋山劍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  
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  
有龍形自擇亾日與羣臣辭至于卒還葬  
橋山山崩樞空無尸惟劍易在焉仙書曰

劍筴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手

二五七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  
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羣臣百僚悉  
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  
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  
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列仙傳

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  
恬歿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時山上有黃帝  
冢故也帝崩唯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



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閒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水經注軒轅自採首山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橋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惟寶山赤鳥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真誥

劍筴

卷王

三

三

三

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鍊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嶷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也夏禹得之亦仙化又云藏之于會稽去釜山覆中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題上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

劍筴

卷王

三

三

三

至神人集成賦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身於鼎湖極峻處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之軒轅臺也時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思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卜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為子及臣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除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王時封號叔於此因曰號州古曰鼎州於漢曰名縣州也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為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周陽縣又



廣施縣有黃帝祠四所  
邠州橋山黃帝冢在焉黃帝曾遊處皆有

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舄在焉

一曰亦失荆山記

### 四靈子都劍

司馬季直漢文景時人受四靈子都劍解

之道在委羽山有大服明宮丹之華抱扶

晨之暉貌如子女鬚長三尺有男名法霄

一女名濟華同得道真誥云季生服靈散

劍筌卷主 三十四 翠樓草堂

捧升猶首足異此語處以作劍兵解法兵

解則不得在太極而其女尚讀洞經便是

別修高法也列仙傳

### 卓劍

藺真人卓劍處在今浮梁

### 斬邪劍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

月明張道陵真人在霍鳴山鑿珮珊瑚天

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紫

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

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

立玉女綵衣花帔雲髮頰有各執一幢上

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

紺首垂環曳裙各執一幡上左青龍右白

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幡復次二人朱袖

金甲各執三氣十絕旌節上有丹榜素衣

劍筌卷主 三十五 翠樓草堂

曰倒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

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

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

治都功印其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

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

車中一神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明珥扇

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

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怖即太上



老君也真人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吾等降蜀山立二十四治乃二十八宿之下圖實陰景黑簿之司分掌人由歿生罪福子可為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典此治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當為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欽佩道旨謹當奉行老君遙召三五功曹須臾四方有五色氣勃勃而劍筴

卷三十一 三五

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黑幘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繡衣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為吾開紫陽南宮玉宸內殿取正一盟威秘籙吾欲傳授俄頃之間南方起二十四生氣祥光瑞彩決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貯籙一品皆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職籙以授真人謂曰與

卿千日為期華頂先生張天師外傳

賜雌雄二劍

張道陵後會老君于閬苑老君復以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一千二百章雌雄二劍都功印二儀交泰冠驅邪帔褐魚鬣衣方裙朱履等賜之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鬼不敢正視傳度已訖于霍鳴山研味秘文按劍筴

卷三十一 三五

法遵行修之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行籙中三步九跡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遂依告命戰鬼于蜀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西蜀壽城山顛有鬼市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癘人莫知之人鬼合雜市利交易真人以



漢安二年九月一日佩盟威秘錄往青城  
山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于青城  
山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使六  
天鬼王歸于北鄴八部鬼神領眾竄于西  
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執丹筆曰吾  
筆所止鬼眾盡滅要之人鬼分治幽明異  
境不欲盡滅汝類即與盟誓折石為契刻  
作天地日月之形埋于黃壇之下絕噓之

劍筌

卷五

三

天

三五

上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盡  
誅之勿留種矣乃以神印封鬼營使不  
得相通盟誓之後鬼眾躊躇不去真人口  
敕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時風雨天仙兵  
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

漢天師  
外傳

劍經

周弘景字通明性好著述尚奇異願情光  
素老而彌篤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

深耻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  
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皆以銅  
鑄非鍊也隱居序云夫刀劍之由出已久  
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  
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埋沒慨然  
有想遂為記云

虎豹符

雷平山劍化

陶通明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

劍筌

卷五

三

天

三五

眉細形長耳少時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  
養生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  
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手勅招之  
不出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  
謂之山中宰相梁武初不知道教先生漸  
悟之金樓子云余于隱士重陶貞白士大  
夫重周弘正其于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  
名士也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



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  
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  
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  
如子喬之藏劔易比干之日可得符焉詔  
追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賦有告逝篇  
云性靈昔既肇綠業人相因即化非冥滅  
在理澹悲欣冠劔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  
此昭軒侶結彼瀛室賓倘若踵留轍爲子  
劍筴 卷三十一 聖

震景劔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  
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  
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  
汝四世矣父之辭几席徧遊名山廬天台

構層軒于壇上目爲衆妙臺明皇詔于王  
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  
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  
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劔進之命光祿鄉  
韋滔至其居按金錄設祠厚賜上封太山  
因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小之  
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  
隱別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別立仙官  
劍筴 卷三十一 聖

廟時女貞焦靜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  
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  
丹臺身居赤城貞良師也靜貞既還請承  
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  
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  
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  
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  
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



乃寒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月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仙經

### 劍書老易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

劍筌

卷之三

三

三

三

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隋唐遺事

### 廬山淬劍

洞賓游江洲廬山真宗臨砌淬劍道士侯甲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洞賓

且劇飲無相窮詰既醉以筋頭題劍詩一首于壁初見苦無字而墨跡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殺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為母氣為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去其氣而人將自劍筌

卷之三

三

三

三

沒或假于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嵒也言訖因擲劍于空隨之而去



劍筴第二十二卷

蹈館篇 凡四十五事  
凡四十九條

劍效法

碎劍

申劍呼天

子囊伏劍

劍迎申包胥

劍逆

劍筴

卷二十二

一

從劍

退劍

劍傷風木

伏劍謝漢使

罵劍

偽臣效劍

劍雷鬚

祭劍

按劍募進兵

劍效

劍戰長安城

習珍效劍

劍殉

劍討叛

劍嬰城

排劍

劍筴

卷二十一

二

乞賜劍

劍抗

不降劍

劍免冑

引劍

劍效命

舞劍酬國恩

靴中劍



得劍烹

劍衛

劍令軍

田布伏劍

膏劍

劍筴

卷三十一

二

劍筴第二十二

明甄鸞錄希言撰 雲間吳爾成訂正

授錄

蹈節篇

筴曰絕絃生繁會之音委灰揚芬芳之烈自古貞臣誼士何伐無之有幸有不幸耳矯矯諸君或投七尺之軀或徇一顧之感或膏飴鼎鑊或慷慨陞庭靡不勲炳旂常光流竹帛嗚呼休哉匹夫之

劍筴

卷三十一 蹈節

不備草字

志雖不可奪無翼胡飛不脛胡走豈非春秋戰國英雄有以風之也耶至魏晉橫流之際有以屣豎嬰鋒兇強砥行者庶幾疾風勁草之思焉君子之于忠義造次顛沛必于是也母氏聖善貞姬殉身蓋女節中之錚錚者歟然僅見一二不其難乎不其難乎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易曰王臣蹇匪躬之故筴蹈節



劔法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死于君父公曰官有貴賤爵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非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劔筴

卷二十二 晉書 三十一

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

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雍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劔筴

卷二十二 晉書 三十一

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它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



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汗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汗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汗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汗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劍筌

卷二十二

四

碎劍

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即魯莊公獲平莊公戰者乘丘時婦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數月然後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博本道此者博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也淑言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妬其言顧曰此

虜也

願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

爾虜焉故

爾女也謂萬也

更向萬曰女嘗執虜于魯侯故稱魯耳

魯侯之美惡乎至

至猶何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脰也齊人語仇牧

聞君試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持技劍

萬臂撥仇牧碎其首側手曰齒著

平門闔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猶乳犬

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執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劍筌

卷二十二

五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婦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于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攜劍而叱之萬擊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闔仇



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劉向新序

漢書游俠傳序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申蒯劔呼天

齊崔杼弑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于天下不可死也申

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

申蒯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

劍筴

卷二十一

六

罕惟室

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

臂以與門者與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

申蒯投劔呼天闢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

而死

左傳

崔杼弑莊公邢蒯贖使晉而反其僕曰崔

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贖曰驅之將入

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

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贖

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

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

食其祿者歿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

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

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贖可

謂守節死義矣歿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

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

劍筴

卷二十一

七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劔而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殺十人次及晏子

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

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

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

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



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劉向新序

劍策

卷二十一 隨節

八

早臨草堂

### 子囊伏劍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

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銅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于國

說苑

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王而遁也

也遁

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

劍策

卷二十一 隨節

九

早臨草堂

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也

撓撓

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

呂氏春秋

### 劍迎申包胥

吳人郢申包胥勃蘇羸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崔立而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水漿無入于口秦王聞而迎之冠劍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于是秦救楚退吳師

劔逆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

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

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劔左

劔筴

卷二十二

十一

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裴豹隸

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沒為官欒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

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

閉之閉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

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公臺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

屋灰之鞅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

退攝車從之左傳

從劔

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修會夷儀叔向命召行人子貢欲使答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

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大夫何以黜朱於

劔筴

卷二十二

十一

朝撫劔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

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左傳

退劔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

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

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



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

劍筴

卷二十一 附錄

十一

聖德堂

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于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劍傷風木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對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劍筴

卷二十一 附錄

十一

聖德堂

三人

伏劍謝漢使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神請曰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漢書



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厲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為之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劍而死杜預女記

後漢班彪王命論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况大丈夫

劍筴

卷二十二

古

聖朝聖堂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晉陸機漢高帝功臣賈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罵劍

單于使衛律口蘇武辭致單于之命武謂

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燼謂聚火無者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

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

劍筴 卷二十二

五

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臯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臯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  
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

女為也  
漢書

### 偽臣歿劔

王莽敗傳首詣更始縣尸市百姓共提擊  
之提擲也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  
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歿仁將其眾降已而  
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歿其事拔劔自刺死

劔筴

漢書

卷二十二

六

### 劔啣鬚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  
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  
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  
上疏薦焉于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  
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  
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宇謂序

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  
受國重任分當効歿義不貪生苟背恩德

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  
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  
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  
以劔序受劔啣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歿序主簿  
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歿光武聞而憐之

劔筴

漢書

卷二十二

七

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旁為冢地賻穀千  
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  
為鄒平侯相慶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  
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  
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後漢書

溫序遷護羌校尉行郡至襄武為隗囂將  
荀宇所獲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  
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搥殺數



人字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啣  
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  
汚血遂伏劔而死東觀漢記

温序字公次太原祈人也任護軍校尉行  
部至隴西為隗囂將所劫欲生降之序大  
怒以節撻殺人賊趨欲殺序荀宇止之曰  
義士欲死節賜劔令自裁序受劔啣鬚者  
口中歎曰無令須汚土遂伏劔死更始憐

劍筴 卷二十二 節節 六 聖聖  
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為築冢長子壽為印  
平侯夢序告之曰父客思鄉壽即弃官上  
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 搜神記

祭劔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  
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歿遂亡失尸骸  
武昔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

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  
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靈  
魂不返因哀慟絕命 後漢書

按劔募進兵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為漢陽太守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放曰案文明當作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 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  
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

劍筴 卷二十二 節節 九 聖聖  
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  
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

任治中程球為通奸利士人怨之 漢官  
功曹從事皆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

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鄙  
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  
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  
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放曰時北胡騎數千按



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皆夙懷燮恩其  
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  
 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  
 以免進諫曰國家胥亂遂令大人不容于  
 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燮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  
云鄉里也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  
 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  
 劍筴 卷二十二 附和 主 單據堂  
 字曰別成 幹集幹汝知我必死邪蓋聖達  
字彥林節次守節 左傳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殷  
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  
子路曰食焉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  
不避其難也智劬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  
 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

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  
 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  
 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 師即君  
作之君作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  
之師也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 後漢  
 劍筴 卷二十二 附和 主 單據堂  
 夏侯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為  
 之渠帥戲必列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  
 嚴以鞭捶眾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  
 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  
 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宴會景陵一座  
 辨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弟榮  
 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奏



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  
客示之一寓目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  
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  
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歟乃奮劔而戰  
遂歿陣

劔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嵩之次子  
也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

劔策

卷二十二

五

羊懷素堂

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  
必下車公謂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  
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  
為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為太常李催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种拂揮劔  
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賊致使凶  
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歿

習珍歿劔

後漢書

習珍為零亂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  
關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甚  
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  
難以成功不如屈節于彼然後立大効以  
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樊冑等舉兵為  
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為邵陵太守屯校  
夷界以事蜀潘濬討珍所至皆下唯珍所  
師數百登山濬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

劔策

卷二十二

五

羊懷素堂

左右自到山下求其交語珍遂謂曰我必  
為漢鬼不為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  
還共攻月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  
不報之以歿諸君何為者即伏劔自裁劉  
備聞珍敗為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張邵伯  
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  
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捐  
于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于一世也



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習郁冢作炭竈  
時人痛之珍子溫襄陽耆舊傳

### 劍殉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  
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  
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入  
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  
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友  
劍筴卷二十二 昭節 三五 聖德堂  
朝臣惡處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  
將軍孫秀知其將歿謂之曰卿有老母可  
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  
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歿  
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  
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  
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  
西大將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人臣

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時  
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  
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  
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  
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  
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  
劍筴卷二十二 昭節 三五 聖德堂  
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  
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  
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  
沒音書

### 劍討叛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忼慨有不可奪之  
志裴頌爲僕射言之于司空張華華辟之  
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檐賤士本



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愆而無厭  
弃典禮而附賊後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  
行邪裴常有托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  
漂况可臨尾間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  
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  
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  
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為

劍筴

卷二十一

美

軍機堂

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  
節伏劍而死

劍嬰城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  
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  
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  
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寬也及光  
與楊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難敵

救光難敵求貨于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  
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  
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  
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  
萇及其弟援皆歿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  
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  
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  
退也聲絕而卒

劍筴

卷二十一

美

軍機堂

排劍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于前左  
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  
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  
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于劉氏豈不能忠  
于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  
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  
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乞賜劍

晉愍建興中漢大司馬劉曜獲建威將軍  
魯克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  
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  
下不足定也克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  
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歿為幸曜曰義士也  
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  
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  
劍筴 卷二十二 昭節 三五

劍抗

愍懷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  
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

不降劍

趙將軍王擢擊張仲華襲武街執護軍曹

權胡宣徒七十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

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  
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  
恒將之以禦趙恒壁于廣武久而不戰涼  
州司馬張耽言于重華重華召艾問以方  
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  
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  
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

劍筴

卷二十二 昭節

三五

三五

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  
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

劍而歿

十六國春秋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  
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  
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  
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此身



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晉書

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張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內建元永樂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于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劍筴

卷二十一

三

三

劍免胄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于邢崗相拒十餘日據當放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

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眾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修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眾乃退重華時仕為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為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出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劍筴

卷二十二

三

三

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為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眾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為前驅與據戰于洪池據兵敗績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







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摠管劉黑闥  
 反叛攻之城陷被禽黑闥重其才欲以為  
 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  
 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  
 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  
 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  
 食來相寬慰吾當為諸君一醉遂與樂飲  
 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劍笑 卷二十一 唐書

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  
 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為之流涕 唐書

靴中劍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朱泚嘗繞  
 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群寇無帥  
 幸泚收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父囚空宅  
 若迎而為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

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  
 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舍元殿明日移處  
 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  
 迎鑿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  
 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  
 符命勸其僭偽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  
 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于禍亂鳳翔涇  
 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  
 劍笑 卷二十一 唐書

襄城而至賊泚自謂眾望所集僭竊之心  
 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  
 忠臣為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  
 委之遂發統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  
 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  
 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  
 兵及絡繹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  
 逆順之理而海賓于靴中取七首為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譜錄類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  
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  
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  
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謀集秀實  
海賓遂併見害唐書

### 得劍烹

唐咸通中龐勛及于徐州時崔雍典和州  
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

劍筴

卷二十二

三

平僞

之冀紆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  
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于  
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  
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  
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  
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  
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  
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唐書

### 劍衛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唐  
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梁將劉鄩在漁水  
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孫西南河曲  
間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  
謀為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  
得兒等奮命戰決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  
外救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專衛莊宗手

劍筴

卷二十二

三

平僞

殺百餘人是役也烏得兒被禽魯奇所傷  
盈膚唐關史

### 劍令軍

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李愬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  
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  
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



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帥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眾皆慟哭又以玉帶珪劔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劔立大勳吾又以此劔平蔡效今鎮人叛逆公劔筴

卷二十一

節

天

唐書

田布伏劔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乙未以蕪州刺史王承弁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唐子勳博兵自潰於南宮縣戊申魏牙

將史憲誠奪師田布伏劔而卒己酉以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憲誠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是日大風霾

唐書

膏劔

殷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蒙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其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劔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歿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婦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唐關史

劔筴

卷二十一

節

堯

唐書



劍筴第二十三卷

立義篇凡三十七事

劍扣馬凡五十二條

延陵劍

承劍

劍盟

不盟劍

操劍自嬰嬰

劍筴

卷二十三

漁丈人縱劍

橋下劍

軹深劍

劍不入齊王

劍舞翼沛公

愧劍

誼劍

劍無撓

帶劍奪璽綬

手劍以赤首

後劍

辭劍

劍去艸

劍為友

義劍納喪車

劍憤

劍筴

卷二十三

楊修劍

劍義

偽懷劍

劍旌烈

請代劍

劍吏

奮劍代管平

劍額



席下劔

劔捍齊文宣

劔喻節

許虞侯劔効

隸人捍劔

埋劔

劔僕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劔筴第二十三

明羅貫中希言譚輯 霽間范允臨訂正 臨川鄭元昭授錄

立義篇

首陽延陵風高千古 後有與者庶幾爭烈

筴曰無欺志無倍言故能敦誼明信以

成其仁不者徒博名高耳以余所聞古

昔賢豪義至高或許身或許心其於事

之成敗雖各逕庭然均之乎不負匣中

三尺者也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斷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一

翠帽草堂

金彼夫悠悠之徒始非不刎頸相慕而

後乃背棄則豈非以二心故哉若乃婢

妾隸卒初非有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

素而亦能慷慨引決以身殉主愛其志

甚于愛其生此不獨成于感激蓋得之

天性然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又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斯蓋彤管與青

編並汗矣筴立義



劔扣馬

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與師伐紂伯夷叔齊拔劔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望曰循大行者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懲遂刻殷誅紂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萬民歡欣武王援琴而歌之大周正樂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美

二

翠帽真室 二五七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神農虞夏忽焉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今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

延陵劔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於是乃解其珪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美

三

翠帽真室 二五三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珪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珪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



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  
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  
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于是  
季子以劍帶徐君墓封而去徐人嘉而歌  
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  
帶丘墓

劉向新序

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四

翠樓草堂  
一五九

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  
獵于水側得棄卵啣之以來歸獨母以為  
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  
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讓君徐國  
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  
昔之徐中今見有狗鬣焉偃王治國仁義  
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  
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

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  
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鬪遂為楚敗  
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  
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  
民人請禱焉依文即事似有符驗但世代  
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  
陵季子解劍此所謂不違心許也

水經注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五

翠樓草堂  
一四九

君墓季札解劍挂劍則斯地也

郭緣生述征記

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

季子挂劍之徐君也

括地志

陳陰鏗詩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縣

劍今何在風揚空自吟

承劍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  
馬多僚為御士公衛與貍相惡相惡乃譖



諸公曰：「亡人華 亟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

「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公懼，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馬使逐龜也，飲音於鳩反。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酌之。酌，酒也。賜及從者。司馬亦如

之。亦如，公賜也。張匄尤之。張匄，華龜臣也。曰：「必有故」

「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龜也。宜

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匄欲殺多僚。子皮

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左傳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劍筴 卷二十三 六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

襲鄭，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

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

人訐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

也許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

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

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

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

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在此，讐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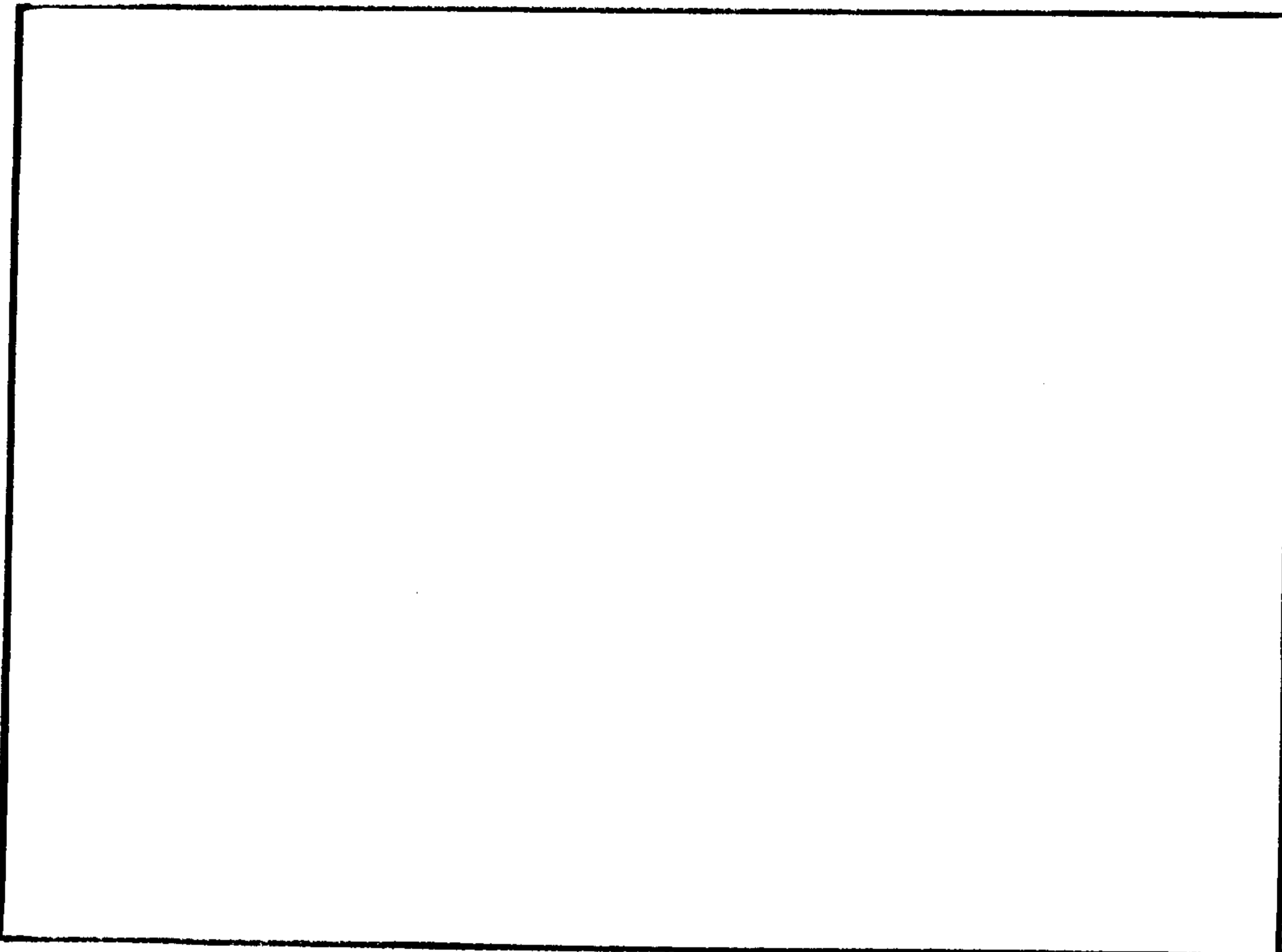
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余翼

劍筴 卷二十三 七





原缺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甯國人望君如望慈父

劍英 卷二一三五葉 九 翠樓草堂 二五六

毋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甯乃甯而楚又遇一人曰君胡甯國人望君如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甯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宮舊事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以劔僚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遊無人之

劔筴

卷二十三

立業

十一

早庵堂

野則無憂矣嵇康高士傳

劔盟

石乞將盟屈盧拔劔而屬之盧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于盧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死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劔也諸宮舊事

不盟劔

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劫諸將軍夫及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培其下以甲于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劔而入獨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劔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

劔筴

卷二十三

立業

十一

早庵堂

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崔子無道弑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在脰劔在心惟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摧之嬰不革矣崔杼



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晏子春秋

操劔白晏嬰

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柶蒲葦織屨履以劍筴卷二十三 立業 二五十一 早惟草堂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仇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劔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劍筴

卷二十三 立業

三

早惟草堂 二六七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歿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歿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



非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聞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寧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

劍策

卷二十三

古

單據室

不若先歿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景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苑說

漁丈人縱劍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

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照照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

劍策

卷二十三

五

單據室

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澗澗當作尋四八日勿倍勿日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對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對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劍筴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氏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荆平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七

平權草堂

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于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兮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

劍筴

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七

平權草堂



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

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

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歿江

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越絕書

五負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

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多知將問所其王俗

主也不足與舉舉猶去鄭而之許見許公

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九

五負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

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

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

族姓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

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

國之法得五負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

謂禮儀也信主言爵之昔者子胥過吾猶

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乎五負過於

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

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

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

也江上丈人無以為乃大有而無以為之

名不可得而聞聞知身不可得而見其惟

江上之丈人乎春秋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

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九

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

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

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

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

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贊曰笑辭星劍意

進鮑魚匆匆告別安用名為皇甫謐



橋下劍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罷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仇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劍筴

卷二十三

立業

三

單據草堂

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劍筴

卷二十三

立業

三

單據草堂

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按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歿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戰國策

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而擊之衣盡出血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古本戰國策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

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

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

其頭以為飲器句奴破月支王豫讓遁逃以其頭為飲器

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

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

伯則我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

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刃兵

曰欲為智氏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

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厲音癩癩惡瘡病也此漆有毒

吞炭為啞近之多惡瘡瘰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

劍筴 卷二十三 立案 三

為厲滅髮去眉以食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兒不似吾夫其音之相類也遂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

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

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

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

者極難耳請令為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厲也

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也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

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

讓曰子不尊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

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

劍筴 卷二十三 立案 三



亦已歿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  
 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劍筌 卷二十三 義 孟 早 惟 堂

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  
 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  
 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唐李白樂府詩 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  
 成

軹深劍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內有軹  
 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漢陽  
 嚴仲子事韓哀侯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  
 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  
 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  
 實與韓相俠累有仇戰國策俠累名愧也  
 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愧之過韓愧叱之  
 于朝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却之由也  
 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俠累者至齊齊人  
 劍筌 卷二十三 義 孟 早 惟 堂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按戰  
國策 作勝近 爲得也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  
 鎰爲聶政母壽曰將用爲夫人寵獮之費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  
 曰臣所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  
 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父  
母存不 許友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以死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

劍策

卷二十三

三

五

子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俠累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而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政姊榮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添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將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相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爲泣乎即別去

劍策

卷二十三

三

五

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知父仇當何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殺國君知當



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  
知乃臬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  
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  
為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  
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犁剝面何愛一  
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  
哭寃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歿故曰聶政刺

韓王 大周正樂

劍筴

劍不入齊王

卷二十三 立義

天

聖德堂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  
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納管籥攝衽枹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  
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  
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歿

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  
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歿固不敢入于鄒 戰國策

劍舞翼沛公

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 伯者其字也名纏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以俱去毋特俱  
歿 無為獨與沛公俱死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无

聖德堂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  
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  
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除小非言其盛 籍吏民封府 待將  
軍 簿籍 所以守關者備它盜也日夜望  
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  
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  
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



大公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  
 且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  
 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  
 沛公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君王為人不忍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  
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飲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  
 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漢書  
 公莫舞今布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  
 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若  
 害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也

志沈  
 晉潘岳西征賦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躅  
 而未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莊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  
 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 唐李賀公莫  
 辭歌方化石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  
 鬕軍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  
 橫眉龕錦生紅緯日炙錦媽王未醉腰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三  
 下三看瑤珞光項莊掉箭欄前起材官  
 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矐雲  
 瑞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鍊樞鍊捷  
 重束關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  
 秦印絕臙刳腸臣不論  
 愧劍  
 項王遣武涉說齊王韓信欲與連和信曰  
 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

背叛之內愧于心前漢 效異

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白臣故事

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

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劍臣背之

內愧於心楚漢 春秋

誼劍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霍

劍筴

卷二十三

重

聖德堂

光召尚符璽郎恐欲變故欲 收取符璽

郎不肯授光

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

莫不多光以此事為多足 重也 漢書

劍無撓

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椽太守欲枉殺人

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

詔遺覆考燕兄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

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

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

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掠楚詞

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

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

食而死後漢 書

帶劍奪璽綬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

劍筴

卷二十三

重

聖德堂

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

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

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懼閔

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三輔 黃圖

未央宮有宣德殿 闈宮中之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

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

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

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後漢書

手劔死赤着

始除糜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于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書

翠樓草堂 二二八

後劔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

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劔而歿是時犍為任永李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書

翠樓草堂 二二八

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辭劔

漢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遠東人圍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身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



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遂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仗劔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劔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隙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蠱蠱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別傳

劔去艸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劔筴

卷二十三

三

李善

建武中元家歿沒佳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墓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劔去艸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鬯以脩祭楚國先賢傳

劔為友

敬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蔓俱學

涼州蔓後為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劔至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為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殺象由是察孝庶為灞陵令濟陰相華陽國志

義劔納喪車

戴斌為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蠶吾里人拒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放縲操手劔瞋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陳留耆舊傳

劔憤

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張魯遣其黨張修攻固城里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為門下掾說固守扞禦敵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



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歿魯遂有漢中數

害漢使焉

華陽國志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為刺史卻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儉為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歿用生何

劍筴

卷二十三

天

翠嶺書堂

為獨歿之牧劉焉嘉之為圖象學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為米賊張修所疾殺嵩痛之仗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歿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歿聚賓客百餘人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

楊修劍

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

班劍與帝帝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文士傳

劍義

龐濟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今敢有臨喪歿不赦濟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請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

劍筴

卷二十三

羌

翠嶺書堂

龐濟字子異酒泉襄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今日敢有臨商喪歿不赦濟聞之奔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請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濟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舉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耶遂



勅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奔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劔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歿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魚參魏畧

魏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罕

學惟草堂 二五八

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初平張邈舉義兵上軍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

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飲長歌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為之語曰帳中壯士有與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魏書

劍旌烈

晉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稱為子貢性方亮嚴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罕

學惟草堂 二六十一

整待士無倦輕財好世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再使于吳吳人稱焉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弃城走憲斬戮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



虜平于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  
吳又使步協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  
經年秣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  
特犒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  
百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爲  
也畢命于此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  
退奉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罷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珮劍卒追封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聖

聖德草堂

西鄂侯謚曰烈襄陽耆舊傳

請代劍

劉平爲彭城吏隴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  
身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劍乃止萌中瘡  
氣絕蘇求飲平以已瘡血飲之

劍吏

湏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其逐嗣  
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關中始興太守尹虞

聞之大怒手劍功曹晉書

奮劍代管平

劉敏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  
七十餘隨敏元至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  
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  
以身代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  
人也窮蹙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公若欲役  
之老不堪役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

劍筴

卷二十三 立義

聖

聖德草堂

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  
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乎  
當殺汝而後歿此公窮老神祇尚哀矜之  
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  
以身代諸大夫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覲  
面目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  
常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咏盛德柰何畜  
此人以捐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



君伯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

晉忠義傳

劔額

初呂光欲立呂弘為世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摠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劍筴

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

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偕即位謚紹為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宥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晉書

呂纂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于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摠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邑劍筴

卷二十三 義

星

晉書

席下劍

北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明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



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眾據  
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  
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  
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  
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  
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  
士心皆此類也晉書

### 劔捍齊文宣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吳 聖  
北齊王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  
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  
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讀孝經曰孝經云  
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  
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之  
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  
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儒曰孔子云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  
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  
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  
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  
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北史

### 劔喻節

劔筴 卷二十三 立義 聖  
隋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  
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  
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  
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  
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  
末天下鼎沸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  
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  
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  
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僻自守無援  
城陷其徒多被害惟遠兄弟並爲人所匿



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  
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  
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  
授都督原州刺史非史

許虞侯劍効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  
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  
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

劍効

卷二十三 立義

吳

翠幃草堂

謳詠李生素重翃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  
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  
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以資三十萬佐  
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  
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  
翃上第翃于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嚮  
歛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蹙  
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

跡法靈寺亡何有蕃將沙叱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侯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  
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會淄青諸將合樂  
酒樓使人請翃翃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  
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  
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不得已具以告  
之後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

劍効

卷二十三 立義

吳

翠幃草堂

佩雙鞬從一騎逕造沙叱利之第候其出  
行里餘乃被袵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  
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  
視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  
塵斷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  
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初

唐施肩吾詩一言感著熱鍊心為人劍



下儉青娥得非有感韓柳之事而賦邪

隸人捍劍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捍刃而歿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埋劍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至

翠幃草堂

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嘗賦詩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白樂天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牕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為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盼盼得詩而泣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唐詩紀事

劍僕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

劍筴

卷二十三 五

至

翠幃草堂

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劍筴第二十四卷標目

書鬪篇凡二十五事  
凡三十八條

標劍凡五條

劍及門凡二條

專諸進魚腸劍凡四條

手劍梓嬰離凡二條

嬰離死劍凡二條

厲劍凡二條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用

劍與吳爭死

劍圍吳凡二條

請下劍

跪劍謝

劍刺咸陽宮

海曲劍

奮劍徒頸

奮劍殺張叔

嬰劍容

劍首祭孫翊

劍戰長安城

劍斬地

夷劍

偽劍入轅門

劍衛

抽劍召乾拔泥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用

衛無忌劍

劍首祭父

挺劍







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  
標劍也時曹子

公亦去雖故云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

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

天下自柯之盟始也公羊傳

桓公將伐魯修吾同甲十萬同甲謂充車

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

人欲服魯管仲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

競于德而競于兵人君當以德義服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三

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

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 內失

吾衆謂數搖動之 諸侯設備數見侵代 吾

人設詐詐以繼之 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

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

關關之 魯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齊

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于齊供其 桓公許

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而

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

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于君君如

是以退可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

故加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 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

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劇之為人也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四

堅疆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 桓公

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劇亦懷劍

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

甲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

之死也戮死于君前且以右手承而

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

前管仲走君曹劇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

君將攻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



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

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

其政不修于兵華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

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管子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

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

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

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五 聖賢堂 六六四

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

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

與曹劌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

右抽劍以自承也承佐曰魯國去境數百里

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效也戮于

君前也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

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

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

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

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

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

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

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

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于仇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六 聖賢堂 六六四

賊又况于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

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

之矣物固不可全也春秋 呂氏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

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

乃欲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

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



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劉氏云匕首

論以為長尺八寸其桓公左右莫敢動而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

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廢齊境齊魯

本魯數侵魯魯之城齊魯君其圖之桓公乃許

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

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

劍筴 卷二十四 七

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天下之援不如與

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

亡地盡歸于魯史記

晉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

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

雁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

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劌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雁境君不圖

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

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

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劌而去左右曰

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

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

不仇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

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劍筴 卷二十四 八

若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疆

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

存亾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于柯

之盟也劉向新序

劍及門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

聲秩教曰鄭昭宋昭明也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

以子託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我比其邊鄙

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履及于

室皇室皇寢門室皇寢之外車及於蒲

劍筴卷二十四九左傳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左傳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於宋不先假道

還及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

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

君之僕于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于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楚王方削

袂聞之曰嘻嘻怒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

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與師

圍宋九月國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命之

折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病

也曰大國若宥國之惟命是莊王曰情情

作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

盧門之闔闔宋城所以為成而歸也氏

秋春專諸進魚腸劍

吳公子光謀殺王僚陰結勇士子胥乃進

劍筴卷二十四十一左傳

專諸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專諸曰凡欲

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

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

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

坐待公子命之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蔡而

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備以兵圍楚使季札

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

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



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奉  
 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  
 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  
 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  
 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  
 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  
 伏甲士于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劍筴 卷二十四 齊周 十一  
 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  
 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  
 王僚乃被棠錡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  
 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  
 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裏足使專諸置魚  
 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擊  
 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胷斷

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  
 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為吳  
 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 吳越 春秋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 平王卒 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僚母弟 皆王 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 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  
 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 弱也 楚秀尹然工尹麋  
 劍筴 卷二十四 齊周 十一  
 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 然麋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 之士有復除者 王馬之屬王之養馬 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  
 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進 楚師強故吳 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發因其師 徒在外國  
 告鱒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  
 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 也故曰我王嗣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鮒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

何欲以老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夏四月

弱託光也猶爾身王使甲坐于

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來

之以鉞羞者獻體政服於門外羞進食也

執羞坐行而入坐行膝執鉞者夾承之承

者羞及體以相授也以所食授王光偽足

劍筴 卷二十四 三

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鮒設諸真劍於

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鉞交于胸交鮒

遂弑王闔閭以其子為卿闔閭光也以鮒

傳五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

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

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

入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

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

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

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

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

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

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

劍筴 卷二十四 四

楚之潛地理志廬江有潛使延陵季子于

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

庸路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謂專諸曰

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

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

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

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

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一作中而其

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

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

持長鉞鉞兵器也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

佯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

之腹中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

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

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劍筴 卷二十四 書周 五 吳王僚 二六二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

乃封專諸之子為上卿史記

吳公子光享王僚令專諸侍置劔于鱖魚

腹中因進魚抽劔刺殺王僚獨異志

手劔梓要離

椒丘訢恨怒要離將往攻之要離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

恨蔚憲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與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

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劔而梓要

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

不知訢曰子辱我于大家之眾一死也歸

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

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

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

離曰吾辱子于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

劍筴 卷二十四 書周 六 吳王僚 二六二

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

子劔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與我豈不鄙哉于是椒丘

訢投劔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覘者

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吳越春秋

周班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于

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

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與



死丘訴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  
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  
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訴出送有喪  
者要離往見丘訴于墓所曰雷神擊子十  
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  
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  
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衆人之中必來  
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訴至夜半果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簡 七 翠嶺堂 二五二

要離死劍

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  
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  
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  
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  
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  
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  
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簡 六 翠嶺堂 二七十一

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閻接矢不  
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  
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婦窮于諸  
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  
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憂  
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臯出  
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  
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臯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弃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終  
 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  
 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于焚之  
 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  
 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于  
 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  
 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力微坐于上風因風  
 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劍筴 卷二十四 書開 九 罕德堂  
 揮之三粹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  
 我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  
 一因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  
 可令還吳以旌其忠于是慶忌死要離渡  
 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  
 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  
 殺故君之子非忠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

吾貪生奔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  
 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劍  
 于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  
 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  
 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  
 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劍筴 卷二十四 書開 十 罕德堂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  
 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  
 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執妻子焚之  
 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王  
 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  
 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  
 要離與王子慶忌有間謂王子慶忌曰



吳之無道也愈甚與王子往奪之國王  
 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于江中江拔  
 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梓之投之於  
 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  
 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  
 得不死歸于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  
 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簡 三  
 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而殺新王臣以為不義  
 夫梓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  
 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  
 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  
 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  
 而忘其辱不忘其辱于燒死之辱以取  
 唐李白詩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

子亦何辜焚之買虛名  
 厲劍  
 白公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  
 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  
 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郊  
 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也我必令  
 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  
 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必我乃不復成人遂作亂  
 劍筴 卷二十四 書簡 三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左傳  
 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  
 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  
 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  
 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  
 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  
 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咲曰勝如郊  
 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右乞襲殺



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

楚世家亦云王從者乃越女是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

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

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記

劍笈

卷二十四

三

皇極草堂

劍與吳爭死

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自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寬老弱之

潰病潰亦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

食之瞻猶足也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也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來也令吳越之

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歿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償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

吳傷敗也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弃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刀變容貌易

劍笈

卷二十四

三

皇極草堂

名姓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也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歿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也首足

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也于是異日果與吳戰于五湖

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春秋

劍圖吳

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



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  
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  
須臾弃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  
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  
祿與賢良遜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  
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  
不敢殺王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王  
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  
劍筴 卷二十四 書問 二五 吳王曰  
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  
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  
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  
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于卑猶之  
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  
吳師累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  
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  
大羞敢布腹心異日得臯于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  
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  
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  
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  
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  
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  
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  
不緣一朝之事邪今日得而弃之其計可  
劍筴 卷二十四 書問 二五 吳王曰  
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  
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  
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厲政於執事使  
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  
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  
夫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  
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  
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



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

吳越春秋

請下劍

魏黑卯以匿燕殺丘邴章

匿嫌私恨也

丘邴章

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

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併兵以

報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

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麥矢鏗鏘摧屈而體無痕

劍筴 卷二十四 書附 三五 皇朝書堂 二六十一

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鷄也來丹之友

申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于過矣

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佗

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珪劍一童

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

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

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

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

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

黑卯時黑卯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歿趣而退

遇黑卯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

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

曰醉而露我使我盪疾而腰急其子曰疇

劍筴 卷二十四 書附 三五 皇朝書堂 二六十一

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

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 列子

聽謝劍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年十八亡魏二十而君以五十

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錯置

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廣其地也

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

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

劍筴 卷二十四 元

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

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唐睢曰此庸夫之

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

王昭二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

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

天休吉徵候辰氣自三子言之為言與臣

而將四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擾也正曰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諗矣諗曉夫韓魏滅亡而安

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戰

策

劍刺咸陽宮 卷二十四 辛

荆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怆慨士皆瞑目

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

樊于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亦無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既取  
 圖奏之秦王發圖圍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  
 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室謂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  
 王秦王環柱而入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  
 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  
 寸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劍筴

卷二十四齊用 三

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勃  
 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古勃  
 之於背今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負劍遂  
 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  
 以擿秦王擿與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俛  
 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  
 恃也秦王操于不意列斷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  
 責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于是左右既前  
 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魯勾踐已聞荆軻  
 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  
 之術也戰國

魏阮瑀詩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  
 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  
 恨沒秦宮 晉陶潛詠荆軻詩燕丹善  
 劍筴

卷二十四齊用 三

養士志在報彊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  
 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  
 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  
 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  
 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惜哉劍術疎奇功遂  
 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榮 左思



詠史詩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  
和漸離謂若笏無人雖無壯士節與班  
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干鈞唐李白擬恨賦至若荆卿入  
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仇  
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歎

劍首祭孫翊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三  
孫翊為丹陽守媯覽時為都督督兵戴負  
為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  
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  
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  
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  
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  
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高  
嬰相與涕泣其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

祭畢乃除服薰容沐浴更于它室安施帷  
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  
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  
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  
共出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縗經奉  
覽負首以祭翊舉軍震駭漢書

海曲劍

劍筴 卷二十四 書明 畫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  
犯小罪宰論殺之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  
莒縣之東續漢書呂母  
子名育為游  
微犯罪也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  
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  
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  
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  
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  
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  
報怨耳諸君寧有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



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

聚得數十百人東觀記賓客徐次子等自

猛虎言其勇也今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

今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

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歿而為宰所殺殺人當

歿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塚復還

海中後漢書

劍笈

卷二十四

三

募劍客

蘇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

李嵩為司隸校尉收謙掠歿獄中嵩又因

刑其尸以報管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

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

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

王之子乃藏母于武都山中武都郡

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遂變名

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于諸陵間不列

會嵩還次司農時右校芻蕘在寺北垣下

入膾中夜則鑿地盡期逃伏如此經月遂

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

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

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

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

劍笈

卷二十四

三

嵩有備乃日夜飛馳逕到魏郡掘其父阜

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于市曰李

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

里私掩塞冢棹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

恚感傷發病嘔血歿不韋後遇赦還家乃

始改葬行喪後漢書

陽球擊劍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

今幽州雍奴



縣南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劔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  
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漢書

### 木人淚劔

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  
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  
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  
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啐

劔筴

卷二十四

三

五

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  
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劔殺張叔吏  
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  
縣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形象于雲臺  
也孫盛逸

曹植靈芝篇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

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  
犯罪以忘形木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

### 劔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嵩之次子  
也初爲司隸從事累遷太常李傕郭汜之  
亂長安城潰百姓多避兵种拂揮劔而出  
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  
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殲拂爲宛令時  
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  
患拂出逢之必下車恭謁以媿其心自是

劔筴

卷二十四

三

五

莫敢出者拂子邵時爲益涼二州刺史會  
父拂戰歿竟不之職服終卒不就徵遂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  
敗歿漢魏春秋

### 劔斬地

文帝嘗召吳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  
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  
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



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樂性瘦質詔優使說肥瘦真負責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能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劍笑

劍笑

卷三十四

五

吳質

襲劍

魏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裏劍白曰刺壽于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戴還家會

赦得免

魏略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歿壽聞大喜謂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疆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有報仇之心及

劍笑

卷三十四

四

吳質

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墮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律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便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娥親遂弃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于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



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

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所之探中對蘭折所持刀

親因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

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平左

壽頭持詣都亭婦罪有司徐

不變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

不與共天地

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

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

馬俱摧塞亡父之怨竟雪三

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

仇娥親之謂也

偽劍入轅門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

主母聞張幸有身妬之屢欲

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商

之子使人共求張張惶急告

兒弃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

張齧指血書帛弃兒山中

其家所賣嫁為會稽賈人婦

中有老狐能變形為麗人誑

山中見所弃兒哀而乳之居

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為寡婦

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

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

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

帛書輒晝夜哭不絕聲太和

温禪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

報仇而必因挾七首偽為言



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刺  
伴歿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  
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  
聞者無不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  
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  
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  
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歸

劍筴

卷二十四

聖

早應草堂

閩中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  
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為姓以致報德之  
意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殷芸  
小說

劍衛

北魏司空行參軍祖龍素性剛躁父亡後  
與伯兄麟訟競嫡庶並以劍自衛若怨仇  
焉北史

劍召紇拔泥

吐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下吏為帛  
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歿乃抽劍召其將紇  
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  
以吾故也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  
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  
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立吾

劍筴

卷二十四

聖

早應草堂

無恨也抽劍而歿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為  
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  
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  
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為朝夕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于先讐  
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心耳前燕  
錄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  
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



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與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艸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讐賊諸劍筴

卷二十四

聖

翠嶺草堂

劍首祭父墓

渾氏焉

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為公孫之子祭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為吐谷

沈林子以父讐未復從宋高祖討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持劍直入預第男女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衛無忌劍

絳州孝女衛氏子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設宴為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劍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讐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卷二十四

聖

翠嶺草堂

張琇挺劍

張審素為雋州都督有紀其軍中贓罪勅



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殺汪告事者脅汪令白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後累遷殿中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于東都城挺劍殺之瑄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為之既殺劍筴

卷二十四 曹州 聖 翠樓草堂 二十七

萬頃繫表于斧刃自言報仇之狀便逃奔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為吏所獲時人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父讐合從矜恕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權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玄宗以為然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欵成律有正法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為父報仇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

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杖殺瑄琇既歿士庶痛之為作哀誄市人斂錢于外處造義井并葬于北邙恐為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其為時人所痛悼如此

唐新語



劍筭第二十五卷

籠狙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三條

劔鼻

劔御

劔謝孟嘗君

奪劔挺

誠劔

劔刺船

劍筭

目二十五 籠狙

劔斬郁成王

劔琨

劔遺兒

揆劔

抽劔劫新婦

請觀劔

劔負人

劔割髮

詐取劔

使木人擲劔

詐劔斬張咨

禁劔

劔勿泄

謝劔

留劔

索挂劔

劍筭

目二十五

劔琨

階劔

弦投劔客

劔顛

劔于市

劔馭

朗人劔

請劔願先登



劍筴第二十五

明鑑錄

訂 黃陵張大猷校

籠狙篇

應變出奇不可語平仁義故曰籠狙及其濟也歸成於正

筴曰子列子有言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古稱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爲其智之不大乎夫步干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故機詐權術即兵家奇變縱橫攻堅乘瑕之

劍筴

卷二十五

籠狙

一

翠暉堂

道論劍者所莫能廢也夫以機詐權術用之于倉猝間者雖譎而不正何惠之損君子亦節取焉予既著謹廩廟戰諸策復采漢魏南北唐李之跡以譎智顯于劍者若而人系之于篇春秋無義戰自昔則已然矣豈謂紫色蠅聲而或妨朱亂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詩曰無教猱升木筴籠狙

劍擧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

越入吳

越子勾踐禦

之陳于檣李

勾踐越王

勾踐患吳之整也

使歿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觀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

取之而使舉人三行屬劍於頸

以劍注頸

同屬之欲反

而辭曰二君有治

治軍臣奸

旗鼓

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歿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劍筴

卷二十五

籠狙

二

翠暉堂

大敗之

左傳

劍御

張孟談

此下著書者美之也

便厚以便名

便安厚重也去權所

所以安其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

於負親之丘

政也

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一作燕下文

負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

襄子往

燕有楚

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

親今背之

襄子往

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



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

諸侯復來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

負劔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

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曰諾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

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

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 劔讞孟嘗君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

為臣此遣其就國而為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

道中終元作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

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

三窟元作僅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

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謂梁元作

惠

王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尔於諸侯先迎之者

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為上

將軍從故相為上將軍而遣使者黃金千

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

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

之君臣恐思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賞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文彩也服劔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本

書下無一字則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

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擧於君寡

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友國

統萬人乎統攝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

王之祭罷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

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

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



無繼介之禍者通介馮煖之計也戰國策

奪劍挺

秦發閭左戎漁陽九百人閭里門也發閭

也勝廣皆為屯長人所聚曰屯行至蕲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

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

死死國可乎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

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事成有

劍筴假託鬼神乃卷三五龍祖五言

可暴起耳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

中罾魚網也形如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

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密于廣

非成人所止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

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

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已以激怒

其眾尉果辱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劍

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

而攻蕲蕲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徇蕲以東

史記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假守通謂項梁曰

誠劍

劍筴假託鬼神乃卷三五龍祖六言

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

先即制人後即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

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

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

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

籍曰可行矣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

耳所于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



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  
百人數十百人者八府中皆隴服莫敢復  
起遂舉兵使人下收下縣四面諸邑也非  
郡所都故謂之也下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漢書

劔刺船

項王使項悍拜陳平為都尉悍音下賜金  
二十鎰居亡何亡何猶言無幾時也漢攻下殷項王

劔筴

卷三五 籠祖 七

七

聖德堂

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  
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劔亡渡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  
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  
佐刺船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書

劔斬郁成王

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道諸國也近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  
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  
之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  
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  
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  
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等令四騎士

劔筴 卷三五 籠祖 八  
縛守請大將軍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  
漢所毒言毒恨也今主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  
先擊無有主意先擊者也上邽騎士趙弟拔劔擊斬  
郁成王桀等追及大將軍漢書

劔璣

丞相朱博奏莽不宜有爵士請免為庶人  
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



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

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

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訟莽功德上于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義進

其玉具寶劔欲以為好結歡也休不肯受莽

劔筴 卷二十五 九

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瘕創也美玉可以滅瘕

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瑑音衛劔與也又瑑字本作瑑从玉休復辭讓莽曰君嫌

其賈耶言其所有價直也遂椎碎之自裹以送休

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劔遺兒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

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聚族人為遺書

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劔云兒年十五以

此付之其後不與兒族人乃訟之太守司

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

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占女實寄之耳夫

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知力

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

遠如是乃悉奪以與子風俗通

揆劔

劔筴 卷二十五 十

魏武嘗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

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

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

者挫氣矣又表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劔

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

臥床上劔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

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

伴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 廣芸小說

抽劍劫新婦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蘆中人皆出觀魏武乃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今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

請觀劍

劍筴

卷三五 龍祖

士

翠樓草堂

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間備備悟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七首備出七首謂曰將軍七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七首謂懷曰女小子何敢問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蜀漢本末

劍負人

魏武過城阜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為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已夜手劍殺

八人既見食飲乃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令人負我 漢魏春秋

魏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世語

劍割髮

魏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持于是太祖

劍筴

卷三五 龍祖

士

翠樓草堂

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曹瞞傳

詐取劍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艸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



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劍兄弟以  
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  
兄弟入見便大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  
隸行艸章艸章並入妙書斷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效  
會手蹟作書與其母取劍劍直萬金竊去  
不還也魏志

使木人擲劍

劍筴

卷三五

雜類

三十一

翠樓草堂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  
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  
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  
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

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  
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  
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  
百倍于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  
動叡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叡曰其巧  
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瑯構  
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  
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  
劍筴

卷三五

雜類

古

翠樓草堂

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  
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魏志  
詐劍斬張咨

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又不見  
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  
劍將騎五六百人入營省堅堅臥與相見亡  
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吳志

禁劍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外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外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外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楮彼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楮劍筴

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乃有萬計

劍勿泄

北魏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于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太祖之屠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間

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剗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竟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獎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

謝劍

莊帝之將圖尔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

乃為匿名書自牘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墜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



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烏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  
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  
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  
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  
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詞色甚厲世隆  
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北史

留劍

劍筴

卷三五

範祖

七

早懷遠堂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  
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  
功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  
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  
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  
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  
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憂慮思  
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

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  
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  
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  
鎮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  
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  
深布誠款晦亦厚結納彥之留良馬利劍  
名刀以與晦晦繇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

劍筴

卷三五

範子

六

早懷遠堂

索挂劍

遣彥之鎮軍于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  
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南史  
憲宗之伐戎羯亂率四方徵師以靜邊患  
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  
師人作叛遂其師又懼朝廷討伐因圍集  
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  
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



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求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温但宣詔勅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罷仗温亦不誠之它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劔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階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劔而食逡巡行

劔筵

卷三五

九

軍機

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劔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槩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于缺歷而記之矣王氏見聞

劔珮

貞元三年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

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盟會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渾瑊赴盟會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結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瀚與尚結贊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盟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士梨對又請盟畢歸二州瀚遣使與結贊等同奏上

劔筵

卷三五

三

軍機

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土梨對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在神策將軍馬有麟奏土梨對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于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蕃使論結贊已復命遠追還而告遣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



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  
 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城之  
 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番中皆  
 被執留城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城曰請  
 侍中已下服衣冠劔佩以俟命蓋誘其于  
 馬將劫持之城與崔漢衡監軍持進宋鳳  
 朝等皆入幕次坦無它慮結贊命伐鼓三  
 聲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它  
 劍筴

劍筴

卷

龍

三

軍帳直堂

殺

階劔

太和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

以溫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  
 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  
 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  
 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  
 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  
 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  
 劍筴

劍筴

卷

龍

三

軍帳直堂

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

足以及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

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

五百人為前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

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為衛隊

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

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

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

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

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



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今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既未至  
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  
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  
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  
階立拔劔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  
使兵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  
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

劍筴

卷三五

雜

三

翠梅草堂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  
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斷號令者斬三斷  
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  
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尸於江

弦投劍客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矯捷聞家于  
鞏維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履穴驅捷馬  
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

風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  
迷失道縱馬行見有門宇乃神廟也生  
以馬繫門外將正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  
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卒卒然生疑其  
鬼因引弓振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  
衣短後阜衣負囊仗劔自空舍中出既而  
倚劔揚言曰我盜也尔豈非盜乎鄭生曰  
吾家于鞏維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

劍筴

卷三五

雜

三

翠梅草堂

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劔者曰子  
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  
必經東廡下願子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  
去不然且死于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  
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畚以袖中  
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  
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  
子果智者其臯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



爾何為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于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奔其尸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劍筴

卷三五 龍丘 三五 翠幄草堂 三五

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于田橫墓中

宣室志

劍顛

昭宗為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

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菘若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辣未置于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什于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

王

劍筴

卷三五

三五

劍于市

田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郭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命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于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无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賣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劍擊



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劔于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劔授之而送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劔馭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

劔策

卷三五

魏

三

三

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辟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疑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以迪等仗劔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籥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

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于埤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奔城投揚州

北夢瑣言

朗人劔

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陣于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

劔策

卷三五

魏

天

三

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劔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于是朗兵水陸擊攻長沙

唐史

請劔願先登

唐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日踈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



邑也池溼堅牢人心獲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彛收其部伍聞乃謂周彛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彛頭上中檐幾什于地左右乃禽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美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彛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言

劍筴

卷五十五

三

板橋王氏劍

五代馮暉魏州人軍鎮靈武行至梅成蕃夷稍稍來謁暉頓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及其騎從十餘人皆殺之

劍筴

唐出兵趣六合宋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斃者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筴明日徧閱其皮筴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歿

劍招爪語

刁彥能字惠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

劍筴

卷五十五

三

二百五

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效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用其子知訓



劍筴第二十六卷標目

朗詣篇 凡四十七事  
五十二條

傳說劍筴

公父文伯劍友

子路劍學

閻丘邛劍對

司馬前曠工劍

荆卿好劍

劍筴 目二十六

項籍少學劍

高陽酒徒劍謁

趙田叔喜劍

楚田仲喜劍

齊張仲學劍

司馬相如學劍

東方朔學劍

朱博劍立

尹翁歸喜劍

馬嚴好劍

朱暉劍志

許嘉劍帶樹

趙璋歎劍

劉陶募劍案姦軌

种暘劍當車

田疇善

劍筴 目二十六

蒧劍中鄧展

任城王好劍

崔琰好劍

嚴幹好劍

魯肅學劍

太史慈歎劍

戴淵投劍

褚炫質劍



苻堅厲劍 凡二條

弃劍抱苻子

劍比張子房

叔孫俊執劍

河間抗劍

秦王舞劍

江文遙劍

陽固好劍客

劍筴

目錄

明

三

單傳章

馮道根劍奮

宇文貴歎劍

蕭巋獻劍

劉生劍

李密善劍

李白劍銷

哥舒翰劍憤

衛伯玉劍歎

蔡襲劍勇

李存審誠劍

劍筴

目錄

四

單傳章



劔筴第二十六卷

明甄貞錄希言譚輯 雲間吳爾成訂正 長安崔爾授錄

朗詣篇

此篇並載古今英奇顯武時望國華以明蓋各之致焉

筴曰夫人寓綴宅而廩稊米者塊然形耳與厥株何間曷恃焉惟志則匹兩儀斤八極焦火凝冰甚于鋒鏑其君形者乎士平居高視濶步介焉超俗要自其志之所養卓立不渝故綺繻未離而景

劔筴

卷二十六

朗詣

一

單幅草堂

光已見其進也若麟鳳之游退也若魚龍之夜比之山淵尋雲無景吾何以測其詣哉苟無奇懷異量而徒抱只尺之義錄錄桑榆中其人焉能有無猶諸燕支不發虹霓之采而蜚景銷于積壤也劔雖小技乎各言其志而已余取劔士惟非常倜儻之人稱焉必也狂狷聞乎孔公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筴朗詣

傳說劔筴

傳說衣褐帶劔築于秣傳之城武丁夕夢曰得之

公父文伯劔友

公父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劔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王武王罷朝而結絲朱絕左

劔筴

卷二十六

朗詣

二

單幅草堂

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日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為服役



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  
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  
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  
成人矣虞氏春秋

子路劍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  
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  
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異言誘之子路曰學豈

劍筴

卷三十六

三

聖德堂

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無人救

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失所依聽

御狂馬不釋其策策操弓不

反於檠檠同槩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

聖書木從繩則正受學重問孰不順成降能

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

弗揉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革犀牛

最堅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美質自然子曰

括而羽之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鏃

而砥礪之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其

入之不益深乎此學之子路拜曰敬受教

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

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以以

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

劍筴

卷三十六

四

聖德堂

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

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

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

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范

昔仲由射雞帶狫震珥鳴蟬杖劍而見拔



劍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砍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洙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抱朴子

### 閻丘邛劍對

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邛對曰不然晉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邛

劍策

卷二十六

五

聖德堂

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兕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騮騶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雀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下之利器

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彙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 司馬蒯瞶工劍

司馬蒯瞶天下之工擊劍者也

桓譚新論

### 荆卿好劍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

劍策

卷二十六

六

聖德堂

之慶卿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古相尊美而稱于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史記

### 項籍少學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臨淮縣初起家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

世楚將封于項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



善足記姓名而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書

高陽酒徒劔謁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

劔筴

卷三十六

七

聖德堂

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沛公曰為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

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

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劔叱使者曰走

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

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史記

趙田叔喜劔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

諸公

楚田仲喜劔

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

弗及

齊張仲學劔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

下

司馬相如學劔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

好讀書學擊劔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字長卿



也相如既學按秦密云文翁慕蘭相如之

為人更名相如以貨為郎事孝景帝為武

騎常侍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

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名忌

子漢書作嚴忌者按忌本姓相如見而說

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賦史記劍策卷二十六九聖德堂

### 東方朔學劍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高祖功臣

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不拘常次四方士多士書言得失自衛鬻

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天子已

上之書而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子貧

史之及得學書言文十五學擊劍十六學

詩書擊劍通擊而中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所

退士眾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

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縣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

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以

大奇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

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

捕無所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伉健隨從

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

也



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

尹翁歸喜劔

劔筴

卷二十六

十一

尹翁歸字子兄

河東平陽人也徒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

法喜擊劔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馬嚴好劔

馬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

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河侯士述明年母復終曾述為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文接從車駕東征過相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郡朱仲孫舍太奴步之也而好擊劔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劔習騎射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群書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劔筴

卷二十六

十一

朱暉字文季

朱暉劔志

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以國氏姓為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

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劔

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



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  
內力遂舍之而去後漢書

許嘉劔帶封

許嘉給縣功曹嘗持劔侍月朔晨朝并持  
炬火忿然歎曰男兒為吏不免賤役即投  
火于地以劔帶槐封趨謁府門謝承後漢書

趙瑯歎劔

趙瑯字孔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劔過長亭  
劔筴卷三十六 朗註

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  
耳于是解劔挂壁曰瑯不乘輜車佩紱不  
復帶劔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  
行厲操名德遂稱除禁王令乃解劔帶之  
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  
糲廣州先賢傳

劉陶劔案姦軌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官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  
拘亡命姦賊于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  
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  
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  
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  
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

种暠劔當車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  
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  
杜喬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  
官互相請救事皆被寢暠自以職主刺  
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  
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  
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親知為刺史二  
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

劔筴

卷三十六 朗註

古

聖賢真室



之擢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放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後漢書

劔筴 卷三十六 五

種音中高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刺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袞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回至橫門高當劔爭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三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爭有死而已梵不敢爭續後漢書

東漢順帝時太子炳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高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軍駕出迎太子高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安知非奸梵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東觀漢記

田疇善劔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

劔筴 卷三十六 五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因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謝承後漢書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魏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

魏書

### 魏文好劍

劍筴

卷三十六

七

單幅堂

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

魏書

### 蔗劍中鄧展

典論曰余學擊劍聞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極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

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虞將軍

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

劍筴

卷三十六

七

單幅堂

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頰坐中驚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

一坐盡歡

魏文帝集

### 任城王好劍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手格禽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忼慷  
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  
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  
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  
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  
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  
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劍筴

卷三十六

期前

五

魏書

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魏書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  
緯倣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  
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  
右射學擊劔百步中于懸髮時樂浪獻彪  
虎文如錦斑以鉄為檻梟勇之徒莫敢視  
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  
仁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摸其

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欲  
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  
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  
雄武吞并巴蜀如鷓鴣銜腐鼠耳彰薨如漢  
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  
送者皆言晉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  
之仁惠收其朽骨歿者歡於地下精靈知  
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

劍筴

卷三十六

期前

三

魏書

卷晉初藏于祕閣

王于年拾遺記

崔琰好劔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  
擊劔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  
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  
就鄭玄受學學未甚徐州黃巾賊攻破北  
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  
玄能謝諸生琰既受遣而穀盜充斥西道



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表紹聞而辟之

魏志

### 嚴幹好劍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

劍策

卷二十六

州語

三

聖德堂

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干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

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

魏志

### 魯肅學劍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竅

劍策

卷二十六

州語

三

聖德堂

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



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吳道

太史慈歎劍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長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言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美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

劍筴

卷二十六

三

至德堂

戴淵投劍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

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曰戴若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結軌驥跡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瑛璠倫乃辟之不就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出為征西將軍

劍筴

卷二十六

三

至德堂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于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劉義慶世說

褚炫質劍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  
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  
於我爲正貢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  
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  
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  
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  
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  
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

劍筴

卷二十六

孟

三五十七

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  
江敦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  
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  
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  
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襍交遊論  
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  
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

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  
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

苻堅厲劍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  
奉法健每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  
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  
之速也母荀氏常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  
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劍筴

卷二十六

孟

三五十七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  
成字曰艸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  
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  
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  
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  
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  
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  
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劍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健泣謂堅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搖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劍筴

卷三十六

毛

二十六

憚服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弟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上王咸陽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有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

劍筴

卷三十六

毛

二十七

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



成况汝戎狄異類世知食酒今乃求學耶  
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  
有經略大志徃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夢  
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為龍驤將  
軍翼日乃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徃泣謂堅  
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為之今若復為  
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  
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要結豪傑以圖緯  
劍筴 前秦錄 卷三十六 期語 三五 聖德堂 二四十八

世之宜 棄劍抱苻子

苻朗家惟楚難朗棄千金之劍抱苻子而  
趨曰夫千金之劍利割之所在焉苻子之  
書大道之所居焉 金樓子

劍比張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  
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

大志 一作節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筴鑿識  
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下  
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  
大亂石勒為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  
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  
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  
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為謀主動靜  
劍筴 前秦錄 卷三十六 期語 三五 聖德堂 二四十八

咨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賓功  
居多 後趙錄

叔孫俊執劍

北魏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  
左右惟謹密初無過行以獲弓馬轉為獵  
郎明元得俊大悅以為瓜牙及即位稍遷  
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宋提王悅懷刃入  
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



改封平原公 北史

江文遙奮劔

魏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  
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劔請行遂手  
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  
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  
于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  
屏人密問于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  
劍筴 卷三十六 魏書  
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治為  
雍州諸郡之最 魏書

陽固好劔客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  
劔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  
昶征義陽板府法曹昶性嚴暴三  
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

原缺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剛雅了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侍書御史非史

馮道根劔奮

齊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

劔策

卷二十六

孟

三

曰吾常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劔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南史

宇文貴歎劔

後周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徒居夏州父莫豆干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

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劔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魏正光

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後從余朱榮禽葛榮於滄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余朱榮有功封革

劔策

卷二十六

孟

三

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為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北史

蕭暹獻劔

蕭暹字仁遠梁昭明太子孫也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暹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暹起舞暹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



萬匹馬五百匹端來朝上甚敬焉詔端位在王公之上端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端歸藩帝親餞於滄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臨終上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

劉生劍

劍笈

卷二十六

三

三十九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為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即此劉生也

王僧虔樂伎錄

陳江暉詩五陵多美選六都盡良家劉生代豪蕩標舉獨榮華垂劍長三尺金尊滿百花唯當重意氣何處有驕參

唐盧照鄰詩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鞘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怯百身輕

李密善劍

李密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劍笈

卷二十六

三

三十九

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禽之功出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

魏徵撰唐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

李白劍銷

李白少喜縱橫為任俠管鍊劍劍長九尺故其詩云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及貶夜郎還劍可藏肩背謂人曰吾心猶如



此矣

哥舒翰劔憤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部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個儻任俠好然諾縱捕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劔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

劔筴 卷三十一 明請

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為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為副者見翰禮倨不為用翰怒搃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眾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

原缺



夫充荆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

蔡襲劔勇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劔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左僕射為振武節度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

劔策

卷二十六

聖

三五十二

襲得免死請役數年沔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將囚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酌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

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為振武所得益已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為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命將校石雄王峰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于馬上出數十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劔策

卷二十六

聖

三五十一

奪之歸

李存審誡劔

後唐莊宗同光中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于寒微常誡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劔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分一生矣

五代



劍筌第二十七卷

乘化篇凡四十二事

魯石公劍

南林劍

蘭子劍

市儉劍技

司馬氏劍

荆卿劍

劍筌 目一 乘化

劍隱

許真君遇劍仙

飛仙劍技

虬髯客劍

韋生劍

京西店老人劍

蘭陵劍

嘉興繩技劍

翠輝草堂  
八十四

車中女子劍飛

聶隱娘劍

精精兒劍

空空兒劍

薛家青衣劍

長安婦人劍

義俠劍

劍筌 目一 乘化

三鬟女子劍

田臆郎劍俠

長安戲場劍

旗亭婦人劍

荆十三娘劍

盧生劍

四明山劍術

辟飛劍技

翠輝草堂  
八十四



劍筴第二十七卷

明羅貫中言韞 雲間范名臨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錄

乘化篇

方術之在天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故紀仙俠並存劍伎焉

筴曰世傳劍術是遜之高志者故曰天  
遜考諸淮南五遜劍其遜千金者乎然  
軒轅負荷高陽飛騰玄女兵符周官擊  
刺所從來遠皆是物也迨夫含光承影  
之珪出而劍之軼妙極矣要之傳者其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一

翠帷草堂

跡不傳者其秘耳猿公蘭子而後習劍  
者莫辯于唐人哉二三跋扈靡不委裘  
其君然一遇歎士則無所逞其威福變  
化若鬼瞬息千里索之不可見聞之者  
粟如負芒噫神矣技矣庶幾所謂下神  
仙一等者歟而九國志稱劍俠為鬼鬼  
乃陰物故婦人外道多學之此其言河  
漢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筴乘化

魯石公劍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  
變無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籠之守  
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閤  
不及輪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  
翼尚在肱北着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  
者也未及夫折衝于未形之前者揖讓乎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二

翠帷草堂

南林劍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  
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于兵弩  
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  
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  
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



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  
 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擊之術處女將  
 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表公問于處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  
 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表公即杖笮笮竹晉  
 思吳都賦云竹有質管笮笮晉武昌戴凱  
 之撰竹譜注云笮笮華薄而廣越女試劍  
 竹是也 竹枝上頡頏未墜地女即捷末袁公  
 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  
 劍笮 卷 乘化 三 聖賢堂  
 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  
 之中長于無人之埜無道不習不達諸侯  
 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愛于人也而  
 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  
 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  
 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  
 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  
 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兎

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  
 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  
 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  
 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  
 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 越絕書  
 唐李賀詩見買若邪溪水劍明朝歸去  
 事猿公

蘭子劍

劍笮 卷 乘化 四 聖賢堂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君元君召而使  
 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蹀並趨並  
 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  
 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  
 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  
 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  
 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  
 經月乃放 列子



市儉劍伎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儉者  
 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  
 儉一卒齊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  
 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  
 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  
 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試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五  
 齊師愈强于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  
 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  
 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  
 人婦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婦  
 之于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人婦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婦  
 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  
 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淮南子

司馬氏劍

晉在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  
 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  
 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  
 氏司馬氏由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而司馬氏  
 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六  
 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劍論顯世善傳劍也一曰傳手搏論  
 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崩贖其後也史記漢書略同  
 荆卿劍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  
 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  
 讀書擊劍呂氏劍杖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  
 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于楚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  
 蓋聶論劔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  
 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劔有  
 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  
 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  
 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  
 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七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  
 深好書其使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  
 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  
 知其非庸人也史記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  
 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司人後漢書

許真君遇劔仙

晉王將乳真君許遜乃弃官東歸嘗憇于  
 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珽劔來獻真君異  
 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劔自  
 娛真君知其劔仙也卒獲神劔之用既而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八

與吳君游于丹陽黃堂聞謠姆多道術遂  
 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道骨仙  
 名在天籍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  
 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  
 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  
 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方  
 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



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  
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  
君還見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遂建祠宇每歲必朝謁焉十二君傳

飛仙劍技

北隋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  
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歿並以傭書為事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九

二四六

光獨跡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  
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  
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  
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  
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  
至龍頭繫繩卑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  
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為肉飛仙非史

楊素有美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  
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  
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  
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  
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虬髯客劍

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靄石旅舍既設床鑪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十

二五七

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  
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  
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  
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  
頭畢歛袂前問其姓卧客曰姓張對曰妾  
亦姓張合是妹遠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  
張氏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



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  
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  
食竟餘肉亂切鑪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  
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  
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  
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  
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  
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十一 聖德草堂

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  
之乎靖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  
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其食  
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  
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望氣者言太原有  
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時到太原達之明  
日方曙我于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鑪而去  
其行若飛迴顧已遠 虞初志

韋生劍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  
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啣山僧指路謂  
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  
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  
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  
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沒韋  
生疑之素善彈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彈懷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十一 聖德草堂

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  
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  
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  
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  
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  
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  
莊墅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  
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



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俱悵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執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它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擗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斷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搥孟稱不膚撓不劫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二六八

子十餘以糞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于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父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

授韋一劔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執殺之母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猴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劔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父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二五六

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劔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別 唐語林

京西店老人劔

韋行規自言少時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艸中尾之韋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  
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  
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  
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  
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  
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  
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籥笛韋  
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忤也老人笑曰客

劍筴

卷二十七 乘花

五

翠帽真堂

勿待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  
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籥板一片昨夜  
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  
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西陽雜俎

### 蘭陵劍

相傳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  
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  
背二十如擊挽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

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  
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  
返白黎黎大懼因敝衣懷公服與坊卒至  
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  
惟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  
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  
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兆尹威稍損則  
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劍筴

卷二十七 乘花

去

翠帽真堂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  
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  
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  
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  
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持劍長短七口舞于  
中庭迭躍揮霍焜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  
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  
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日向試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喘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西陽雜俎

嘉興繩技劍

唐開元年中數救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

劍筭

卷二十七 乘化

十七

聖耀堂

由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君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王王召問罪重吏云此囚人所

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

劍筭

卷二十七 乘化

十八

聖耀堂

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狂狂在此日焉原化記

車中女子劍飛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開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



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服統素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九

君龍草堂

二人羅拜此女亦不荅士人拜之女乃荅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父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賜觀乎士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也君熟思之先

所能者何事客又尋思良久曰其為學堂中者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為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乃起行于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士人驚歎恍然不樂

劍筌

卷三十七 乘化

十

君龍草堂

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士人飢甚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



經念呪餘無它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于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緣漸覺身劍筴

卷 乘花 三

輕如風二年後刺猿狖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人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緝重繫士人胸膈訖絹一頭繫女子身女子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它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原化記

聶隱娘劍

劍筴

卷 乘花 三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左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鑊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



人舍以藥化爲之水又五年其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不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五 早經草堂 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後遂嫁之 傳奇

### 精精兒劍

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對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盡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五 早經草堂 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銷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迴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聲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傳

空空兒劍

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而入冥漠無形而滅影隱娘之

劍筌

卷二十七 乘花

五

三五

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蠓潛入僕射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觀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即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

劍筌

卷二十七 乘花

五

三五

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傳奇

薛家青衣劍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箴表號曰內記寧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



其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歷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艸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胡章女三鎮交締爲媼姪使益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聖朝

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城觀其形勢規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它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及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天

聖朝



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  
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  
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于庭傳叫風  
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  
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  
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  
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  
威玉帳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寢蘭堂不覺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无

軍機堂  
六十八

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只益傷嗟時則蠟  
炬烟微爐香篆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  
頭觸屏風軒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  
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  
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  
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酌  
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

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翼滅主憂  
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  
昨來暮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  
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  
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  
馬箠撻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  
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  
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无

軍機堂  
六十八

使齋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  
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  
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  
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  
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  
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  
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  
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線曰其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其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劍筴

卷一

乘化

三

早曜堂

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謔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所在世澤詠

長安婦人劍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其色莊其氣頗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既生一子是後則忽有

劍筴

卷一

乘化

三

早曜堂

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它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于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怒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于蜀長于蜀父為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



法繩之卒弃市當効力不任其心未果殺  
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願無駭又  
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  
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為非  
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既  
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

崔龜本傳

博陵劔俠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

劍俠

卷二十七

乘化

三五

翠樓集卷一

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  
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  
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為  
妻婦人曰我非士人與君不敵不可為它  
時恨也求以為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  
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  
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  
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奸頗

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  
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  
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為郡守  
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射矣  
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  
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其幸得為君妾二  
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  
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

劍俠

卷二十七

乘化

三五

翠樓集卷一

慎思驚歎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志哺孩  
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便  
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  
為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  
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義俠劔

頃有仕人為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  
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



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  
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為不諾  
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  
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  
滿數年客游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  
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  
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  
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三十六

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  
于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于十日  
不入宰曰其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  
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  
不報何不看時機為令不語久之乃曰君  
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  
服悉弃于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  
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

欲歎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  
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  
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  
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  
此宰頭以雪公冤此客怕懼愧謝人持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  
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三十六

三鬟女子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志其名時人呼為潘鵬津  
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  
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  
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同至于妻孥  
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珽之  
不但通貨財它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賢數  
年藏鏹數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



第干京師常璠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它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它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二十六

子年可十七八衣裘縷穿木屐立于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不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異焉以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時因以它事熟之遂為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干累日或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

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週歲矣超一日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子曰每感重恩恨無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醢之女子曰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三

二十六

勿言于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干相輪上舉手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相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吳述其事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



日訪之巴空室矣 劇談錄

田膨郎劍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珪置於寢殿帳中一日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宅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

劍策

卷二十七 乘化

元

年

苟求之不獲且虞它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

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

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亦

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

龍武庫蕃將王敬弘常畜小僕年甫十八

九神彩俊麗使之無往不届敬弘與流輩

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

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

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

琵琶至座客歎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有

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廻復

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

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變罷及

劍策

卷二十七 乘化

甲

年

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

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

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

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

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

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

者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



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甲三

五十一

于是昇至左右軍款而服上喜

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

在官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

盜內外囚繫數百人于是悉令原之

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

但賞敬弘而已

劇談錄

長安戲場劍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劈而墮足

自脛而脫善擊球搏捕戲又善舞劍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未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旗亭婦人劍

唐餘于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有誤為主司駁放資財

情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

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

劍筴

卷二十七

乘化

甲三

五十四

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

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

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究

給即曰僕之厄塞沾于溝瀆如止

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

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

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



以須冬集可矣立遂成焉閱其家豐儉得  
 所至于扁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  
 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  
 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  
 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為乳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乃  
 冤仇痛纏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也  
 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  
 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  
 慮事不相縈遂拏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久矣方徘徊於庭遽  
 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

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  
 舉帳小兒首已離矣 集異記

荆十三娘劍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為事至  
 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兵  
 三娘為亾夫設大祥齋因  
 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  
 劍筌 卷二十七 乘化  
 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  
 刃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  
 已偶話于荆娘荆娘亦  
 曰此小事我能為郎仇  
 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  
 之至期荆氏以囊盛效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夢  
 盧生劍 實言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岳盧六言見故在

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於

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

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

劍筴

卷三十七乘化

星

只得此術豈可輕道邪盧復祈之

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

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閒

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相

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眇之良久曰某

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

之如扎唐恐思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候

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其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躋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西陽雜俎

四明山劍術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多

日有夫婦偕詣山居攜一壺酒寂

劍筴

卷三十七乘化

異

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

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靜

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之

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物展

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

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

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



夫婦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脚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

北夢瑣言

### 壁飛劍技

唐駙馬柴紹之弟有材

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

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拔引又

劍筴

卷三十七 乘化

佛殿柱至簷頭捨椽覆上越百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

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

朝野僉載